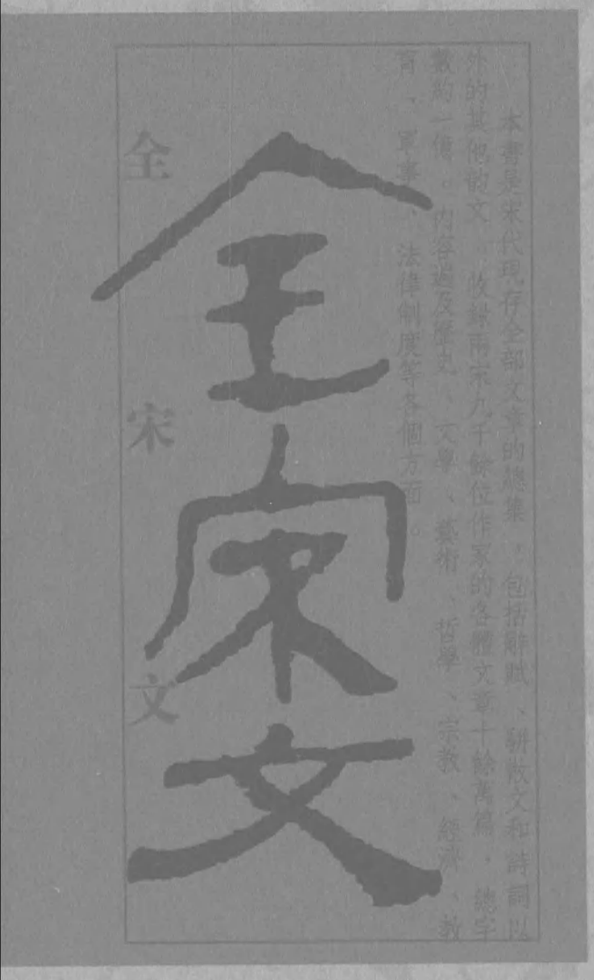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五四冊



第三五四册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八一八五

馬廷鸞　九

書餘干高太清冰玉觀雜藁後……一
題李崧叟寤軒賦後……一
題外祖看青堂賦手藁後……二
書御史龍圖公集後……二
題察判學士家集後……三
題周吉甫雲莊數學後　一……三
題周吉甫雲莊數學後　二……四
題趙德亮詩論後……五
書洙泗裔編後……六
跋孝女記……七
題李秋山家傳後……八
題太傅北平莊武王家傳後……九

題程致政鍾夫人誌文後……一〇
跋黄君觀物外篇詳説……一〇
題周公謹蠟屐集後……一一
題周公謹弁陽集後……一二
題方景雲課藁後……一二
題四印五章後……一三
書課歷序後……一四
跋先龍圖交游七君子帖後……一五
跋家藏七君子帖……一六
跋山谷書劉夢得竹枝歌後……一七
題張宣公題名帖……一七
題汪氏所藏慈湖遺墨後……一八
題楊東澗帖後……一九
題徐徑畈贈詩帖後……一九
全宋文卷八一八六
馬廷鸞　一〇

書張母陳氏禮部符後……二一
跋董秀夫輞川圖後……二二
書二姪分關後……二二
温止所字説……二四
潘龍起中復字説……二四
朱甥師裕字説……二五
族子德淳字説……二六
讀史旬編……二七
自序……二七
制作通説……二九
三皇五帝世譜……三〇
外丙仲壬……三〇
文武受命之年……三一
武王問箕子以殷亡殺紂是非箕子不忍言王亦醜之問以天道作洪範……三二
成王年幼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攝政南面朝諸侯……三三
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爲冢宰聽政事……三三

厲王共和……三三
貞定王三年乙亥晉空桐震臺舍壞人多死……三四
春秋十二諸侯譜……三四
魏文侯……三五
商鞅……三五
蘇秦……三六
東西二周……三七

全宋文卷八一八七

馬廷鸞　一一

讀史旬編　續……三八

封建郡縣……三八
以張敖故臣田叔等十人爲郡守諸侯相……三九
陳平受命誅樊噲囚噲還上崩因留宿衛……三九
吕后……三九
景帝……四一
文帝除民租税……四一

武帝初算商賈……四二
漢武帝置鹽鐵官……四二
漢元鼎二年令民畜馬於邊……四二
桑弘羊均輸之法……四三
東漢左雄改察舉法……四三
南唐科舉廢興……四四
建元元年衛琯罷名法縱橫之學奏……四四
哀帝除任子令……四四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詔……四五
北魏崔亮停年格……四五
元載納賄除官恐有司議之唐猶有法度……四六
西漢博士弟子補文學掌故缺……四六
漢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幸太學……四六
成周之廟……四七
宣帝立皇考廟……四七
鄭東卿易卦疑難圖……四八

叔孫通制朝儀……四八
温公書儀……四八
張栻經世紀年……四八
郡縣封建……四九
賈誼上疏徙淮陽王於梁……四九
漢景帝省列侯就國……五〇

全宋文卷八一八八

馬廷鸞　一二……五〇
益國趙公生祠記……五二
梓潼帝君祠記……五四
緑山勝槩記……五五
可隱齋記……五六
李氏儒富莊記……五六
池州貴池縣尉廳記……五七
浄土院舍田記……五八
廬山白鹿洞書院興復記……六〇

饒娥廟記……六一
老學道院記……六四
遺老軒記……六五
披雲堂記……六六
全宋文卷八一八九
馬廷鸞　一三
東平精舍十八阿羅漢尊者真贊……六八
屺瞻鐘銘……七一
小蓋銘……七一
烏扇銘……七一
舒城汪主簿墓誌銘……七二
總領秘撰費君墓誌銘……七三
大監李君墓誌銘……七六
通判李君墓誌銘……七七
趙母夫人范氏墓誌銘……七九
全宋文卷八一九〇

馬廷鸞　一四
三十六代天師母倪氏墓誌銘……八一
咸寧郡段太夫人墓誌……八二
魯國夫人墓銘……八四
祭胡平心先生文……八六
祭咸寧郡太夫人文……八七
祭叔父南塘運幹文……八八
祭先姑孺人文……八八
祭先兄提幹文……八九
祖祭先兄提幹文……九一
祭亡弟總幹文……九一
九日祭亡弟總幹文……九三
全宋文卷八一九一
車　垓
深衣疑義序……九四
家坤翁

景定臨川志序……九六
景定重修五峰堂記……九七
玉茗亭記……九八
羊角石記……一〇〇
景定重修魯公堂記……一〇一
重修撫州城記……一〇二
金玉臺記……一〇四
重修瀛洲亭記……一〇五
書擬峴臺記後……一〇六
重修三清殿記……一〇七
重脩州學大成殿記……一〇九
明潤閣記……一一一
撫州金柅園記……一一二
全宋文卷八一九二
王應麟　一
節鎮賦……一一四

四明七觀……一一六
全宋文卷八一九三
王應麟　二
咸淳三年郊祀大禮赦文首詞……一三七
尾詞……一三八
德祐元年明堂大禮赦文首詞……一三九
尾詞……一四〇
舉廉吏詔……一四〇
舉將帥詔……一四一
科舉詔……一四二
日食求言詔……一四三
資政殿學士江萬里上表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斷來章批答詔……一四三
賜文天祥辭免依舊權工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江西安撫使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不允詔……一四四
賜顯謨閣直學士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李庭芝築城獎諭詔……一四五
賜吕文德收復開州江面肅清獎諭詔……一四五

賜淮西制置大使夏貴獎諭詔……一四六
賜淮東制置大使李庭芝獎諭詔……一四七
賜知夔州張起巖獎諭詔……一四七
賜李庭芝獎諭詔……一四八
責諭賈似道歸里終喪詔……一四九
勉諭江西制置大使黄萬石置司隆興府詔……一四九
賜利西路安撫副使兼知涪州楊立詔……一五〇
賜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張珏詔……一五一
賜咎萬壽詔……一五一
賜左相陳宜中勉諭造闕詔……一五二
再賜陳宜中詔……一五二
勉諭王爚陳宜中詔……一五三
賜夏貴詔……一五四
賜李庭芝詔……一五四
賜夏貴詔……一五五
勉諭夏貴詔……一五五

賜文天祥詔……一五六
勉諭陳宜中詔……一五六
奬諭張世傑詔……一五七

全宋文卷八一九四

王應麟　三

昭慶軍承宣使左金吾衛大將軍荆湖北路安撫副使兼知鄂州授寧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夔路安撫使兼知夔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控扼瀘叙昌合四州邊面加食邑食實封制……一五八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授少保寧武軍節度使荆湖廣南宣撫使判潭州軍州事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加食邑食實封制……一六〇
寧江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授武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興元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加食邑食實封制……一六一
趙葵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冀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一六二
程元鳳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新安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一六三
謝方叔特授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一六三

嗣榮王某賜詔書不名依前皇叔太師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嗣榮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制……一六四
嗣榮王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一六五
吕文德依前少保寧武保康軍節度使荆湖安撫制置大使屯田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荆鄂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霍丘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制……一六六
楊淑妃制……一六七
王爚依前少保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仍赴都堂議事加食邑食實封制……一六八
陳宜中特授右丞相依前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一六九
留夢炎特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一七〇
葉夢鼎特授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信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如故制……一七一
夏貴特授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寧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樞密副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加食邑食實封如故制……一七二
孫虎臣特授清遠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制……一七三
張世傑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仍舊帶行樞密都承旨揚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行樞督府總統一應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一七四

高達特授少保依前寧江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荆湖北路制置副使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固始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一七五

全宋文卷八一九五

王應麟　四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除同知樞密院事誥……一七六

起居舍人兼侍講除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誥……一七七

章鑑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誥……一七七

李庭芝特授參知政事依舊淮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揚州兼淮西策應大使誥……一七八

李庭芝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誥……一七九

陳文龍特授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誥……一八〇

劉黻特起復授端明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誥……一八〇

常楙特授端明殿學士提領户部財用誥……一八一

文天祥特授端明殿學士依舊江西安撫使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誥……一八二

翁合特授試尚書禮部侍郎誥……一八二

高斯得依前行起居舍人特授兼侍讀誥……一八三

文天祥特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依舊江西安撫副使誥……一八四

李芾特授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依舊知潭州兼湖南安撫湖北鎮撫使誥 …… 一八四
謝枋得特授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司封郎誥 …… 一八五
姚嶷特授帶行太府寺丞依舊知常州誥 …… 一八五
黄萬石依前資政殿學士特陞江西制置大使兼江西轉運使誥 …… 一八六
趙孟傳特授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誥 …… 一八六
家鉉翁依前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特授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誥 …… 一八七
楊文仲特授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誥 …… 一八八
吕大圭特授秘閣修撰知漳州誥 …… 一八八
文天祥依前權工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江西安撫使特授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誥 … 一八九
陸秀夫特授淮東提刑兼淮東制置使參議官誥 …… 一八九
昝萬壽特授復州團練使知嘉定府兼成都府路安撫副使誥 …… 一九〇

全宋文卷八一九六

王應麟　五

張起巖依前武功大夫復州團練使特陞除帶御器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 …… 一九一
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特授沿江制置副使知江陰軍兼浙西策應使誥 …… 一九一
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帶行樞密都承旨特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誥 …… 一九二

張起巖特授寧遠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依舊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一九三
許文德特授□州觀察使依舊知淮安州淮東安撫副使兼淮東策應副使誥……一九三
田謹賢特授親衛大夫福建觀察使依舊知恩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一九四
楊邦憲特授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依舊知播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一九五
姜才依前右武大夫特授□州防禦使依舊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一九五
楊立依前右武大夫特授□州觀察使依舊知涪州誥……一九六
苗再成特授拱衛大夫依前和州防禦使除帶行御器械知真州誥……一九六
楊立特授翊衛大夫依前□州觀察使陞帶行御器械知涪州誥……一九七
劉師勇特授左武大夫依前濠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平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一九八
謝方叔特贈少師誥……一九八
江萬里特贈太傅誥……一九九
江萬里特贈太師誥……二〇〇
印應雷特贈端明殿學士誥……二〇〇
唐震特贈華文閣待制誥……二〇一
汪立信特贈正奉大夫誥……二〇一
趙與禡特贈朝請郎直華文閣誥……二〇二

王柏特贈承事郎誥……二〇二
孫虎臣特贈太尉誥……二〇三
夏松特贈保康軍節度使誥……二〇三
尹玉特贈濠州團練使麻士龍特贈高州刺史誥……二〇四
資政殿大學士兩浙鎮撫使謝堂該明堂恩曾祖深甫特贈太師進封魯王誥……二〇五
謝堂祖渠伯特贈太師追封魏王誥……二〇五
謝堂父奕昌特贈太師追封魏王誥……二〇六
謝堂母吴氏特贈齊魏國夫人誥……二〇六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庭芝妻徐氏特封永國夫人誥……二〇七
隆興府靖安縣管下利澤昭應普安王特封利澤昭應普安清祐王誥……二〇七
荆門軍玉泉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特封忠壯義勇武安英烈王誥……二〇八

全宋文卷八一九七

王應麟　六
代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表……二〇九
代侍講説書官爲經筵進講孟子終篇謝賜金帶牙簡同侍讀修注官謝賜秘書省御筵及鞍馬香茶進詩表……二一一

代宰臣以下賀奉安光宗皇帝寧宗皇帝寶訓寧宗皇帝經武要略今上皇帝玉牒日曆會要禮成表……二一二
宰臣以下賀明堂禮成表……二一四
宰臣以下請度宗聽政第一表……二一四
第二表……二一五
第三表……二一六
第四表……二一七
第五表……二一七
第六表……二一八
第七表……二一九
請御正殿第一表……二一九
第二表……二二〇
第三表……二二〇
請上乾會聖節名第一表……二二一
第二表……二二二
第三表……二二二

第四表……二一三
理宗靈駕發引慰皇帝表……二一三
慰皇太后表……二一四
慰皇后表……二一四
靈駕至攢宮安寧慰皇帝表……二一四
慰皇太后表……二一五
慰皇后表……二一五
謝賜御製牧民訓表……二一五
謝賜御製牧民銘表……二一六
進御製石刻摹本表……二一六
全宋文卷八一九八
王應麟　七
賀皇太子賜名進封建國名表……二一七
進功德疏謝奬諭表……二一八
代賀改元寶祐表……二一九
代賀皇子忠王行冠禮表……二一九

擬國史院進光宗寧宗寶訓表……二三一
代先君謝賜御書竹林汲古傳忠六字表……二三二
代先君謝賜御製周易徹章詩表……二三三
代進放生池御札摹本表……二三四
代賀皇子加兩鎮公主進封昇國表……二三四
代知舉謝賜御札表……二三五
擬賀郊祀禮成進詩表……二三五
代饒禮侍謝大中大夫表……二三六
代玉牒洪兵書謝成轉通議大夫表……二三七
代洪兵書謝表……二三八
代謝華文學士知寧國表……二三八
冬至賀表　一……二三九
冬至賀表　二……二四〇
論政疏……二四〇
論修攘疏……二四〇
冬雷上疏……二四一

繳駁留夢炎擢用徐囊黃萬石疏……二四一
乞罷疏……二四二
晉前鋒都督平兗青二州露布……二四二
唐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露布……二四三
漢丞相諭告巴蜀檄……二四五
唐河東保寧等軍行營副元帥諭晉隰慈州檄……二四七

全宋文卷八一九九

王應麟　八

天禧編御集序……二四九
詩攷語略序……二五一
易康成注序……二五二
詩地理考序……二五三
諸經通義序……二五四
漢制考序……二五六
辭學指南序……二五八
小學紺珠序……二五九

戴氏桃源世譜序……二六〇
漢保傳傳序……二六一
唐西南備邊序……二六二
方壺存稿序……二六四
趙芘民遺文序……二六五

全宋文卷八二〇〇

王應麟　九

跋袁絜齋答舒和仲書……二六六
内外制跋……二六七
掖垣誥命跋……二六七
周易鄭氏注後序……二六八
詩考後序……二六九
通鑑地理通釋後序……二七〇
急就篇後序……二七二
爾雅翼後序……二七四
史彌鞏獨善先生文集跋……二七六

踐阼篇跋……二七七
姓氏急就篇跋……二七七
玉海跋……二七八
困學紀聞跋……二七九
書王庭秀磨衲集後……二七九
鄭鍔周禮解義題辭……二八〇
書吳潛撰孫夢觀墓誌銘後……二八〇
蘭皐集跋……二八一
馬和之袁安卧雪圖跋……二八二
辨乾道四明圖經……二八二
辨州郡……二八三
辨餘姚郡……二八三
辨鄮……二八四
辨鄞……二八四
辨句章……二八五
辨甬東……二八五

辨西湖……一八六
全宋文卷八二〇一
王應麟　一〇
周山川圖記……一八七
漢百官朝會殿記……一八九
唐七學記……一九二
慶元府學重建大成殿記……一九四
慶元路重建儒學記……一九六
慈湖書院記……一九八
廣平書院記……二〇〇
先賢祠堂記……二〇二
奉化社稷壇記……二〇三
德潤齋記……二〇四
全宋文卷八二〇二
王應麟　一一
昌國州重建大成殿記……二〇六

重修鄞縣儒學記……三〇七
慶元路建醫學記……三〇九
義田莊先賢祠記……三一〇
真逸閣記……三一二
奉化重修縣治記……三一三
九先生祠堂記……三一四
赤城書堂記……三一五
天興廟記……三一七
九里廟記……三一八
濟南陳公修東津橋記……三一九
廣恩崇福寺記……三二〇
寶慶寺記……三二一
重浚後河記……三二二
登台橋碑……三二三

全宋文卷八二〇三

王應麟　一二

漢典星箴……三二五
漢柱下令箴……三二六
堯衢室銘……三二八
商玉磬銘……三二九
周瑞節銘……三三〇
寶元紫微閣御篆贊……三三一
周七律贊……三三三
越大夫贊……三三五
八賢贊……三三六
童判子……三三六
蔣瑫……三三七
王茂剛……三三七
顧主簿……三三七
李宗質……三三七
李猷黄子游……三三八
陳之翰……三三八

至道朝元殿册皇太子頌……三三八
唐觀德殿飲至頌……三四〇
漢華平頌……三四二

全宋文卷八二〇四

王應麟　一二三

大隱楊先生傳……三四五
慈谿杜先生傳……三四六
鄞江王先生傳……三四七
城南樓先生傳……三四七
桃源王先生傳……三四八
廣平舒先生傳……三四九
定州沈先生傳……三五〇
慈湖楊先生傳……三五一
絜齋袁先生傳……三五二
李猷傳……三五二
故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史宇之墓誌銘……三五二

史鄂州墓誌銘……三五六
故承務郎鄔君墓誌銘……三五六
祭濟王文……三五八
九虞祭……三五八
第一虞……三五八
第二虞……三五九
第三虞……三五九
第四虞……三五九
第五虞……三五九
第六虞……三五九
第七虞……三六〇
第八虞……三六〇
第九虞……三六〇
遣守臣奏告南嶽……三六一
奏告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神御……三六一
仲秋潮汛吴山忠清廟設醮……三六一

全宋文卷八二〇五

王應鳳

昌國縣大夫劉君生祠記……三六二

續僉廳壁記……三六四

廣嚴院重建寺記……三六五

通州貢院記……三六六

通州儒學記……三六八

鄭　羽

重刊蘇詩跋……三七〇

鍾有大

題名……三七一

錢寅翁

含暉巖題名……三七一

張　樫

廣壽慧雲禪寺碑跋……三七二

趙必棣

修復練湖議……三七三
解南翔
校官記……三七五
郭　囷
學齋佔畢跋……三七六
杜幼存
桂山義塾記……三七七
季　芯
祭吴履齋文……三七八
楊夢斗
地券……三七九

全宋文卷八二〇六

文及翁　一
雪坡姚舍人文集序……三八〇
韓魯齊三家詩考序……三八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三八二

道統圖後跋……三八三
李西臺書跋……三八四
文帝道德仁義如何論……三八四
傳貽書院記……三八六
慈湖書院記……三八八
敕賜協順廣靈陸侯廟記……三九〇
馬洲山谷祠記……三九二
全宋文卷八二〇七
文及翁　二
慈應塔銘……三九四
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三九四
朱吉甫墓誌銘……四〇三
全宋文卷八二〇八
林　泳
戲代竹夫人謝表……四〇五
蔡公亮

群書類聚序……四〇六
武夷山題名……四〇六
許　自
重修譙樓記……四〇七
唐　震
答黄東發……四〇九
胡廷桂贊……四〇九
李志道
敕授文林郎鍾三陽墓誌銘……四一〇
丁應奎
太宗文武德功如何論……四一二
靈山縣儒學記……四一四
黄巖孫
思賢堂記……四一六
仙溪志跋……四一七
王鴻孫

浯溪題名……四一八
李景初
省心雜言跋　一……四一九
省心雜言跋　二……四二〇
滕巽真
判府提刑高峰先生壽祠記……四二〇
姚　巖
臨安府東廳壁續記……四二三
程揚祖
羅蘄倅傳……四二四
呂文德
辭少傅表……四二五
林宜高
龍興觀記……四二六
李　濤

全宋文卷八二〇九

覺華寺記……四二七
青陽夢炎
春秋經筌序……四三〇
郭守正
增修校正押韻釋疑序……四三一
文復之
復洞神宮記……四三二
別山智禪師塔銘……四三四
徐直諒
梅埜集跋……四三七
段景安
枕流漱石碑記……四三八
李安詩
嘉祐刊本新唐書跋　一……四三八
嘉祐刊本新唐書跋　二……四三九
李夢庚

存志觀鐘款……四三九
齊　庶
朱子讀書法序……四四〇

全宋文卷八二一〇

余謙一
謝牲餼表……四四三
辭生餼表……四四四
再辭生餼表……四四四
有宋福建莆陽黄仲元四如先生夢筆記後跋……四四四
徐擇齋文集序……四四五
文安公帖跋……四四六
跋蘇東坡松江風字韻詩……四四七
跋竹溪書艾軒網山詩後……四四八
跋朱松巖墨梅……四四八
寄軒記……四四九
吴氏二子冠辭……四五〇

城山三先生祠堂告艾軒文……四五一
鍾英叔
龍虎巖題名……四五二
鄭　至
書黄學正請士友東湖續講後……四五二
李簡易
玉谿子丹經指要序……四五三
規中圖十二字訣序……四五五
解純陽真人沁園春序……四五六
讚純陽仙像……四五六
方　洪
郢莊吟稿序……四五七
任忠益
劉仙巖題名……四五八
婁真卿
德勝聞神君碑……四五九

楊　輝
詳解九章算法序……四六〇
詳解九章算法纂類序……四六一
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序……四六一
續古摘奇算法序……四六二
鄭仲饒
女科濟陰要語萬金方序……四六三
吴　泰
湘春樓記……四六四

全宋文卷八一八五

馬廷鸞 九

書餘干高太清冰玉觀雜藁後

高太清示余以《冰玉觀雜藁》一通，讀其書，掩卷而歎曰：太清之於斯文，不猶俠歟？想其年壯氣盛時，酒酣氣張，披荒斷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有吾家子才之風。過江以來，則陳同父其人也。世方采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公卿大夫咸出於奉試謹對之文。太清挾是以震其有司，其不悅固宜。嗚呼！起斯人於塗，僕不能也，而責亦不在僕也。今之論文，如市賈然，有求而欲售者矣，有坐而爲之輕重者矣。僕無貲而攘臂其間，姑贊其爲南金大貝、象犀珠玉之貴而已。《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題李崧叟寤軒賦後

崧叟舉進士有名，暇日作《寤軒賦》，以示余。寤之時義大矣哉！《柏舟》之寤辟，憤世之言也；《考槃》之寤歌，樂身之言也。莊周云：「其寤也神交，其覺也形開。」造理者之言也。叟之所到，深矣！抑茲賦也，會得時讀之，飄飄然有凌雲氣；會不得時讀之，癡人面前説夢。《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題外祖看青堂賦手藁後

某哭母三年，重班二府，表兄以外大父《看青堂藁》相示，爲之掩卷流涕。外大父，官薄不顯於時，名聲不昭於人，而經芳傳馨，金渾玉璞。諸子、諸孫皆以經學專門，試太常，輒不第。斯文雨露，自葉流根，獨能沾溉其外孫，超取顯仕，材薄時艱，於國無補。誦賦中「邦家柱石」之語，面熱而汗下也。士生斯世，豈能自爲材哉？楊惲讀太史書，范賦典依庾氏，學問淵源則遠矣。陶淵明作《孟嘉傳》，蘇文忠書《程公遺事》，感慨當如何？乃裝褫以歸之，而告之曰：嗚呼！斯文其永保之，是兄家之氈笏，而吾母之杯圈也。寒泉在浚，白雲孤飛。千里相望，百感交集。《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書御史龍圖公集後

龍圖先公《文集》十卷，某繕寫家藏，點校既畢，撫而歎曰：公所謂諫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每篇不過數百字，有他人諄復千言所不到者。《論命相疏》，舉崔羣《開元天寶理亂》之説而申之，曰：「譬猶養身，常須慎病，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爲受病之辰。」至哉言乎，又崔羣所未發者。《初劾宰相疏》，簡嚴特甚，爭之不勝，而猶有拳拳惜國體，不敢盡言之意。後世臺諫劾大吏，掎摭怒罵，不遺餘力者，可少愧矣。詩詞流麗有風致，昔王荆公謂公「始讀書，即以文詞辯麗天下。」趙忠定鎮成都，奉詔編本朝《名臣奏議》，蜀之鉅公李季章兄弟，實與論次，於公奏篇，録之無遺。國史稱公：「善議論，其言時政，不爲激訐，故多見推行。」此數言者，足以盡公矣。不肖裔孫，何足以知之，書示後人云爾。《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題察判學士家集後

先世《子才集》十一卷，繕寫藏於家。子才以詩文豪於熙寧、元祐間，迨淳熙中，矸軒程公爲之譜其年〔一〕，第其卷，訂其述作大槩，而惜其器業之未底于成，於斯文用力多，寄意厚矣。去淳熙八

十有七年，五世諸孫某，讀遺編，撫而歎曰：程公謂子才元祐奏篇，論北事效於靖康，信然矣。抑又諸史論，如論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之於群胡〔二〕，殘暴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哉！如論後魏，謂中國以禮義文采之腴，而飼禽獸之饑〔三〕，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之可與之爭，吾必激天下之氣，而與魏爭，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嗟乎！安得此語聞於炎、紹中興之初乎！子才從節孝徐先生游且久，其文章雄直，雅似節孝，今取《徐集》三詩係《家集》後，而著其説如此。《碧梧玩芳集》卷一四。又見《文獻通考》卷二三六，《南宋文範》卷六二。

〔一〕矸軒：原本作「研軒」，據《文獻通考》改。

〔二〕群胡：原作「劉石輩」，據右引改。

〔三〕禽獸：原作「拓跋」，據右引改。

題周吉甫雲莊數學後　一

淳祐乙巳，表兄李改卿問予命於弋陽周雲莊。雲莊，精於數者也。推測良久，奮筆書方寸紙，遺改卿，示予曰：「丙午高壓棘闈，丁未首步蘭宮。」越明年，予叨薦墨；又明年，予冠禮部。異哉！周君以場屋隽名，歸之山林庸夫，以千萬人中不可揣摩之事，言於二三年前不可預定之時，斯亦奇

矣。當許我時，余不知孰爲周君，周君不知孰爲余也。如是而應，是安有計較於其間者耶？天下之不求而得者，類若此耳。上蔡先生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嘗舉似門人，以其未第時感應事，且曰：「萬事皆有命，信得命及，便不枉却閒工夫，費却閒心力。」至哉，斯言！予今而後，信得命及矣。將倚骫骳之門乎，抑將上咿嚘之堂乎？將爲松栢之堅挺乎，抑爲藤蘿之靡蔓乎？繼自今，窮不必送，巧不必乞，大鈞不必問，是有命焉。周君豈欺我哉！《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題周吉甫雲莊數學後 二

丙午、丁未之前，余爲士人，吉甫言余且叨第。癸丑、甲寅，余爲教官，吉甫言余且得召。乙卯、丙辰，余入館，吉甫言余且歸。嗟乎！余不能隱居求志，顧以其身溷滓於風波間，鼠肝蟲臂，惟其所遭。一何愚也！吉甫亦鄉里人耳，乃以其術，坐策余之成敗，燭照龜卜，無言不酬，又何神也！余事無足言者。歲行既周，又見午未，余之鄉黨朋友，皆且奮躍功名之會。吉甫其爲余遍訪而精考之，得其人，則以告余可也。荆公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疏。祇欲勒成《方士傳》，借君名姓在新書。」謹以爲贈。戊午再題。《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題趙德亮詩論後

著雍困敦之歲，青陽載熙，積陰驟霽。玩芳病叟讀《易》至《未濟》終焉，而廬山趙德亮，遠以其《刪詩要論》來。叟扶病讀之，撫而嘆曰：深乎！德亮之爲是書也。其援據精，故其説辨；其感慨極，故其味長。或曰：「鄭康成以《三禮》箋《詩》，儒者未之許也。今君以《春秋》評《詩》，可乎？」余應曰：不然。《詩》、《春秋》，皆史也。《序》之言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以《春秋》評《詩》，詎謂不然？六經惟《詩》、《春秋》當自其變者觀之。康衢之謡，虞廷之歌，果《詩》之本始乎？《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先儒有是言矣。達事懷舊，俗詩之所爲作也。君著《詩論》，以爲仲尼刪《詩》於魯哀公之十一年，而作《春秋》於十四年。其事相因，不偶然也。謂非自其變者觀之乎？是故觀風者不徒觀之《周南》、《召南》，觀于《豳風》《下泉》之思可也；觀雅者不徒觀之《文王》、《大明》、《綿》，觀于《蕩》之傷、《旻》之閔可也；觀頌者不徒觀于《猗》、《那》、《清廟》，觀于正考父之猶能存商、季孫行父之猶請命于周可也。否則，成湯、高宗、微子之云爲，文、武、成、康、周、召之規制，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蓋人心之全經，與天壤相敝也。《詩》之興，非世變云乎哉！《詩》之存，獨世變云乎哉！變在彼，不變在我。故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又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理之常也。」「四始」之孰是孰非，《大序》

之爲得爲失，糟粕而已。齊、魯、韓、毛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於是藏之名山，以待後之學者，足矣。昔孔氏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未知删《詩》之後，卜之得何卦也。君如通其説，嘗試以語我來。《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書洙泗裔編後

《論語》、《家語》、《孔叢子》，皆孔氏家書也，而有粹駁之不同。《家語》駁於《論語》，《孔叢子》又駁於《家語》，蓋更春秋而戰國，戰國而秦漢，孔氏之家學，其亦與世道相爲升降也耶？《家語》自安國撰次，當孝成時，其孫愆上書自言，而不得立。至魏王肅，始得之孔子二十二世孫猛，而後傳焉。《孔叢子》至本朝宋咸，始著明。其書朱文公詆其鄙淺，不列諸子之數。歲在戊寅，某讀書山中，感時撫事，悼斯文興喪之不可期。適架上抽取《孔叢子》書讀之，因摘雅正不繆於聖人者，抄爲此編，且附所見於逐段之下。因竊自歎於吾夫子，受罔極之恩，則夫誦其詩，讀其書，可不尚論其世乎！乃併考沂水侯以降出處世次之本末，遂爲之説，曰：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自春秋、戰國以逮秦、漢，先聖子孫，閱歷多矣。鮒爲陳涉博士，而子建不肯仕莽朝；霸辭三公，而光附王氏。當世道將更，與其革命之際，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其處平世，則僖之堅剛，季彦之直清，亦可以見其先人矣。東漢以後迄有唐，徒聞封爵之號，而其人不少槩見焉。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

《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跋孝女記

《洎灘孝女記》者，余友李君士會，纂輯孝女饒娥事實之所作也。吾邑之忠臣、孝子，史不絶書，先唐而後，則孝娥之爲烈也。自唐元和盛際柳河東，以至我朝乾、淳宿儒慈湖、默齋諸公，發揮盡矣。其間疑悞之辨，則此書詳焉。大槩古今人之稱娥者，或稱其當時哭死，或述其終身不嫁而死。死不死未足爲娥輕重也，娥豈苟生也哉！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娥雖未嘗接學士大夫之緒言，而天典民彝，固有不學而知者矣。李君獨旁搜而廣記之，以其終身不嫁者爲是，而謂其即死者爲非。又復詳訂以伸其説，且復有取於朱文公愛重沙隨之辨説。正猶《離騷》序語中，重惜靈均之事，壹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也。然則洎灘，一汨羅也；饒娥，則女中之三閭大夫也，死不死未足爲娥輕重也。某幼孤，先夫人執誼訓子，其葬也，實鄰孝祠。每拜慈塋，瞻望岑蔚，爲低徊不能去。竊於是編有感焉。李君該洽博雅，事事求是。於前史舊聞遺事，多所辨證。是編尤有關於名教，讀者不宜草草，故以愚説附著之。嗚呼！臣之忠，猶子之孝，以娥之事觀之，死易，不嫁難耳。唐之亡也，不嫁者，惟司空表聖一人而已。嗚呼！

《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題李秋山家傳後

余讀《秋山家傳》，慨今懷昔，竊於韓退之之詩、陸士衡之賦有感焉。余與秋山，皆番陽人，定交於館學。余自校中秘書，以致貳成均、長儀曹，秋山聲名在太學，日杲月耀。間過余，深留苦語，瑰絶奇偉，正大忠切，余所畏也。退之之詩曰：「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始與夫子親。」前日之交，秋山以之。秋山擢巍科，紆泮綍，濯朝纓，飛翰藻。及鯨波没頂，交游風雨散，余卧軒中，秋山獨一訪，生死相與，懷傅燮之悲，雪袁安之涕，仰林俯壑，若不忍别。别踰五年，人已千古。陸士衡之賦曰：「仰堂構之顛悴，閔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今日之哭，秋山以之。雖然，退之以唐儒，當風雲變化之時；士衡以吴士，有桑梓悠曠之感。二公所歷，要自不同，而吾二人兼之，悲夫！將葬，萬敵以《家傳》示余，若將扳余銘者。余嚅齮久矣。君之所立，宜有全傳。萬敵所序，一皆實録。世世萬子孫，文獻足徵也。憶昨余自館中，觸口語去國，出宿湖寺，言者在臺，遷者在門。太學生袖詩湖陰，餞余者以百數。君之詩云：「世事從來易荆棘，人生樂處在山林。」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者。世變之積，有自來矣。君爲飛仙，余猶留滯青門曉露、東陵淡日間耶？《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題太傅北平莊武王家傳後

右《唐太傅北平莊武王家傳》二卷，二十一世孫某采前史，修成一編。惟先王勳德在前朝，贊述在史官，其子孫無敢以擬議爲也。然自唐、南唐至本朝，閱代者三；自貞元乙亥至于今丁亥，閱年者四百九十有二矣。某不幸當本朝傾覆，中華淪陷，悲宗社之陵夷，愧祖風之軼墜，悼往謀之不臧，傷後咎之誰執？昔韋玄成詩責躬，而述綏殷傅楚之前勞；庾子山賦《哀江南》，而叙承周佐漢之舊績。所感而起，固所以爲書也。書成，誦《黍離》之三章，而流涕以識其後云。彊圉大淵獻季春中澣前二日。《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題程致政鍾夫人誌文後

先朝以孝理天下，舉人父母耆年拜官，或以熙成，或以慶典，恩施厚甚。德壽稱慶之詔曰：「惟羣工百姓，夙依於覆育；而耆老大夫，咸被於甄陶。今而仁壽之同躋，必也安榮之共保。」大哉王言！教民親愛如此。程氏再世蒙恩，榮寵赫然，亦于其德而已。訥翁，蓋厚德純孝人也。龐眉皓首，氣貌恂恂。余嘗館翁門，翁嘗與座客言：「吾壯年葬先人半山，每日五更，輒走墓下，晨省而歸，日

猶未明。」坐客咸咨其孝。其於鄉黨、朋友，情誼最隆也。鍾夫人，了翁先生之同氣，有家法母儀。諸子亦皆孝謹，有西京萬石君之遺風。翁與夫人拜命，爲其次子登進士貢籍也。孫時登入太學，遭時變，不克以功名自奮。然當衣冠道盡之餘，閭閻師師，未嘗改柯易葉，而癖于嗜學猶前日。楊誠齋每語後生：「萬里只怕倒却秀才擔子。」若時登者，可保其克負荷矣。於是益足以驗其爲德門所積云。

《碧梧玩芳集》卷一四。

跋黃君觀物外篇詳說

「何啻千年與萬年，歲寒松桂獨依然。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蓋先生所自賦者若此。張子堅所授，謂非先生遺書，不可也。余嘗讀蜀儒《觀物》，張公所爲《衍義》九卷。今又得鄉之隱君子黃君《詳說》而讀之。張公書，既經淳熙聖人天語訪問，已悉上送官矣。黃君精思妙契，藏之名山，意者猶待萬世而一遇也。先儒謂聖人作《易》，爲義爲數，知義不知數，雖善無所統。余於數學，蒙蒙然如坐雲霧，無以勘辨二家之書所以爲「衍」爲「詳」也，獨於黃君書有感焉。朱文公謂：「康節之學，稍近莊老。今嘗疑其書，時有取於老莊之遺。」今君於此書，扶道貶異，雖先生所援引，不敢苟徇焉，嚴哉。文公又謂：「康節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余又疑其書未嘗及。此書謂「九十之說，其實特在乎《曆紀》州井，無以他說攙入，亂其正意。」深哉！嘗鼎一臠，所見如此，誠

有味乎其言之也。余老矣，計吾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則莫如釋而弗推。雖然，吾州固多長才秀民，豈無爲君沽酒奉觴，親嘗粥藥於百原之上、雲山水竹之間者？君其無謂吾非黃石癡老子，可以跪履取得，而試與彼議其將有爲之衍繹者。《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題周公謹蠟屐集後

東坡評遥集此事，以爲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今夫詩，天地間一靈物也，故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君子之於是物也，寓焉而已。陶淵明每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便欣然有喜，臨流賦詩，寓之謂耳。嘔心出腑，如李長吉，則留之爲弊也。以余觀公謹，非能爲詩，不能不爲詩也。悠然而長，黯然而幽，有圓轉流麗之新聲，無慘淡經營之苦思。謂之寓者，非耶？雖然，公謹一出門，則遥集紛紛矣，獨無感乎？感則悲，悲則吟，豈獨有取於蠟屐之區區乎？故曰：公謹非能爲詩，而不能不爲詩者也。《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題周公謹弁陽集後

公謹雅思淵才舊矣！然其韜暉沉馨，又何至也！余庚午、辛未，係官中書，公謹數過余，未嘗覩

其詩。暮年，東門西山，相望千里。一日遺余古句，「爲我評之。」今日所覩，皆琳琅珠玉，前日所未覩者，何也！得非公謹是時留筆力，第思齊續生民，以大鳴國家之盛，宜不浪出乎？公謹上世，爲中興名從臣，家弁陽，邇京師。開門而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隱，則俯仰山林之下。其所交，皆承平諸王孫，觴詠流行，非絲非竹，致足樂也。而今也，乃與文士弄筆墨於枯槎斷崖之間，騷客苦吟於衰草斜陽之外，樂之極者，傷之尤者乎！雖然，詩固有正有變也。觀風者，不必觀之《關雎》、《麟趾》，觀於《匪風》、《下泉》可也。觀雅者，不必觀之《文王》、《大明》、《綿》，觀於《蕩》之傷、《旻》之閔可也。抑公謹爲詩，則又不然。讀《南郊慶成》諸篇，則懽愉之辭，難工者尤工；讀《蓬萊懷舊》等作，則窮苦之辭，易好者尤好。是又無論正變，皆奇作也。吾愛其中有句云：「凄凉怕問前朝事，老大猶看後世書。」昔人有言：「獨吾與伯業能耳。」嗚呼！悕矣！豈易爲俗人言哉！《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題方景雲課藁後

余與景雲同生於壬午，同薦於丙午，有二同之契焉。景雲之爲人篤實，其文爾雅而深純。場屋之作，非直靈於己，其所沾溉，輒復高列薦名中。間試太常，不奏第，余之罪也。初與典舉，冬烘遂失景雲。每誦東坡《與李方叔詩》，爲之永嘆。蓋其首章曰：「與君相

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漫説《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余固嘗以是愧景雲也。其末章曰：「買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余又不知夫世變至此，不復可以是期景雲也。悲哉！然景雲泊然，不以望我。暇日，抄其所爲文，成一鉅編，示余，且曰：「其書數語，示我子孫。惟毋引李方叔云。」嗚呼！吾經五十八篇，可命題者何限？作者何限？其在于今，惟張才叔一篇，可爲痛哭。余之罪，豈惟失一景雲而已！《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題四印五章後

先人往年侍親宦遊盱江，一日，叔父馳書爲言，欲以勤、謹、和、儉爲保家四印，先人欣然是之。因爲發明其義，成五章。某幼孤，先人文字散落，表兄李先生，我之自出，乃能收拾序藏之。既而以遺編見授，則五章者其首也。會某録辟廱，時先生亦薄遊輦下，乃掇取，手抄爲此卷，以歸于先生。或者當世名公鉅人，見而取焉，賜之語，以爲先訓不朽，則亦不肖孤之至望也。《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書課歷序後

右，先衛公館北莊許氏時，課學者之遺訓也。可以課人，獨不可以課其子孫乎？余家九男子，皆先公孫也。余欲以先訓課之，當自余自課始。客曰：「汝以科舉時文，適有天幸，試南宮，中首選。入校中秘書，以至承華執經，露門勸講，掌内外制，極朝廷文章翰墨之選，遂階柄用，書不負汝，而汝負書多矣。今年踰五十，飾巾待終而已。政使記三篋、讀五車，渠能復於書有所發明乎？」余曰：不然。杜祁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蘇黄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黄山谷云：「諸兒漸長，不可不加意教訓。人生家計，厚薄自係時命，但不可令斷讀書種子耳。」然則，讀書課子，愈老愈勤可也。余之自課，欲取六經從頭紬繹，編纂一番，自義疏以及諸家之説。今讀《易》始盡六十四卦。自《書》以往，皆當次第讀之。嘗取温公《通鑑》、張氏《指掌》，編纂《讀史討》，以至前朝，未成書，將嗣抄之。讀諸家文集，纂其英華，爲《秘密藏》。凡經史百氏，嘉言善行，有會於余心者，擬小東萊公《讀書記》，爲會心自覽。凡諸史已點校者，欲再讀；凡詩章自陶、杜而下，以盡本朝諸名人之作，皆欲細讀，以助晚年吟詠。倘天假之年，其所讀當不止此。今條其目于此編，歲計而月校之。九子者，人付一編。長而能自讀者，取其心之所好者自讀之；幼而未能讀者，吾授以所當

讀，稟於明師而讀之。亦條其目于此編，歲計而月校之。如先公遺訓，且併著所爲時文之業焉。既授此編之後，暇日，當有以語我來。《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跋先龍圖交游七君子帖後

某幼孤，聞宗人遺老之言曰，先龍圖公有七君子交游十二帖者，慶曆、皇祐間，往來牋牘也。王文恭、蘇集賢三帖，當在慶曆之六七年；宋景文以下，當在皇祐之二三年；歐陽帖，在守南京時；王文安帖，在由給舍副樞庭時；呂公帖，在得請守杭時；施公帖，在同任東南使事時。兩王、蘇公叙交情，歐、宋諸人及時事者，蓋自西師勞敝，京師粟少，朝廷憂之，選才能明敏者，大發運東南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以給汴都。先公由御史裏行轉殿中執法爲發運使。淮浙荐飢，河流堙滯，卒能使上供肅給，所部亦贍濟。自是還臺，遷雜端，入諫省，則日拜疏赤墀下，與權貴人爲敵矣。此十二帖者，先公奉使立朝之本末，略可由是推考焉。李兄叔翔爲馬氏甥，得之外家，寶如拱璧。因誦所聞，屬叔翔共守之。淳祐十二年。《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跋家藏七君子帖

七君子帖，其一爲楊文公，其二爲文潞公，其三爲張文定公，其四爲歐陽公，其五爲東坡公，其六爲韓魏公，其七未詳，末有題辭，則梁溪尤延之先生也。尤公，乾、淳名儒，其子木石先生端明公焴〔一〕，寶祐間提綱史事，以校勘辟余。是數帖者，雖紙敝墨渝，不可盡讀，而三百餘年典刑文獻在焉。《詩》云「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謹書以貽子孫。《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一〕焴：原作「炯」，據《宋史》卷四一四《馬廷鸞傳》改。

跋山谷書劉夢得竹枝歌後

此帖出洪文敏公家。莘之，文敏子也。洪氏爲鄱陽文章家，奥篇隱帙萃焉，法書名畫，特土苴耳。公又賞鑑精識，其爲真蹟不疑。余家舊與洪氏有連，先從曾伯祖老山翁客三公門下，每相與鑑定法書。一日，吾祖指言歐陽率更《九成宮碑》非雍本，既而真雍本，吾祖以失言，罰作「絳」字韻詩三百韻，以爲笑樂。前輩風流，可尚如此。小姪端巽得此帖於洪氏，端有自來。以吾祖精識，尚誤品

題，余老矣，倘失言，安能搜枯作三百韻詩？小姪謹藏之。《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題張宣公題名帖

乾道己丑人日，廣漢張敬夫定叟，約其友崇安吳伯立、湘陰孫師尹、廬山雷亨仲，自城東門尋梅，行數里，遇番陽鍾彥昭。酒三行，相與樂甚。薄步至陳仲思草堂，小雨初霽，煙雲澹然，南枝雖未拆，已覺春意滿眼矣。外甥甘可大偕行。南軒帖。

宣公乾道戊子與諸生講誦長沙之家塾。明年己丑冬，遂有嚴陵之命。此其春也。某嘗聞先儒之說，自魏公薨後，每出必與定叟同行，觀此帖，尤信。吳伯立，佳士也，公嘗爲賦「卜鄰得佳士，問學方駸駸」之句。陳仲思溪亭，在湘水之濱。公嘗陪張安國過之，蓋深有買山卜鄰之意焉。甘可大，公甥也，嘗從定叟之桂林之嚴陵，公亦有「迂疏似舅」之目。皆帖中人物也。抑又觀公《人日遊城東陳仲思芳亭分韻得香字》之句，其詩曰：「絶憐梅事晚，與客到林塘。瓦椀村醪釅，杯羹野菜香。舊游看壁字。新歲尚他鄉。一笑俱真率，悠然意未央。」此帖，實相表裏。乾、淳之典刑遠矣，僕生晚，不及質之前輩，姑以所聞叙其末。徐君其爲余寶之。《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題汪氏所藏慈湖遺墨後

嗚呼！商衡、漢相之事，遠矣！「一夫餓死，皆簡之罪」，三代之前，伊尹是心也；三代之後，孔明是心也。而慈湖楊公之是心，千載同符。抑是心也，必有所寄而後可。吾鄉之前輩汪公某，實以厚德重望爲公所知，以荒政托，而遺以手書如此。汪公迄能體承其語，救災恤艱，境内無饑民，至今父老談之，爲流涕。而汪氏孫某，重厚似其先人，於慈湖大訓，奉如元龜，寶如拱璧。一日以示余，余端拜受讀，而敬書之。于時方崇尚楊學，爲之作閟宫，建黌舍，廟祀其像，庠讀其書。然而歲何必荒？民何必餒？亦姑致謹於梃與政之間，吾民其庶幾乎！是宜表章汪氏孫所藏，而尊信之，雖未能志伊尹之志，然而赤子不困於豺狼之吻，如孔明之云，足矣。汪氏其寶之，邂逅爲從政者言焉。公書在紙，無以見公，其顙有泚。《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題楊東澗帖後

余與公相從三十年，深留苦語，皆置之不復道矣。發了翁之疏，叫號莫省於微言；箋元亮之詩，流涕乃成於實踐。悲夫！玩芳病叟憶翁舊話，書于汪君所藏帖後。《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題徐徑畈贈詩帖後

故殿講右司徐公，名霖，字景説，衢人。去城二十里，所居名徑畈。初爲舉子時，師事鄉先生晦靜湯公，晦靜以英才目之。爲甲辰禮部進士第一人。史嵩之之爲相也，專權固位，植黨欺君，棄賢任佞，公論切齒。徐公以新進士，一日叩閽上書，白發其奸，海内驚嘆。亡何，嵩之敗。明年乙巳，朝廷更化，穆陵思其忠，自待次教官，給札入館。丙午在館，丁未參詳省試院。余時以舉人入試，所爲文，知舉監試稍見推許，議置前列。諸公所擬殊未定，徐公獨指余文，贊其決，遂叨首選。待試親策，亟訪謝之，一見如平生歡。居京師，時時往來，則爲余賦《碧梧精舍》古句。會京師大旱，徐公以館職言事，攻諫長、京尹，乞祠，不待命去。穆陵至以親筆命宰執諭留，不就。余亦成進士歸，訪之徑畈山中，復爲賦後三數篇。其《寒夜》章尾句云：「一飛一鳴動千歲，青燈相語鬢成絲。」今已爲脱簡，不可讀。輒以所記憶補之。徐公材高氣勁，道勝名立，四方之士望如景星鳳皇。一時鉅公元夫，或擬倫稍過，聲聞響臻。而余獨憂之，嘗寓書，舉古人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之語，薄奉規切焉。歲壬子，徐公再還朝，影附滋衆，遂與同朝諸公交關而罷。流落十年，壬戌之春，起家，守臨汀。徐公亦且收膏反液，期於用世，而天不假年矣。余之得其手筆，距今三十有三年矣。天荒地老，紙敝墨渝，叙而藏之，示我後嗣。今世豈復有斯人哉！《碧梧玩芳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八一八六

馬廷鸞 一〇

書張母陳氏禮部符後

綱常亘天地，節義無古今，是可以世變論哉！恭惟本朝，立極叙彝，導民扶世，明禋赦令，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事狀顯著者，具明聞奏，加之旌擢，恩施甚厚。三歲一下，如寒暑之不移。而壬申詔書，以吏奉詔不勤，更二三年竟格。嗚呼！余婦舍新安張氏，衣冠名族也。朱文公嘗以「篤行孝謹」稱之，余嘗舉以銘先外舅之墓矣。豈惟丈夫？其婦人尤多賢。主奉公之夫人陳氏，余婦之伯母也。每爲言其閨儀婦節之懿，賢哉，母也！盛德高年，宗族鄉黨，合詞以聞于州；州上尚書禮部，應詔；禮部復下郡國考實，將行寖恩。而郡事倥傯，吏文遷延，余所親張吏部牧新安，嘗爲之促文書，會府罷，迄不克拜恩。哀哉！其孫應文藏文書以示子孫，謁余而請述焉。《中興四朝國史·列女傳》有陳堂前者，其母儀婦節，大書青史。今日視先朝時則異矣，今陳與昔陳之爲烈一也。天典民彝，又可

以世變論哉！《碧梧玩芳集》卷一六。

跋董秀夫輞川圖後

余友蘭皐董君，雅人也。示余《輞川圖》，且索言焉。宗少文老疾，所至名山，恐難遍閱。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余甚欲借君此圖，卧遊其間，而君督之不置也，則爲之言曰：史稱維在別墅，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對爲樂。今觀其「空曲浮彩」之吟、「寒流秋雨」之篇，皆不過四句而止耳，何其簡短而有遺音也？後人括摘摩詰，遐想其遊輞川，某句則謂之傲睨閒適，某句則謂之蟬蜕浮游，某句則謂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又何其摹寫之無已也！登臨而得于所見者，其語樸；想像而得於所聞者，其詞誇。古今文人，類如此耳。雖然，此因畫而詳詩也。若置詩而詳畫，則又不然。《輞川圖》，摩詰所自畫也。世間自有兩紙本，有矮紙本，有高紙本。蘭皐所藏者，矮紙之所摹歟？有能辨之，與爾具一隻眼。《碧梧玩芳集》卷一六。

書二姪分關後

昔唐相元微之《誨姪等書》曰：「吾不能遠喻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兄半生羈游，

以相給足。吾受吾兄正色之訓，感慈旨一言，遂志於學。粗成一名，吾之所得以爲兄者，則汝之所得以爲父。有父如此，尚不足爲汝師乎？」今端巽、端常，父母俱逝，孑然獨立，於世變艱難之中，不得已析薄貲，以持寒門。此吾兄苦學所積也。今將以微之所以誨姪者誨之。蓋吾曾祖太師盤山翁，無兄弟；吾祖太師和公，兄弟五人，而和公獨當家事。諸祖意向不齊，而和公一意包容，保持門户，迄無間言。吾之二父信公、朝奉公，兄弟纔二人。和公既逝，吾所後信公，養母訓弟，以至協比婚姻。而吾以弟之子，爲兄之子，則其孝友可知也。二公授館人門，藉束脯以養其親。朝奉公病，信公親治藥具，親携褻器，以扶持之。生徒皆以爲訝，信公正色曰：「吾弟，相依爲命者也。」聞者心服。信公薨，朝奉公泣血而哭之，如哭其父；葬之，如葬其父。鄉人嘖嘖嗟悼，至今猶有能言之者。吾兄弟三人，幼孤，奮身力學。丙午，與兄偕薦；次之相與，已不如先人多矣。然亦粗有可言者。吾兄弟三人，幼孤，奮身力學。丙午，與兄偕薦；次年，偕上春官。兄以耘人之財給我東上，吾獨登第。食貧五年，兄假館養母育我。至吾娶婦之後，有孤妹未嫁，吾捐奩財，兄捐脯資，相與聘送。吾登朝，以至叨竊政路，勢利薰人。兄未嘗以一事累我，我未嘗以一辭望兄。吾抱疾去位，兄終年奔走，扶持而歸。旬日，而兄遷謝。此吾所爲終天之痛也！汝等觀吾兄弟相處，豈有貲産之可析乎？豈有血氣之可爭乎？豈有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乎？蓋吾家三世以推梨遜棗爲習尚，以易衣并食爲活計，以同肝共膽爲命脉。今區區薄産，關約所載，悉公悉實，無毫髮可指。顧此尺寸曾何足道？惟是友睦一事，乃吾家萬金良藥，汝兄弟尚能守之，吾有以見兄於地下，是受汝之賜也。否則，無以見先兄於地下矣。努力努力，勉之勉之！《碧梧

玩芳集》卷一六。

温止所字説

親黨雪川温君，以書抵予曰：「吾舊名拱辰，吾師解先生字之曰止所。後以純名貢天府，而止所之字未之有改也。吾冉冉老矣，猶若未知止所者，盍爲説以贈我乎？」余答之曰：純者，粹然至善之名。善生於心。而經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先儒則曰：「心者，人之北辰也。」君之名先辰後純，壹是皆以止所爲字，止何所也？方寸之間，至善而已。朱文公《感興》之詩曰：「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張宣公《艮齋》之銘曰：「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皆以心言也。爰舉二先生之説，相與切磋究之。

《碧梧玩芳集》卷一六。

潘龍起中復字説

君子已孤，不更其名，不可更也，字獨可更乎？雖然，太虚之爲少游，履常之爲無已，觀時察義，其必有見矣。潘君應雷以經明拔三舍，陟巍科，聲名獵獵起，故以「龍起」爲字。俄而，一旦更

字「中復」，益將蔽雷霆、藏風雲，以從事于掩身齋戒之義焉。夫翕無餘者，闢斯始，造化之機也。能潛乃升，惟蟄斯奮，吾身一造化也。毋徒曰「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云。《碧梧玩芳集》卷一六。

朱甥師裕字説

外孫朱饒，家本茗人，生于鄱陽。其父名之曰饒。及冠，將歸，假馬氏阼階而行禮焉。其父又爲之請字于余。余惟昔之人，生于其州，則遂以州名，其字則因名取義耳。司馬温公生于淮西，故以郡名，而取充實有輝之義字之。然則，吾何以字汝乎？吾聞家之富者饒于財，學之富者饒于文。唐贊皇李衛公名德裕，而字文饒，今以「師裕」字，可乎？汝欲知贊皇公之爲人乎？性不樂進士，家不置《文選》，然而籌邊樓之有大區畫，精思亭、起草臺之有大制作，《中書一品集》、《文武兩朝獻替記》之有大建明，極材華勛業之盛，中興以後莫加焉。其亦可謂饒也已矣。甥歸而讀父書，守家學，盈科而行，成章而達。使其胸中所積，汸汸如江海，暴暴如丘山，吾之所圖于汝也。不勤而空，無實而窾，豈吾所圖於汝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勉之，吾猶有望也夫！《碧梧玩芳集》卷一六。

族子德淳字説

族弟之子德淳，生于乙丑，其紀年爲咸淳初元。長而工醫，其學爲太倉令淳于公之學，德淳請序于余。余曰：汝以其生之年，則淳爲咸淳之淳；以其學之業，則淳爲淳于公之淳。姑因汝之業，制汝之字，可乎？宜以「子全」字。《周官》醫師之職，十全爲尚，十失一次之。問臣意：「診病决死生，能全否乎？」對曰：「意治病，先切脉，心不精脉，所期死生，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德淳必也能全《周官》之十全，而又能全淳于公之不能全，是爲青于藍、寒于水，可以托人性命矣。人之言曰：「老醫少卜。」醫何必老？史稱秦越人得方于長桑公、太倉令得方于唐里公孫，皆自少時。公孫之授倉公，亦曰：「吾身已衰，無所復事。是吾年少所得妙方也。」醫何必老？顧慧性何如耳。夫醫非慧男子不能。慧則通，通則神，聖工巧出焉。姪之齒未也，而其性專静，其學精審，殊有老成之風。吾病夫也，吾貧於黎庶，而醫傲于王公，幸其族有人，則朝夕吾門，視吾病，診吾脉，吾以身試之，良驗。噫！子全勉之。吾年五十一罷歸，鬢鬚之焦黄久矣。今抱沉痛，年六十有七，幾死者數矣。倘非飲我上池之藥，則汝伯何由髮如漆也？書以爲德淳字説。《碧梧玩芳集》卷一六。

讀史旬編〔一〕

自序

《讀史旬編》者，病叟暮年之所著也。昔東萊呂太史著《大事記》，其爲書也，曰記事，列事之目，無所褒貶抑揚。曰通釋，本《易·繫辭》、《書》、《詩·序》，旁采劉向、董仲舒、史遷，以及胡五峰之説，明帝王之統紀。曰解題，爲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駁雜，求新奇，出於人所不知也。初公之爲書，本起春秋，迄五代。書未及成，而絶筆於漢武帝征和三年。朱文公屢惜之，傷斯文之不續，後學之不得私淑諸人也。今輒不自揆，本康節邵氏《經世》紀年圖、朱文公《通鑑綱目》，略倣呂氏義例，而爲《讀史旬編》。旬者，日之甲癸也，《書》曰「期三百六旬」是也。吾書以日之甲癸，比於年之甲癸，謂之《旬編》。自堯甲辰至五代周顯德七年庚申，周以此年正月四日方禪。三千三百一十七年，爲三百三十二旬，末旬自甲至庚。類而編之。自康節先生作《皇極經世書》，紀年始唐堯甲辰，而堯之前無年可紀。於是伏羲而下，至唐堯之前，本《易大傳》、《家語》、《五帝德》，與夫百家言皇墳者，書其槩，以備太古之事，而譜黄帝之世焉。譜黄帝所以譜唐虞也。唐虞皆為五帝，而皆不傳於子，則無可譜者。又自堯甲辰以下，以至周平王己未之前，太史公編年，首共和庚申厲王居彘之歲月，

今但以《春秋》初年為斷。隨年而書其事，無事則虛其年。終之以詩書雜傳所載，以備二帝三王之事，而譜夏商之世焉。唐虞既無可譜，周之世數未也，未可譜。自孔子作《春秋》，編年始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己未，終敬王之三十九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左氏傳》終貞定王元年癸酉，魯哀公如越。是編入春秋之後，列事目於前，《春秋》之經是也。述解題於後，凡王事、伯事之可論者著之，諸國之事不著。其他則有《左氏》之傳，諸儒之經說，不敢僭焉。自司馬公作《通鑑》，始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戊寅，而威烈王戊寅之前，上距貞定之甲戌，《左傳》之所不書，《通鑑》之所未續，則采劉道原《外紀》，爲《傳》《鑑》補遺之書，亦隨年書其事，無事則虛其年，而不敢遺焉。《通鑑》戰國而下，以至五代後周之前，亦列事目於前，朱公之《綱目》是也。述解題於後，倣東萊《大事記》。閱諸家之史，以廣其見聞；集諸儒之說，而訂其得失。若征伐之本末，制度之沿革，亦粗及之。而譜周至五季之世焉。自黃帝迄五季，其子孫之傳序，已見於譜矣；漢、三國、六朝、北魏、齊、周以及五季，其疆理之離合，又爲圖焉。成書之首，以《通說》數條，論作史之源流。歷代之首，則以《皇極經世》數，考氣運之推遷。凡此，皆職分之所當知者。而愚恨其不能盡知，且聊欲便省記也，其如孤陋寡聞何！經始於壬午之冬，徹編於乙酉之秋，越三歲而後三十有八帙之書成，姑以備遺忘，授兒曹而已。陳了翁言《通鑑》爲藥山，學者惟當愛日孜孜，日遊此山而已。吾老且倦遊矣，東坡云：「脚力盡時山正好，莫將有限趁無窮。」唐子西亦云：「棋罷收成敗，猶書之是非，罷且慵之時，收且卷之日也。窺陳編以盜竊，長兀兀以窮年，豈七十老翁事哉！雖然，是固不可不令兒輩覺

也。乙酉秋澣書。

制作通説

余既攷古人制作之本末，因稽其成書之歲月。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故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也。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麟止，是《史記》二千一百四十三年之書，年數張子節説。以七年而成也。司馬温文正公受詔纂《資治通鑑》，歷英宗、神宗二世十九年，是《通鑑》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書，以十九年而成也。李文定公纂本朝《長編》，自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節次上進，收拾舊事，垂四十年，是《長編》一百六十八年之書，以四十年而成也。至於朱文公《綱目》，本舉要、補遺二書，蓋在乾道八年壬辰之歲正月而《語孟精義》成，四月而《通鑑綱目》成。是不半年而書成。吕成公《大事記》，通釋、解題，本起春秋，迄五代，凡《左氏》《通鑑》已載者，皆不書，惟著其所不載者，創始自淳熙七年，以一日記一年，越明年，絶筆於漢武帝征和之三年而已，不及竟矣。書之難，不其難乎！時之難，不尤難乎！歲月遷流，典籍浩博，書以自警云。

三皇五帝世譜

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愚纂三皇五帝諸家正妄之説，備録於前，所謂博學而詳説之，而列歐公、邵子之言於後，將以反説約也，而復折衷於天台戴氏之説焉。愚按：吕成公之言曰：「太史公作《五帝本紀》，既列叙其世系相因之本末，而《三代世系》之所自出，復總而叙於《五帝紀》之末篇，以見帝王之治，體統相承而出于一也。秦則無復五帝三王之源流矣。太史氏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説乎？」雖然，遷之興寄遠矣。而欲彌縫世次，聯屬相承，則誠有如歐公之論，遷固不能自通矣。漢儒相承以此爲定説，如祭法禘郊祖宗，虞夏皆禘黄帝，殷周皆禘嚳，是皆粗而言之，由遷必欲實其父子相傳之説故也。譬猶《書·君陳序》「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而鄭氏即曰：「君陳，周公子也。」此豈可信乎！學者詳之。

外丙仲壬

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放桐，殷人之制，兄亡弟及，此先儒據一代成法，而有是言。然觀商六百餘年間，自沃丁以降，立弟者十一君；自太甲以降，立適者十二君。然則兩説，亦相半耳。成湯既没之後，經無明文。太史公以來，諸儒從外丙、仲壬更立之説，爲立弟；河南邵氏、程氏，從漢孔氏外丙、仲壬不立，而太甲徑立之説，爲立適。愚竊考殷人當日之制，有適則立

適，太甲以下是也；無適則立弟，沃丁以下是也。廢適而他立則亂，太史公所指仲丁以來九世大亂是也。五峰詆史遷，而欲改《史記》本文仲丁爲沃丁，以爲自沃丁至陽甲，恰九世亂。愚皆不敢以爲然。按《史記》云：「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此史遷本文也。據仲丁立其弟外壬，外壬立其弟河亶甲，意當時仲丁、外壬未必無適，乃再世立弟，所謂廢適也，亂之始也。至若祖辛舍其子祖丁不立，而立其弟沃甲，沃甲舍其子南庚不立，而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舍其子陽甲不立，而立其諸父沃甲子南庚，南庚又復立祖丁之子陽甲，所謂更立諸弟子也。於是仲丁以來，九世亂矣。蓋凡史遷之說，非以無適而立弟之子爲亂也，以廢適而立弟之子爲亂也。蓋亦非直以立弟之爲亂也，以立弟之子之爲亂也。蓋自仲丁以來方有此，仲丁而上不與焉。此名何嘗誤？就如胡氏之說，必以仲丁爲沃丁，遂謂其立弟九世，而九世生亂。愚謂有以質之。自沃丁立弟而後，雍己立其弟爲太戊，太戊且能中興商室矣，安在其爲亂乎？大抵商人立弟非亂制，惟廢適乃亂制。太史公既知其說，則不當復録外丙、仲壬以爲世次矣。使當時不立太甲而立丙壬，是廢適也。恐湯尹之時已亂，而何必仲丁以來哉！近世大儒，有專攻《書序》者，背河南程、邵之說，以爲太甲服仲壬之喪，爲仲壬之後也。夫營桐宮，湯之葬地也。密邇先王之訓，湯之訓也。太甲以兄子服叔父仲壬之喪，而欲其思乃祖成湯之訓，以爲遷善改過之地。伊尹之謀，何其迂且拙耶！故併辨之。

文武受命之年

受命之説，當以《尚書大傳》之言爲正，而改元也，稱王也，皆非也。劉氏徒辨其年，而不辨其説，何哉？凡傳當以經爲正，經于《武成》稱「惟九年大統未集」。《經世》於癸亥書周文王爲西伯，當以此爲受命之年。至己巳王崩，則爲七年，與九年之説未合。經於《泰誓》書「惟十有一年伐殷」，《經世》於己巳書武王立，至己卯克殷，正合十一年。其云十三者，誤也。若劉氏既主受命改元之説，遂以十一、十三爲非，武王之年，乃從文王受命以來數之也，愈舛矣。

武王問箕子以殷亡殺紂是非箕子不忍言王亦醜之問以天道作洪範

《外紀》

二帝揖遜，以義理傳天下者也。商周征伐，以義理得天下者也。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其中」。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之《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中也，衷也，靈也，皆義理精微之極也。帝王揖遜征伐，其迹雖殊，而皆以義理之極，爲羣言之首。蓋當時發明義理者有人焉。唐虞之際，道在皋陶，故述惇典庸禮，而以五服、五刑繼之；夏商之際，道在伊尹，故論肇修人紀，而以官刑終之。

商、周之際，道在箕子，故演《洪範》九疇，而以福極終之。治源治法，不偏廢也。所以上遡「執中」之蘊也。《外紀》顧言箕子不忍言紂，而武王醜于克紂，乃訪道而作《範》，何歟？

成王年幼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攝政南面朝諸侯　《外紀》

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爲冢宰聽政事　《古史》

聽政是也，攝政非也。愚嘗論之，太甲服成湯之喪，亮陰不知政事，禮之常也。伊尹因其不明，處之桐宮耳，後世乃以爲放君。成玉服武王之喪，亮陰不言，亦禮之常也，周公因其年幼，代之行事耳，後世以爲攝政。「攝政」二字，經所不言，如《書·蔡仲之命》惟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而已。《詩》之《序》文言「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者，講師之說云耳。

厲王共和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蓋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篇之說云爾。是《春秋譜》之所由起也。人知《春秋》編年，不知編年始於共和之初。人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而不知亂賊兆於厲王之世。太史公之說，微矣哉！或曰：「紀年何必始於共和？」曰：康節《經世書》始堯即位甲辰者，疑年也；史遷始共和紀年者，實年也。惟其疑，故甲辰紀元起於皇甫

謐之說。而《外紀》附注「或曰：戊寅、辛卯」，滋紛紛矣。胡五峰謂「邵氏精極天地之數，必不妄」，是以從之。惟其實，故共和庚申紀年之後，千歲之曆可紀，無異說也。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周自昭王以後無年可紀。《三統曆》，劉歆本《史記·魯世家》推魯之年，以紀周之年。自伯禽以後，魯之傳序皆有年可書，諸國之所無也。此固魯秉周禮之一驗耳。

貞定王三年乙亥晉空桐震臺舍壞人多死

自貞定三年乙亥之地震，至威烈王二十年乙亥之大禍，蓋六十年間天下之大災異皆在晉，而不在他國，豈他國之史不書，而晉史獨存耶？天人之際，必有可言者矣。晉，天下莫彊之國，中原之全壤，先帝王之所經營之舊也。一旦裂於三家，非小變也。大禍之明年，又明年，三晉請命於周；又明年，周命三晉爲諸侯，而晉國亡矣。精祲之相通，固如此夫！

春秋十二諸侯譜

嗚呼！威烈之二十三年，《通鑑》之初，有天下之大變焉。蓋十二諸侯出於共和之初，下逮春秋，變而爲七國，則《通鑑》之初年也，何則？當春秋之末，魯雖爲三家，而悼公猶魯也。齊雖爲田氏，而平公猶齊也。晉雖爲四家，而定公猶晉也。獨曹亡於春秋之未終，陳亡於孔子卒之年，蓋小國寡民，是以先亡，君子無譏焉。閱六十餘年，至《通鑑》之初，天下之大國七，秦、楚、燕爲舊國，而

三晉裂爲魏、趙、韓，吕氏之齊篡爲田氏之齊。此四國者，皆非聖賢之裔矣。太史公《六國表》拳拳於秦之興，而不暇諄復於十二諸侯之亡，後之覽史者，宜有考焉。

魏文侯

夢奠之後，師亡友散，春秋且爲戰國矣。而聖人之徒見師於魏。魯之削滋甚，子思固不足以回旋其間，而秉禮用儒，則其遺風猶在也。魏文侯篡竊之餘，且猶有尊賢尚德之意，此空谷之足音也。然子思言論風旨，異時其門人孟子猶有傳焉。子夏之云爲，不少槩見於魏者，何也？《史記》稱其「居西河教授」，而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焉」。意者，其老於西河，西河之民，疑於夫子之時，魏文侯因以師禮尊事之，而無復有從容諷導於其朝之益也。顧文侯區區之心，猶足稱者，使其繼世，此風不墜，以及惠王之世，孟子出而繼之，相與扶持世教，王道其庶幾乎！文侯區區之心，再傳而影響不存，則公孫衍、張儀之流，已颯然至矣。惜哉！故愚於《傳鑑補遺》之終編，備論其事焉。

商鞅

商君之仕秦，身遺其利，而身蹈其患者也。秦人之於商君，陽殺其人，而陰祖其術者也。彼其負罪出走，不之他國，而之魏者，得非以舊邦之猶可以逃難耶？六國之見攻於秦也，其禍首於魏。秦之

攻魏也，其謀專於商君，亦既駕言舊好，襲虜其將，而又欲憑藉舊國，逋逃其身，是以市井之行自處，而以君子長者之道望人也。蘇東坡詩曰：「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斯足以發千古一笑而已。《農戰篇》之說，以爲「豪傑皆學詩書以避農戰，則國削且貧」。秦人狃其說，卒至於焚詩書而後快。曾不知隴上輟耕太息而起者，皆農戰之人也。鞅之得失如此，劉歆《新序》之論方且誇之，以爲《書》之「無黨無偏」，《詩》之「如砥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后稷之勤農業，無以易。此是以鞅爲三代之英也。國師公之反理詭道久矣！本朝王荊公又翼之，曰：「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吾從祖老山翁斥之曰：「商鞅何人也？車裂以狗之人也。鞅而不可輕，則孰可輕也？」此論可與太史公並著云。

蘇秦

秦說六國，凡言其形勢甲兵之盛，與其主之賢，容有辨士大言佞語。至於論六國與秦相交之利害，則皆鑿鑿精實，無一語妄。至於說趙語中，有曰「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撓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此數言者，自孔子、孟子以仁義告時君之外，如欲陳當世利害之實，孰踰於此？又豈可以辯士廢哉！其說趙、魏、楚三國，必有數語及人臣過計，竊意此三國者，必有大臣陰主事秦之說，是以及之。又其餘國之君，率皆唯唯聽命，楚王獨能以其國之安危利害，亦可謂操危而慮與之深謀，則威王之所以自謀其國者，

深矣。儻非傳其子懷王，則張儀豈得售其術？而至六千里爲讐人役哉。

東西二周

東西二周之所謂君者，周公之後，得其地而各自稱君，非王赧之謂也。《索隱》于「西周君」下注曰：「周公，西周武公也。」時王赧微弱，不主盟會，寄居西周耳。然以區區二周，介乎秦、楚、韓、魏之間，此四國者，不復以天子尊周，而常以小侯怨周。於是每借辯士之口，左右販鬻，崎嶇自存者五六年。哀哉！《國策》分東西周各自爲篇，《史記》所書，亦多貿亂。曰「西周東周」，而又曰周，則不知其孰東而孰西也。《碧梧玩芳集》卷二一。

〔一〕《讀史旬編》本爲馬廷鸞之專著，據其自序，原裝爲三十八帙，是其卷數自不在少。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此書之自序、通説及史論十餘則，編入集中。因原書已佚，今仍予保留，并從《文獻通考》中補輯若干條，以存梗概。

全宋文卷八一八七

馬廷鸞　一一

讀史旬編　續

封建郡縣

封建郡縣之説，古今一大議論也。論封建者，至胡氏而詳；論郡縣者，至蘇氏而盡。朱文公又反覆明備，且有以處封建、郡縣之間。然論秦之趣亡，無擇於封建、郡縣者，是知秦惡之浮於桀紂也。謀秦之所以存，而欲其續六國之祀，以爲封建，是不知秦之不可與爲湯武也。漢高帝除秦亂而興，猶不欲立六國後，況以責之秦乎？封建良法也，亦曰法度耳。

東坡、五峰二公之論相爲矛盾，而皆未免有遺論也。謂封建可以禦戎狄乎？千八百國尚存，而犬

戎入周室矣。謂郡縣可以息篡弒乎？三十六郡甫置，而趙高弒二世矣。論封建者，至朱文公「治體」之說而止；論郡縣者，至蘇黃門「隨勢」之說而止。

以張敖故臣田叔等十人爲郡守諸侯相

蓋公能教曹參以定齊，田叔能明趙王以報主，皆奇士也，而皆老氏之學也。黃老于漢，殆有益矣。夫趙事發之初，敢隨王罪三族，而叔輩輒隨迄能白王。漢興，叛者羣起，而復作於骨肉之間，事既解，高帝方賢其故臣而用之。王且廢，猶能自言其國之賢臣，此皆非秦世人主猜忌者所能及。漢四百年之業，往往由是基之。田叔者，既全趙王，異時治梁獄，又能全景帝母子、兄弟之恩誼。其子仁爲司直，戾太子之變，又令太子得亡。雖坐縱反者得族，然皆古之誼，烈士豈可以常人比哉！

陳平受命誅樊噲囚噲還上崩因留宿衛

平受命誅噲，而不即誅，受命將屯，而不至屯，平固知高帝之神已逝，而呂氏之勢方炎，故寧死君以安身，此其所以爲智有餘，而難獨任歟？知臣莫如君，信矣！

呂后

漢自高帝有天下以來，常有疑將相大臣之心，呂后習聞久矣。至是，再經大喪，其畏忌諸公，誠

有如辟彊之計者。當高帝時，后誅韓、彭，如殺狐兔。今惠帝折夭，國無冢嗣，彼將誅大臣以逞，固優爲也。大臣姑爲自全之計，以待此媪之老且死。祿、産庸人，平、勃取之有餘也。大槩欲存漢祚，則平、勃不可亡；欲誅諸呂，則太后不可存。今諸公以計存，而后以老死，則漢氏安矣。李文饒之説，未爲至論，而呂成公乃於學術上倒斷。區區竊謂，此時此事，無論學術，直論機權耳。

致堂胡氏之説，足以盡西京外戚貽禍之本末矣。嘗因是極論之。天地之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隳亡矣，女子、四陲是也。姑以三千年間世代興亡之迹攷之。由三代而下，亡於女子；由石晉而下，亡於四陲，皆可數也。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此固爲唐末一代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固皆由是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秦氏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襄王悦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后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爲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田生説。又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酈寄語。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憪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光妻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元后、莽新之亂焉。曹魏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弒，專以母后爲之主。晉武平吴之後，耽惑女寵，楊、賈實召五季亂華之禍。天下既爲南北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竊宫嬪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聚麀之醜，子孫殲焉。祿山之起，爲太真妃也。唐雖未亡於此，已衰於

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末年乎！朱梁以女開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靳軍賞而亡，皆女子之爲也。自石晉而下，則邊陲之禍繼之。晉高祖欺天叛君，借助契丹而亡於契丹；周恭帝雖幼冲，儻無陳橋之師，則太祖尚遵養時晦之日也。自時厥後，則又有不忍言者矣。嗚呼！陽一陰二，女禍歷選前代而知之矣。四陲之禍，其未有涯乎！

景帝

景帝天資固深刻，而猶有文帝之遺風焉。保護梁王，則文帝淮南王之餘意也；擢用田叔，則文帝用長者之微旨也。減笞數，定箠令，何以異於肉刑之除乎？禁酤酒，何以異於酒醪糜穀之禁乎？凡兩朝詔書爲民而下者，皆當時仁心仁聞，不容有所優劣。吕氏尊遷抑固，其素論也。然景詔之不載，遷史之略失之也。因抑班氏，遂貶景帝，何謂也哉？以上《碧梧玩芳集》卷二一。

文帝除民租税〔一〕

文帝除民田租税，後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帝恭儉節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餘年，此豈後世可及？《文獻通考》卷一。

武帝初算商賈

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即位甫一紀耳，征利已至於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興利之臣，不知爲誰？時鄭當時爲大農，以他日薦桑弘羊、咸陽孔僅觀之，益可疑也。政使非其建白，亦任奉行之責矣。漢人多言「汲、鄭」，其實當時非黯比也。以濟武帝之欲。烏得並稱哉！《文獻通考》卷一四。

漢武帝置鹽鐵官

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説以蓋其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税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與孔、桑之法異矣。《文獻通考》卷一五。

漢元鼎二年令民畜馬於邊

按：告緡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斂，政爲征伐計也。得馬息，遂不告緡，此漢之所以猶愈於秦也。嘗觀文帝時纔令民實粟塞下，便可除告緡。一事輒有一事之益，後世厲民之政一行，則與國俱弊，無可哀救。雖復縣官百方措置，徒爲煩擾，而於

民間無分毫之益。可嘆也夫！《文獻通考》卷一九。

桑弘羊均輸之法

今按：桑弘羊均輸之法，大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然農民耕鑿，則不過能輸其所有，必商賈懋遷，乃能致其所無。今驅農民以效商賈，則必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如賢良文學之説矣。太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説疑未明。班孟堅采其語曰：「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説渙然矣。蓋作「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東萊吕氏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義理所在，當惟其明白者取之，《文獻通考》卷二〇。

東漢左雄改察舉法

公府，三公府也；端門太微垣，左右執法所舍，即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試之公府，而覆之端門，此所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選清平也。是法也，胡廣首駁其非，帝不從，既行而廣出爲濟陰太守，首坐繆舉之罰。蓋公正之法，庸回者之所不便也。左伯豪在當世，風節剛勁。舉雄者虞詡也。雄所舉者周舉也。觀舉雄者與雄所舉者，雄之爲人可知矣。得雄之爲人，雄之爲法可知矣。范史推其效驗，至於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爲，而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

得之人。其坐繆舉者，胡廣輩爾。《文獻通考》卷二二八。

南唐科舉廢興

按《五代通録》，自梁開平至周顯德，未嘗無科舉。而偏方小國，兵亂之際，往往廢墜。如江南，號稱爲文雅最盛，然江文蔚、韓載，皆後唐時中進士第。宋齊邱、馮延巳仕於南唐，皆白衣起家，爲秘書郎。然則南唐前此，未嘗設科舉，科舉昉於此時耳。顧以江文蔚一言罷之。如以文蔚之言前朝進士公私相半爲譏，則文蔚固亦前朝進士也。然明年以徐鉉建言復置科舉。暨我朝開寶中，唐之爲國，不一二年將亡，而猶命張佖典貢舉，放進士，可悲也已。《文獻通考》卷三〇。

建元元年衛琯罷名法縱横之學奏

此行董仲舒之言也，衛琯特使之書奏耳，建白大義，豈琯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奮然知所決擇如此，可謂英主矣。然轅固以老而見棄，莊助以容悦見録，仲舒雖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舉賢良一事考之，帝終身之得失，皆可推矣。《文獻通考》卷三三。

哀帝除任子令

漢二千石任職二年，得任其子若同産，蓋有八九歲爲郎備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

殿陛，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禄勳歲課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之以習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否。自郎選爲縣令，自大夫選爲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入。蓋上之久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文獻通考》卷三四。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詔

汲黯常諫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將盡。陛下誰與共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爲盡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蓋至是名臣文武欲盡，則黯之説，十餘年而遂驗矣。帝徒知殺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難也。無怪乎詔下而無有應舉者。雖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氣亦寖定矣。《文獻通考》卷三六。

北魏崔亮停年格

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選之後，武人入選始於羽林軍作亂之餘。此當時事情也。《通鑑》述崔亮答書，削去本旨，已爲未然，胡氏、葉氏之論古今得失則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考也。《文獻通考》卷三六。

元載納賄除官恐有司議之唐猶有法度

史稱載納賄除吏，恐有司之駁正也。然近世廟堂除官超資越格，惟意所爲，有司亦曷嘗敢問？是唐之法令猶存耳。《文獻通考》卷三七。

西漢博士弟子補文學掌故缺

按：《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又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史」。恐是兩樣，温公《通鑑》析爲二端，東萊《大事記》殊未明。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之爲學官，而復補卒史及郡國備員，意輕可知。《文獻通考》卷四〇。

漢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幸太學

試士，科選也；觀禮，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時姦凶亂朝，殺戮宰輔；諸侯據地，戕虐王臣；盜賊未平，道路不通，國家岌岌有危亡之形。而獻帝方爲此禮，何其不知務？漢祚至此時，已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哀，而哀耆儒之不遇邪？《文獻通考》卷四〇。

成周之廟

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爲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文獻通考》卷九二。

宣帝立皇考廟

愚按：胡氏之説，辨則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愚將徐徐詰之胡氏。曰：敢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爲伯父乎、爲叔父乎？於所後父爲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爲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昭帝崩，亡嗣，宣以兄孫爲叔祖後者，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典喪可也。昭帝葬矣，易月之制終矣，昌邑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文獻通考》卷九五。

鄭東卿易卦疑難圖

此書本五行卦氣之説，而象數義理出焉。無朱子發之瑣碎、戴師愈之矯僞，讀之時有會心者，必宿儒所著。《文獻通考》卷一七六。

叔孫通制朝儀

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少所改變。其書後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傳，臣民莫有見者。夫天高地下而禮制行矣，豈專爲尊君抑臣哉？叔孫之制禮也，不過度帝所能爲。高帝之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貴」而已。夫豈知其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録也，與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文獻通考》卷一八七。

温公書儀

温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婦見舅姑」條下注：「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説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於禮爲稍略，而朱文公遂以爲惑於陳緘子先配後祖之説，故以婦入拜祖先爲未然。此禮當考。按：緘子所譏，自謂鄭忽當迎婦時，不先告廟，注家引公子國告莊共之廟而援行爲證，即非婦入門

時事。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日以其班祔，公直用之，此於禮爲大遽。《檀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注文，但略言而不詳述，蓋練而祔，公所不取故耳。大概温公誠篤之學，嘗答許奉世秀才書云：「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文獻通考》卷一八八。

張栻經世紀年

愚按：張氏本《皇極經世書》作《經世紀年圖》，愚之所述，蓋亦本此。然嘗疑堯之前標甲子者六，而不載世代與事迹。意者黄帝命大撓作甲子，則甲子紀年自黄帝始。以前無有甲子，則亦不可得而書也。《文獻通考》卷一九三。

郡縣封建

愚按：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夏、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盟津之會，雖曰八百諸侯，未嘗有以名字見者。曾不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猶有以其號自見者，何也？異時，周家所資以藩屏王室者，皆周所自封之諸侯，而古諸侯無所存者。如奚仲之後爲薛，皋陶之後爲六、蓼，僅見於春秋時。此所謂古諸侯也。然皆小國寡民，凛不自保於强大之間，而終以見滅耳。柳子厚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資以滅夏者，湯不得而廢；資以滅商者，武王不得而廢也」。

蘇黃門言「商周之初，上古諸侯棋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繼，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爲故國，不可復動」。是則然矣。今以當時事勢推之，所謂古諸侯者，土地人民，其存餘幾？亦何不可廢不可動之有？武王、周公之初，封建可也，郡縣亦可也。聖人之心，以公而不以私，封建則世守其國家，而以天下之地，與天下爲公；郡縣則更易其守令，而以天下之權爲一人之私。公私之分，而享國之久近存焉耳。《文獻通考》卷二六〇。

賈誼上疏徙淮陽王於梁

誼之意甚勤，而謀甚忠矣。雖然，此不過以親疏爲强弱耳。疏者難防，親者可倚固也。然今日之疏，本前日之親；今日之親，又他日之疏也。不以德義維，而專以親戚相制，豈得爲萬世之良策乎？其子孫，將不復爲後人憂乎？《文獻通考》卷二六五。

漢景帝省列侯就國

初封列侯，猶有君國子民之意。故文帝遣列侯就國之詔，謂其居長安無繇教訓其民也。景帝既不令諸侯王治事，故亦省徹侯之國，蓋國事權皆在其相，所謂侯國者，與邑無異矣。《文獻通考》卷二六七。

〔一〕以下諸條補録自《文獻通考》。《通考》原只云「先公曰」，未標明出自何書，但考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之《讀史旬編》，其中「吕后」一條亦見于《文獻通考》卷二五一，可知《通考》所引者實爲《讀史旬編》之文。

全宋文卷八一八八

馬廷鸞　一二

益國趙公生祠記

景定三年二月

樂平，唐舊邑，入本朝爲望縣。紹熙中，慈湖楊先生之爲宰也，士肅肅，民熙熙，鰥寡孤獨得職，而衣冠禮樂之羣日與縣大夫揖遜堂上，時時歌豈弟宜民之詩以相命，是一邑之三代也。歲陽一周，而風聽大異，何也？徒聞聲謦尻高，塗膏釁血者，催科之呻吟也；杜門塞竇，十室九空者，比屋之流亡也；搜原剔藪，虎鳴熊至者，符移之駿奔也。若夫漿酒藿肉，美宅腴田，狎憲府如家庭，倚大姓爲窟穴，指十有一鄉、四十有四都之百姓爲食邑户者，則羣不逞之吏而已。如是，稱於州曰樂平之民，邑之號端使然哉！宋之得天下也以仁，十四聖一心，三百年一日。自姦貪柄國，嘯凶哀頑，仇我赤子，其敝至於塹山橋江，内參外訌。皇上赫然改紀，制詔少保益國趙公旬宣大江，問民疾苦，諸所罷行，不從中覆。公將王命，自東遡西，十乘啓行，風餐雨宿。師之所過，率以私錢給他費，其仰縣

官者無幾。復命餉所，趣還厥輸，公私晏如也。而吾邑獨秉急令，出暴政，頭會箕斂，家至户到，販夫販婦，不能免焉。公至之日，馳令軍中，征夫少休，爰救民瘼。於是三台武帳，牒憩如雲。公則率籲衆感，以詔書從事，移縣大夫去之。俄而劾罪如章，執吏于獄，誅其尤無良者。然後呻吟者息，流亡者歸，駿奔者鼠遯自屏。而吾民始克相持以生，相彌以寧，如熱濯冰，如蟄震霆。蓋天地之爲恩，而日月之爲明也！亦既携老扶幼，載驀抗旗，拜舞公賜于元戎之馬前。則又退而謀曰：「吾何以永報公之德於無窮也？無亦繪而祠之，晨香夕燈，祝公千歲，而後盡於吾心？」邑士倡之，通邑之旄倪一辭和之，黄冠師且願留公像於祥雲觀。又以某爲邑人，授簡記其成。某諗於衆曰：公，元勳盛德也；樂平，蕞爾邑，非公素所拊循之民也。如天之福，公來自東，笑談指麾而去其疾。此在公勳德中，何啻泰山一毫芒！公於邑人，纔一二日之留，而邑人於公，已有千萬年之思。且使爲令者，而有三年之愛於其民，民何日忘之？《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固民心之天也。然則誰非三代之民？誰非慈湖之所以教？而忍虐用之也！彼崇山幽都，投畀不受，寧不永愧？而後之有志於中牟、單父之事者，亦可以少思矣。因系之以詩，曰：康山之崇兮，公惠不窮兮；洎水之陽兮，公惠寖長兮。山浮清兮水涵暉，公有惠澤兮民有秉彝，堅珉深刻兮來者永思。景定三年二月〔一〕。《碧梧玩芳集》卷一七。

又見乾隆《樂平縣志》卷二七，同治《樂平縣志》卷二。

〔一〕景定三年二月：原脱，據乾隆《樂平縣志》補。

梓潼帝君祠記

梓潼當兩蜀之衝，帝君故蜀神也。五季不綱，神弗受職。宋興，乾德三年平蜀，明年丁卯，五星聚奎。文明之祥，芳郁萬世。君之靈響，暴震西土久矣，而尤爲文士所宗。今世所傳化書，吾不能知其説。惟石林葉公《燕語》，稱凡蜀之士，以貢入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者。自吾有敵難，岷峨悽愴，君之靈與江俱東。今東南叢祠，所在崇建，自行朝之祠於吴山者，天華龍燭，晝夜嚴供。四方士子，並走乞靈，亦宜也。弋陽楓林方氏，爲衣冠大門，儒士若束筍，登薦書者相踵。余之友方君某，將試太常，偕其弟某，相與祠帝君於里中。爲之築宫塑像，揭虔妥靈，震耀而跋舞之，蓋將惠徼靈響，爲進取資。徵言於余。余嘗感今懷古，恭惟藝祖皇帝玉斧畫河，全付所覆。聖子神孫，睿謨英略，未嘗一日不在殿西頭也。今奎運重開，天子明年龍飛策士，君盍降靈於東南之士，使之舒翹揚英，畫良吐奇，濟時纘武，俾關河秦隴，盡歸職方。然後颺車羽輪，導靈旂而還故宫，不亦盛乎！有開必先，宜自方氏始。乃書其麗牲之石，而系之詩曰：

梁山劍閣橫岷嶓，梓潼七曲高嵯峨。真人初基斧畫河，靈君受職山之阿。丹碧岌嶪龍虎呵，拄天功業石可磨。江流滔滔東逝波，靈之來兮自江沱。結屋兮奉祠，釀桂兮羞芝。神格思兮士曰時，躍淵兮天飛。冠若箕兮劍拄頤，長策用兮奇謀施。敵北遁兮靈西歸，錦幡兮寶蓋，導霓旌兮

駕玉螭，吾言非誇兮神之聽之。《碧梧玩芳集》卷一七。

緑山勝槩記

婺源斗入萬山間，山之鄰吾境者，聯嵐含暉，夸奇競秀。予外兄張君輒得其勝處居之，園于居之傍，曰「緑山勝槩」，而命記于余。觀其池亭潔修，林壑美秀，則不必叢花茂木之蔭也。直欄横檻，煙霞澄鮮，則不必重閎邃宇之居也。曉窗夜檠，詩書娛樂，則不必絲竹管絃之奏也。園之勝固已各陳矣。今夫士生天地間，其攀名梯，奔利航，而竭蹙不休者，欲暫而有此勝，不可得也。厥有拄笏西山，寄徑終南，而居心不静者，又安能長有此勝乎？君胸中洞然，表獨立于羣懽輩囂之上，方且餐松風，飲菊露，製芰荷之衣，紉芷蘭之佩。山凡水俗，變爲清輝，積李崇桃，坐覽葩麗。柳河東嘗言：「地雖勝，得人焉居之，則有增而高，有闢而廣，有不待飾而已奐者。」蓋惟勝流足以受勝槩歟？憶予前年冬直玉堂，君授簡，而余以文書謝不暇。居二年，併掌外制。予方如沐漆求解，而君數數迫之不置也。方連上祠請，倘幸蒙恩還里，則將挾溪童畦丁，携茶鼎筆床，從君緑山間，可以翛然而賦矣。

《碧梧玩芳集》卷一七。又見《南宋文範》卷四六。

可隱齋記

了窗先生之從子鍾叔華，少習舉子業，後因足病疾，微瘳，灰心進取，居西偏，闢小室，了翁爲題曰「可隱」。徜徉其間，讀書作文，尤工於吟詠，日與朋友以酬唱爲樂。他日，以可隱之名問記於予。予獨謂叔華非隱者也，古之人在市朝爲大隱，在林藪爲小隱。往而不返，則有石隱之譏；挽之使來，則有招隱之操。若其眩世盜名，則爲充隱，君子鄙之。叔華獨以「可隱」稱。可者，未可之對也。今夫士生斯世，固將以爲斯世也。豪傑之士，志氣方剛，耳後生風，鼻端出火，視功業可彈指取，而山哀浦思，林慚澗愧，於我何有？臺上之笑，有時而弱千乘之君；車中之謀，有時而蹶大國之將。斯人倘終隱，則何以誇當年而耀後世哉！余固曰：叔華非隱者也。於是爲記。《碧梧玩芳集》卷一七。

李氏儒富莊記

叔翔既築儒富莊，余往過焉。縹囊緗素，魚魚雅雅，其崇如墉。叔翔曰：「有文字來，其篇籍姓氏，列于史館、定爲著録者，西京三萬三千餘卷；元和已六萬四千餘卷；隋嘉則殿書，以萬計者四十

有七；而唐之四部十二庫，又不知其幾也，況中朝文明之盛乎！吾以是稱富，何哉？若是而可爲富，則索之常足，味之無窮，吾庸多矣！子爲我計之。書難，讀書尤難。昔金華潘公作《磨鏡帖》，朱文公亟稱之。其説曰：「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此名言也。世解讀書者幾人？焦爛於物欲之場，没溺乎宴安之中，蕭繹、宋遵貴之徒，皆是也。厄吾書者，豈必郢城之煙，底柱之水哉！叔翔有大雅資，冥搜而力討，飫覽而厚藏，虚心涵泳，切己體察，其必有以知之者矣。李文正家藏書甚富，有不待見主人，下馬直入讀書者。余討論山中，覓書不可得，嘗願徜徉小谿，盡發一莊，引卷徐玩，叔翔當不吾厭也。庶幾文正之遺風歟？因奉所假歸之，輒以所聞讀書之説，次第其語爲記。《碧梧玩芳集》卷一七。又見乾隆《樂平縣志》卷二〇，《饒州府志》卷三。

池州貴池縣尉廳記

出秀山門，可二百步，所得古闉闍之故址，隆然如伏龜，有官府翼乎其上者，貴池新尉廨也。尉，秦官也。由漢以來，凡掌武事者，皆得稱焉。太尉至與丞相等尊，中尉巡徼京師，司隸督大姦猾，以至郡也、縣也，莫不有尉。尉於縣爲最卑。貴池附於諸侯，尉出掾曹、參軍下。旦朝，束帶持手版趨尹，請諸所移檄事。暮走田廬間，逐逐無停輪。

而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不與焉。又俗吏尸厥官，伏如處女，苟幸終更，逝如脱兔，固無暇營所謂傳舍者。以諉長官，長官諱錢怖粟，亦視陋忽傾而已。先時，舊治臺府，度爲齊山書堂。前尉徙治其旁軍地，蘧篨一厦，不潰于成。寄跡僧廬，三徙而得今治。旁挹湖山，蒼翠欲滴；下瞰閭閻，錯繡如畫。其規模促狹，而負踞高爽，猶之以卑官受尊名者也。營之者，少仙楊君；賦之緡錢、斛米、木章、竹箇者，明府鄭君也。楊君謂：「吾幸滿三歲，且去。去而以遺所不知何人，若非斲山骨，書片辭，無以識永久。且望來者之苟能充之也。子爲我書所以。」余羞非文章家，獨憶李太白《贈秋浦柳少府》之句，「一日乘小車，訪君梅市邊」，誦以美君。稍檃括而爲之歌曰：「美輪奐兮翬飛，嗟不日兮成之。舊蕭索兮忽芳菲，望白雲兮當翠微。閭閻静兮，人吏稀兮。刀閑閑兮，犬雞護籬。少仙之去兮，萬里清輝。」歌曲正酣，君詣大府，受約束。余亦上馬去。君名穎，字茂實，武夷文公之幾世孫。

《碧梧玩芳集》卷一七。

浄土院舍田記

院更唐宋，且將五百年，前人之述備矣。蓋嘗以檀法度人，施者無翼而翔，不踵而至。當乾道辛卯，有初施田者，僧真悟大師道崇匄文于吾伯祖潛溪翁，翁爲説偈言云〔一〕：「信心生供養，念起即無窮。我田無窮年，我福亦無盡。」自後迨今百有十六年，由朱君純仁而降，長者李公以建殿及諸佛

菩薩像施；毛君自任以建三門、創彌陀殿施；王君曰平夫、曰立夫以金剛像施；曰宰、曰彬之、曰立夫，又皆以田施。而余兄弟暨昭文、文忠、南康公，又皆以題扁施。凡施之事，田爲大院之僧如本宏、普順、普潤者，皆肅肅然奉其教，無敢越規矩準繩。且將修彼之禮以耕之，陳彼之義以種之，講彼之學以耨之。于是又介吾猶子，奉潛溪翁遺文，謁余而請記。余觀多田翁盡東其畝，祖也傳之孫，三世希不失矣；父也傳之子，再世希不失矣。孰能更千百年不壞、不滅，如浮屠氏之爲乎？潛溪翁之言，驗于是矣。雖然，謂僧而可無田乎？則彼之人，固自爲大言曰：「我師之教盡虛空，遍法界皆吾福田耳。釋迦云：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乞食王舍城中。王舍城，即吾田也。國一師領徑山千餘衆，寺無常産，庖廩不繼，山之神龍，實助緣化，山龍即吾田也。吾之田，若恒河沙數。歷僧祇劫，是可限以頃畝，裁以歲月乎？」謂僧而可有田乎？則吾之人又律以正論曰：梵居者僧，野耕者民。必也復而室家，還而冠巾，而後畀而田疇。室家之不復，冠巾之不還，而田疇是畀，僧而民乎？民而僧乎？雖然，姑舍是。僧之祈余曰：吾因檀施助緣，建彌陀誕節，修西方淨土勝緣，其田得米三十斛有奇，是所爲謁記者也夫。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淨土説也。我無穢行之稊稗，人獲無量之果報，此福田説也。施福田，修淨土，庸何譏焉？彼將慊于不耕而食也。于是取檀施之田，自耕而食之，以逃吾人之譏可也。古德云：「諸方説禪，渾渾何似？我怕饑種田。」此語真實有味。或問莘郊樂堯舜之道于某禪師，答曰：「江上一犁春雨，良以耕食鑿飲，道在其中。」于吾儒之説，未大戾也。姑以是文之，可乎？後之觀文者，將無謂其附會空玉之談乎？抑亦不乖聖人之道乎？是未可知也。安得起潛

溪翁于九原，再拜而質之。《碧梧玩芳集》卷一七。

〔一〕翁：原脱，據豫章叢書本補。

廬山白鹿洞書院興復記

謹按國史，淳熙八年十一月辛丑，禮部言：知南康軍朱熹奏：「廬山白鹿洞書院，在本軍星子縣界。恭聞先朝嘗賜之國子監九經，又嘗勑有司重加修繕。考此山佛老之祠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而先王禮樂之宮，所以爲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臣蒙恩假守，始即其故基，度爲小屋，教養生徒。欲望繼述兩朝神聖遺意，特降勑命，仍舊以白鹿書院爲額。詔國子監仰摹御書石經，印造《九經注疏》、《論》、《孟》等書給賜。」事下國子監勘當，監上禮部奏聞。從之。於是東萊吕成公爲之記。後三十有八年，南康守臣重修，而勉齋黄公記之。又後十有六年，江東憲臣重修，而蒙齋先生袁公記之。後五十有四年，齋藏不戒于火，百年儒宮，一夕湮滅。斯文之厄極矣。於是領生徒、尸講席者，盡然動心。任藩侯爲師帥者，慨然出力，披荒撥燼，度材鳩工。爰旱之人徒焉，賦之財粟焉。舊日規制，迺大興復。入其境，則山葱蘢，水汩瀡者，文公之舊也；登其門，則夏屋渠渠，章甫峨峨者，文公之舊也。且於微闡顯幽之餘，更有飾回增美之觀，斯亦奇矣！山長某姓等，寫圖纂事，授簡

於鄱陽後學馬某，而俾記其成焉。某避席曰：嗚呼！大川爲陵，平陸成江。師亡友散，法爛道窮。文公之學，有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矣，談何容易！昔公之託記於東萊氏也，言言而商訂，句句而裁量，惟恐一語之差，將變秀才爲學究，而隨緣説法，應病與藥者之無以傳無窮也。於是，成公之告學者，則欲挹先儒淳固質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于以尋關洛之緒言，而懲荆舒之陋習焉。已而勉齋之記，壹是皆以治心修身爲本。蒙齋之記，三致意於正誼明道之言。是皆大儒先生之格言大訓，後學無復措一辭矣。今姑述興復之本末而已。抑諸君游文公之學，登其堂，伏其几，襲其裳。亦嘗讀其書，而誦其賦乎？賦之末，言公喫緊爲人處也，曰：「誠明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顔巷之攸執。」誦斯言者，不過曰志伊學顔而已，愚以爲未盡也。摯之懷，亦曰莘郊樂堯舜耳，不必幡然而改也。顔之執，亦曰陋巷甘簞瓢耳，不必用之則行也。誠能懷於斯，執於斯，抱堅白如玉雪，抗青紫於浮雲。由是藏焉，修焉，游焉，息焉。宇宙一窗，聖賢千載，或凄凉經醉石之傍，或慷慨感卧龍之節。當其撫以深懷，得無有招余新好者乎？宜謝之曰：吾之業，在《洞賦》之終篇矣。倘幸以爲可，則願刻諸石；若曰辭列三先生之次，有榮耀焉，則某何敢僭。《碧梧玩芳集》卷一七。

饒娥廟記

娥立節唐寶應壬寅，更五代暨先朝，迄于今五百二十有七年，歷壬寅者八矣。嗚呼！唐於此時，

銀貂縱橫，王室如燬，妖狐起仆，河朔爲墟，斯六陰之窮也。而有貞女子，行烈丈夫事，獨於吾州邑見之，幽姓而節亘千年，荒江而名振八表。斯昭昭者豈偶然哉！制書之賜于唐者一，于先朝者一；石章之立于唐者二，于先朝者八。自娥立節以來，八年而祠與碑立；二十年而唐制書初下，柳河東之碑繼立；百一十年而廢碑再立；二百一十六年而先朝邑官碑陰有記；又三十四年而宋景文之史有書；又十五年而遷廟立，有碑；又百六十年而別廟立，有碑；又二十一年而先朝制書再下。褒表者，節義也。自娥立節以來，百有一十年而初祠焚，前碑燬；又四百有六年而別廟焚，衆碑悉燬。廢興者，時變也。嗚呼！節義貫天地，時變自古今。綱三常五，寧同榱桷以俱焚？天典民彝，豈與瓦礫以偕燼！譬如衆星分耀，日轂冥濛，有時而陽耀大明；四瀆争流，滄溟浩渺，有時而鯨浸洞開。又安知無惻怛勤民，慷慨望古，爲之興仆植僵者乎！蓋娥之英烈，地行爲神，空飛爲仙。或搴月窟之芳，使士之舒翹揚英者叩焉；或灑天瓢之霖，使農之植稻種黍者祈焉。於是別廟焚、羣碑毁之十年，當彊圉大淵獻之歲，邑人稽贊府應公分祠東山之始謀，踵文元楊公遷祠邑西之舊規，而新大之。其明年三月壬子首事，六月庚辰落成。前築月臺，中敞殿宇，丹臒粲然，鼓鐘爐案備具。祠之初建也，有白犬伏神座下，依依終日，投之魚肉不食，嚙灰而去，不知所之。豈異時娥感父屍，固有銜機梭之祥，而庳也復出于斯時歟？吁嗟庳兮，彼固進不得擬桃花，以扈嵩洛之塗車芻靈，退猶得附黄蒼，以彰吴越之義夫烈婦也。生斯時，覩斯異者，欲不流涕歎息於斯，而不可得也。於是士民相與授簡於里之病叟，而記其成焉。娥之烈，前人之述備矣，無復諄譫贊一辭。姑詳廢興以紀時，述幽靈以感物而已。病叟者，

卧中條山，久幽不死，而名不稱焉者也。叟既成文，又作迎享送神三章，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其詞曰：

日吉兮辰良，芳菲菲兮滿堂。蕙殽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駕飛龍兮于征，邅吾道兮鄉之長城。波滔滔兮淚盈盈，望汾潭兮磐石橫。傾灘兮揚靈，揚靈兮未極隱。思君兮太息，朝馳騖兮江之潯，夕弭節兮縣西之側，待娥不來兮使我心惻。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唐世衰。有父溺死兮誰者憐之？呼天與地兮涕漣洏。至險不測濤與風，至幽不仁魚與龍，至孝不昧感即通，豈人之靈兮不若厖之雄。惟天地之無窮兮，哀吾生之弱齡。往者吾不及兮，來者吾不獲觀其敗與贏。愚公老矣山爲平，精衛藐然海爲傾。枕吾戈兮縳爾纓，猛志毅氣妖氛澄。昊天克翬兮靡人弗勝，誦娥之烈兮摇我心旌。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大田多稼兮，屯膏是憂。雄虹朝隮兮，雌霓夕虬。觸石兮通氣，雷車兮電幟，雨甚至兮神哉沛。農有成功兮，懷雞黍之招邀；士未失職兮，冀鵬鯤之扶摇。錫之豐歲兮，俾爾餘饒。報以修程兮，匪我宣驕。揚桴兮拊鼓，餞颺游兮遠渚。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祝娥之來下兮，慰我士民于終古。《碧梧玩芳集》卷一八。又見同治《樂平縣志》卷二。

老學道院記

玩芳病叟結小樓於林居之後，棲書其上，而挾册其下，以「老學道院」名之。夫學，幼者之事也。《禮經》云：人生十年曰幼，學。等而上之，至七十曰老而傳。未聞當「老傳」之年，而反區區乎「幼學」之事也。且幼者壯，壯而學，則人勝以天泯。壯而老，老而學，則力疲而氣衰。白首紛如，烏用是佔畢者爲哉！吁！顧第弗深考耳。天下之生久矣！老于閱世，有興亡；老于學道，無古今。昔者，商周之際，老學在箕子。父師之尊，圖書是典。若敷言，若彝訓，箕子胸中一《洪範》也。然而欲哭、欲泣盈其懷，麥漸黍油觸其目。不得已推其學，爾汝時君而告之曰：如此而昌，如彼而凶。其所感深矣！戰國之際，老學在荀卿。自夫子歿而微言絶，孟軻死而正學不傳。六王敗姬，四海爲嬴。厥或修列大夫之闕，卿最爲老師，逃讒廢死，且訓其徒，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理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其所期者厚矣。泰漢之際，老學在伏生。濟南高隱，何必商山之冥鴻；九十傳經，何必魯堂之深贄？先儒謂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叟之力也。漢魏之際，則鄭康成、管幼安，其人也。炎運灰矣，當塗峙矣。玄之年七十，公車召而不就，使者逼而不進。閒居以養性，覃思以終業。病篤，戒其子，以羣書腐敗，恨未能于禮堂寫定，以傳其人焉。寧之年八十四，居遼海，非經不談，歸田廬，有命不應。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少非漢人，老非魏人。尚矣哉！

晉、宋之際，唐、五代之際，則徐野民、司空表聖，其之顙不泚。集於枯，與集菀者，異也。然而人自覩謝宣明面，我不受其詆訶；人自書徐干木紙尾，我無與其軒輊。八齡所讀者，遺經三十卷。所成者，舊史而已。儒失其柄，武玩其威。中條之居，滌煩濟勝；禎溪之人，知非耐辱。亭曰修史，勉所職也。年六十七，自傳休休，以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不亦卓乎！此七八君子者，代則易，年則耆，學則二千數百年一日也。蓋陸放翁嘗以「老學」名庵矣，吾嘗欲纂古今儒學之旌期稱道不亂者，起三代而下，至我朝諸公，爲《老學傳》，疾病未能也。姑書七八君子之云爲，誌于石。少須臾無死，以贊頌其萬一，且效通德公，取吾腐敗羣書禮堂所欲寫定者，雖不足傳其人，猶足託吾子孫於千歲云。著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晦日，余年六十有七，表聖著傳之年也。《碧梧玩芳集》卷一八。又見《靜嘉堂秘笈志》卷三八。

遺老軒記

蘇黃門輔政於元祐，謫官於紹聖，歸居於崇寧。諸子爲之築廬潁濱，其自言曰：「吾潁濱遺老也。嘗自諫官，不五年與聞國政，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今退居杜門，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不如意。平生之樂，莫過今日。」蘇公之所謂「遺老」者如此。晉秘書少監徐廣，東莞人也。劉氏易代之際，廣悲感流涕，或責之曰：「徐公得無少過？」廣曰：

「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徐公之所謂「遺老」者如此。然則一遺老也，樂莫樂乎潁濱，悲莫悲乎東莞。何也？要亦各適其適而已。從容乎老檜修竹之間，嘯傲乎鳳臺平湖之上。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蘇公之所爲也。守丹徒之墳墓，懷京口之桑梓，八齡手不釋卷，一歲徧讀五經，徐公之所爲也。有士於此，壯誤恩華，晚逢傾覆。其始也類蘇公之不如意，而無其晚歲之樂；其終也類徐公之不可同，而有其暮年之悲。於是家有林亭，篋存竹素，亦妄以「遺老」自名。於二公宜何擇焉？曰：吾進難企乎潁濱，是猶傾而未顛之初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蘇公之時以之。退已墮乎東莞，是固淪胥以亡之後也。《玄》曰：「海水羣飛，蔽于天航。」徐公之時以之。爲蘇公不可，舍徐安歸？抑二公，皆八十餘老，則造物之所賦厚矣。士當踰六垂七之年，久生何益？飾巾待終而已。不然，則古之人有上相誇榮，中台耀寵，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自名曰「長樂老」矣。然而斥以寡廉，登之雜傳。國則興亡相繼，身則富貴自如。歐陽公、司馬公恥之，士亦恥之。是爲記。

《樂平縣志》卷一九，同治《樂平縣志》卷一。

披雲堂記

觀音院橫據於石城兩山之間，如巨舟轉壑，豸閼古岸，無以爲登眺遊觀之娛，以發揚詩人之豪

思。山之僧曰：「普饒鑿厓爲堂，憑虛搏險，以升其巔，令人有披拂雲漢之意。大夫程公與予講學其上，名之曰『披雲』。」予謂饒師曰：「披雲之狀若何？」饒師曰：「予嘗燕居坐堂上，隱几而觀之，有物出石間，茫洋虛洞而來，循予襟，拂予袖，挂予帷裳。泛於軒窗，霜雪之交，枯葉颼颼，予身如則如波轉而流潑；步之以足，則如水仙入浪花。前裘；火輪不飛，衆人沸漓，予身如絺。探之以手，肌骨凜凜而冰玉清。山前紅塵，門外多事，忙中披靡而後隨合，彼以予如槁木之枝，朝棲暮宿其上，曾不得而去也。公之名予堂，其盡於此歟？」他之擾擾，求之即我。而予坐重簾之下，邃帷之中，日，又問公，曰：「此甚非吾所謂。吾今教子以略。山川浮游淫溢之氣，是爲羣陰。結愁雨之霏霏，鎖重嶺而沈沈。長風如兵，浩衝擊也。漫漫之中，露秋碧也。忽分須臾，萬里闢也。青天無疵，覩白日也。如是啓窗而觀之，豈不快哉！」鄉人尚存，方歷聞公言而壯之，既而歎曰：「公於世爲聞人，顯仕，其志在於功名者也。若師者，養閒漱清，無求於世而已矣。予雖愚不靈，異時亦庶幾如公所謂者乎！不然，將隨師翫弄杳藹，和朝霞而養之，二者必一得矣。」乃因公之意，而爲之歌，曰：

凝雲壓隴如堅城，猛風擊破如雄兵。寒谿古洞收不徹，有如奔車白旆歸空營。林梢劃劃露微碧，玉匣漸見青銅精。影轉西風流日脚，萬斛黃金散空落。寶篦刮盡重瞳膜，倒盛一海春冰薄。世界傾在琉璃瓶，神豪氣爽肌骨清。便欲垂羽翰，飛上朝玉京。不須七椀秋江波，兩腋自有清風生。長意當年玉川子，慇懃曾問蒼生事。同治《饒州府志》卷二七，同治十一年刻本。又見同治《樂平縣志》卷一。

全宋文卷八一八九

馬廷鸞　一三

東平精舍十八阿羅漢尊者真贊

一尊者立，一人隨侍執巾，一人鳴法鼓，旃檀既熏，法鼓既鳴。或隨而趨，或傾以迎。

一尊者手執數珠。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一以貫萬。

一尊者顧奴子點茶。

把盞注湯，茗熟氣新。大士啜之，醒心清神。

一尊者在巖間入定，一侍者執磬在側。

兩目不開，六用俱寂。剎那三世，一劫七日。

前列寶爐，侍者揖請。

問此大士，爲寂爲聲。寂非槁木，聲如震霆。

過現不住，來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爲輪迴？

欲知花蘂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上人。

寂不爲身，動不爲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一尊者默坐如嗔，一直符捧函狀在前，侍者接過。

空山宴息，不動如如。適從何來？貽我函書。尊者默然，上座接過。爲喜爲嗔，不起于坐。

一尊者抱膝仰面而坐，頂上出神騰雲而去，二從者侍側。

抱膝者形，飛空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彩雲載之，奚往而礙？

一尊者立懸崖峭壁之下，浣手瀑布泉，一蠻奴執巾。

高山飛泉，濺沫跳珠。濯我寶手，冰雪炯如。顧視蠻童，執巾在側。水既不濡，巾安用拭？

一尊者降水中龍。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乘雲駕風。地行空飛，一徹萬融。

一尊者坐看龍，抱膝。

我非卧龍，云何抱膝。彼嘯而吟，此默以息。世出世間，其揆則一。導師無言，萬法俱寂。

一尊者倚松而坐，看二獅子舞。

撫孤松而盤桓，玩獅子之嚬呻。蓋善財遍參之處，亦遠公結社之人。

一尊者坐水邊，挈衣于膝，一猿爲洗足。

手足痴癢，大士未仁。敬抑搔之，異類成親。何必王孫憎，但以兒子畜。輕汝手，無傷吾足。

一尊者策杖呀口，前有幽花，二山鬼侍側。

頤隱於臍，肩高於耳。唱猛如雷，開口見齒。幽花可娛，短錫可倚。坐於石臺，從以山鬼。

一尊者垂手執拂而坐。

拂垂於手，手垂於膝。堂堂尊師，宴宴居息。

一尊者伏虎，虎口銜花伏地。

以我慈悲，撫爾猛烈。還爾佛性，共我禪悦。

一尊者坐看盤蓮。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

一尊者左執寶篋，右執蓮花嗅鼻。

芬陀在鼻，出泥而香。寶妥在手，不揮而凉。

一尊者捫膝正坐，一善神，一侍者。

弟子在右，善神在左。尊者儼然，捫膝正坐。

一尊者按手仰坐，一侍者，一善神，前有

弟子在左，善神在右。尊者儼然，傲兀兩肘。

梧玩芳集》卷一六。

昭琴既鼓，點瑟亦希。神閒意定，玩此髦髭。

咄哉小空，客至忽恐。采優曇花，獻世尊供。

芬陀利華，具如來性。睨而視之，常樂我静。

斷崖蒼蘚，宴坐徜徉。無相無作，大用堂堂。

雙眸炯炯，六用如如。得大自在，游物之初。

金童玉女引宰相合掌瞻敬。

金章紫衣，合爪仰手。現宰官身，祝無量壽。《碧

屺瞻鐘銘

我事母時，聽於無聲。如鐘在簴，何叩不鳴？母舍我去，根在塵空。稽之大雄，考此華鐘。倩智興師，敲無明銅。響徹十方，地獄天宮。兒在中野，母爲飛仙。晨香夕燈，秋菊寒泉。子子孫孫，勿替有永。誰無母慈？聞者深省。《碧梧玩芳集》卷一六。

小蓋銘

如荷小蓋，倚之空堂。視日蚤暮，隨時翕張。抑姑賢于臺笠，奚敢旅于旂常？《碧梧玩芳集》卷一六。

烏扇銘

土山焦，金石鑠，故人之清不來，大王之雄不作。莫黑匪烏，其風樸略。《碧梧玩芳集》卷一六。

舒城汪主簿墓誌銘

新進士廷射，舊未有。淳熙初，至尊壽皇聖帝嘗諭大臣，今欲文臣能射御，武臣能詩書。越明年，上御射殿按進士，射合格者，推恩有差，餘皆賜束帛。恭惟聖明，寵綏俊選，砥礪材武，於萬斯年，按爲典故。今國家取士，自禮部奏名，以至親策按射，具如故事。里人汪君，繇鄉舉恩詔許入對。君少年，固以詞章拔鄉解。其平居自業，則不直齪齪弄文墨，爲舉子業。蓋兵書最明習，弧矢尤號精。有司第君射爲合格。銓細入蓬芒，一言不相應，輒不得調。君守選久之，得主廬州舒城簿以歸。廬被邊州也，舒城屬邑也，主簿文吏也。君周旋其間，亦安能暴耀所長，以罄其孫、吳之書，英、衛之技也？不久而病，病輒以不起聞。嗚呼！彼猿臂將軍之不侯，非命也歟！君諱某，饒之樂平人。幼持身修謹，爲才子弟。好學，夾持以賢師友。丙子秋試，君弱冠，業已高在得中，春官不奏第，退而益修其業。貪夫蘊年，君倡發私廩，是故里無饑民；鄉夫鬨役，君要束義籍，是故官無缺事。親年高，君以舉人，父母恩封，榮其親。兄之子孤，君以猶子之義撫其孤。蓋君之居官，行事不可見，其孝於親，友於兄弟，施於鄉閭者，已卓如此矣。初，君既連蹇不得志于奉常，則慷慨拜書闕下萬言，以「正君心，凝天命，謹邊防，節財用，稱提楮幣，訓練軍伍」之説，自獻于天子。奏入，登聞鼓院以小紙示儆舍守翁，若將留君以待上命者。已而報聞，君因得游諸公間。若給事尚書鄭

公發、祭酒禮侍葉公夢鼎、左司户侍曾公穎茂，皆令出我門下。受爵拜官，諸公與推挽焉。余交君舊，君之子某，從余游滋久。滔滔孟夏，君孤蹇征淮，訪余語離。余方杜門避囂，有言不得聞。古人有回路相贈之義，而未能出一語。某來告曰：「先人蓋棺事定矣。出處一時，死生萬古，先生無惜以前日有味之言，爲今日不朽之地乎？」余愴然不能辭。曾祖某、祖某、考某。生乙卯，歿丁巳。窆于雙牌方氏。男女幾人。嗚呼！淮氛甚惡，野無居人。有寇至邊，邊軍夜驚。其有能發一矢，庶幾於景德摧亮之事乎！倘此事出於儒者，豈不足以羞武夫之顔，而奪之氣？又庶幾對揚祖宗寵綏俊選、砥礪材武之萬一乎！憶君未行時，淮西部使者以書促其至。余亦嘗爲廬帥吕侯言君材美。君抱藝死山林，余固不得不爲君悼惜也已。銘曰：

君無往兮淮之陽，舉長矢兮射天狼。邊風冽兮隴野茫，釋掤弢弓兮老故鄉。君永歸兮雙碑之墓，山巃嵸以蔽日兮，雲霏霏其承宇。春蘭秋菊，長無恨兮終古。《碧梧玩芳集》卷一八。

總領秘撰費君墓誌銘

余讀《詩》至《匪風》之末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未嘗不泫然流涕也。蓋東周而西懷者，岐豐之士大夫，文、武、成、康之遺也。國家玉斧畫河，睠焉殿西。異時拓天扶日，蓋出西豪。過江百年，岷峨悽愴，扶携保旅而南者，可以僑置東益州矣。矧復與荆吴泯泯一息，悲夫！公費

氏，漢丞相後，諱伯恭，字希呂，世爲成都人，莊簡公之孫也。本儒家子，遷房爲貴公孫。所後貴軒公，以儒術爲西州大帥。蜀難，携家南下，以編簡從紈袴，以俊選造秀侶。丙午拔漕薦，不第，俯就京秩。初筮爲西餉官屬，再調浙西帥司酒官，轉東餉幹官，辟主管文字。自國家多事，戊己雲屯，庚癸日呼，餉掾無他，鞭算而已。公檢防錢粟，補苴罅漏以贊其長。由是無師不宿飽之虞，而有軍無乏興之喜。頃入宰浦城，浦城，閩壯邑也。邑政宜民，民咸安之。公嘗爲余言：「邑民甚醇，吾政多暇。嘗晚步閱廛俗，以驗吾政否臧。則父老輒持茗椀，爲長官壽，熙熙然父子如也。」吳雨巖，號爲當世吏師，聞風納交，復欲以餉所辟。會公除京帑外補，貳郡三山。三山帥府，貴寓森立。有名卿嘗以事抵公府，公當官而行，無所阿徇，卿爲愧謝。曰：「不如是，何以爲南府判？」《會計録》之作，俾來者稽以爲驗，於郡計有功焉。當堅邊設候之時，擅治法征謀之選，沿江制副治九江，公參其軍事。府罷，輒奉朝命兼攝諸司，列校風從，三軍鳧藻。公所調娛多矣。由是守蘄、攝黄、守舒，以至司江庾，護淮漕，領西餉，皆雄司也。朝廷不至，用違其才，公則所至，官修其方，材可爲時不可爲矣。公涖官雄劇，受任艱危。排山倒海，而扁舟獨航；破柱傾梁，而孤木横支。難乎，不難乎？其間關而英蕩是移，則遯尾之厲，不敢辭也；其繾綣而羈絏以從，則滅頂之凶，不遑避也。要亦臣子一至之分而已。鼎遷物改，公由閩而鄞，而杭。疇昔西山南浦之間，爾宅爾田，不堪回首矣。嗚呼！明夷傷也，傷於外者，反於家。公既違《大易》之序矣。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吾敢忘詩人之意乎？挽公來鄱，種秫東皋，結茆西塾。松風萬壑，意及而文哀；夕陽西流，破涕而爲笑。余與公同

之，忘其吳蜀之隔也。居無何，暴客訌旅瑣之巢，伏戎抄豐蔀之屋，兩家資用蕩析。余守先人墳墓，不能去。家人女婦輩，偕公依邑廛以居。公與人有情，於物無著。時僚邑士，皆樂從之游。乙酉冬，余悼亡，公來弔甚哀。留止信宿，乃謂余曰：「吾丘墓遐思，則枕簟餘潸。在蜀者遠不能尋，在洪者詎料閱歲餘而公已無意於斯世耶？夫人楊氏，平老不能往。」因放聲長號，余亦不知涕泗之橫集也。公歿之日，丁亥五月也。葬以其年十一月。得吉舟公女也。一子世文，婦馬氏，余中女也。孫山孫卜於余里之宜斯園。自世變以來，蜀客皆莫知其所往。獨前溫陵譚侯應斗，與公里人，相好而居相近也。譚侯之狀公行也，事有源流，辭無枝葉，足以傳矣。世文齎石速銘。昔余在中書，公驅馳外服，稔其才猷，因與來往。余避賢病歸，舊雨無蹤，而偃月有萌。公乃拳拳以其子請昏焉。余惟恐累公，公顧欲親我也。生，於我乎親；歿，於我乎銘。余後公死，尚何辭？嘗聞蜀叟言，莊簡公當韓氏專國時，其獨立也，不可得而戚疏；其勇退也，不可得而繫維。公在邊效命之秋，正在廷擅事之日，其心平識遠，有莊簡之遺風。銘曰：

岷峨之西中大江，真人玉斧畫我疆。異才間出駭四方，紫巖拔起賓太陽。虞趙諸公蔚相望，朝辭劍閣暮巖廊。公之先祖簡且莊，燮調大化參翺翔。百年人物盡珪璋，故家喬木扶明堂。蜀雨其濛四表荒，吳天來下萬里航。司土子人靖我邦，飛芻輓粟峙乃糧。悠悠蒼天一星黃，大廈如傾誰棟梁。黍離麥秀神內傷，蘭摧桂折人云亡。公不少留我涕滂，鑽石埋辭永公藏。《碧梧玩芳集》卷一八。

大監李君墓誌銘

子應姓李氏，諱雷應，鄱浮邑人，忠靖公長子也。公經學流聲，如川沄沄；文字行世，如日杲杲。君含英咀華，舒翹擢榦，經之傳人也。孔明盛心，嘗受任於艱危；士行晚歲，不婆娑於綿篤。君內典機籌，終躬辦護，家之鉅子也。榻前論奏，本狐突教子之忠；邊頭耕桑，有慶州似父之政。王之藎臣，邦之良翰也。由太學上舍生登進士第，由郡文學贊征西幕府。內歷館、寺、郎、監，外累擢刺史二千石，往往皆光紹先人。一旦韜輝沈馨，與時徂謝，惜哉！子弟力學，而幼悟夙成。博聞强記，有耆儒宿士所不能知者；儒科入仕，而絶塞窮邊，兵屯師律，有老校退卒所不能言者。余嘗舉君以不如，而又戢君良箴者也。延和之對，知其不肯以侔繭絲；晉陽之壘，知其不肯以售脂韋；湟中之羅，知其不忍以俾

之安，彼譜若狀具矣，銘無以爲也。余之仲子，實爲君壻。一日歸白其父曰：「外舅病中説大人常在口，意將屬大人銘，大人勿辭也。」憶昨余讀書徐巖山中，與東澗湯公考評南渡初中原故老之遺文，觀其叙婚姻，述鄉鄰，傖荒陸沉，死生契闊，凄然在目，未嘗不讀而悲之。至雲龕李公酹其親家馬大夫之文，曰：「喪亂而來，同郡幾人？若已脱之鬚髭，與將曉之天星。」當時東澗爲之諷誦不已，余年未三十，叵信此境。柰何三紀之餘，悲又甚也！余與君，姓偶同前人，君又少余七歲，迺不能以此文酹我，反援此銘君，又可悲之甚也！銘曰：

君材博修，石渠之書可紬乎。君志澄清，湘水之槎可乘乎。渝城之邊柝可停，武昌之江壘可傾乎。蚤營四方兮惟我獨賢，晚專一壑兮嗟我未老。君之所存者要未嘗亡也，孰謂亡者之不如生乎？茫茫九原，誰能起之？起而莫起，斯石紀之。《碧梧玩芳集》卷一九。

通判李君墓誌銘

君景定三年第七人進士，教授池州，幹辦福建轉運司，主管架閣文字三省、樞密院，司社太常，貳潭州，贊湖南大幕府。府罷，君歸，享年六十七，殁於私宫。其孤潛，以前進士詹君載采之狀謁余請銘。嗚呼！居鄉，吾知其行誼也；在朝，吾諗其材名也。非所謂賢而宜書，殁而宜傳者耶？勉而爲銘，則吾能，而吾區區欲忘言者，何也？蛟沉九淵，而惟鯤鰌之爲制也；鳳翔千仞，而與鴻鵠以偕逝

也。彼貞元朝士之感，何足道哉！初，君客授池泮，實次補余。處士之來自舊泮者，能言君學政，皆可稱。閩人朱濬深源者，文公之曾孫，而余舊門生也。深源入爲都司官，格當舉其屬，余以君託焉。輒亹亹道君幕辦强毅可喜事，慨然剡上之。掌故官遷留滯，余爲堂中言，第五人當入詞掖，渠才劣，且姑參稷嗣君事，以階清華，可乎？然余已謝病不能，解朝政言歸，無力足相料理，而君亦以貳郡長沙出矣。長沙帥府公貴臣，君從容其間，不波以同，不崖以異，未嘗屈於彼，亦未嘗不得伸於此。倘居承平時，崔羣、李博之爲，湖南賓客不足稱也。士之得志於科目者，徒以馳逐資富貴鮮腆相矜伐，君則惟見其深中隱厚而已。晚歲投林棲山，與傭保雜作，荀卿所謂「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者，斯近之矣。善事母，母夫人程氏，東坡爲賦《思成堂詩》者，其上世也。讀「兒啼到白鬚」之語，君無愧焉。君病且革，招吾從甥王味道，告之以謁吾銘而後瞑。唐人於昌黎公，有張目而言，走奴而請者，余何足以當？夫將死深悲之言，無乃不以其文，以其情乎？君之自名曰果。聖門未嘗輕以「果」許人也，故曰「於從政乎何有」，然則前之川泳雲飛，君其果於行者乎。又曰「末之難矣」，然則後之霧塞颺回，君其果於止者乎。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以此銘。姓李氏，諱睦，字友賢，饒樂平人。世系在詹君狀中。銘曰：

若有人兮升孔堂，登政事之科兮，曾參畏而不敢當。君壯歲兮，幕中之辦毅且强。若有人兮過孔門，懷高隱之風兮，沮溺之與倫。君暮年兮，綿上之耕樂以欣。一言以蔽之曰果兮，萬世將無復改評。茲君之自名兮，吾以銘。《碧梧玩芳集》卷一九。

趙母夫人范氏墓誌銘

玩芳病叟讀《玄》，至《礥》之《次》曰：「赤子扶扶，元正有終。」《測》曰：「赤子扶扶，父母瞻也。」揚雄氏之草《玄》也，既以是明子之能事其親；范望氏之釋《玄》也，復以是明親之能訓其子。人倫天理，盡於是矣。趙母范夫人，豈望之苗裔耶？何其訓子之能及此也。夫人之子曰嗣德，由宗學生擢進士第，棄官養母，存順歿寧，國人稱之。有子如此，嗟乎，乃夫人之教也。夫人胄出高平，有清門之榘範，有文士之才華。以嬪于宣城户掾趙公。掾登賢科，及識晦翁、艾軒、誠齋諸大老，久軒蔡文節公其僚舊也。掾蚤終，夫人執誼靡忒，鞠其孤，大其家，仁其宗族里黨。百年松楸，自我封培，曰「祖考之阡也」；晚歲芝蘭，自我扶植，焉，曰「吾之宗也」。有饑者廩以哺，有溺者梁以濟，曰「君舅之託也」。佐婚者奩襦焉，佐殯者棺衾，曰「吾之里也」。逋租者懷仁，折券者市義，曰「吾之奴僕也」。至若夫亡，嚙指以盟；親病，創股以藥。孤芳大節，冰雪同明，皆可紀述。酒碁智聖之聯，切於理；春花秋草之賦，工於詞。雅思淵材，宮商自韻，皆可吟諷。惟是鵝峰之祠，事有切於護車；東湖之句，意有悲於倚楹。此曾南豐所謂「大人之事而顧令天下女子爲之」，盛烈也。城之規也，蕃之閉也，昔之人不忍一日離其親以求榮也。嗣德之游三雍也，其歌於途，誌於驛也，則一出言不敢一日忘其親矣。一旦投簪斂裳，袖手版徑去，此王黄州所謂「年少辭榮自古稀，朝衣不著著斑

衣」者，奇事也！南豐之序，爲古烈女也；黄州之賦，爲國名士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爲，吾於是有感矣。在昔熙明盛時，道化行，大綱正，詩書之教浹於閨門，節行之修儀於屬籍。歐陽公嘗序希孟謝氏之詩矣，朱文公嘗述彦遠趙公之行矣。希孟，婦人之能言者也。歐陽公序之，而獨比於衛莊姜、許穆夫人，傷己閔亡之賦者，彼何如時也？彦遠，宗室之能孝者也，朱文公述之，上遡夫漢恭憲王，至德高行之遺者，又何如時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爲，吾於是有感矣。今以曾南豐、王黄州、歐公、朱公之言，而髣髴其人於玉石俱焚、松栢不改之日者，民之性也，先王之澤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爲，吾於是重有感矣。孝子之事親也，之生而養之，戀慕焉而不敢離也，斯謂扶；之死而葬之，銘著焉而不敢軼也，斯謂終。蓋取諸《玄》焉。夫陽微物礥，時也；母慈子孝者，天也。哀哉《蓼莪》，其不能以養自終者，時焉者或累其天也；潔爾《白華》，其不遂與雅俱廢者，天焉者不泯於時也。嗚呼！凡生若歿之時，子若孫之世，語在狀中。銘曰：

在《玄》之《礥》，於《易》爲《屯》。海水羣飛，烈烈者蔘。風樹不停，皇皇者親。其可變者世氛，而不變者彝倫。循陔蘭兮秋草之萎，植墓檟兮春木之芚。謂余不信，視此《玄》文。

《碧梧玩芳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八一九〇

馬廷鸞 一四

三十六代天師母倪氏墓誌銘

晉真人許掾之母，登真度世，而《真誥》紀焉。唐哀子李訓之母，鑄像刻詞，而《碧落碑》稱焉。道家本以經功道恩拔親超祖，度上南宮爲事，無所蘄於文字之傳，且其學幻言龐，非書生之所得聞也。然歐陽公、程伯子或讀焉，或録焉。得非五經之外自有書，六合之表自有人；而孝子順孫，發於天典民彝者，又自有所寄耶？三十六代嗣教天師張君宗演之母倪氏，歿於其宫，謁銘於余。介其先人觀妙先生所得於先正江文忠公之志，若曰：觀妙異時，駕風鞭霆，回淵却海，受知穆陵。玉珪象簡，瑶扇宸章，照耀林谷。其所親浙漕進士王君之狀，則曰：倪氏齊家有序，主饋有則，相夫有佐佑功行之勞，教子有勤飭嚴整之規。婦道母儀，兩無所愧。是觀妙之室也。余讀文忠《賓天抱弓之銘》：「乾端坤倪，云徂何往？將伸紙濡墨，固已陷膺腐臂矣。」是天典民彝也，尚忍續之銘乎？然懷

雨露之明恩，奉金石之舊章，而託之山哀浦思之人，亦天典民彝也，又尚忍辭之銘乎？張氏養素名山，董道垂教，自大中祥符以來，颺車羽輪，温綸促之，霞子雲孫，嘉號録之。石耜芝田，上腴續之。瑶殿矗矗，銀宫旗旗。握帝之符，佩神之訣；嶽祇受職，星伯揚靈。去之千萬世，思禹而河洛皆禹，逃堯而雲天皆堯。傳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且獨不究其祖之所逮聞乎？圯上一編，佐興炎劉，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者四百年。其間當塗受任者，奮身持危，與國俱敝，而家人女子，率爲飛遷，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瓊英之兄，乘煙之父，彼皆何人？載在史册，漢德可謂允懷矣！張氏之教，源流於漢。既彷彿宣城赤松之遺風，則生居靈宅，歿言仙姑者，寧無感於此乎！久矣！余之不託於文也。昔之人，固有制形練魄，遺俗獨存，以究觀無窮沓來之世變，則賦湘靈，記麻姑者，豈獨女婦之云乎？嗚呼！銘曰：

嗟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窺前靈於往代兮，尋羽人於丹丘。身扶日而弗支兮，家躡雲而上浮。美瓊英之遺則兮，羨乘煙之良儔。惟彼元君，卓爲靈匹。含冲葆真，金堂玉室。往訊其人，呼之或出。《碧梧玩芳集》卷一九。

咸寧郡段太夫人墓誌

嗚呼！有宋馬某母咸寧郡太夫人段氏之墓。夫人，饒州樂平人。曾祖諱克明，父諱誠中，皆潛德

弗仕。夫人生二十有五年，歸同邑馬氏。馬氏書生家，夫人不逮事君舅，事君姑如事母。旨甘竭力，與小姑之未適人者共處，雍睦若同産，無畦畛焉。里之人咨嗟，其慈孝最隆也。歸十有二年而寡居，執誼訓子。又十有九年，伯、仲、季相繼拔薦書。仲子冠禮闈，夫人從其子登朝，執經承華，侍言邇英，爲兩朝詞臣，擢拜宥府。夫人被命書，享禄賜，徜徉里第而終，得年七十有四。景定元年封太孺人，三年封太令人，咸淳元年封太夫人，其年八月己巳薨於正寢。子男三人：長巖甫，丙午鄉薦，甲子奏授迪功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次某，端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季駿孺，戊午鄉薦，辛酉國子監進士。女一人，適修職郎、慶元府府學教授張洪。孫男九人，孫女七人。明年十一月丙申，葬長城鄉金鵝塘。夫人性寬慈深静，早有共姜之節，孟母之賢。家貧而嫠，守林廬，躬桑苧，奉烝嘗，而尤策厲其子於學。歲時從師，晨夜課讀，拆裳幃以紉衿佩，燃績火以續書檠，人所不堪者，夫人無戚容變志。暮年以子貴，則又慕公父文伯之母之遺風，勤約自持，衣不服鮮華，食不嗜珍異，在顯融不以爲泰。其於綴接賓親，輯柔内外，恩誼有加焉。所以履其家之窮通若此。子爲教官，都堂召，則戒以「安分，無躁進」。爲館職，輪當面對，御史迎劾去，則戒以「無戚戚，菽水吾安之」。爲兩制，欲投簪奉母去，則戒以「從臣異庶官，無輕爲去就」。所以命其子之進退若此。先是，其子久於朝，夫人年老思土，不敢留，丐外便養，輒不得請。前一年歸里，暨贊事樞府，將再奉魚軒，就養西府。夫人忽一日命子婦曝箱笥細碎，曰：「吾某衣若干，某帛若干，某裘某裳，可著藏中，吾無以溷後人爲也。」踰月而病，病且革。其鄉人謁史而占、謁巫而禱者，爭奔走焉。夫人自處

則類若有前知者，所以適其身之死生若此。夫窮通也，進退也，死生也，烈丈夫未能處，而夫人能之。是有不可書者乎！葬之日，有以瀧岡自表之事諭某者，某拜且泣曰：某起孤童，叨顯仕，先夫人之教也。十年間再登朝列，母子未嘗跬步離，板輿之歸，未一歲也。屬方以烏烏私情歸命君父，宸衷惻然，爲賜急告，星馳宵行，入門而呼不聞，上堂而哭弗知，烏用罪逆子爲？先人積三世詩書，劬躬肅後，不肖孤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聖朝褒大先德，制書煜煌，然而冢上栢大矣。載烈象容，飭稚昧於長久者，尚缺如也。瀧岡葬親有年所矣，始克表於其阡，不肖孤視先儒何能爲役？倘免喪不死，尚願戰兢臨履，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庶幾求如昔人所謂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然後叙次潛懿，扳當世先生君子，而乞銘焉。嗚呼！石窌之榮一何短，寒泉之感一何長乎！誠前知有此，肯以一瞬之華寵，易千古之悲恨乎？蚤衰多難，道遠年徂，創鉅痛深，撫膺裂眥，幾何其不從先親而死也，尚忍言之！既以勉其弟若兄，乃屬夫人之壻張洪書其梗槩，納之壙中。昊天罔極，嗚呼痛哉！《碧梧玩芳集》卷一九。

魯國夫人墓銘

夫人張氏，諱某，徽州婺源人。曾祖盛美，將仕郎；祖昌辰，將仕郎；父遂，承節郎，監慶元府都作院；母潘氏。年二十有三，歸于前進士鄱陽馬某。登受封爵，郡：新安、文安、安定；國：吉、

慶、魯。生于戊子正月，歿于乙酉十月。將葬，其夫念其子之悲，將叙而銘之。昔平園周公，晚而自銘其閨人，曰：「幽陰坤從，他人莫宣。況余衰老，豈復能吹寒竽之音，以寄絶弦之感乎？」嗚呼！夫人起閨家，嬪儒族，性剛勁而實儉慈，常以佛課自律。當承平時，營菽水奉余慈親，抽簪珥嫁余孤妹。兒詩書，女桑麻，勤羸警細，履盈保冲，魚軒象服不爲榮。晚逢世變，西移東趨，寄安托危，規深慮密，荒原野藪不爲憂悲。婦人常德耳。余以弱才腐力，逢危履巇，乞身於燎原之先，滅迹於稽天之後。雖視息人間，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雖然，吾進之時，惟恐吾之不得退，而援之止者誰乎？吾退之日，惟恐吾之復進，而尼之行者誰乎？始余以文學掾登朝，列入館，輪當面對，隔班劾去。倉皇奉太夫人出關，夫人整比行李，獨抱余奏篇以出。大瑞遣皇城邏者睨索之，不得，乃免。國家以余東宮舊臣，引以自近。忠爲妬障，事與志違。憂危薰心，酸辛嘔血。輿疾出，次六和塔，室無姬侍，夫人獨處秀江亭上，親爲余作粥和藥。待命六十日，不得命。再入，有旨令家人還第，夫人固留江干。余内引，自乞暫寓太府寺。明禋，扈從恭謝。馬上骨立，都人咸憐之，國家哀而許之去。或遣余所親，諭意夫人，宜爲恩澤子孫計，出國門一步，不幸即爲旅殯人矣。夫人慷慨流涕謂所親：「今所祈者惟一去耳。朝廷苛留病夫，擔閣國事，即死且不償責，何恩澤之云？」明日，遂有書殿與祠之命。余固幸於解璁珩而掛衣冠，夫人則甚甘於釋笄珈而躬井臼也。不自意既歸踰年，復以越帥起家，江東祥刑使者受朝命迫余就道。怵余行者滔滔，邀余止者寥寥。余之出處，實爲狼狽。夫人獨命小史質諸神，得陰壯陽稡之繇，命諸子延使者入卧内，視余疾，使者不得已，以疾聞，再與祠。蓋自是亟

上懸車之請。余固凛凛待後命，夫人怡然其適意。異時從臣奏子授京官，癸亥端復當奏，則勸以貤恩兄子；鎖廳進士中選，試南宮。甲戌端臨當試，則戒其子留家嘗藥，不得行。是豈薄夫榮，而羞子貴者耶？進退之際，繫念深矣！嗚呼！祝柱之規弗謀，徒使倚楹之憂滋深也。朝坐燕與者，無救於世之傾危，徒使宫居閒處者，日虞其身之顛沛也。揭之墓門，將日引月長，君之志不可磨；而草没苔荒，吾之責胡可諉也？吾不敢使他人讀之，吾子孫讀之，知其非直晉潘之悼亡，而永愧於楚萊之棲遯也。尚何言哉！生於戊子正月，歿於乙酉十月二十八日，葬以丙戌十二月壬寅。其地在德興縣銀山鄉之古蓮塘。六男子：端復、端臨、端履、端蒙、端頤、端益；三女子：長，前卒；幼未行。修職郎朱煥文、從事郎費世文、太學生彭開，其壻也。孫女四人。誌其墓曰「故魯國夫人張氏」，銘曰：

古之辭公卿而樂耕釣者，其獨往之風，與其偕隱之人，高矣遠矣，不可及矣！猗若冲淵，從夫君兮遡沿。翟茀朝兮憂則違之，裘褐歸兮樂而安焉。進何必參東厢之語兮，退何必賦北門之篇。山有木兮水有蓮，與夫同藏兮伊歸獨賢。誰銘新阡兮，我稽平園。謂余不信兮，皎日在天。

《碧梧玩芳集》卷一九。

祭胡平心先生文

惟公經爲人師，遲登館殿。才周世用，睨視公卿。屬以顓蒙，獲親鴻碩。嘗聆父訓，欽感公知。

鄉老貢英，超蒙送拔。春官擢士，過擬飛鳴。雖衡鑑之無私，亦甄陶之有自。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竟何補於始平？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徒遠瞻于六一。今者考終八袠，遄返九京。白髮門生，寢車長卧；青衿學子，絮酒代忱。地老天荒，蘭沉蕙死。窮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皆成虛空，何足傷歎！唐人之誄，今日亦云。《碧梧玩芳集》卷二〇。

祭咸寧郡太夫人文

嗚呼！諸孤失母，亦既踰年。母棺在堂，如聞其聲。母像在几，如見其容。孰知日月有期，體魄則降。母之聲容，將去此而何之乎？年開八袠，而半世嫠居。禄集暮齡，而一生淡泊。藐是諸孤，其何以報吾母乎？疇昔京師，戲綵成圖，母謂諸孫，吾不復此樂矣，異時見我，其徵諸畫工。孰知此語之竟爲不祥乎！浙江潮平，理棹將發。呼母而別，其陰陽。慈母之德，孝娥相望。山聯丑艮，面直未坤。以妥尊靈，以庇來雲。穆卜良辰，輀車既啓。血淚徹泉，終天而止。嗚呼痛哉！《碧梧玩芳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叔父南塘運幹文

嗚呼！盤山巍巍，詩書之門，公爲之孫。潛溪堂堂，英傑之士，公爲之子。弱齡幾何，呱呱以泣，公自植立。素業幾何？僅僅以給，公自營葺。而肥其家，而亢其身。秋菊寒泉，籩豆薦馨。風朝月夕，壺觴話情。有人事之綢繆，無世故之拂嬰。於細務以必謹，而大體之尤明。某蚤罹羈孤，公恩甚勤；晚冒顯融，公懷甚欣。宫保七孫，幸公獨存。公今長往，典刑併淪。嗚呼！九品之官甚微，百年之身已耄。偉景定之褒綸，錫淳熙之遺老。曰通經博古，而科目見遺；曰隱居求志，而行義可取。帝制坦然，公則何憾？父黨盡矣，我獨長潸。《碧梧玩芳集》卷二〇。

祭先姑孺人文

嗚呼！自我先和公，以修身謹行訓其子孫，不惟諸父克守先訓，言忠信，行篤敬，隱德于丘園而未嘗過求，忍貧如鐵石而未嘗苟得。雖諸姑之適人，與其所以持家者，亦皆勤儉致贏，絲枲自潤而已。若先姑，尤爲嚴毅剛烈，有黔婁之妻、公父文伯之母之節焉。以故享高年，集晚福，大耋考終，無一可憾。萬石君孝謹之風，兩家子弟果能服膺而勿失否乎？可不懼哉！日月有時，將葬矣。不肖姪

自哭先皇帝以來，疾病幽憂，死亡無日。方仍大滌之祠，遥灑灞陵之血，欲一送姑之喪，而莫之能前也。嗚呼哀哉！《碧梧玩芳集》卷二〇。

祭先兄提幹文

嗚呼！吾兄而止是耶！五十年兄弟之親依，十五年伯仲之出處，而止是耶！兄今亡矣，其存者，豈不可得而言耶？吾嘗評兄，山林而懷天下之事，畎畝而深當世之憂。簞瓢捽茹，而有愛人及物之志。使其官高，則首公盡瘁不爲勞；使其家肥，則解衣推食不爲吝；使其遭時致身，則捐軀蹈患不爲難。而位不足以滿其德，勢不足以行其志，年不足以盡其材，而止是耶？吾兄弟幼孤，二父遷謝，時兄纔九齡，率諸弟以學。雞初鳴，琅琅誦書史，白首不衰。家故窮空，以開門授徒爲業。昧爽危坐，閱文卷，商題評，寒暑不輟，暮年課子亦如之。意者，劬書醉經，足以累兄壽乎？兄爲布衣，嘗竊有杜陵吾廬獨破之懷，又有昌黎平生悲詫之興。晚歲值其不才弟爲盲宰相，金書抵京師，輒一喜而一懼。喜也，以平安之來；懼也，以責善之故。家事不言言國事，身事不言言他人事。朝廷罷行，而議論不齊，曰：「汝弗知歟？」州縣官才不才，而升沉或異，曰：「汝弗詳歟？」冗僚卑官，材謫困滯，曰：「汝司人物，而弗能稍稍振拔之歟？」弟既還山，兄之此言不復聞；此書不復出，而此志亦不復伸矣。意者，憤世疾邪，足以累兄壽乎？兄有場屋之夙負，而本無進取之心；有科第之壯圖，而

本無官職之念。草袍槐簡，義檄迫之；月柝燈暮，儉幕招之。登極推恩，普天轉秩，兄無所陳；初官小，剡章交公車，兄無所求。他日，馳書其弟，曰：「吾姑以課子、平籴爲事，是亦爲政矣。」今年，弟得危疾，抱兄而泣曰：「脱不濟，門户衰矣。萬石廢，安石得無仕進志乎？」兄聞而悲之，乃肯就泉幕。不三月，而疾不起。意者，任職居官，又大累兄之壽乎？弟以大暑大寒之月，投床卧痾，兄不顧而來。十一月六月來京，喪其長女，纔兩日，兄不顧而來。十一月來京，携眷官下，又纔兩日，兄又不顧而來。暴衣露冠，風羈雨紲，惟恐一日其弟之旅死也，而豈料其身之不免乎！蒼蒼者無信乎？茫茫者無神乎？病者痊，而壯者歿乎！垂亡者僅存，而無病者長往乎！庸庸者達官，而皎皎者下僚乎！嗚呼痛哉！兄於爲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然而直心無他腸，中産無贏餘，亦戛戛乎其難矣。鄉閭紛争，兄調護之；士夫請託，兄巽謝之；僕厮傲慢，兄箝制之；儒生窶貧，兄梯級之；饑羸待哺，兄平頒之。宜其身歿之後，聞者垂涕，哭者失聲。何以得此於人乎？人誰不死，搢紳死權，死於官；負販死財，死於塗；介胄死勇，死於敵。兄平生孝養，一日還任，必欲扶憊祭母墓而後行。醫師勉以疾，不宜拜，必拜，而伏枕不能興，竟啓手足於凱風寒泉之廬，良得死所矣。然則兄魂何之乎？將蕩爲太空，與化俱逝乎？抑從先夫人，若平生歡乎？兄則無憾，弟將疇依。弟年踰五十，官歷二府，何所求於世，亦不敢復爲世用矣。一身失左臂，而欲爲人，可不可歟？今而後，惟偕季弟，奉孀嫂，撫孤雛，若哺若寄者，以至成人，然後他日有以見兄於地下耳。子由《東府》之詩，盤洲《鐺脚》之賦，可覆思乎！一哭而涕零，再哭而魂驚，三哭而聲咽，四

哭而腸絶。嗚呼痛哉！尚饗。《碧梧玩芳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祖祭先兄提幹文

嗚呼！阿兄亡矣！憶五十年間，始而褰衣，遜棗推梨；中而摶空，後雁前鴻；終而號旻，摘蒂枯荆。曾聚散之幾時，而悲歡之百緒也。日邁月征，音容隔矣；山長谷穹，草木澤矣。殯于位，祖于庭，食裹其餘，俎歸于館，兄弟而賓客之矣。中年別兄，臨別輒悲，孰知此別，没世爲期。晝思冥茫，夜夢見之。瓊瑰盈懷，枕簟潸頤。嗚呼！比年此時，浙江之濱，輕舟迎我，呼我中流。今年此時，豐塘之阡，靈車送兄，葬已高丘。孰寒暑之一瞬，而俯仰之千秋？戢恨飲泣，勒文藏幽。何生年之卒卒，而修夜之悠悠？朔吹爲我悲，凍雪爲我愁。明發遂行，單杯永訣。逝者魂歸，存者肝裂。嗚呼哀哉！《碧梧玩芳集》卷二〇。

祭亡弟總幹文

嗚呼！紹定之元，先人即世，兄纔九齡，弟甫四歲，我生七年，亦未毁齒。母抱羣雛，家徒四壁。晝荻而教，采梠而食。食我猶艱，教我誰即。維方氏姑，欲抱汝去。曰勁齋翁，實能訓汝。取諸

其懷，涕零而與。獨余從兄，詩書相和。帶經而鉏，飯牛而歌。每嗟予季，謀習若何？更六寒暑，微一音郵。母懷弗康，命我往求。川谷之長，林澗之幽。行即其家，忽遇諸塗。魯髮齊屨，樵牧與俱。翁耄而荒，子娛以嬉。我心不決，告母還諸。又閱三霜，始勇一行。泥塗濺濺，雨雪彭彭。遂挾子歸，俾學我傍。束書授徒，負篋從兄。簡編之樂，弦誦之聲。或雞三號，或夜參半。忘食已晡，烯薪欲旦。我擢儒科，棄此兔園。子自衿奮，魚躍于淵。我官江圻，去此東岡。子自婚媾，鳳求其凰。戊午初薦，我留家巷。姦回曰丁，以癡物相。合者冥升，背者遠放。其人虎視，其黨睢盱。嘖有煩言，懾處愁居。子於此時，而奉鄉書。辛酉再薦，我列朝紳。便嬖曰林，以吠犬狺。請誅履齋，欲媒其身。我對延和，細爲上陳：「本朝家法，不殺大臣。無滑此手，以傷吾仁。」一言蹇蹇，萬目睽睽。愛我者我奇，怒我者我麾。子於此時，而薦胄闈。謂爲獲伸，再進再躓；謂爲不逢，孰憑孰翼。以賢能獻書，以門品授秩。嗚呼哀哉！命鄉論秀，一第崎嶇。惟有司不明，國舍虞比。一官拓落，而天下無邦。既中年之鬱鬱，又晚歲之皇皇。伊寒門之撑拄，與濁世而低昂。姑忍尤而攘垢，孰投簪而搴裳。忽號山窮，乃熟黃粱。臨絶之音，一何琅琅。曰懷抱其靡終，以妻子爲余累。念子平生，諸緣略備，婚嫁畢圖，兒孫孔峙。先人之緒業未荒，姑氏之蒸嘗有繼。倘頹齡之關天，可含笑而入地。維昔之時，老不哭少。何今之衰，兄哭其弟。昔兄之亡，三人行而損一人，於《易》爲《損》；今弟之歿，二惠競而弱一個，於傳爲危。有文以觴，無淚可揮。如身無臂，如車無軏。孤鴻失侶獨啼雲，長庚孤明不陪月。嗚呼哀哉！尚饗。《碧梧玩芳集》卷二〇。

九日祭亡弟總幹文

維著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亡弟總幹止堂君三年制終，將以良月祓除。其兄某乃以萸菊之辰，奉糕酒之奠，別靈筵而告之曰：嗚呼！古人有言，閒居愛重九之名，今我不樂，獨立無同氣之親。嗟余季之冥升，閱黃花之三零。始而枕棺外舍，中而設几中庭，終而隙駒迅馳，祥琴成聲。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孰敢違先王之禮經。然則，酒能澆胸中之磊塊，菊能制短世之頹齡乎？感物思人兮涕泗橫，慨今懷昔兮寢夢驚。吾嘗與君，奉母齊山，江涵秋影，欣然適携壺之趣。又嘗與君，從兄東府，風吹松竹，惻然感對床之情。或霜螯左持，或雲液細傾。今辰何辰，酌此醁醽。故吾今吾，視此伶俜。矧終年之大病，將鬼趣而人形。腹彭亨而不能納羶馨，足擁腫而不能踰柴荊。嗟若君存，能不我矜？余又安能登高望遠，臨流歎逝，睇汝君山之陽，而視汝白雲之京也？靈兮何之？魂兮何營？將爲浮漚爲飛塵，棄我捐我，即九原之昏昏？抑爲祥雲爲慶星，福我壽我，驅二豎於冥冥乎？嗚呼！「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遲」，非東坡《九日懷子由》之賦乎？「鴻鴈池邊照雙影，鶺鴒原上憶三人」，非涪翁《九日懷知命》之句乎？彼懷兮一時，吾懷兮千古。綴辭寫哀，有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碧梧玩芳集》卷二〇。（以上舒大剛校點）

全宋文卷八一九一

車　垓

車垓（一二二二——一二七六），原名若綰，後改，字經臣，號雙峰，台州黄巖（今屬浙江台州）人，若水從弟。咸淳中以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年五十五。傳家學，邃於經，尤精於禮。著有《内外服制通釋》九卷（今存七卷），仿朱熹《家禮》而補其未備；又有《深衣疑義》。見元柳貫《柳待制文集》卷一二《雙峰先生墓表》。

深衣疑義序

《深衣括要》云：古者衣裳不相連，惟深衣上下相連，被體深邃，故云深衣。以白細布爲之，裳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布六幅，交解裁之，分爲十二。狹頭在上，闊頭在下。除縫削外，實廣六尺，下齊倍之。此下裳之制。初未嘗言前後連屬之幅數也。案《玉藻》云：「深衣三祛。」注云：「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蓋祛者，袂口也，其闊一尺二寸，圜圍則二尺四寸，三祛則總七尺二寸。

既分爲三，則前後裏各爲一袪明矣。其前後二袪稍狹，則綴二小衽以足之。却均裳十二幅爲三，以屬爲三袪，庶乎前後裏闊狹均齊稱身。端正如此，方與正經三袪之法脗合，於先王法服有可觀矣。又案《禮記》深衣圖本，則著前四幅，後四幅，裏四幅。前有小衽，綴於衣旁，却甚分明，正與三袪之義不異。近世大儒朱子訂正《家禮》，於深衣之制則以衣四幅，各綴裳三幅，與《禮記》不同，殊不可曉。愚嘗三思，曾依此製上衣四幅。闊裁之以合七尺二寸之數，則衣身太寬，不能貼體。狹裁之，則不及三袪之數，且前三幅、後六幅闊狹不等。豈能相對整齊，斜牽袷，下繫帶，未免强合。胸前布幅，偏頗不正，何所取於先王法服哉！既無小衽，則兩頭不橫，何所取而名爲曲袷，欲其領之方可得乎？此所以啓愚之疑，而不可以不辨。且如續衽鉤邊之誤，鄭氏已注明白，而惑於熊氏等注疏之謬。楊氏直言朱氏尚未及修定，可謂一埽去愚意。《家禮》雖晦菴成之，而深衣之制，往往没後門人續添，以足其書，非朱子訂正故也。然理有可疑，不可不辨；學有未達，不可不講。況深衣之制，欲服稱身，以應規矩繩權衡之法。然所謂辨，亦不出《禮經》之意，何敢以己意而妄議哉？今纂出《禮記》深衣本末，以附於後，使服者知所擇焉。光緒《黄巖縣志》卷二五，光緒三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家坤翁

家坤翁，號頤山，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景定三年，以户部郎中知撫州。曾任司農丞、樞密院編修

官兼度支郎中。見劉克莊《除司農丞制》、《除樞密院編修官兼度支郎中制》（《後村大全集》卷六三、六六），弘治《撫州府志》卷一七，《宋詩紀事》卷六八。

景定臨川志序

咸淳元年五月

臨汝望於江介，羣公先正萃焉，文獻可謂足矣。郡乘顧無成書，先後草創，乃不足證，來者慊焉。緊昔東都盛際，樂侍郎、晏元獻起是邦，皆以博洽名，樂公記《寰宇》，晏公作《類要》，亦既舉天下郡國之綱矣。盍不用情州閭，網羅舊聞，詳著別編，以發揮宗國之盛美歟！豈二公心在海內，天地四方之志不周於小歟？抑邱聚之志，閭里之版，丞史之圖書，乃官府事，非邦人職歟？坤翁以景定壬戌被命來守，歲餘少事，屬同志收攬載籍，考訂耆舊，退而相與裁之，合爲三十五卷。書成，條目粗備，然遺忘尚多，春容將有待也。會予節趨閩，以其書託諸推掾周君彥約，覆正闕誤，且裒金俾鋟諸梓。明年，周君來諗曰：「鋟梓就矣，宜叙其首。」竊惟圖籍視史册，歲歲紀之，則事可備具，倘曠數十年、百年間斷弗緝續，耳目所不接，必有散佚者。《周官》自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都鄙土地、官府次舍，訖於士庶民物、風俗、生齒、財用器械、九穀六畜，各有所掌，歲時比之辯之，稽之登之，蓋不徒考校其數，常修治其籍，惟恐一日失所紀也。懿哉！我後之人，尚有意焉，願毋忘《周官》之法度，時取而附益之，庶乎此書可傳也，可繼也，可悠久而備足也！咸淳初元夏五月，眉山家

坤翁書。同志之與修纂者，刊氏某於左：郡學録李正發、上官洪，直學尹元達、江立中，學諭張君輔。弘治《撫州府志》卷首。

景定重修五峰堂記

景定三年十一月

州宅西南隅有堂，乘高瞰虚，五峰陂陁，翠樾瀰漫，遥揖南城諸山，嘗扁曰「遠山」，亦曰「見山」。跡其規創，蓋在南渡前，歲久弗治，間遂淪爲酒室，列爐罌炊，竈氣蒸漬，榱桷爲腐，礎砌率欹陷，勢將壓矣。他日過之，顧瞻咨嗟曰：「太守止於其所而得大觀，虚明昭徹，舉目無際，顧不韙歟！寧汙險荒棄若是？」即命徙其具，蘊其穢，補苴其罅漏，自榱棟甓甃至屏障牖户，既作成而新美之。息焉游焉，仰觀俯察，高下奂發，奕奕具有神氣。衆皆悦之，曰：「幸哉！太守肝肺邱壑，人景邂逅，否則崢嶸在望，熟視弗覩矣。」郡守以五峰爲勝會，沿南豐句，扁曰「五峰」。衆又悦之，曰：「何遠非山，何擇非見！五峰我有，磅礴我前，表而出之，名實賓矣。」噫！太守考斯堂，扁斯名，登臨覽觀而已乎。夫曠然而坐馳，悠然而遐矚，放蕩形骸，遺忘事物，長吏盡分勤民者固弗爲。儻舍彼取此，玩物忘理，復效宴辟，愒日顧景，其歸一揆。然則登斯堂，覽斯名，可弗燭厥理歟？五中數也，在五行爲土，其體静，寄於木火金水，其位虚，中天地而立，其致一虚一而静，故四時推遷，土常不失其中。九疇自初次九，各陳其事，類其物，惟五皇極不膠於器，惟著其理者，蓋以虚融實，以

一權兩，以静周動，故能合萬事萬物，會歸於大中。五行以五運其四，而天時叙，九疇以五用其八，而人事修，此三極之通理也。太守任四民之託，坐五峰之中，簿書期會、獄訟金穀四面攻之，梦乎萬端，睢盱叱咄，叫呶喧囂，糾結纏繞，不聞食息。倏欻見山，蹔得解縱，游目騁懷，志得意滿，精義密理，參前倚衡，可以紀事物，主志氣，鑑人僞，而酬酢擾膠者，則懵不復省。動於利害，貳於得喪，蔽塞於血氣中正之理，存者幾希。識諸堂扁，揭諸屋極，仰首面稽，觀象玩理，庶幾有所警悟矣。豈惟然哉！孔子登東山、泰山，小魯、天下者，何也？小大一理，遠近一本，推而致之，同此觀也，同此心也。今吾隱几默坐，尋丈千里，小而一心，大而四體，近之一州，遠之四國，吾視此身，如視此邦，吾見五峰，如見五嶽，此理此中，隨寓隨著，其所以矩上下前後左右者，乃所以準東西南北四海也，非曰能之，願學焉。至若孜孜於美景，眷眷於賞心，則非吾志也，非吾事也。乃記其説於堂上，以此自達，復以此貽同志。景定壬戌仲冬，眉山家坤翁記。光緒《撫州府志》卷一八。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一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玉茗亭記

景定三年十一月

郡齋有亭，翼於西岡，俯其下即玉茗花。問花來於何方，亭創於何年，莫能對。有從東偏得古碑相示者，則康定間郡守崔君仁冀所賦。以其序考之，花昔在東院，當時槩指爲白山茶，仁冀肇名之曰

玉茗。東院者，東園也，豈園之廢，好事者移根而西歟？郡人曾南豐詩稱其純白得天真，方之瓊花玉蘂，欲分其種。詩後題云：瓊花與此花，天下惟一本。瓊花可接，此花獨出，然猶槩曰山茶。厥後斐君煜謂崔所名未稱，嘗名之曰玉僊。人之知花者，亦著題詠，當時則未盡識。仲春盛開，驗之，薄有香氣，貌近蒼蔔，遠於山茶，繁穠而幽野，如逍遥肥遯者。山谷謂山礬梅是水僊兄弟，予謂蒼蔔山茶亦此花兄弟也，一氣而分，同得乎乾坤之清體，質有厚薄，則係乎所賦，以碑爲信。仁冀爲守在康定，廳壁所記則雍熙也，雍熙距今二百八十餘載，先乎雍、康亦有此花，又不知其幾年。父老云兒時已見之。其家老人、大父相傳者，皆莫知所始，蓋數百年物。然高不盈三丈，枝葉森秀，年耆而形不老，如得所養者。花有異趣，自南豐後，郡中間有分柯接榦別出，雖培植之至，叢甚卑，花甚疏。唐子西謂梅爲丈人行，不與桃李争春風，予謂此花亦丈人行也，豈與諸年少争春風耶！所得於初者有偏全，日夜之積，雨露之潤，所養又有間，花何心哉，造化何心哉！亭頃以醞齊廢，上雨旁風，見溷糟粕，花之敷榮則如故，衆醉獨醒，以茗爲名，此時猶宜。既加葺治，亭視舊亦華好，培擁相後先，花亦自若不改其常度，蓋久於遯養，能全其天也。南豐天真之云，信矣！或曰：瓊花者，與此花媲美，彼處康莊，有聞於世，此居遐遠，人遂忘之，若有所歉。是不然。瓊花困於采掇，根非其故，此花退然自安，至今無恙。動者之樂，静者之壽，所成孰多，必有能權之者矣。

景定壬戌仲冬，眉山家坤翁記。弘治《撫州府志》卷七。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一六，《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羊角石記

景定四年二月

考之碑志，郡治規創率因中和之舊，州門譙樓，相並東向，門右闢，樓左倚，始嘗疑之。戟門直南地甚夷，可達康莊。何州門轉而東，譙樓不遂爲門而別爲臺？故老謂危全諷惑於民謠，謂樓當浸，故因其高而臺其下，此俚語。蓋城中包絡邱墳，其脉南來，東繞西出，漸起爲子城，又西突起爲州治，勢昂如首，州門譙樓位焉。門稍俯，蓋迎其脉；樓稍仰，蓋據其首。樓前有石岐嶷，名曰羊角，豈謂其出於首耶？東北千步地頓下，又有石横逸，名曰羊脚，高者爲首，則下者當爲足。衆陽聚爲陽氣數，雖當季世，固猶有存者，此石真地靈關風氣，久湮没於瓦礫草莽，始疏剔之，尋繞以墻，闌以石，前創亭三楹，以嚴翼其所，而發揮其緼。亭西即頒春亭，羊角與土牛相爲無窮，歲歲年年，鼓動生氣，以明達品類，其功實深。好事者曰：此洞府通乎汗漫之鄉，昔有自蜀青城山中來者，扣石致書，石蹙爲開。吾不知其出於何年，傳於何人，斯未之能信。景定癸亥仲春，眉山家坤翁記。弘治

《撫州府志》卷三。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六，《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景定重修魯公堂記

景定四年二月

郡治舊有堂，曰王謝，曰康樂，曰魯公，蓋王右軍、謝康樂、顔魯公皆嘗守郡，後之人歆慕之，以是名堂。及坤翁之來，求之不可見，喟然嘆曰：「右軍、康樂之風流，猶可去也。魯公忠烈，敢忘之耶！」訊之諸遺老，設廳東號東園，昔爲康樂堂，後改爲王謝，後又轉而祠魯公。祠西則魯公堂也，他日祠徙，堂遂隳破，今摧頹風雨中。吁！此地此堂，以此人更迭當之，孰云不宜。況高山景行，人心所同，有其舉之，當自魯公始矣。命扶築其堂，新其甍，易其陶瓦，汰其梁柱之撓且腐者，作室於後，扁而名之。會得斷碑，則淳熙間南軒張宣公所謂祠堂記也。乃列公議論置堂上，周旋其間，庶幾知所砥礪。或從而矢之，曰：「魯公志節，康樂近之，魯公議論，右軍近之。康樂有堂，右軍有池，魯公有祠，邦人仰望若一君，何厚於魯公薄於二子歟？」曰：是不然。走生也後，來守是邦，興懷右軍、康樂，未嘗不凄然念之，然欲振起其志氣，非奮乎百世上，足以廉頑立懦如魯公者，莫爲標準。《衛風》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衛非無楚邱，而衛人所尊者，山京也；魯非無龜蒙，而魯人所仰者，泰山也。右軍、康樂固吾所與，乃若魯公則吾所欽。不寧惟是，繼自今居是邦稱太守者，皆右軍、康樂也，皆我與也，先後肩隨而北面於魯公，不亦可乎！公以大曆元年忤元載，自尚書左丞別駕峽州、司馬吉州、刺史撫州、湖州，十二年召

還，距今五百有餘歲。人民非矣，堂之棄而碑之仆矣。公英姿義概，摩盪人耳目，尚凜然如存，蓋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者，謂公久於此，政教入人者深歟！計公留臨汝，乃不二三載，公之名字，所以震撼今古者，固出於治郡之外，天理人心，亦隨所寓而長存。夫人生天地間，有同流合污齷齪滅百年之久無異瞬息者，有守誼居正光明卓犖一日之暫乃如千載者，雖顯晦有命，屈伸有數，亦存乎人。所以自處士之於仁，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儕宜知擇。景定癸亥仲春，眉山家坤翁。乾隆《臨川縣志》卷二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重修撫州城記

景定四年三月

郡在東漢爲縣，號臨汝，六朝訖隋、唐爲郡，號臨川者，謂所治在臨汝中，相傳赤岡乃其故址。郡乘云，唐寶應初，刺史王圓徙西陲，莫得其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參稽全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乃因圓之舊加興築，無所徙，惟子城舊在西陲，地昃下，實徙之。蓋州城當寶應初即止於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外無西陲；子城自中和距今亦四百二十載，昔既云徙，今猶在西者，蓋其方則不易，特去而乘高就正爾。以山川形氣蔽之，州城左右控引臨汝，前後則納其源，鎮其匯，赤岡西逼臨水，氣卑陋。今城居高明，得地勢，然東濱汝水，故子城州宅居西，欲略當臨汝中。阻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治，尚法卜澗瀍、宅土中之意。圓當徙時，城邪，否邪，則不可考。自全諷興築於

中和，後五十餘載，南唐周弘祚嘗修濬於晉天福，先後述作，實搶攘使之。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深居内地，城築宜弛，曠二百載，是爲建興〔一〕。時際多虞，王君仲山嘗因其陋加補綴。又九十載至紹定間，猺人弗率，黄君炳始悉力創治，建其郛，濬其池，益宏肆深廣，殆中和以來所未有。自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摧頹荒翳，多所湮闕，諸門率欹壞，有志之士撫今昔，念興廢，孰不爲之慨歎！蓋自唐訖今五百年間，守土者不知其幾人，其能興廢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患之來則城興，燕安逸豫之久則城廢，俛仰一轍，不謀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爻相應，故理相通。城復於隍之象，雖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基於九三道通之際。信乎！廢興成毁，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有家者，先其未隍，逆防其陂，則城可以不隳，平可以長保。豈惟一城，通天下皆然，磨礱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況斯城久於否。屬當彫瘵，無厚力以鳩僝工，泰而通之，必於其漸，乃時計其贏，度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陴闕者四，奄築而加以甃，門之欹壞者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庶幾積小高大，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終始勤惰不能一，官府更迭去來不可常，書用識之，以勿忘於心，亦以望後人，非徒記其事，求自衒，將以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覽者裁之。景定癸亥季春，眉山家坤翁記。

乾隆《臨川縣志》卷一七，光緒《撫州府志》卷一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一〕建興：疑有誤，當是「紹興」。《永樂大典》卷八〇九二。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

金玉臺記

景定四年五月

化神之妙，存乎形氣中，化神無其跡，形氣則有其先，惟情明不汩者，能静而得之。蓋天地之形氣即吾之形氣，天地之化神即吾之化神，在躬在兩間者，同乎清明，則二氣五行之良知良能，交舉而互發，四體之動，庶徵之若善不善，必先知之。然非有驚世駭俗之事，語其近要，其凡亦夫人與知與聞者。故風雨霜露，春秋冬夏實先之；庶物露生，神氣風霆實先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實先之；生甫及申，嵩嶽降神實先之。化神密運之理，氣形相因之用，著察呈露，昭昭莫掩。吾夫子恐天下之人探索杳冥，以此委諸氣，歸諸數，故關天地者則言其數，繫聖人者則言其德。懿哉！是知至誠前知之道，不出於日用躬行之間，萬事萬物之變，理微而數滋，道不外乎一心一身之常也。自經散而緯起，理微而數滋，道隱而術行，有竊化神之妙，而爲奇詭之説者，圖讖自是作矣。臨汝東西涯兩阜相望，各以臺名，一曰金石，一曰玉石，謂兩臺爲地靈，辟金玉爲物之精粹。舊有讖語云：「金石臺分宰相出。」傳者以爲晏、王兩相國感遇之祥。夫山川鍾秀，人物挺生，有開必先，理氣之常，何必誣以爲讖，念此恍惚怪神語哉！郡圃西偏有亭，高聳虚曠，兩臺髣髴在其前，蕪穢弗治。葺之既成，合兩臺之象而一之，扁曰「金玉」，豈惟會萃山川之英靈以作興，若昔魁壘之士，庶幾徜徉其間，與斯人遊觀天地之教，求聖人之德，金玉其氣質，存養其清明，以開賢哲之先，發揮兩臺之神氣也。郡圃夙號「金柅」，自唐

末以來，多見於詩人之題詠，莫識其爲何義，因名吾臺，思而得之。金柅見《姤》初六。《姤》之卦，巽來而乾止之，巽爲木，乾爲金，故有金柅之象。是邦夙以汝水東南，巽來爲勝，西北會臨水，則乾也，郡治亦位於州西北，來於巽，止於乾，可以會風氣而發奇秀，亦予成臺之意。況乾爲金，亦爲玉，臺有此名，亦侈也。景定癸亥仲夏，某記。光緒《撫州府志》卷九。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一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重修瀛洲亭記

景定四年五月

郡城景趣清曠悠遠，無出瀛洲右。瀛洲之義，則莫詳焉。碑志云：始嘉定間，郡守某、倉使某後先從三館來，既成斯亭，遂扁斯名。吁！有是哉。故老云：夙有此亭，忘其所始，久而圮，君實興之，名則因其舊。當時好事者遊臺郡間，相嫵媚有此言，其然乎？自列子駕其説於夏革，蓬、瀛之名遂著。其山凡五，在渤海東，曰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根無所著，隨波上下，將流西極。帝使十五鼇舉首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五山乃峙。有大人一釣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北極。此夏革所爲説。瀛洲蓋五山之一。城中有五峰，州始占其一，又居城西，瀛洲之義，當起於此。嗟夫！宇宙間名存義失，豈惟斯亭！吾未能舉遠，請篤其近。《列子·湯問篇》中，大率託譎詭虚誕語，以言天地之氣化。五山者，五位生成之體；十五鼇戴者，三其五而究縱横錯綜之用；迭爲三番

者，三其十五而成九宮理數之全；六萬歲一交者，陰陽推遷之變；東出而西流者，寒暑往來之常；根無所著隨波上下者，運行不息之功；三山峙、兩山流者，乾坤參天立地，動靜相涵之妙；一釣連六鼇、流於北極者，一六爲天地之根。辭侈意隱，人未之思，衒惑於其辭，謂金玉樓觀可居，珠玑之木不老不死之滋味，可種可食，仙聖種類，可與往還，悵溟渤億萬里之爲遠也。豈知此身日用流於於中，所謂蓬瀛者，常在我前歟？漢人云「山雖在渤海中，去人不遠」，厥有旨也。然則茲山無所不在，求之於六合之外者，固延攬山川之勝，囿一方一所想像而形容者抑陋，況於主賓相逢，倏欵會同，嗤嗤然於榮名認爲己物乎？吾知昔人意不在是，既修斯亭，左右請記，書此授之，非著其事，乃彰其義，事則不足，義則有餘。景定癸亥仲夏，眉山家坤翁記。弘治《撫州府志》卷二〇。又見同治《臨川縣志》卷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書擬峴臺記後

景定四年八月

耳目之所接者皆物，心之所會者爲理。君子周遊斯世，歷覽宇宙，不膠乎事物以爲勝槩，不役乎耳目以爲勝賞，身之所至，心亦至矣，心之所存，理亦存焉。事物萬殊，理則一致，耳目異趣，心則同歸。彼以物觀物，則南北東西封疆之各異，淺深大小山川之各殊，風氣有醇疵，土地有厚薄；若以理觀物，則飛躍上下，莫非化機，屈伸蟄藏，莫非精義，大而日月星辰同其運行，微而草木昆蟲同其

生化矣。蓋理之所著，心之所察，通天地等一勝慨，合人我共一勝實，非彼疆此界可得而私其同異，非管窺蠡測可得而囿其廣狹也。郡城隅有臺宅高阜，昔人謂其風物可齊峴首，名曰「擬峴」。吁！以理言，吾不知其所以爲異；以物言，吾不知其所以爲同。其差殊者非理之真，其近類者非物之真。以爲同也，則盡天下風景實相貫通，何獨臨汝峴首可以相擬以爲異也，則臨汝峴首尚莫得而相比周，況天下散殊之風景哉！昔人不盡言、不盡意爾，宜有以發之。《國風》不忘召伯芟憩之地，《魯頌》載歌僖公樂飲之處，流風善政，與故國山川相爲悠久。羊叔子之於峴首，其殆類是。吾儕繕治亭館，以修其物，不若明審政教，以修其理，擬其遊觀之迹，不若擬其牧養之心，此心此理，流動充滿，不爲耳目事物所梏，與天地造化同其不息，則千百載而一日，千萬人而一心，可使當年行樂之處，長爲後日去思之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可以擬峴，又可以擬魯，可以繼召伯，凡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居其地，宜其民永其聞者，吾各得而擬之。俯仰今昔，無人而不自得，何山川同異之足云！然則吾之扶植斯臺者，不以奢築，不以陶瓦，不以户牖矣，願相與心領而意會。景定癸亥仲秋，眉山家坤翁記。同治《臨川縣志》卷九。又見光緒《撫州府志》卷九。

重修三清殿記

景定四年十二月

景定癸亥秋八月，百穀既秀且穗，彌四旬，屯其膏謁羣望既徧，出日杲杲，父老相語：「秋旱，

農家所畏，苗槁矣，豐饑將判。」坤翁瞿然，即迅掃治寺爲壇，百拜叩頭，爲邦請命於上帝。禮成而雨，戊辰達於己卯，溥博沾洽。既霽，率州中文武欵天慶觀，集三清殿庭，燎鄉敬謝，徘徊顧瞻，簷楹既圮，梁棟多腐，風雨四面入，莞簟暗蔽漫滅，非所以欽崇天道。乃取嬴公帑，烝徒僦工，不日治之。功斯集，僚吏請紀其事，以昭報本反始之義，坤翁其敢辭。惟一氣開先，兩儀肇闢，清陽上浮，其數爲三。天尊其神名三清，謂一爲氣之元，二爲道之祖，三爲教之宗。羣帝承之，其上無上。何謂氣？太極。何謂道？一陰一陽。何謂教？春夏秋冬，風雨霜露。自一函三，三氣成乾，陽始而天之圓象立；三函九，九氣備坤，陰生而地之方形奠。三本於一，故貫上下無非一；九成於三，故通四方、徹四維，縱横往來無非三。此三氣之清所以超範圍、出形氣、包含宇宙、代成品類，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也。夫本諸天地則爲氣、道、教，本諸身則爲性、道、教。一氣也，一理也，人與天地同根於氣，同出乎理，並立爲三，相貫爲一。雖此動彼應，此感彼孚，然所感動氣化合和人神者，亦必有道。噫！郡縣長吏，星分碁布，坎居井處，此非爾所能及矣。漢儒謂君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四方正，遠近内外一於正，則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五穀熟。又謂心和氣和，形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應之，則甘露降，嘉禾興，山不童，澤不涸。蓋理氣叶一則陰陽和同，此上天之仁，吾君之德也。《商書》語災祥，終之以惟和惟一；《中庸》言位天地、育萬物，先之以致中和。懿哉！是知三極之静同於一中，三極之動同於一和。土木云乎，禱祠云乎，備物薦信，揭虔妥靈者，則所以尸其敬而致其一也。坤翁宅生下土，賴天君照臨其上，三時不

害人和，而神降之福，夙夜不敢忘顧，恐斯民日用飲食不帝之我加也。乃寫諸詩歌，發揚而蹈厲之。歌之曰：窅窅冥冥兮，三氣之清。巍巍蕩蕩兮，其功莫名。神化密移兮，無臭無聲。雲行雨施兮，天下皆平。又歌之曰：順帝之則兮，立我烝民。隱顯一心兮，遐邇一人。流通無間兮，溥博無垠。如神之忱兮，如天之仁。冬十二月吉日，朝散大夫、知撫州府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軍州軍馬家坤翁記。同治《臨川縣志》卷一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重脩州學大成殿記

景定五年正月

厥初生民，天人不二，道之精一，天之曆數在焉。聖人繼天而王，作君作師，道也。位與偕行。周轍東，王迹熄，天所畀，聖所膺，分裂晦闇，莫知所主，綱淪法斁，天人始二。吾夫子躬天道，無天位，以有其事，退而闡明至教，述作聖經，用宗主三才，用範圍有極，用迓續帝統。然後君臣父子以定，天地萬物以位有，山川河岳以流峙，日月四時以代明錯行，天經地緯，帝德王功，以昭明不墜，巍乎大哉！蓋道不待有天下而行，功則等百王而上之矣。斯民履后土，戴皇天，到于今受其賜勳不自知，有能修其黨庠遂序，放其重，黼其純，實其旅，嚴其堂陛，盡敬於夫子者乎！報德報功，以王禮祀，惟有國典寥寥僅存。跨秦歷漢，聖人不作，莫爲之的，以一統類，典章廢，防範隳，人之溺於佛老，淫於鬼神者，相與張皇禍福，以翼其説。聞者讙趨，謂利可求，害可避，委金帛，盛土木，

以崇侈其居，沉沉乎巨麗。見者復洞心駭目，信其有神靈，叩頭歸仰，惟恐其後。蓋彼以利欲誘之，此以理義導之爾。欲則無極，理則有止。欲之所就者，其事必奢而放，理之所存者，其物常儉而法，固也。吁！是間非理義實主張，是雖有利欲，將安所施。甚矣，人情之靡，昧所本而從所競。然道之汙隆，不與存焉。苟蕩搖於利欲，鼓舞於怪神，出於典章防範之表，違乎天則帝制之常，雖其高大擬於宮闕，華采踰於圖繪，皆朽木稿壤爾。臨汝居山川風氣之會，以聲名文物爲江西稱首。俯而察星，所占爲斗牛文明之分；仰而觀象，上通乎太微。斗之魁，星之文昌，實所臨炤。中而人，則樂、晏、曾、王、陸氏，故家文獻，足以證斯文不在茲乎。夫子之堂，梁柱屏障，牖户几席，黝然凝塵，懼弗稱命。具備其物，而新其陳，又采椽丹漆，以施彰之。素王南面，門弟子北面，垂其衣裳，冠冕佩玉，仰鑽前後，金聲玉振，四代禮樂之盛，宗廟百官之富，洋洋乎如在其上，其左右，多士駿奔，人知興起。今而後博五氏之文，歸約於夫子之禮，濬臨汝之流，以通乎洙泗之源，明此之理，渺彼之欲，敬此之義，羞彼之利，典章貴，防範尊，人文興，天象應，千載一日，去聖一心。吾黨小子，庶幾得與於斯文矣！豈曰春秋奉祠，報德報功而已。景定甲子正月日，朝散大夫、知撫州軍州家坤翁記。同治《臨川縣志》卷二四。又見光緒《撫州府志》卷三二。

明潤閣記

景定五年正月

郡治地位崇高，環臨廣衍，麗譙可東望，瀛洲可西望，五峰堂可南望，皆極目無外。惟北有臺，望楚其名，廢爲庋閣，以實戎器。自是一隅獨壅塞，與三隅之知見，不能以相流通。暇日，既別置庫，命開通之，補綴繕治，因成爲閣，可北望矣。公退，周游四所，左顧右盼，前視後瞻，晦光窒通，上著下察，如寤如醒，曰明曰旦，藩籬洞徹，民物一視，佳哉！郡乘云：是邦上應於文昌，質諸史，其星在北斗魁前，大小明潤齊，則天瑞臻。嗟乎！此政理也。今吾閣位乎北，文昌斗魁實在其上，宜遂扁曰「明潤」。非美其名，欲要其實。夫爲政，未有弗燭厥理能施其澤者，明有窒則潤不能溥，吾以是自警，庶幾有益於吾事。人與景一，閟閣不徒存。客聞其言，顧而嘆曰：「不占有孚瑞其臻，吾當竚立候望，俟星之明即我之明，星之潤即我之潤，多福自求，瑞非天産，子何從俟？俟諸天耶？俟諸人耶！吾儕惟不求用其智，而後足以言明；惟不自知其仁，而後足以言潤。我雖不能，能知其義。夫君子之心，慾去而忱存，淵停而鑑靜，無適無莫，不迎不隨，有來斯燭，其理莫遁，事理各得，何適非利！故其明不動，無所不通，其潤不勞，無所不徧，未嘗區區焉膠於一事，而繫累所見，未嘗孑孑焉泥於一物，而崎嶇其惠也。然則明潤無二理，在我者不容以有心成之，在天者尚容以有心求之哉！蓋莫之爲而爲者，吾之明潤；莫之致而至者，星之

明潤。生民之福，即上天之瑞，吾知存吾忱而已。星之明耶潤耶，瑞之臻耶否耶，於我何加！苟能是，則東西南北四達不悖，洪纖小大當同入吾明中，無求於星象而象自應，無求於天瑞而瑞自臻。其視夫人豐屋蔀家，小智晦忱，一私所礙，室廬自窮，蘄獲於心，終無所獲者，則有間矣。客曰：「善，請記其説。」於是乎書。景定甲子正月吉日，眉山某記。光緒《撫州府志》卷九。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一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撫州金柅園記

郡圃夙號金柅，自唐末以來多見於詩人之題詠，莫識其爲何義。金柅見《姤》初六。《姤》之卦，《巽》來而《乾》止之，《巽》爲木，《乾》爲金，故有金柅之象。是邦夙以汝水東南巽來爲勝，西北會臨水則乾也。郡治亦位於州西北，來於巽，之於乾，可以會風氣而發奇秀也。雍正《江西通志》卷四〇。（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八一九二

王應麟 一

王應麟（一二三——一二九六），字伯厚，號厚齋，又號深寧居士。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
撝子。淳祐元年進士，調西安縣主簿，徙揚州教授。寶祐四年中博學宏辭科，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
歷遷國子録、武學博士、太常寺主簿。輪對，言邊事忤丁大全，罷職。起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擢秘
書郎，遷著作佐郎。度宗即位，除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遷著作郎、秘書少監兼侍講，歷起居舍人，兼
權中書舍人。再忤賈似道，出奉祠。起知徽州。召爲秘書監，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及賈似道潰軍江上，
上疏陳十事，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上章劾右丞相留夢炎任用私人，
遂辭官東歸。後二十年卒，年七十四，時元貞二年也。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
《掖垣類藁》二十二卷、《詩考》五卷、《詩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
《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
急救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
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救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見

《南宋館閣續録》卷七、八，《宋史》卷四三八本傳。

應麟文集久已散佚，明人鄭真、陳朝輔輯出文五卷，曰《四明文獻集》；清葉熊輯《深寧先生文鈔摭餘編》三卷爲底本，參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明文獻集》（簡稱四庫本）五卷、清末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抄本（簡稱清抄本）。另輯得佚文十一篇，總編爲十三卷。

節鎮賦

東自梓定，劍南東川潼川府。西從益求。西川成都府。東載名於峴首，山南東道襄陽府。西次立於梁州。山南西道興元府。河陽盟津，河陽三城孟州。東得太原之壯；河東太原府。淮南揚土，淮南揚州。荆無郢渚之憂。荆南江陵府。節建閬中，軍名安德。閬州。興居齊土，成處鎮土；濟南府、真定府。彰曰鄴國，昭爲潞國。相州、隆德府。華原沮水，宜多所感之人；耀州。武陵桃源，是謂有常之域。常德府。寧海、鎮海，杭都、益都。臨安府、青州。陸本在於臨汝，汝州。清實莅於番禺。廣州。曰横瀛兮，乃景城、河間之地；滄州、河間府。曰平静兮，爲清源、瓊管之區。泉州、瓊州。載惟夔國之名也，實自寧江而肇于。夔州。鎮静無譁，豈京口、桂林之異；鎮江府、静江府。定平不擾，無尋陽、吴會之殊。江州、平江府。定彼馮翊，護彼河中；同州、河中府。寧于宣城，安于鉅鹿。寧國府、信德府。奉鄞水兮

國次五位，慶元府。慶襄邑兮保先五福。拱州。東陽咸謂於寧土，婺州。鄜畤允爲於大麓。鄜州。乃順洮陽，洮州。乃成府谷。府州。房陵康兮，房州。平山陝郡之臻；陝州。符離静焉，宿州。信自合肥之篤。廬州。武以昌始，地惟鄂强。鄂州。南陽、黔中，武信、武泰；鄧州、紹慶府。滑臺、洋川、武成、武康。滑州、洋州。入中山而衆則皆定，中山府。服均陽而彼烏敢當。均州。或秦雄而遂信，秦州、遂寧府。忠聞許昌。潁昌府。寧有後先，徐州武寧、利州寧武。或邕建以延彰。邕州、延安府。威著長樂，福州。安在徐土、葭萌之地；安分上下，冀州安武、潭州武安。以名著，熙州。潼華陰而華焉域正。華州。瀘濬别州，瀘平川泳。瀘州、瀘川、濬州平川。昭安彰之三化，淯水密涇；金州、密州、涇州。興泰奉之三寧，彭原兖鄭。寧州、襲慶府、鄭州。遂普二安，嚴劍從命；嚴州、隆慶府。淮建二康，蔡昇嚮風。蔡州、建康府。彰曹南、崇漢東，而昭具信贛；興仁府彰信，隨州崇信，贛州昭信。安鄖國、寧容管，而清兼遠融。德安府安遠，容州寧遠，融州清遠〔一〕。宜作慶始，宜爲遠終。宜州慶遠。陽安化之郡内，慶州慶陽。源樂城之域中。趙州慶源。犍爲湖亳，以及康嘉昭集永，嘉定府、安吉州、亳州、德慶府。巴郡端舒，而暨蜀重肇安崇。恭州重慶，端州肇慶，舒州安慶，蜀州崇慶。岳岳陽而順昌汝陰，岳州岳陽，順昌府順昌。光光山而鳳翔好畤。光州光山，鳳翔府鳳翔。寧建富沙，雄建晉國；建寧府建寧，平陽府建雄。天平鄆城，涼平隴坻。東平府天平，渭州平涼。然則永興長安，嘉興檇李，而忠正下蔡焉，京兆府〔二〕、嘉興府、壽春府，靜難終居於邠水。邠州。《玉海》卷二〇二《辭學指

南》。

〔一〕融州：原作「容州」，據《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改。

〔二〕京兆：原作「京北」，據《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改。

四明七觀

東野先生弢光環堵，根極深寧，慕白賁以息影，玩素履以洗心。有南州公子，儼然踏門，言曰：「竊懷太史公之志，廣攬四方之恢恑憰怪，升高能賦，山川能説，庶幾一二於君子之九能。」《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説，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也。」能，叶奴代切。今至是邦也，願啓我以偉觀，博我以奇概。先生曰：「余卧游詩書之囿，視不踰几席，敢誦舊聞，吾子自擇焉。」昔嘗觀宛委之簡，見神禹之《山經》。《吴越春秋》：「禹東巡登衡嶽，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黄帝之嶽。』禹退齋三日，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言治水之要。」《山海經》十二篇，相傳爲夏禹所記。

東有山曰句餘，寔惟四明。南餘姚、北句章，二縣以爲名。

《山海經·南山經》：「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注：「今在餘姚南，句章北，二縣因此爲名。」

《九域志》四明山、句餘山爲二，以地理考之，其寔一也。

即山氏州，俶自開元之盛。

叶音成。《唐地理志》：江南名山，四明其一也。明州，開元二十六年采訪使齊澣奏，以越州之鄞縣置，以其境有四明山，名之。

其山嵽嶭巃嵸，谽谺嶔崟，駿極顥蒼，危碧峭青。方石四面，天劃神剜；出入三光，窗豁牖弦。對修眉於天姥，接五界於金庭。

四明山二百八十峰，□周回一百八十里，有四門通日月星辰。《山居賦》注：「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沃州、天姥山在剡。白樂天記：「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沃州、天姥爲眉目。」孫綽《游天台賦》：「落五界而迅征。」注：五縣之界。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金庭宮在桐柏山。《會稽記》：「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茲謂赤水之天兮，瑶扉闢而不扃。

《福地記》：三十六洞天，九曰四明，山名丹山。赤水之天，上有四門。

松、晉、羨、期之儔，來宅來燕，放悲壺瀛。駟虬桀鷺，娭翔紫清。山中人兮冠切雲，駒皎皎兮鴻冥

冥。或梯空而上，或履雪而行。

韓文公《送惠師詩》：「發迹入四明，梯空山秋旻。」少陵詩：「履穿四明雪」，謂鄭虔。從逸老以消摇，賦二韭與三菁。景幽棲之至行，道義重而貨輕。

四明逸老賀知章，見《李太白集》，知章自號四明狂客。謝靈運《山居賦》：「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太平之北諸山，神仙所居。」《宋書》：山陰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中有數百斛錢，視之瓦石不異。

珍木嘉草，蔆蓾叢榮。呫甘嚌芳，有果青橄。

《陸龜蒙集》：四明山中有果名青橄，極甘。《九域志》：山有四面，各産異木不雜。

茗十二雷，采襭區萌。

晁以道詩：「官有白茶十二雷。」注：四明茶名。區音勾。

川原出焉，練澄黛停。雲蒸雨降，豐我稻杭。

南豐《廣德湖記》：源出四明山。

其下桑土，蠶緰繭純。紅女織裴，交梭吳綾。

緰，七侯切。《唐地理志》云：明州土貢吳綾、交梭綾。

躡跂蹻以攀躋，徑沓嶂之紆縈。跂蹻即屐屩字。傒參同之伯陽，佇客星之子陵。軼埃壒乎區外，連飛遯而離羣。安石之東山，謝敷之太平。

《世説》：謝敷入太平山中十餘年。咫尺可尋也。爾乃地載神氣，支分脉聯。大隱之峰，名士楊適生焉。

慶曆五先生，大隱楊適其一也。

鳴鶴之岫，二虞喜、荔兆焉。

《九域志》古迹：鳴鶴山有虞喜、虞荔墳。

將與子明霞侶月，釣石耕烟。諷《遠遊》於穹谷，吟《考槃》於鳴泉。分靈藥之刀圭，友造化而飛高圓。

《九域志》：夏侯曾先《地志》云：大隱山南入天台北峰、四明東足，乃謝康樂《鍊藥》之所。倘有意乎彼，謂鰐鮫霧濕之蟠鬱，

蔡肇《明州謝表》：鰐鮫霧濕之所蟠鬱，夷隸舸舶之所往來。未知有建德之國，空同之仙。」公子曰：「愚行天下，睹終南、嵩、岱之高，興公登陸，褊矣。」

孫綽字興公，《遊天台山賦序》：「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先生曰：「海於天地間最鉅，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駕言徂東，浩浩滄溟。羲和浴於榑桑，日杲杲兮金鉦。朝潮夕汐，與月虧盈。有鰌如山，從以鯤鯨。

《風俗記》：海鰌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潮上，出穴則水退。

神虬襄首，吐雷噓雲。方其駿濤虎浪之興，銀峰萬仞，雪屋千層。簸空兀嶽，沃日吞江，雷公爲之矍

踢，天杭爲之蕩震，叶平聲盧《賦》、寶《志》未能該也。

唐盧肇《海潮賦》，寶叔蒙《海濤志》。

穆之《圖》《論》，目擊其真。

燕肅字穆之，知明州，著《海潮圖》、《論》二篇。

天門之水，濯洿淜瀲，淈淈汩汩，遠注析木。

《漢地理志》：鄞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輿地廣記》：象山縣東門山，即越天門山。

三吳轉粟，粢粢粒玉。饑甿叩哺，檣連尾屬。貪舶迅舸，蠻緤夷琛。東洎青徼，南薄朱垠。

陸雲《答車茂安書》：「鄞縣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淮南子》注：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綄音桓。《國語》：爰居，海鳥。

登山而望，渺渺鷗鷺之浮天根。候五兩以驅颿，爰居戢而澂氛。

雕題卉服，馱寒貊雞林。楊枹東門，艤鷁江滸。爰有狻麑犀象，翠羽火齊。薇水龍鱗之馥郁，蠙珠木難之璶麗。《杜楊》所未編，辛文不能計。

狻麑，獅子。火齊，玫瑰。占城薔薇水，得自西域。龍鱗香見《香譜》。木難，碧珠。蘇鶚《杜楊編》言奇寶。辛文，計然字也。

世道窳烏瓜切隆，如濤降升，蓋獻龜於明者治之兆，

祥符七年，明州獻青毛金文龜。

雨毛於鄮者亂之萌。

《唐五行志》：神龍二年，雨毛於鄮縣，占曰：「邪人進，賢人遁。」

在昔勾踐，疆宇至寧。仰瞻沼吳，蒲嬴之濱。曰甬勾東，浹口外洲。戰爭蟻穴，興亡貉邱。

《越語》：「勾踐之地，東至於鄞。」韋昭注：今鄞縣是也。《後漢書》注：鄞故城在鄮縣東，今奉化象山，漢鄞地。《左傳》：「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注：句章縣海中洲也。吳王云「甬句東」，注：今句章東海內外洲也。《越語》注：甬，甬江；句，句章也。晉孫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通典》云：越徙夫差於甬東。韋昭云即句章東浹口外洲。明州東北到大海浹口七十里。《輿地廣記》：定海縣有大浹江。《九域志》：羅城，或云越王無諸所築。《吳語》：越大夫種曰「吳

荐饑，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嬴即螺。

秦政騁欲，狼心未滿，游鄮踰月，從流忘反。海水羣飛，洪荼於民，一瞬爲墟，鮑車魚罾。

陸雲《答車茂安書》：「昔秦始皇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爲不如吳會也，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

迨漢六葉，濯征東粵。句章出師，命臣韓說。

漢武帝伐東粵，遣橫海將軍韓説出句章，浮海自東方而往。典午末造，妖寇鴟張，裕以豪英，往戍句章。晉孫恩之亂，劉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孫恩寇句章，牢之擊走之。夏侯曾先《地志》云：劉牢之築城以遏三江口。

唐季不綱，盜覆此城。巨容筒箭，獲醜策勳。

唐王郢陷明州，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想霸諸夏，吞六王之雄圖。螭舟兕楫，射蛟之弧。啟啟闐闐，憺陽侯，駴天吳。矯矯三將，如熊如貙。電矛雨矢，揃刈攘治，威殫勢遷，鮒入鯢居。昆明幾劫，桑田半蕪。吾將放其遺躅，既湮没而無餘矣。建炎凱獻於高橋，六飛安行於海澨。隱士相如，捨忠納説，何懋賞之漻漻，豈亦若新城三老之縹遰？

建炎間張俊用隱士劉相如之策，留明州，遂有高橋之捷。遰音逝。覘千古以永愾，憺東波之無窮。誦往聖之緒言，謇乘槎其焉從？壯魯連之高蹈，閔精衛之深衷。子好游乎？」公子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荀子《成相》不在險也，請更端以教。」先生曰：「海物惟錯，隽味崒焉。任公垂餌，便嬛榆竿。波臣效異，鱗萬介千。寸鮭腹蠯，亭以埼名。漢律獻醬，惟遠見珍。

《漢地理志》：鄞有鮭埼亭。注：鮭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蠯在腹中。埼，曲岸。《説

文》：漢律，會稽郡獻鮚，醬二斗。郭璞《江賦》：璅鮚腹蠯。《南越志》：璅鮚，腹中有蠯子如榆莢，合體共生。

蚶采疲民，君嚴奏免。

唐孔戣字君嚴。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夫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貢纔鯽骨，元豐仁儉。

《九域志》：明州土貢烏鯽魚骨五觔。

鯊鮯蜂蛤，鱉鯸鰡鰒，首石齒鋸，赤尾比目。續品類之數百，愉茂安之慘蹙。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爲鄞令，舉家慘蹙。句章人説此縣有短狐之疾，問陸雲以土地之宜，雲答書曰：「鄞縣海物惟錯，不可勝名。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蜂捕魚。鱣鮪赤尾，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鱉鯸，烝石首，曝鯊鮯，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臛鯊鮯，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當爲喜慶，勿爲慮也。」

亥市攸聚，水族有簿。兼韓子之南烹，藹鱟蠔與章柱。雖石華海月之詩，綺貝繡螺之賦，弗能殫舉。

東晞之鯛，邪頭之鮸，潘國之魦，且甌之蜃，珠鱉紫魠，居怯切其來如雨。鱴魴鰊蜮，數以盆鼓。於是擊鮮鼎食，羞用膳經。嘯父蝦鯚，側下切宣子魚飧。陳登之鱠，虞悰之鯖。芼以秋菘，酤以冬橙。掇苔髮以爲蔌，醉鼈杯而未醒。若乃潤下作鹹，散鹽爲貴。宿沙肇鬻而海王之策，祈望之守昉於齊而征利。

《説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宿沙瞿子善煮鹽筦於海王王去聲之國，謹正鹽策。《晏子》曰：海之鹽蜃，祈望守之。「鬻」讀爲煮字。

漢郡設官，三十有六。會稽則海鹽居一，此三縣猶未置也。考諸《唐志》，鄭始有鹽，晏、巽管搉，法寖以嚴。

《地理志》鄭縣有鹽。劉晏、李巽。

海瀕稚髦，弗能音耐苦淡。若作和鬻，甘耆嚴斂。音減酌醴燔枯，鱐鮑恣啖。繇是亭監棋布，牢盆歲增，負塗山積，熬素雪凝。翦竹葦以供煬，釋耒耨而肆勤。一卷三斛，川浮陸馳。

《地理志》鄭縣有鹽。劉晏、李巽。

海瀕稚髦，弗能音耐苦淡。若作和鬻，甘耆嚴斂。音減酌醴燔枯，鱐鮑恣啖。繇是亭監棋布，牢盆歲增，負塗山積，熬素雪凝。翦竹葦以供煬，釋耒耨而肆勤。一卷三斛，川浮陸馳。

《説文》：橐也。今鹽官三斛爲一卷也。

行商通其儥，音鬻巡院譏其私。劉晏置巡院，捕私鹽。蓋日用飲食不可以無，朝虀箸裹，其功與醯醬俱。

馬齒水精，冰鏤霜明。

魏太祖賜劉恭馬齒鹽七種。後魏明元賜崔浩水精戎鹽。

古云食肴之將，詎屑玉而嚼瓊。東箭箔筍，越竹筍萌。楊氏之果，染霞垂星。鹽音豔爲夏槁，屏羶撤腥。飫高、裴之菜食，奚猗氏之足云？

柳子《晉問》：「猗氏之鹽，晉之大寶也。」

後魏高允厨中鹽菜而已。裴俠食惟鹽茶。

魚鹽之湊，民殷財阜，不謂之樂郊耶？」公子曰：「海加租而魚不出，鹽頴利而人窮怨。不聞蕭望之、朱文季之言與？《漢食貨志》、《後漢·朱暉傳》吾冬饘夏麪，邱畢切藜羹不糝，味無味夫何慊，願聞

所以利民者。」先生曰：「先民有夏，盡力溝洫。魏之豹、起，西門豹、史起漢之兒、白，兒寬、白公。疏泉灑流，沟滀膏澤。維鄭之邑，厥壤鹵舄。原高隰下，易暵以溢。相時鍾洩，守宰逌職。我懷休明，循良輩出。斡造化機，卷舒神術。有豐無窶，潦霽惟一。觀乎句章，漢陂之舊，內史修復，所居民富。

晉孔愉爲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言觀乎南，湖曰小江。溉田置堰，元暐氏王。蘭鞠無絶，如古桐鄉。

《唐地理志》：鄭縣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暐置，民立祠宇以祭之。《九域志》：它山堰，王元暐置，後封善政侯。

觀乎西南，堰曰仲夏，頃凡數千，雨我多稼。築者季友，惠以厚下。

《唐志》：鄭縣西南四十里有仲夏堰，溉田數千頃。太和六年，刺史于季友築。

湖有廣德，實在西界，刺史曰侗，增修勿壞。夷庚起隄，峋也建埭。誰其填閼，音淤利微害大。發議請復，志不克遂。

《唐志》：鄭縣西十二里有廣德湖，溉田四百頃，貞元九年刺史任侗因故跡增修。南豐先生記云：湖大五十里，漕渠東北入江。大曆八年，令儲仙舟更今名。大中元年，刺史李敬方刻石，謂湖成三百年矣。湖之興其在齊梁之際乎？至道元年，守邱崇元復之。天禧二年，李夷庚正湖界，起隄十八里限之。熙寧元年，張峋築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爲埭二十。政和中塞爲田，高廟時李光泰

奏請復湖〔一〕，不克行。

唐有西湖，爰在東郊。陸令開廣，農殖嘉苗。

《唐志》：鄞縣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湖姓以錢，亦處東鄙。受溪七十二，環塘八十里。四牐七鄮，溉田五十明州東錢湖，受七十二溪，累石爲塘八十里。天禧元年，李夷庚重修，中有四牐七鄮，溉田五十四萬畝。鄮即堰字。

滀滀清渠，有蒓有菰，有蒲菡萏，烟海雁鳧。蓋自晉以來，遏川水種，既浸既潤，民食無匱。方勇切

陸雲《答車茂安書》：「鄞縣西有大湖，廣縱千頃，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牐成雲，下牐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遰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常實。」

介甫鳴弦，乃隄乃陂。瘠土衍沃，遺黎之思。

《聞見録》：王荆公知鄞縣，起隄鄮，決陂塘，爲水陸之利也，邑人便之。公屬民浚渠川，見《鄞縣經遊記》。

吏隨以窳，棄稷弗務。新溝之歌靡聞，均水之約莫舉。

唐薛大鼎治新溝。漢召信臣作均水約束。

刓濬塞而坼龜，坊音防庸圮而涸魴。曩畝一鍾，今食二斛。孰能諗夫愛民者，塗之人可以爲禹。」公

子曰：「佐耕以水，展也民利。思不出位，吾將有俟。」欲聞閎大傑特之觀，無隱乎爾。」先生曰：「明多名山，竺乾氏居之。寶地金繩，祖花禪枝。南有雪竇，東有太白。飛瀑淙淙，層巒巘巘。大梅之巉崿，衣荷飡松之詠憺如也。玉几之岊巔，神耀得道之銘炳如也。吳市子真，松風隱居，陳蹟故在，是邪非歟？

大梅禪師詩：「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東坡先生《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見《八師子經》。大梅山，或謂梅子真所隱。《南史》：陶弘景詣鄮縣阿育王塔，受五大戒。

文正之詩，大年、希白之筆，釋子之所夸詡，存乎否乎？

范文正公《送湛公歸四明講席詩》：「滿面春風指四明，山辰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惟講《華嚴》報太平。」鄞有法智師名禮，主天台教，聚徒四百。楊文公大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住世，錢希白碑其異于塔。

雖然，著本論者，惡其學幻而言呢。意者，辟世之士，晞髮濯纓，岑蔚林密，魚潛龜藏。思昔山人有徐，廣《孝經》之指。

《唐藝文志》：徐浩稱四明山人，上《廣孝經》十卷。

王、蔣、顧三隱席珍韞璞，不蘄流俗之知己。

《容齋三筆》載李孟傳所録三人：王茂剛居林村巖壑深處，刻意讀書，尤邃于《易》。慈溪蔣季

莊，當宣和間鄙荆舒之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高抑崇率一歲四五訪其廬。顧主簿南渡後寓慈溪，廉介安貧，踐履雖細事不苟。旦起俟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便酬之，它布帛皆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之。

璜也自謂似龐，蘊僧騰客之該洽，故老稱美。

李璜老于韋布，有詩曰：「此身便是龐居士，也更無人賣笊籬。」爲文用僧騰客事，或問爲何事，曰：侯景臺城事也。著《白樂天年譜》，事見《攻媿集》。

今嵁嵒之下，豈無草耕木茹，匪黄匪緇，蟬蜕囂滓。欲往從之，耄且休矣。子謂斯何？」公子曰：「姑舍是。側聞是邦，鴻生碩德所治教也。南豐曾子固，名鞏，守明州，修州城，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江漢星斗之望，牧於斯。

南豐先生曾子固，名鞏，守明州，修州城，程工賦，裁省費十六。

忠肅陳公，雪竹霜柏之操，貳于斯。

陳忠肅公瓘瑩中，以越州簽判攝倅明州，寓居城之湖西，著《四明尊堯集》。

船司空則以道之晁，倉庾氏則子約之吕。正學參前修，姇節映終古。

景迂先生晁説之以道，以元符上書黨人監明州造船場。《易元星紀譜》作于甬江官舍，舊有祠，放翁作記。大愚先生吕祖儉子約，監明州苗米倉，去倉中淫祀。後爲太府丞，以直言謫死高安，謚曰忠。

前代令有琯，長史有吉甫，未足數也。

唐房琯慈谿令，李吉甫明州長史。文獻濡染，必有聞而知之者，敬在下風。」先生曰：「明士鄉也，有越大夫種之英風，其人通達而多能。

《呂氏春秋》高誘注：大夫文種，會稽人。有大里黄公之高標，其人恬静而自珍。

《會稽典録》：虞翻仲翔對王朗景興曰〔二〕：鄞大里黄公絜己暴秦之世，高祖即位，不能一致。惠帝恭遜，出則濟難。《輿地志》云：鄞有大里，夏黄公所居。

董子以孝行著，愛親者式其儀型。

《典録》：虞仲翔曰：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仇，海内聞名昭然光。

任奕以文章進，摛藻者襲其芬馨。

《典録》：朱育對濮陽興曰：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文檄曄若春榮。宏、雲、光、修，四士尚義，挹其勁操，思特立以獨行。

《典録》：虞仲翔曰：主簿句章梁宏、鄭雲，皆敦始終之義，引罪免居。鄭主簿任光，身當白刃，濟君于難。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受命，垂聲來世。見《吴志》虞翻傳注。

故虞仲翔以俊異之生，爲海嶽之精。

《典録》：仲翔曰：「會稽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鹽珠蚌之饒〔三〕，海嶽精浹，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

陸士龍因吏民之謹，知禮教之明。

士龍《答車茂安書》：「鄧縣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

屯艱否閉，堙曖湛冥。宋以文治，賢路恢宏。丘樊緼褐，化爲紳纓。邑校求師，再書延致，斯廣川之淵源也。

杜醇，慶曆鄉先生，王荆公宰鄞，因孔子廟爲學，再書請醇爲之師。慈令林肇興學，亦起醇爲師。

順昌嬰孺，以「俞」爲字，斯新息之慈仁也。

俞偉字仲寬，宰南劍順昌。劍人生子多者皆不舉，仲寬作《戒殺子文》，召父老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者多以「俞」爲小字也。

孝通神明，《凱風》終養，斯康叔之純誠也。

李宗質字文叔，濮人，文定公之裔。所生母展氏，羅靖康之亂，母子相失，至江州水南遇展氏于廛中，物色良是。別十餘年，而奉色養者二十餘年，居鄞之石塘。攻媿先生銘墓，誠齋楊公爲傳而贊之曰：「非至孝奚而通神明，非通神明奚而得母？」

引裾强諫，辛毗其直。

陳文介公禾，政和初爲正言，抗疏言宦官，上拂衣起，禾褰挽上衣，上爲少留。衣裾脱落，上曰：「碎朕衣矣。」内侍請□易衣，上曰：「留之以旌直節。」

鈎黨挂名，范滂自出。

周鍔，范忠宣公之甥，陳忠肅公同年進士，娶其女弟，入元祐黨籍。

臨難盡節，解揚之匹。

吴從龍，奉化人，李全之變，提孤軍爲前鋒，馬中流矢，爲賊擒。賊使僞稱援絶，紿泰州開城門，從龍至城下，大呼曰：「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泰州可死守。」賊怒，刃交下，罵賊不絶口以死，立廟，官其後。

石交歲寒，之死不渝，信義如漢脂習。

李猷字嘉仲，一字獻夫，鄞人。建炎初以婦翁没王事，自京師詣南都行在所，見友人陳東少陽上書死，猷爲位而哭祭曰：「吾欲收葬，少陽有知，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尸，又二日得首，合而斂之。會其鄉人胡中行欲求護喪，併以行李付之。猷終肇慶府節推，高閎抑崇志其墓。

却賈胡之賻，持玉雪之廉，父子如魏胡質。

王正己字正之，慶曆鄉先生説之後。父勳，提舉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百萬爲賻，正己固却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旅，猶能負喪以歸。」

不媿廉叔度也。趙彦逾字德老，帥蜀，餽遺不入私家。將去，聚宗室在九縣者，分餉之。子筠夫守袁州，寶慶中真文忠公入朝，上問有何廉吏，以筠著者。

之人也，編《典録》而無媿，令譽焯乎日星。下逮里巷，則有旌閭之楊，掌庫之童，若兔罝中林之好德。

紹興間，明州民楊慶以孝旌表門閭。江休復《雜志》：王介甫爲鄞令，訪義夫節婦，得三人，其一人可采，曰童判子。爲人掌典庫，其家養疏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其甥不事家産，屢負人債，輒爲償之，不以告姊。

菌蠢一時之榮華，荃茅萬世之淑慝。彼鍾、黄之竊據，郡乘幾于曲筆。」

《唐紀》：中和元年，鄭賊鍾季文陷明州。景福元年〔四〕，明州刺史鍾季文卒，其將黄晟自稱刺史。郡志書季文不書其事，書晟取其墓銘，不書自稱刺史，非《春秋》懲惡之義。

先生言未既，公子起而稱曰：「鄭圃澤多賢，衛多君子，魯東海多卿相，汝潁多奇士，見《列子》、《左傳》、《漢地理志》、《晉周顗傳》。居使然也。盍語其詳？」先生曰：「世族蟬嫣，重圭累組。位槐調鼎，宅揆惟五。衮鉞焜燿乎宗翰，衡樞舄奕乎該輔。牙纛畫繡，差肩踵武。慶曆中王周始守鄉郡。紫艾紛綸，常伯亞旅。庠聲序音，洋洋鄒魯。習鄉上齒，長少有叙。流品别涇渭，公卿列韋布。俎豆秩秩，章逢楚楚。

汪大猷字仲嘉〔五〕，冬至元日集鄉士行禮大成殿下，退序拜明倫堂，推長者祭酒，自齒韋布之列。

凡周之士亦世，吾州之俗近古。《春秋》二高之説，《詩》《禮》曹、鄭之詁。

高憲敏公閎字抑崇，著《春秋集注》。高元之字端叔，著《春秋義宗》。曹粹中著《詩解》。鄭鍔字剛中，著《周禮解義》。

殊科首登于蓬萊，

紹興初，立博學宏詞科，王璧炳文首中選，入館閣。

掄魁三冠于龍虎。

淳熙戊戌姚穎，嘉泰壬戌傅行簡，嘉定甲戌袁正肅甫。

名茅塨仕，多桂寶桐韓之疊矩。又有文章授訣，《孝弟》彙聚。

迂齋樓先生昉，字暘叔，以《古文訣》授諸生。俞觀能，象山人，著《孝悌類鑑》。

《灊山》清篇，武子妙句。

朱翌字新仲，以詩名，爲中書舍人，有《灊山集》。張良臣字武子，有《雪窗詩》。

《潛虛》有辨，《杜集》有注。

張漢，慈谿人，著《辨虛》，見《攻媿集》。卞圜字養直，注《少陵集》。

家自以爲舒向，人自以爲揚、馬。茲可以言文獻乎？」公子曰：「嫩則嫩矣，然世禄非不朽，科舉外

有學，願識其大者。」先生曰：「故國下車，喬木蒼蒼。理義雨露，名節風霜。古之遺直，曰豐清敏，排姦詆奄，讜論廩廩，託興荷花，聞者斂衽。

豐清敏稷，字相之，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于殿陛間揖稷曰：「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與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言京姦惡。宦官寖盛，稷懷《唐書》上殿，爲上讀《仇士良傳》。方數行，上曰：「已諭。」稷若不聞，讀畢乃止。致身常伯，累鎮大藩，資産纔七十畝。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蔡京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耶？」

慶曆師儒，燕及孫曾，曰樓宣獻，斯文統盟，有德有言，既和且清。

樓宣獻鑰，字大防，慶曆鄉先生郁之曾孫。爲給事中，上疏留彭龜年而去。性寬厚，好賢樂善，知貢舉，以文獻之傳語真文忠公，許以致遠。

泗沂絶學，闡自關洛，朱、張、呂子，緒承先覺。臨川一陸，自得於心，若異而同，爲己功深。淳熙四儒，探賾性淵，並游三先生之門，獨契陸子之心傳。

舒文靖璘元質、沈端憲煥叔晦、楊文元公簡敬仲、袁正肅公燮和叔、子甫廣微。朱文公《答項平甫書》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要。子静所説，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又言：「陸子静、楊敬仲有爲己功夫，若能窮理，當甚有可觀。」

處則講貫以淑艾，仕則善教以昌言。長庚曉月，惟楊暨袁。袁亦有子，受業于楊，進禮退義，家學用

光。春木茁兮，高山仰止，人固亡而書存，世未遠而道邇。顔何人哉，希之則是。若魯廬江贊名德先賢，沛三輔序耆舊節士。後有著者，孰謂知管晏而已？」

《隋經籍》：「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

公子肅然改容，離席而拜曰：「廣哉！觀乎井黿甕蠛，昭然開明。乃知西河俗美以子夏，北海風移由康成。文藝抑末，歸根六經，滌源雖本，敬義明誠。鄉黨之化，漢學是崇，讀書尚友，作聖之功。闕里近只，遵海而東，從羣穹兮問塗，貫今古兮心同。」

河東爲《晉問》，濟北爲《錢塘七述》。余頗識鄉里故事〔六〕，欲擬相如久矣，年六十始克爲之，視晁子十六歲之作，汗顔滋甚。筆力衰薾，見聞箄陋，效瞶不能奇也。後十年，篋中得舊藁，不忍棄，録而藏之。山川不改，風俗非昔，祇以增懷古之一慨云。浚儀深寧老人王伯厚父述。《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三。又見天順《寧波郡志》卷一，嘉靖《寧波府志》卷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七〇。

〔一〕李光泰：疑「泰」下脱「發」字，李光字泰發也。此是注正文「發議請復」之「發」字。

〔二〕王朗：原作「王郎」，據《後漢書》卷七五章懷注改。

〔三〕之：原無，據文意補。

〔四〕景福：原作「景德」，據《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改。

〔五〕「汪」字原脱。按前文未叙「大猷」其人，此處不應稱名不稱姓。考汪大猷字仲嘉，鄞縣人，《宋史》卷四

〇〇有傳，此必是脱「汪」字，今補。

〔六〕里：原作「理」，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八一九三

王應麟 二

咸淳三年郊祀大禮赦文首詞 內制 正月一日

門下：朕嗣受丕基，遹求彝憲。正月上日類於帝始。永懷先烈，敷遺沖人。既付中國民，慨敉寧之非易；率惟虞帝之初；昊天成命殫厥心，祇若周郊之勝，而兢業未知攸濟。三垂庶定，益思戒備於不虞；八蠻雖通，猶慮豐穰之難必。無日不惕，賴天之靈，井洛奏勳，寖恢舊宇。臘靈呈瑞，實兆有年，汔可小康，敢曰能享。載稽隆興之詔，仰法至道之規。維泰峙之肇禋，於孟春之朔旦，以大報本，式用休。然念黍稷非馨，必至治而神明感；牲醴以告，必嘉德而民力存。其棐忱辭，惟予實意。蓋嘗崇節約之制，廣賑貸之仁，屏遠僉壬，申儆貪墨。凡立政立事，灼知厥若；庶在宮在廟，不顯亦臨。敷前人之大功，乃建鴻號；秩元祀之將禮，乃涓熙壇。相維辟公，初見宗祖，恭館奉幣，長發其祥，太室祼圭，遹追來孝。儷一純而對越，輯衆正以仔

從。備金車五路之容〔一〕，肅甘泉萬騎之衛。鳴玉鸞於蒼龍之駕，展鉶律於青陽之歌〔二〕。有本有文，盡物盡志。霽景格時暘之應，慶霄宣華旦之輝。迪惟寅畏之忱，用答緼紛之貺。於是被衮而薦鬯，昇邱而斂柴。合祛兩儀，協乾坤之交泰；陟配二后，昭功德之兼隆。賓八鄉於桂尊，穆東皇於瑶席。神鵷吉而高斿澹，星彪列而煇幄光。燕祉皇天，馮馮翼翼；介壽文母，怡怡愉愉。迄用有成，俾爾單厚。飭躬奉祀，以蒙嘉氣，敢專享於藩釐；行慶施惠，以及兆民，盍丕承於鴻造。予其大賚，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

尾詞

於戲！相上帝寵綏四方，惟始和而觀治象；建皇極敷錫五福，惟好生以洽民心。蓋春者德之元，而祭者澤之大，尚賴股肱爪牙之勵翼，岳牧侯衛之布宣。永敷萬國之歡，勿替億年之敬。《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金：四庫本、清抄本作「巾」。

〔二〕鉶：右引作「鍾」。

德祐元年明堂大禮赦文首詞　九月十四日

門下：朕嗣大曆服，迪前人光。皇天既付中國民，敬事之心敢怠；明堂以教諸侯孝，肆祀之禮有常。惟懷永圖，未堪多難。菲德弗類，上以累三光之明；柄任匪人，下以稔外夷之患。鴻雁哀嗷而靡集，蛇豕薦食以無厭。並告神祇，以與爾衆請命；有指疆土，肆予沖人思艱。恃太母保右之慈，去屢歲凶邪之蠹，更化而行善政，籲俊以强本朝。黎元之心寢安，將士之氣復振。往求攸濟，曷惠其寧。祈永命惟在德元，敬明神宜無悔怒。念天地好生之初意，畀矜萬邦；而祖宗不殺之至仁，垂裕億載。有嚴大享，其棐忱辭。惟紹興尚質從權，寅毖弭兵之祝；惟淳熙齊精蕆事，率循越紼之規。茲敉寧圖於武功，乃儀式刑於文典。聿懷在疚之戚，矧當孔棘之秋。肇禋維清，大禮必簡。屏黼繡周張之飾，優霜露悽愴之思。命輔臣而款真宮，咨宗屬而祼太室。心感通于三才之奥，躬陟格于九几之筵。報本合祛，尊祖并侑。圭幣始薦，屬屬然如弗勝；蕭脂載燔，洋洋乎如在上。牲醴之馨則無讒慝，粢盛之潔則曰豐穰。秩祐申錫無疆，並貺惟予有慕。月明星稀，用格熙成；乾清坤夷，庶克耆定。歸胙介怡愉之壽，肆眚布寬大之條。聰明自民，蓋上帝臨下有赫；恭默思道，謂百姓有過在予。閔征戍之勤勞，惻邊陲之荼毒，汔可小息，咸與維新。俾沐膏澤而鏡至清，用開治源而導和氣。可大赦天下。

尾詞

於戲！皇極敷言，於帝其訓，敢專五福之膺；《我將》既享，畏天之威，永保四方之乂。尚賴股肱咸一德之輔，熊羆不二心之臣，合謀計安，攘狄復境，協成順信之助，丕集升平之勳。《四明文獻集》卷二。

舉廉吏詔

詞科所業。下篇同〔一〕。

敕門下：周聽治以六計，廉善居先；漢辟士以四科，清白爲首。朕灼知有俊，誕保受民。惟前代迪厥官，不肩好貨；凡正人羞其行，庶幾成風。嘗賜札以律貪，復作銘而申訓。曾是在位，猶從匪彝。鞭撻不已而寵賂章〔二〕，簠簋不飭而節行缺，退食鮮《羔羊》之操，虐民多《碩鼠》之譏。念激濁在於揚清，而癉惡莫如彰善。神爵獎朱邑之潔，治盛循良；開元旌王邱之廉，風移苛嬈。一賢蒙擢，百辟嚮方。肆公道之天開，閔頹波之瀾倒。克正罔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與厲精而更始。咨爾承休之彦，體予美俗之懷。廉欲得其真，公選潔修之士；舉皆賢于己，博詢操履之原。內則如光禄之薦王嘉，外則如河東之察黄霸。人之有猷有守，具以實言；予其懋賞懋官，亦克用勸。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四明文獻集》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宋四六選》卷一，《南宋

〔一〕題注原僅作「詞科」，據《玉海》補。

〔二〕鞭撻：右引作「鞭韃」。

舉將帥詔

敕門下：朕鑑「徹桑」「未雨」之戒，軫《采薇》治外之憂。熊羆父王家，昔何多於英傑；蛇豕食上國，今未敉於疆垂。風寒僅數處以護吴，道敝欲多方而誤楚，荆益慮深于脣齒，湘廣備缺於腹心。雖錫斧鉞而啓元戎，猶聽鼓鼙而思猛士。食靡忘於鉅鹿，志孰奮於伊吾。内無舉奉世之臣〔一〕，外乏代崇文之將〔二〕，朕爲拊髀，戎將生心。昔高廟歲舉六科，智勇是選；孝祖薦格五等〔三〕，謀略爲先。率由舊章，深詔執事，詩書如郤穀，豫思元帥之儲；策慮若陳湯〔四〕，勿求循行之備〔五〕。搜異能於藪澤，拔奇節於偏裨。爪牙宜備不虞，迄成固圉之績；履屐間得其任，無愧知人之明。惟爾之能，求朕攸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四明文獻集》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舉：原脱，據《玉海》、四庫本、清抄本補。

〔二〕代崇文：原作「伐崇」，據《玉海》改。

〔三〕孝祖薦：原作「祖薦孝」，據右引乙。

〔四〕慮：原作「應」，據右引改。

〔五〕循：原作「稽」，據右引改。

科舉詔

敕門下：國家用儒之效，與三代比隆。朕紹休聖緒，於今四年。粤若恭默之時，亦既選士，未遑親策，茲將進於庭而問焉。仰惟仁祖臨軒之初，太史奏雲瑞，名臣輩出，施之事業，碩大光明，朕甚慕之。先帝道久仁洽，凡今宗工獻臣，莫非豐芑。涵濡之澤，燕詒我後。顧惟天下之才無窮，而對□之亦有無窮之用。思昔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興賢興能，出長入治，所取皆有用之實。爰自以文設科，視古寖異，然經術詞章所以覘濟時之蘊，徒文乎哉！學問粹而器識宏，其文渾厚雅正，實用於是乎見。朕既臨雍，表章儒先〔一〕，首善崇化，以風四方。矧景運維新，協乎五緯聚奎之歲，爾多士其必躍然興起矣。蓋飭操履以培其本，明理義以浚其原，勿事穿鑿，勿尚浮靡，以稱作人之實意。羣有司尚亦公爾考擇，明爾鑑裁，俾抱負器能之士，惟朕時舉，庶得賢立太平之業，式克迪前人光。其率朕志無斁。《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儒：原作「濡」，據四庫本改。

日食求言詔

敕門下：惟天降割我家，嗣君幼沖，未堪多難，吾以衰耄，勉同聽政。明不能察奸臣之誤國，仁不能救醜虜之殄民，德澤弗流，政令多失，乖氣致異，適見於今。乃季夏月朔，日有食之既，陽微晝晦，變莫大焉。吾惟艱危之會，憂心如薰，重以災異譴告，於何不臧，厥咎在吾，痛自刻責。貶損尊號，猶恐未盡應天之實，方與嗣君夙夜祗懼，省躬悔過。慨念奸臣專政之久，杜塞言路，蒙蔽天變，下情壅於上聞，禍至此極。今吾大警悟、大懲艾，虛心以改。惟人言所以達天意〔一〕，咨爾百僚士庶，盡忠極言。凡涼菲之愆，政事之疵，黎元之疾苦，爰暨攘夷固圉之長策，可以銷惡運、導和氣者，毋有隱諱，將采擇施行。人心悅而天怒解，庶其在此。布告中外，體吾至意。《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人言」下原衍一「以」字，據四庫本、清抄本删。

資政殿學士江萬里上表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斷來章批答詔

省表具知。朕惟文事必有武備，聖人經綸之學，《易》爲之原，於《萃》曰「戒不虞」，於《既濟》曰「思患豫防」。以幾深之略，圖久大之規，卿素學也。在我烈考，未究遠猷，用敷遺於沖人，

登貳宥密，庶幾本强而精神折衝。厥有嘉言，以教告朕曰：戎情之往來叵測，邊備之科瑣當嚴。乃言維服，尚式《萃》、《既濟》之訓，協謀籌幄，日申儆以討軍實，時閒暇以明政刑。率惟敉功，昭乃辟之有父，亦有無窮之聞。懋哉，欽予時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文天祥辭免依舊權工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江西安撫使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不允詔

敕天祥：省所奏，具悉。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事罔不曰艱大，天啓我成功所。惟時魁儒，秉忠倡義，奬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爲之增重，人心恃以爲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若稽高廟，命臣頤浩開制閫於江浙，宏濟中興之業，耆定敉功。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畿甸之備守當嚴。命卿以太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撑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靖虜氛。儒帥一臨，士氣百倍。用保乂我文祖受命民，兹惟豐芑詒謀之意，亟其禡牙，紓朕宵旰之憂。所辭宜不允。《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顯謨閣直學士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李庭芝築城獎諭詔

敕庭芝：朕遹駿先猷，儀圖外治。程伯之率淮浦，既立武以修戎；山甫之城東方，爰任賢而賦政。眷言揚土之屏翰，粤若相臣之旬宣。無競維人，屹金湯而鼎立；有截其所，萃壁壘以星聯。相攸西北之隅，哀時形勢之要，允懷勝算，孰贊膚功。卿儒雅折衝，謀謨經遠，增二萬列屯之備，懋七年善政之勤。未雨而綢繆，無日不申儆。謂分營於箕翼，必設險於帶襟。如山之苞，控仁愿三城之會；因地之利，仿仲淹大順之規。實墉實壑而幹方，迺疆迺理而築室。不愆於素，俾來以圖。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載嘉爾績，魯侯之功。海邦是若，永乂我民。故茲獎諭。《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吕文德收復開州江面肅清獎諭詔

咸淳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敕文德：朕懋《采薇》治外之勤，謹徹桑未雨之備。日申儆軍實，無競維人；天毖我成功，所助者順。狡焉韃寇，竊據開城。哀凶鞠頑，弗顧佛貍之識；折衝厭難，靡忘鉅鹿之思。卿策慮通於神明，忠忱衛於社稷。奮鷹揚之勇〔一〕，卯詔辰行；率虎闞之師，風驅霆擊。我環攻而氣倍，彼株困而技窮。旃裘之援莫前，金湯之險旋復。膚公甚隽，勝勢用張。巴夔西土之喉衿，既克敉定；襄峽上流

之脣齒，猶肆窺覦。恃吾有以待之，惟卿獨能平爾。以身督戰，先事候情。百將一心，凡履屐間當任；四牡三捷，從枕席上過師。運奇伐謀，并力逐北，俾投鞭之醜遠遁，而阻隘之羣一空。汔奏肅清之勳，深嘉扞禦之略。荆州通蜀而用武，朕方觀葛亮之規模；江滸出軍而告成，卿尚圖召虎之事業。益恢疆宇，丕耀旂常。故兹奬諭。《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膺：原作「膺」，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賜淮西制置大使夏貴奬諭詔

敕夏貴：朕惟盛夏逾半，分陰易流，諸路勤王兵已集，望卿奬三軍以清江面。惟長淮以西，倚卿爲金城，守廬復巢，通北江之咽喉。屢戰屢捷，醜虜膽寒，進師濡和，則建業、當塗有克復之期。奏六月之膚公，報先帝之殊遇，在此行也。卿謂水陸並進，隨機用事，知勇明決，允契朕心。亟其合熊羆之士，掃蛇豕之穴，獻俘清廟〔一〕，飲至京師。宗社生民之福，豈惟予一人以寧。故兹奬諭。《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俘：四庫本、清抄本作「畝」。

賜淮東制置大使李庭芝獎諭詔　七月二十八日

敕庭芝：惟天付予有家，沖眇未堪多難。蛇豕薦食，覃及畿甸。維揚截然中居，若防制水，恃以無恐。實惟禮樂詩書之帥，秉忠忱，翰王略，且戰且守，屢奏膚公。邇者舟師不利，江氛未清，根本之謀，我用是急，趣卿入衛，强本折衝，庶幾籌幄，可以決勝。奏章來諗，表撑裏拓之慮甚密，申儆軍實，招選勁兵，將有造國之期。朕惟寵嘉之。已命夏貴旬宣兩淮，卿候貴開閫，亟率將士星馳來朝。國人望卿，如望歲焉。商颺已肅，分陰當惜，戒我師旅，不留不處，罔俾《常武》之功，專美有周。故茲獎諭。《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知夔州張起巖獎諭詔　八月二十二日

敕起巖：朕惟聖人有金城，所恃者節義之士。惟德不明，奸臣誤國，分閫守圉之臣，接踵叛降，長江失險，延及上流。每歎國家三百餘年，仁厚涵育，豈惟一顔平原哉！自荆峽不守，蜀道未通，將士勤備禦而不得撫勞，黎民苦兵革而不得拯救。乃眷西顧，宵旰弗皇寧。湖南帥臣芾以卿所奏帛書來上，知卿忠忱義概，堅守夔門，誓與軍民赤心圖報。中流砥柱，疾風勁草，於卿見之。方以久不聞蜀

事爲急，卿獨間關險阻，馳奏於危急之衝。有臣如此，國勢增重，彼負國賣降者真可媿死。卿又糾率義旅，尅復開州，斬使焚書，誓以滅賊爲期。朕嘉歎不已，趣命授卿正任承宣使，領厢部之師，以示褒賞。天助者順，師出有名，醜虜逆天，平殄有期。朕已去奸進賢，改紀其政，中外人心，踴躍思奮。卿其奬率軍民，益嚴戰守，如昔璘、玠之保蜀，敵愾獻功，朕於節鉞無所吝。卿之忠義，旂常竹帛有光焉。故兹奬諭。《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李庭芝奬諭詔

敕庭芝：朕未堪多難，醜虜率我蟊賊以來，蕩摇我邊疆，狡焉窺淮之謀，將塞餽餉之途。卿以股肱之良，任方面之重，激昂將士，指授方略。維時熊羆不二心之臣，合謀同力，人百其勇，誓必翦滅虜而朝食。師直爲壯，天助者順，大捷於灣頭，再捷於淮安，三捷於寶應。執訊獲醜，來奏膚公，威稜赫張，可以舒華夏之氣，讐旃裘之膽。卿爲東陲金城，修扞於艱，以集隽功，朕維寵嘉之。乘戰勝之威，掃妖壘而空之，則卿之勳業暨諸將功名，昭垂竹帛，於《常武》淮浦之詩有光。其益勵忠臣義士，堅守於内，力戰於外，糾合精鋭，霆擊風驅，壹大治之，使匹馬隻輪無返者，用成攘夷復境之丕績，朕所望於詩書之帥也。戰多之賞，已眡功行之，指期肅清，高爵厚秩無所吝。比爾將士，咸體朕意。故兹奬諭。《四明文獻集》卷二。

責諭賈似道歸里終喪詔　德祐元年五月四日〔一〕

敕似道：吾聞忠孝臣子之大節，命義天下之大戒。卿受國家之殊遇，居將相之重任。邇者督師弗績，蹙國僨軍，人言沸騰，欲正其罰。吾與嗣君念卿服勞王朝，務存體貌，俾歸里終喪，用彰孝治。吾於待大臣之禮至矣。聞卿安處維揚，未即就道，公議坌涌，皆謂臧孫紇如防，《春秋》大義凜如霜日，君令臣從，焉可違也？吾維卿素以忠孝自負，必不固違吾命，以虧事君事親之道。凡羣臣所奏，姑惟置之。今歸途未阻，可以退修初服，盡禮倚廬，而猶復翱翔淮壖，忠孝胥失，進退無據，大臣出處當如是乎？茲命李庭芝宣吾與嗣君忠厚之至意，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以弭公議之責，固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名教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尚明聽吾言，善始以終，亦有辭於永世。故茲詔示。《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四日：四庫本、清抄本作「五日」。

勉諭江西制置大使黄萬石置司隆興府詔　七月五日

敕萬石：昔晉庾翼移鎮樂鄉，王衍謂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重將，當居要害之地，爲内外形

勢，言兵者韙之〔一〕。今天塹失險，深入堂奧，南昌爲江西一都會，襟帶中流〔二〕。高廟命李綱爲大使鎮是邦，此中興宏規也。卿志慮忠實，才猷開濟，屬大事當一面，吾以綱之任命卿，精神折衝，人心恃以不恐。聞卿駐兵臨川，氣勢猶未翕合。商颷已動，分陰當惜，戰守之計不容緩。卿其趣提師旅，開閫南昌，與守臣協圖備禦，乘機合謀，必以克復江池、肅清氛祲爲期。《詩》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卿其懋哉！故兹勉諭。《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之：原作「流」，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二〕流：原作「之」，據右引改。

賜利西路安撫副使兼知涪州楊立詔　六月二十二日

敕楊立：虜爲不道，偷渡長江，似道督師，不戰而潰，誤國殄民，以至金陵、京口皆失守，妖氛延及近甸。冀四方忠臣義士，來救國難，以拯民命。賴天之靈，輔臣協圖，屏黜似道，蠲除蠹國害民之政，人心頓回，盡力戰守，叛將凶酋，相繼殄滅，然後宗社僅安，京師稍定。天未悔禍，江陵之事又駭吾聽。蓋郵傳阻隔，未知似道已黜，是以人無固志。惟卿智略輻輳，志氣忼慨，秉忠仗義，董率精鋭，進於三峽，奮勇鏖戰，立功甚隽。吾與嗣君聞之嘉歎，有臣如此，可以滅虜朝食。望卿之來，以刻爲歲。昔楚申包胥求救於秦，立庭墻勺飲不入口，況卿膺閫寄之重，必能投袂纓冠，赴國家之

急。已擢卿正廉車之任，其亟星馳露次，救我艱危。或湖北路梗，盍取閒道，疾馳而來。勤王奏功，吾於高爵懋賞無所吝。故玆詔示。《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張珏詔

敕張珏：吾擁佑嗣君，未堪多難，似道誤國潰師，虜禍極矣，國事急矣。以卿忠忱壯概，著勳西蜀，用授節鉞，聯亞保，分蜀閫之寄。今戎氛逼近，其憂有重於蜀者。已出六月之師，趣諸將進討，猶慮氣勢未合，如卿義勇奮發，吾望卿來，如望歲焉。同室有鬬，纓冠往救；鄰國有難，頓首出師。卿忠義質神明，其忍坐視國家之急乎？其亟獎率三軍，星馳電邁。或湖北路梗，即從閒道入援。《詩》曰：「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吾所望於熊羆不二心之臣也。《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眥萬壽詔

敕萬壽：自醜虜飲江，薦食近畿，國勢岌岌。秋風已動，後憂方大。卿忠義謀略，名冠西川，虜所畏者惟卿耳。纓冠投袂，以救國家之急，此卿之志也。吾與嗣君簡注已久，屢頒手札，又諭丞相馳書，仍遣專使啣命趣召，未知使者已達吾意否乎？諸將雖已進師，未有統帥，天其或者待卿以成肅清

恢復之功。今再遣某官趣卿來。卿忠忱體國，必能提精兵，率良將，取間道鼓行而前，星馳入衛，以殄滅此虜爲期。將士聞卿來朝，壯氣百倍，虜不足平也。《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左相陳宜中勉諭造闕詔　七月二十四日

敕宜中：醜虜憑陵，奸臣潰敗，惟卿屹然爲宗社之柱石。討亂賊，去凶邪，收黎元之心，作將士之氣，國勢漸振，皆卿之功。彼何人斯，挾私肆毀。吾知此書詐也，卿何嫌何疑，翩然出關？命使者趣卿歸造於朝，而出晝不少留。吾與嗣君朝夕徯望已動，虜謀日深，朝堂僅一右相，科瑣邊事，惟卿明習。守禦孰緩孰急，將士孰勇孰怯，指授處置之方略，分陰不可緩，卿爲國計，盍幡然而來？或不念吾老幼之煢疾，獨不念先帝之殊遇乎！卿以安社稷自任，當危急存亡之秋，豈忍舍去？亟入政事堂，圖所以攘夷復境之策。再命從臣勉諭，尚體吾懇切之意。《四明文獻集》卷二。

再賜陳宜中詔

吾自丞相出關，憂心如薰，屢遣使再下手詔，趣丞相造闕。閔閔如望歲，而未有來朝之期。諫臣

抗疏，謂丞相當奸臣僨師之後，轉危爲安，勳在宗社，舍去？覽之憮然。維危急之秋，一木支厦，罔不曰艱大，二相協力扶持，庶克有濟。古社稷臣不輕於進退，矧受任艱難之際，不止身佩安危而已。前日之去，固知丞相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吾既察奸誣之蹟，盍幡然而來？都人之瞻徯至切，將帥之意嚮易睽。其亟回公府〔一〕，用圖戰守之計，迄成美功。

《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亟：原作「急」，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勉諭王爚陳宜中詔

德祐元年五月二十日

遭家不造，狄難孔棘，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如光、公著皆中外之人望所冀，訏謨遠猷，共濟艱難。今人心寖回，援兵漸集，此二相協力經綸之功。夏已逾半，正當惜分陰以圖攘却，時幾易失，虜臣奏疏，憂愛懇切，謂定大計於危疑，誅大奸謀難測，吾朝夕凜凜。外議謂二相頗有不和之迹，覽輔丙、魏同心，房、杜濟謀，在平時猶然，況危急存亡之秋乎！盍念國事之艱，協心同德，日入都堂，共議扶持宗社、拯救民生之策，勿以細故妨大計。《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夏貴詔　七月十一日

卿以身殉國家之急，提兵力戰，屢聞捷奏。比者丞相奏事，言卿素有勤王之志，欲率義旅入衛，惟江面未清，少遲其行。今秋風已動，國事孔棘，所憂在於根本。吾聞淮西之兵多忠勇，其民皆勁健，卿舊德宿望，諸將心服，以樞府董六師，吾事濟矣。西閫之任，卿宜暫委參佐，亟戒徒馭，糾合熊羆之士，援枹誓衆，星馳而前，以救危難。尚念兩朝殊遇，朝聞夕道，吾之待卿，猶唐之待子儀也。《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李庭芝詔　二十四日〔一〕

吾擁佑嗣君，遺大投艱於身。醜虜憑陵，國步孔棘，妖巢狡窟，猶未掃除，西風已動，憂端方大。卿文武爲憲，精神折衝，分鉞十餘年，威望具孚。卿嘗有勤王之志，吾念淮壖爲畿輔屏蔽，倚成攘夷復境之功。今虜氛未退，尤以根本爲慮，運籌決勝，宜得知兵之儒，協贊廟謨。邇者命卿參預，意實在此。久當方面，練習兵事，無踰卿者，用遵慶曆召琦、仲淹故事，趣卿入輔。指授當任，可以破堅，處置得宜，可以平蔡，其功倍於臨邊矣。已命夏貴宣威兩淮，趣其入維揚。貴到，卿即率良將

勁兵，星駕來朝。惟時惟幾，分陰不可緩，卿其念之。《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二十四日：原脱，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賜夏貴詔

吾趣卿來朝，共濟時艱，重惟秋風，虜寇未退，以卿英名宿望，精忠義概，故欲卿入贊帷幄，以壯根本。但念維揚屏蔽浙右，必淮壖保金湯之固，則醜虜有後顧之憂，畿甸可恃以無虞。今命卿旬宣之寄，兼領兩淮。卿忠忱體國，宜星言夙駕，以副注倚之意。《四明文獻集》卷二。

勉諭夏貴詔

自醜虜飲江，國步孔棘，卿奬率三軍，誓不與賊俱存，百戰而氣不衰，砥柱屹立於衆流橫潰之衝。肆命卿以宣威，開大閫於兩淮，庶幾首尾相應。茲覽奏牘，知裕溪之役，行師失利。卿跋涉險阻，受任危難之間，勞瘁至矣。其拊勞將士，集收精鋭，謹固秋防，以圖再舉。惟天助順，有志竟成，機會可進，趣鎮維揚，用集攘除之績。《四明文獻集》卷二。

賜文天祥詔

卿倡義旅以衛王室，秉忠忱以濟時艱，爰咨常伯之英，趣膺制閫之寄。將士用命，遂汛掃於虜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孔嘉體國之志，亟奏攘夷之勳。元戎先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四明文獻集》卷二。

勉諭陳宜中詔

吾惟艱危之時，卿以忠義之忱，扶持宗社，一日去位，吾如失左右手。惠然肯來，再登右揆，用景祐名相茂典，以遂謙沖之美。國事日棘，人心易搖，非卿誰與指授？豈可以辭避之小節，忽安危之大計？俟邊境肅清，國勢底定，然後從容就養志之樂可也，今何如時，而欲辭位？趣承渙命，以副具瞻。《四明文獻集》卷二。

奬諭張世傑詔

卿首倡忠義，率旅勤王，屢收隽功，攘却外侮，英猷壯概，每懷嘉績。歎虜謀叵測，□東淮之餽餉，窺右浙之腹心，我是用急。卿進兵江澨〔一〕，焚其聚糧，牽制虜勢，使不得逞。嘉乃茂績，用錫褒書。其率勵三軍，乘勝電擊，掃清賊壘，以定王國。《四明文獻集》卷二。

〔一〕卿：原脱，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全宋文卷八一九四

王應麟　三

昭慶軍承宣使左金吾衛大將軍荆湖北路安撫副使兼知鄂州授寧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夔路安撫使兼知夔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控扼瀘叙昌合四州邊面加食邑食實封制　詞科試中第一場首選

寶祐四年丙辰二月十二日〔一〕

門下：建節旄而啓鎮〔二〕，密聯廂部之班；分閫帥以留田，兼飭邊城之備。乃睠承流之隽，夙參宅牧之權。兵農方急於坤維，表裏載更於師律。王言作命，士聽無譁。某官沈毅而善謀，忠純而知義。臨機料敵，明四種之兵書；御衆牧人，備五材之將略。率先爪士，屢奏膚公。有嘉衛社之勤，寖服執金之職。貳荆州之方面，江介肅清；殿鄂渚之雄藩，民心靖謐。治效已聞於南紀，朕衷尤軫於西陲。念蜀道之孔艱，恃夔門之堅守。遠連夷徼，先江陽、梫水之扞防；近護風寒，謹昌元、巴川之控

禦。欲整軍而經武，必徹土以峙粻。惟爾之能，敵王所愾，是用易苕雷宣風之秩，新葭萌賜節之儀。十乘以先啓行，植中權之牙纛；四鄰若防制水，壯列郡之喉襟。由副帥以褒升，進上游而綏撫，畀端拱使名之寵〔三〕，總紹興穡事之綱。虜可勝而奏屯田，亟上便宜之十二；蠻來威而伐獵狫，往陳師旅之三千。欽哉實畝以實墉，於以維藩而維翰。申陪采賦，增賁戎昭。於戲！按德裕南道之圖，慨想籌邊習農之績；覽孔明平沙之陣，毋忘渡瀘耕渭之規。務本所以省轉輸，設險所以嚴保障。祇若予訓，式固爾猷。可〔四〕。主者施行。《四明文獻集》卷四。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原脱年月日，據《玉海》補。

〔二〕節旄：右引作「齋旄」。

〔三〕畀：原作「俾」，據右引改。

〔四〕可：右引作「可授寧武軍節度使」云云（即標題之詞頭）。下二篇仿此。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授少保寧武軍節度使荆湖廣南宣撫使判潭州軍州事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博學宏詞所業〔一〕

門下：位左棘以建旄，兼總宣威之任；殿南邦而分閫，益隆統牧之權。疇咨秘殿之英，越在羣公之表。倚重臣而强本，釋真館以圖庸。三錫徽章，載賡顯册。某官忱恂而寬裕，剛毅而沈潛。緯武經文，可大則賢人之業；集思廣益，至公以天下爲心。亮采日嚴，訏謨辰告。久贊襄於衮職，遄燕佚於琳庭。冠元豐寓禄之階，羽儀賜位；峻皇祐崇儒之秩，領袖延恩。養恬雖適於雅懷，應變未殫於遠略。睠武安之鉅鎮，屹方面之要衝。地控重湖，内欲腹心之先備；疆連五嶺，外加脣齒之相依。銷患未形，維人無競。迪思高廟，有若臣綱，由舊弼而命旬宣，即中權而領藩翰，徒得君重，載纘武功。是用篆車升亞保之班，茸纛授益昌之節。兵事不由中御，合楚粤以撫師；戎乘以先啓行，指衡湘而植屏。數路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申衍圭畚，陪輸幹食。以新《采薇》治外之畫，以謹徹桑未雨之防。於戲！陶侃啓長沙之封，嘗督軍於交廣；方叔振中鄉之旅，佇執訊於蠻荆。精神折衝則國勢張，指授當任則人心靖。厥承猷訓，懋建膚公。可。《四明文獻集》卷四。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

南》。

〔一〕原脱題注，據《玉海》補。下篇同。

寧江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授武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興元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加食邑食實封制〔一〕

博學宏詞所業

門下：錫齋旄而啓鎮，載聯中尉之華；總禁旅以修戎，益重西陲之寄〔二〕。乃睠蕃宣之隽，夙殫守衛之勤。疏陟典以褒勳，更要衝而統戍。明颺渙號，敷告師虞。某官果毅而樸忠，沈雄而肅哲。營平守節，深料敵之機謀；驃騎抗旌，凛冠軍之猛勇。列武威而拱極，臨滍水以乘邊。王旅嘽嘽，克壯金湯之勢；戎容暨暨，聿張箕翼之形。迪簡予衷，茂嘉乃績。念漢中之保障，控益部之襟喉。復險要於舊圖，于疆于理；峙屯營於東道，維屏維翰。師徒甫集而未和，陴壘方更而未固。將飭不虞之備，冠魚服，陞峻秩於執金；犀甲熊旂，侈多儀于亡踰已試之良。是用新駱谷之建牙，易夔江之留務。鶚授鉞。如乾道顯忠之並命，若紹興楊政之進屯。以嚴細柳堅壁之威，以恢《采薇》治外之略。申加井賦，增賁坤維。於戲！登拜將之壇，決策蓋由於南鄭；上《出師》之表，駐軍欲定於中原。惟山川未

改於昔時，則事業盍參於前哲。典聽朕毖，式固爾猷。可。《四明文獻集》卷四。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一〕承宣使：原作「節度使」，據《玉海》改。

〔二〕陲：原作「郵」，據《玉海》改。

趙葵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冀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　咸淳元年二月三日

門下：朕祗遹燕謀，丕承鴻業。祐民作君而相上帝，惟懷永圖；貳公弘化而弼一人，式序在位。睠言碩望，首錫茂恩，晉左棘之穹班，渙大廷之顯册。少傅具官趙葵，寬閎而肅括，俊偉而光明。文武憲於萬邦，有應變折衝之略；忱恂迪於九德，有庇民尊主之心。出則秉斧鉞以董師，入則踐樞衡而穆綷。謙謙終吉，蹇蹇匪躬。願從赤松，進退合於禮義；非謂喬木，老成重於典刑。肆予紹休，若古訪落。追先帝之遇，諒懷欲報之忠；貽哲命之初，靡忘用德之訓。誕敷沛澤，可後耆英！昔寧皇之登至尊，命必大而升亞傅。有嘉雅操，允蹈前聞。夏篆通簷，峻躋特揖，祥源使組，仍冠延恩。增多邑於采封，衍真畬於圭食。以篤股肱之舊，以昭體貌之隆。於戲！世服勞，紀於大常，夙懋屏毗之績；身雖外，心在王室，尚遵寅亮之謨。永肩遠猷，益介純嘏。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程元鳳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新安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

門下：朕仰惟前代訓官，莫重貳公之任；永言孝思嗣服，聿懷有佐之賢。寅紹丕圖，恪遵成憲。仁沾恩洽，用大賚於善人；謨明弼諧，實勤相於烈考。晉班孤棘，孚號明廷。特進具官程元鳳，德厚而器閎，學醇而識邃。浩然養以直，盡責難陳善之恭；休焉如有容，得持美效君之體。輔贊而藏諸用，動静不失其宜。藹聞藩翰之庸，自適丘園之佚。訪予落止，敷時繹思。惟舊人知若勤，所以報先帝；有嘉猷則入告，罔不祇師言。繄我碩儒，可無異數！昔孝皇之盛際，重亞保之殊榮。臣浩以耆英而叙升，俊卿以宿望而延拜。兹率厥典，載錫之光。絺冕篆車，峻外朝之特揖；珍臺閒館，仍秘殿之隆名。申培采邑之封，益衍圭畬之實。非惟沾渥，式示褒章。於戲！罔以寵居成功，久遂伊尹告歸之志；在厥初貽哲命，無忘召公爲保之規。克邁前修，永綏多祉。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謝方叔特授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嗣德罔不在初，惟忠厚爲家法；舊人丕克遠省，惟爵齒爲達尊。顧予纘圖，受命施惠。敬休億萬載，燕及皇天；咨爾二三臣，既右烈考。乃睠垂車之佚，誕肹錫位之榮，繹於師虞，斁以渙

號。金紫光禄大夫具官謝方叔，閎深而耆艾〔一〕，忱裕而粹夷。經德不回，凛松柏後凋之操；秉心無競，參珪璋特達之純。曩宅揆以奮庸，善守文而持正。仲山之明且哲，以保其身；孟軻之致爲臣，皆有所式。行願素履之吉，受祉黄髮之宜。法空谷之自持，藐浮雲之何慕？惟今立政，稽古尚賢。未遑設几以須，若仁祖遇衍之禮；必有進官之寵，若哲廟待絳之彝。聯華一品之階，冠序羣公之表。適觀故事，實非上宰以不除；用奬耆儒，庶乎清風之咸聳。仍延恩之遝職〔二〕，增奉邑之新畬。於戲！踐阼而問丹書，朕既迪周王之訓；箴國而作懿戒，爾益逾衛武之年。俾壽而臧，有猷則告。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一〕耆艾：四庫本作「肅乂」。

〔二〕遝：四庫本、清抄本作「邃」。

嗣榮王某賜詔書不名依前皇叔太師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

嗣榮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制

門下：朕式叙周宗，若稽漢典。姬公叔父，我國家禮亦宜；東平詔書，兼親尊敬之至。睠師垣之領使，眡憲靖以疏恩。紫微令之華，屢陳沖避；前寧人有訓，别議優崇。敷告治朝，申加異數。皇叔

具官某，融明而迪德，寬厚而履和。文章規諫自防，粹然君子之美；仁義忠信樂善，不以人爵爲高。一命衮而紹封，大宗翰而植屏。勳在王室如虢叔，天錫純嘏如魯邦。惟孝友于兄，允《行葦》之内睦；因心篤其慶，愴《棠棣》之孔懷。愛敬有餘，禮儀既備。對越清廟在天之烈，遹遵阜陵復土之彝。長於西臺，式是百辟。專席之拜巖巖，維民具瞻；閱理之深謙謙，以卑自牧。勉從頻巽，曷稱顯庸？昔天聖初褒定王之碩望，越元祐際展徐邸之茂親。凡賜絲綸，植隆體貌，有德爵齒之重，錫山土田之多。祇率徽章，丕昭殊渥。於戲！孔子稱達孝之繼志，敬其所尊；伊尹言諸父之不名，是謂大順。增光簡册，燕祉盤維。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嗣榮王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

門下：朕紹天駿命，若昔鴻猷。建令德以屏周，昭備物之典册；封近親而輔漢，開大國之土疆。惟時叔父之尊，峻極帝師之貴，名位宜加於異數，山川猶襲於舊邦。長樂慈謙，謂褒崇之未稱；先王篤愛，豈沖眇之敢忘？進爵分圭，涓辰渙綍。皇叔太師與芮，秉心寬裕，迪性高明。赤舄之德碩膚，樂善不倦；緑竹之文瑟僩，大盈若沖。閲理義以既多，服儉恭而惟一。羽翼聖考，表儀天支。韡韡

《棠棣》之和，振振《麟趾》之厚。肆予承序，立敬在初。康叔之屬獨尊，助茲宅命；東平之恩莫比，詔以弗名。載錫寵光，未隆體貌，何以遹追於先志，蓋嘗參繹於前規。仁祖愛定邸之賢，更封於鎮；哲廟殊曹國之眷，賜履於荆。皆由《下武》之孝思，推爲《行葦》之内睦。率循彝憲，可後徽章。是用琢金璽而胙真王，燾赤社以介景福。三山寰宇，徽號肇新；雙節齋壇，多儀惟舊。寅念寢園之奉，具嚴烝祫之修。盛德百世祀，虞丕衍統承之慶；眉壽千歲保，魯茂迎昌熾之休。仍董正於宗盟，併豐陪於采邑。於戲！九經尊位以重禄，必先諸父之親；萬年惟王永保民，尚式庶邦之典。與宋無極，純嘏是常。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吕文德依前少保寧武保康軍節度使荆湖安撫制置大使屯田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荆鄂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霍丘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制

門下：朕祗承景命，懋敬肇禋。定郊祀而允集壇，稽正月於漢典；見宗祖而躬執禮，參元日於唐儀。乾度昭清，坤儀肅穆。聞金支羽林之樂，時則興鼛鼓之思；觀玉路辰旂之容，時則念旂常之績。既輯斂柴之貺，趣申位棘之褒。揚於昕庭，敷我餕澤。具官某器資閎毅，志槩忠純。來旬來宣而告

成，協濟攘夷之略；有嚴有翼而共武，屢書敵愾之勳。乃兼雙節之榮，乃踐貳公之列。討軍實而申儆，克壯其猷；未陰雨而綢繆，以固吾圉。朕惟除戎斯致孝享，治外可告神明。幸甘泉弭夕烽之虞，而參旗馳月捷之奏。蓋以本强於荆土，用能表拓於蜀疆。于敉圖功，其綏多福。茲庸加勞而賜胙，亦如相祀之執膰。爰賦增封，真畬衍食。於戲！覲羣牧而班瑞，朕率循肆類之初；敏戎公而錫田，爾尚迪對揚之祉。益恢茂烈，永乂嘉師。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楊淑妃制

門下：朕祇率邦彝，適修内治。《周南》之得淑女，論婦禮。寅奉慈宸之訓，爰登世閥之華。颺於昕朝，示我德選。美人楊氏凝姿敏惠，迪性柔嘉。圖史有聞，鍾襲紫傳龜之慶；言容可度，蹈佩環鳴玉之鮮。展如法相之良，温其内則之美。惟朕飭己以敬，齊家在初。睠《葛覃》《樛木》之詩，本原既正；凡莅若蘭林之列，位號靡充。妙簡壺儀，晉聯宫秩。恪助《思齊》之至養，式孚長樂之徽音。謂象著四星，盍仰模於乾緯；而教行九御，疇協輔於坤闈。載錫茂恩，用光懿範。名超賢德，榮參揄翟之衣；品眡公台，絢采金章之綬。惟時異數，若昔令猷。於戲！王假有家，天被爾禄。朕怡愉而后佐餕，爾其承視膳之恭；朕節約而后親蠶，爾其戒曳衣之侈。朝夕有無私之志，夙夜有相戒之心，益衍祉于紫庭，永流芳於彤管。可特進封淑妃。《四明文

獻集》卷四。

王爚依前少保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仍赴都堂議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尊賢敬大臣，莫重乎老成典型之望；治國平天下，莫先乎内外修攘之規。睠予宅揆之英，允有經邦之略。二人同心之助，方共濟於多艱；一日萬幾之繁，不欲勞以細務。優加異數，孚告明庭。少保具官王爚，清任而和，剛大以直。守文持正，至公以天下爲心；尊主庇民，可久則賢人之德。行藏係善類之消長，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惟上帝賚予，爰立作相；維舊人遠省，惠然肯來。定大計如砥柱之不移，折奸萌若元龜之先見。改紀其政，遹求厥寧。道德成乎安疆，國勢復振；將相和則豫附，人心寖回。以救圖功，丕應徯志。蹇蹇匪躬之故，允惟房、杜之濟謀；休休其心有容，乃效皋、夔之相遜。朕若稽元祐，圖任宿儒。一老時游廟堂，咨以大政；二相並秉鈞軸，協於同寅。祇率彝章，參建碩輔。特崇耆艾之禮，俾居勞佚之間。舉其宏綱，維《天保》、《采薇》之治；詢茲黄髮，有《訪落》、《小毖》之謀。入開導於經帷，間從容於朝宁。圭腆申錫，體貌益隆。於戲！方叔克壯其猷，朕庶幾復古之績；伊尹自任以重，卿勿替格天之忠。壽俊在位則外患消，訏謨定命則治本立。懋

乃一德，登於丕平。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陳宜中特授右丞相依前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思濟多艱，疇咨碩望。惟尹躬有一德，右厥辟而宅師；惟説命總百官，置諸左而納誨。嘉乃經綸之學，弼予寧敉之功。無競維人，倚同心之輔政；式序在位，協鼎足之承君。延拜元台，誕敷垣制。具官某德秉乎弘毅，識造乎高明。知仁勇之資，治國家而有裕；剛大直之氣，塞天地以無疑。簡在先皇，俾輔後嗣。贊雷厲風飛之決，宗廟再安；開否消泰長之機，紀綱一正。定衆志於綴旒之際，回治象於驚濤之衝。精神强而英隽聚朝，指授當而將士用命。忠貫皦日，未嘗言房、杜之功；計安生民，將欲復文、武之境。乃若休休有容之度，猶恐無藹然濟濟相遜之風。蓋開忱布公之心，猶恐無助；而應變守文之美，其惟協恭。若昔元祐之隆，登庸成德之彦。閔勞大事，咨重事之謀〔一〕；儀圖真儒，冠上相之任。祗適先憲，增光前聞。六月薄伐而飭戎車，仍令督軍之寄；千里決勝而運籌幄，聿嚴基命之謨。以尊冢宰掌邦治之權，以懋百揆熙帝載之績。申陪邑采，丕聳巖瞻。於戲！四海既平，時靡有爭，朕正倚修攘之略；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卿益恢康濟之猷。惟時惟幾，以迓天休；惟和惟一，以凝國是。保大定功而干戈戢，更化善治而福禄來。乂我受民，欽若成烈。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一〕事：原缺，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留夢炎特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

制

門下：選衆而舉皋陶，有虞所以凝庶績；相右而命召奭，成周所以保受民。迪思先皇，敷遺哲輔。運籌決勝，惟簡在上帝心；宅揆奮庸，其毖我成功所。告爾多士，揚於大廷。某官學醇而識宏，德厚而才裕，尊王秉禮之大義，深於《春秋》；救時行道之精忠，貫於日月。以少雙寡二之望，爲特立獨行之儒。精神折衝，兼文武之略；夙夜基宥，冠樞機之謀。允具瞻之素孚，謂延登其已晚。棟隆不撓，碩果猶存。南國是式，作爾庸，懋乃攸績；王事靡盬，不遑處，扞我於艱。欲經營四方以平夷，用奬率三軍而興漢。惟萬民徯司馬之入，而上宰遜王曾之來。豈煩勸誦于經帷，咸望協熙於帝載。矧今天變未弭，國步未寧，明黜陟所以制治保邦，修政事所以攘夷復境。爰立作相，于敉圖功。元祐並命三賢，若純仁之躋次輔；紹興總提二枋，若臣浚之督成師。陟序崇階，衍賦多邑。庶幾真儒無敵之效，丕展良弼輔德之謨。於戲！待裴度而開延英，時惟舊人圖任；濟房喬而斷大事，尚冀乃僚同心。三后協可以澤生民，衆正開可以杜羣枉。指授當任則邊氛靜，處置得宜則國勢强。式固爾猷，

克邁乃訓。《四明文獻集》卷四。

葉夢鼎特授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信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如故制

門下：朕更張初政，率籲宿儒。詢黃髮則罔愆，閔勞宅牧之事；學古訓乃有獲，延登勸誦之聯。惟尊德樂道以有爲，庶遺大投艱其求濟。勉從巽牘，誕有渙綸。具官某剛大而粹明，忱恂而閎裕。海濱大老，凜廉頑立懦之風；天下達尊，懋輔世長民之德。碩果表於羣彦，靈光歸乎三朝。責難謂恭，陳堯舜之正道；不可則止，恥由求之具臣。肆予改絃，申命賜履。望公如望歲，允有甘棠之思；治民如治家，丕徯黍苗之澤。以楚邱之謀始壯，而東山之志不渝。股肱力汝爲，不欲煩於方面；耆壽俊在服，其進疆於本朝。念沖人道問學之初，維大臣傅德義之益。紹興舊弼，冠延恩之職而敷經；淳熙耆英，領祥源之使而詔讀。若稽茂典，載錫優章，肯從我游，克邁乃訓。於戲！問丹書之敬義，毋勤師尚父表海之行；瞻緑竹之琢磨，尚迪衛武公箴國之戒。有謀則就，盍歸乎來。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夏貴特授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寧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樞密副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加食邑食實封如故制

門下：聽鼓鼙思帥臣，倚一賢而强本；戒師旅率淮浦，兼兩路以宣威。朕逢時隱憂，注意宿望。授西討之略，方屢奏于膚公；先元戎之行，趣往臨于鉅屏。王言作命，士聽無譁。某官良實而忠純，沈潛而果毅。屬大事可當一面，草木莫不知名；□方略無踰老臣，樽俎足以却敵。有厭難折衝之壯志，有憂國愛民之盛心。慨王事之急則夜衣而行，憤狄難之熾則纓冠而往。風聲鶴唳，策淝水之奇勳；士飽馬騰，占郾城之勝氣。貳樞列於西輔，儀台視乎三公。維元老之方叔，以飭師干；維黄髮之尚父，以秉旄鉞。戎容暨暨，趣咨籌幄之謀；淮水湯湯，尤重廣陵之鎮。念閫寄分任則氣勢弱，必事權合一則臂指從。欲表裏撑拓之得宜，庶首尾運掉之相應。昔高廟之復古，命世忠而捍城；兹宏建于使名，俾藩攘於外侮。陜東西盡護于諸將，江南北嚴守於要衝，蔽遮甸畿，控禦都會。式固吾圉，亟爲朕行。於戲！來旬來宣，告成於王，既任召虎平夷之計；有嚴有翼，共武之服，益懋吉甫憲邦之功。威信孚可以輯人和，號令明可以作士氣。適圖耆定，汔濟多艱。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孫虎臣特授清遠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注意戎昭，疚懷邊瑣。賜諸侯弓鉞，用進律於有功；建大將鼓旗，爰設壇而具禮。告爾多士，揚于明廷。具官某志概忠純，器資宏毅。有禦侮折衝之略，援桴鼓則忘身；有牧人禦衆之才，執干戈而衛社。式固吾圉，屢奏膚公。擊楫誓中原之清，矯矯冠軍之勇；鳴劍馳伊吾之志，洸洸敵愾之勳。憤犬羊之跳梁，率熊羆而攘却。表撑裏拓，嚴保障于海陵；左弭右鞬，瞻威稜於江浒。庶幾報彭衙之役，豈止復雁門之踦。淮浦修我戎，倚招携而討叛；師中承天寵，盍懋賞以陟明。膺將軍跽轂之榮，錫融水齊旌之命。增封多衍，食邑真畬。以旌細柳堅壁之勤，以恢《采薇》治外之績。於戲！邊境功名在良將，朕惟奬勵於忠忱；兵事節度皆付公，爾亟肅清于氛祲。祗若茲訓，扞我於艱。可。

《四明文獻集》卷四。

張世傑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仍舊帶行樞密都承旨揚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行樞督府總統一應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千里之内曰畿，莫首重乎根本之地；十國爲連有帥，莫兼嚴乎弓鉞之權。惟予沖人，未堪多難。出車王事棘矣，孰式遏於要衝；跼轂將軍制之，爰疇咨于宿望。建淑旂而分閫，敷明綍以揚廷。某官雄毅而沈潛，忠良而篤實。帷幄決子房之勝，方略運于弢鈐；草木知萬福之名，威稜憺於邊境。矯矯冠軍之勇，惓惓衛上之忱。修戈矛與同仇，志殄殲於逆虜；儆師徒討亂略，躬奬率于顔行。愾綴斿之阽危，首投袂而入援。執訊獲醜，《采薇》之捷屢書；披霧清氛，前茅之氣大振。再念吴門之危急，嘗勞師律之菑攘。却敵賢于長城，微卿民其左衽。今堂奥之寇寖迫，而藩籬之重當嚴。稽中興名將之成規，膺右浙制垣之重寄。謹固保障則常潤可復，汛掃妖祲則京師以寧。克壯其猷，用錫爾祉。齋壇授鉞，領巨鎮於房陵；吾臣司金，盛戎容于緹騎。以危難之間受任，以節度之事付公。兼昇牧守之榮，益强屏翰之勢。衍其采邑，明我茂恩。於戲！地利不如人和，朕遹求於多助；武服以定王國，爾趣奏于膚公。三軍同力，以收復宇之勳；衆志成城，以集安民之績。俾金湯之不聳，永帶礪之有光。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高達特授少保依前寧江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荆湖北路制置副使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固始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一〕

門下：朕倚重上游，圖寧多難。命率以衛中國，佇聞執訊之勳；式公而弼一人，允迪保邦之訓。酹勞進律，孚號揚廷。某雄深而尚謀，福艾而持重。廉頗爲將，豈憂匈奴哉；充國善兵，無踰老臣矣。名著峴山之草木，計安鄂渚之金湯。慨彼相之忌功，不能早用；迨我圍之孔棘，未嘗辭難。命以江澨告成於王，鎮於荆州用武之國。憤蟊賊摇我疆之慘，投鞭斷流；恃熊羆不二心之臣，若防制水。元戎十乘，以禦侮于危急；二矛重弓，以協力于旬宣。維樞臣趨勤王之行，而閫寄專守圍之任。東連吴、西連蜀，爾爲長城；卯受詔、辰出師，爾紹前烈。徯《采薇》三捷之奏，躋位棘亞保之班。在昔世忠暨於張俊，皆自儀同而序陟，用勸殊庸；今以校聯而真除，時惟茂渥。蓋注意隆則恩必厚，錫寵優則功可期。衍食真畬，增光齋鉞。於戲！嘽嘽戎車，方叔率止，朕有嘉克壯之猷；烈烈征師，召伯成之，爾尚集既平之績。祗承異數，懋建膚公。可。《四明文獻集》卷四。

〔一〕「總管」下原有「府」字，「節制」下原有「知」字，並據四庫本、清抄本删。

全宋文卷八一九五

王應麟　四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除同知樞密院事誥　詞科所業。後篇同。

敕：股肱一體相成，祇適時幾之戒；文武萬邦爲憲，儀圖翰墨之英。朕迪前人光，毖成功所。在咸平有若臣旦，在嘉祐有若臣修，擢由禁林，登貳樞極。帷幄收頗、牧之績，樽俎折葦允之謀。無競維人，式序在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某，養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學道乎中庸，總五經之眇論；文澤乎仁義，信三代之餘風。灼見俊心，贊爲名命。代言温雅，發號施令罔不臧；勸誦從容，陳善閉邪謂之敬。屢訪河西之邊事，咸聳山東之詔書。嘉其知軍戎之情，進而與甲兵之問。爾猷則告，我武維揚。噫！夙夜基宥單厥心，勿替協恭之助；國家閒暇明其政，具嚴思患之防。以乂受民，俾紹先烈。可授同知樞密院事。《四明文獻集》卷五。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起居舍人兼侍講除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誥〔一〕

敕：周史之掌贊書，列於禮典；舜官之出帝命，先以秩宗。朕登崇譽髦，藻飾治具，迪簡敷經之彦，久儀簪筆之聯。錫我茂恩，對時妙選。起居舍人兼侍講某，簡廉載采，博謇好修。砥行立名，濟扶揚之禮；弼中彪外，褒褒樂安之文〔二〕。仁義其言藹如，直諒多聞益矣。欽起居而在右，君舉必書；考仁聖以陳前，古訓有獲。丕從朕志，曰求厥章。昔元祐擢軾於螭塗，晉司帝制；紹興置遵於鳳閣，復貳春卿。維文學咸精能，俾播告不匿指。咨爾兼組，賁於演綸。爲誥有古風，罔俾仲舒之嫩；同日加兩命，允謂知章之榮。予欲善詞令以華國，汝爲；予欲觀會通以秩典，汝翼。庶幾終譽，式克欽承。可授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四明文獻集》卷五。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侍郎：原作「尚書」，據正文及《玉海》改。

〔二〕褒褒：原作「裒裒」，據《玉海》改。《漢書·叙傳》：「樂安褒褒。」

章鑑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誥　外制掖垣藁，以下同。　咸淳八年

敕：祇勤外治，劼毖中樞。以敉寧武功，倚羣賢之强本；惟幾康弼直，咨同德之合謀。迪簡蓋

臣，誕揚明命。具官某器裕而守正，識融而履純。中外不倚不流，得諸涵養之厚；學問如磨如琢，從我新益之游。俊心灼知，賢業可大，乃踐爭臣之列，乃儀常伯之聯。繩愆格其非，出納惟允；陳善謂之敬，就將有光。察其忠嘉，宜在宥密。念《采薇》守衛之策，正徹桑綢繆之時，風寒嚴護於江淮，月捷冀清於襄峴。有常立武，無競維人。若頤浩由天官而升，若晏殊以宮寀之舊，俾陪借箸之畫，式協推車之忱。班書殿而總要經，爵躬圭而增多邑。其贊帷幄籌之運，以成道德威之强。噫，在元祐則嚴叟讜言，用君子而保國；在中興則臣鼎遠慮，申軍律而治兵。共濟民謨，克邁前哲。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李庭芝特授參知政事依舊淮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揚州兼淮西策應大使誥　德祐元年

敕：祇適先猷，儀圖哲輔。慶曆彦博之參國，秉肅將河北之征師；紹興臣鼎之預政，除擢繇江右之大閫。乃睠榦方之績，延登嚴假之聯，載錫褒綸，率循茂典。具官某洪深而肅括，碩大而光明。曰閫外制之，蘊知國知兵之略；言長城遠矣，兼允文允武之才。屬邊瑣之孔艱，嚴風寒之謹護。淮浦戒我師旅，率勵勤王之忠；執政猶吾股肱，灼知體國之志。朕慨《采薇》治外之急，思集蓼毖患之謀。

勅命惟時惟幾，盍惜陰而攘却；繼今立政立事，其揆策以贊襄。是用擢貳台衡，仍分閫鉞，以協濟日萬幾之務，以耆定月三捷之勳。旂壘如光弼之增明，廊廟有德裕而益重。衍其采邑，壯乃威聲。噫！東方畢公率之，雖身外而心王室；北伐張仲在矣，其武服以奏膚公。無競維人，往敬用治。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李庭芝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詰

敕：思濟多艱，疇咨碩輔。文附衆、武威敵，懋時屏翰之勳；内修政、外攘夷，簡在股肱之寄。圖任亦惟求舊，折衝何必臨邊。爰登一賢，俾贊二枋。具官某才鉅而識遠，德粹而量宏。儒士知戎情，挺挺崇詩書之望；身外心王室，惓惓安社稷之忠。金城淮浦之要衝，砥柱廣陵之巨鎮，執訊獲醜，屢奏膚公。協恭和衷，肆命予翼。慨念勤勞于疆圍，莫如謀畫於廟堂。第一星曰天樞，晉陟籌帷之冠；間兩社爲公輔，復參台路之謨。若王淮之在淳熙，若昭先之於嘉定，迪惟注意，允矣兼資。趣侯圭而來朝〔一〕，衍采邑而孔厚。噫，率有指疆土，朕思敉武以圖功；其克詰戎兵，爾尚乂民而立政。懋展真儒無敵之略，適恢中興復古之規。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一〕侯圭：四庫本、清抄本作「介圭」。

陳文龍特授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詰

敕：祈永命、開中興，惟哲輔同心之助；詰戎兵、揚大烈，維世臣繼美之能。永懷孝祖之聖謨，緬想乾道之賢佐。正色敢言之操，知爲忠臣；贊元經遠之猷，進貳宥府。天毖我成功所，予迪惟前人光。兹復見於魁儒，其聿遵於陟典。具官某識明而才裕，學粹而器閎。仁有勇、德有言，蹇蹇救時之志；和不流、中不倚，恢恢穆綏之謀。由首諫以疇咨，登中樞而共濟。參翼《天保》、《采薇》之治，協圖《蒸民》、《常武》之勳。慨四郊多壘之未清，凛一日萬幾之孔棘。若汛濤而求蒸楫，若支厦而萃良工。趣隮淳化名臣之官，峻陞元豐執政之秩。乃兼嚴假，用乂多艱，進爵侯圭，增封邑采，以隆股肱之睠，以計社稷之安。噫！子房决勝而運籌，盍益恢於長策；召公是似而錫祉，尚念紹於令名。朕方篤繩武之思，爾克邁象賢之訓。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劉黻特起復授端明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詰

敕：朕慨思時艱，申飭外治。陟禹迹至海表，其克詰於戎兵；命畢公釐東郊，以謹固於封守。睠論思之峻望，懋牧御之殊庸。賜齊履以重臨，畧墨晉絰而强起。某官學茂而識裕，志剛而氣和。議論通

古今，動衆心，介然蹇諤之操；文武有威風，知大體，展也經綸之才。以常伯簡知於先朝，惟連率著勳於鄞水。黍苗之澤允洽，甘棠之愛不忘。雖孝思切輿蹇之永懷，而民望期霸伋之再至。矧狼心之匪茹，嚴鯨沫之預防，牖户陰雨之備未修，戈船下瀨之師多缺。人惟求舊，戎有良翰。弓鉞之錫專征，趣爲朕往；金革之事無避，難以家辭。仁廟咨臣靖鎮桂林，孝祖詔臣介帥荆峴。事維孔棘，禮有從權。是用隮峻職於承明，聳雄稜於制閫。即里門而視印，冀溟渤之澄波。噫！精神强本折衝，既念移忠之義；喉舌賦政于外，益圖敉武之功。勿遲其行，式克用乂。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常楙特授端明殿學士提領户部財用詰

敕：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費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總計之使，建炎重提綱之權。聿遵舊章，簡畀碩彦。具官某縝密而栗，從容以和。善教得民，有長者之風而不懦；儒雅飭事，有能吏之才而不苛。屢底績於介藩，旋騫華於禁路。論思藹嚴徐之譽，銓綜推裘馬之公。惟錢穀之入幾何，憭興師之弗給；而公私之積可痛，嗟足食之尤艱。顓其任則可以通有無，振其領則可以柅欺蠹。陟承明秘殿之峻，治板部邦計之繁，眡昔三司，冠儀八座。噫！國以義爲利，朕方圖損上益下之規；財者人之心，爾勉行愛民厚俗之政。惟正是乂，其永有辭。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文天祥特授端明殿學士依舊江西安撫使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誥

敕：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遹隆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文明之邃職，内以待畿廷之彦，外亦褒帥閫之賢。王素之牧平涼，程戡之涖益部，皆膺茲選，今得其人。某官實學濟時，英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概質於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敵而國勢張。不圖素定之營，允謂寡二之略。予欲復江表之疆宇，命爾攘除；予欲壯浙右之翰藩，咨爾修捍。威稜聳前茅之令，醜虜憺破竹之危。惟任之顓者位必崇，惟名之重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以增華制閫之嚴。噫，邦咸喜戎有良翰，茂對陟明之渥；身雖外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勳。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翁合特授試尚書禮部侍郎誥　德祐元年

敕：朕慨四維之未張，念多難之求濟。爲國天地與並，必辨上下以定民；典禮夙夜惟寅，必進英

隽以强本。乃睠槖班之舊，誕敷環召之榮。某官内美修能，瑰意琦行。韶鳴玉潔，淵哉實好斯文；山立時行，紛獨有此姱節。羽儀侍從之列，斧藻副誥之華。駒皎皎以莫維，鳳縹縹其高遰。予未堪難，疇咨百君子之謀；爾有嘉猷，申命小宗伯之職。肅治軍之儀，汝翼；□越紼之祭〔一〕，汝明。聿成樽俎折衝之功，匪曰籩豆司存之末。相見何晚，周五禮有待而行；今急而求，魯兩生豈不能致？式克用乂，惠然來思。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一〕闕文四庫本、清抄本作「藏」。按「藏」字亦不可通，當是「蕆」，意爲完成。

高斯得依前行起居舍人特授兼侍讀誥

敕具官某：朕聞學於古訓乃有獲，詢茲黄髮則罔愆。在天聖時，臣奭以《尚書》勸講；在元祐際，臣維因《寶訓》進規。誕登耆儒，聿駿先烈。爾履粹而養以直，學醇而資之深。惟耆成人，肯來覽德；曰太史友，命爾紀言。睠聚辨居行之勤，倚薰陶涵養之益。何相見之晚也，試垂聽而問焉。百篇雅奥之文，中興修攘之治，示我顯行，率惟敉功。清閒之燕盡精思，朕樂觀於夙望；温潤之氣可開

文天祥特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依舊江西安撫副使詰

敕具官某：多難維其棘矣，有嘉衛上之忠；來朝又何予之，載錫在師之寵。脂車趣駕，進律敷恩。爾才裕經綸，器兼文武。以皐伊冠倫之望，有管樂濟時之猷。糾合義師，欲以身任國家；感憤外患，不以賊遺君父。憂分閫，畀重弓，導旨預前，籌之畫□。朕方旰食而慮，爾盍夜衣而行。知當纓冠投袂之時，正如奉匜沃釜之急。用隮華于書殿，俾眡渥于從涂。修戈矛與同仇，亟其入覲；運帷幄而決勝，尚賴協謀。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李芾特授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依舊知潭州兼湖南安撫湖北鎮撫使詰

敕具官某：十國爲連有帥，莫重於艱難之日；諸侯有功進律，莫先於守禦之勞。爾忠義紹于儒先，器能濟於世嬗。中立不倚，奸邪所忌，連蹇維谷，壯氣不衰。宅牧星沙，分閫鄉部。護風寒，奏月捷，精神折衝，使湘水無波，岳鎮不搖。朕嘉乃勤，隮延閣紬書之職，貳宥廷導旨之聯，文武二事

兼之矣。時幾孔棘，狡謀匪茹，惟事之備，以清氛祲，集敉功，用對揚我師中錫命之寵。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謝枋得特授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司封郎詰

敕具官某：《春秋》成而亂賊懼，作執秩以正官，用能一戰策勳。朕崇奬氣節之士，兼史職郎選而命之，庶有厭難折衝之功。爾以鯁直忤大奸，義形於色，爲一鄉之望。廣信控風寒要衝，惟季梁在隨，楚不敢謀。忠信行乎州里，隱然金湯之固。是用進長承明，兼組主爵。凡搏力之法，扞城之備，暨守臣共圖之。既克有定，謂爾來矣。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姚嶠特授帶行太府寺丞依舊知常州詰

敕具官某：毗陵控風寒之衝，浙河以西，若防之制水，恃爲屏翰。狡虜侵軼亡謀，壹大治之，則可以固吾圉。厭難折衝，惟良二千石是賴。爾以世臣居是邦，即家剖符，義概奮發，且戰且守，服勞維多。外府轉丞，示我陟明之典。益堅捍禦，亟奏膚公，朕將有懋賞。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黃萬石依前資政殿學士特陞江西制置大使兼江西轉運使誥　德祐元年

敕：宣力四方汝爲，既眡恩於政路；在師三錫承寵〔一〕，盍增重於閫權。昔高廟之耆武功，命臣綱而鎮江右，宏開制閫，特畀大名。祗率舊章，誕敷褒律。具官某經綸實學，開濟遠猷。吉甫文武憲邦，才周應變；孔明危難受任，志切救時。纓冠往以扶王事之艱，投袂起以赴鄉鄰之急。四郊若防制水，恃乃扞城；六師以修我戎，徯其衛社。慨天塹波濤之沸，凜風寒根本之憂。率四方諸侯，賁機衡之異渥；謀中軍元帥，峻弓鉞之專征。分陝之任益隆，矜虜之勳可冀，兼華漕節，植屏洪都。噫！元戎先十乘之行，朕欲壯中流之襟帶；一賢制千里之難，卿其恢外禦之規模。精神折衝則氣勢强，指授當任則將士勵。既克有定，聿圖爾庸。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一〕在：四庫本、清抄本作「右」。

趙孟傳特授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誥

敕：朕申儆豫防，疇咨良牧。師保世祚表海，聿懷宗老之遺芳；孝恭尹茲東郊，迪簡庭聞之令

望。我有明命，賁於价藩。具官某質厚而器閎，心醇而才裕。以仁者勇協贊去凶之謀，爲同姓卿獨堅守節之志。若昔理祖，眷爾前人。京兆懋彈壓之功，司徒敷寬和之教，繡游鄉國，閫制滄溟。迨今甘棠之餘思，復見裳華之趾媺。尹神皋而曳履，既振家聲；即里社以分弓，俾踐先職。隋舜閣之邃直，耀漢綬之榮觀，軼袁州再世之光，邁安陽奕葉之盛。水犀之師，爾其練習；佩犢之民，爾其鎮綏。元帥説禮樂詩書，無忝象賢之助；州里行忠信篤敬，適觀報政之成。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家鉉翁依前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特授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誥

敕具官某：朕慨思時艱，迪簡賢尹。商邑爲四方之極，用謹固於本根；周官倡九牧之風，乃力辭於侍從。有嘉廉遜，載錫寵褒。爾粹學融明，素履修潔。和平之政，如古循吏所稱；剛直之名，惟前文人是似。世濟其美，人皆曰賢。肆予更政化之初，命爾導宥密之命，咨日畿浩穰之寄，陟地官論思之聯。恬静之操不渝，忠讜之風可挹。予欲成奠枕皇皇之績，爾惟有遊刃恢恢之才。强本折衝，尤難于歐、蔡承平之日；流化自近，非但循趙、張發摘之規。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楊文仲特授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誥

敕：朕選渤海賢良之守，用父嘉師；厭承明侍從之勞，難違雅意。睠漳浦价藩之重，有臣熹善政之餘。今得其人，乃試以政。具官某魯諸儒之學，周吉士之風。擇乎中庸，玉瓚黃流之器；好是正直，朱絃清廟之音。出奏民庸，入議禁路。命時貳於起部，職簡而清；咨綰長于國庠，士有所式。方羣彥聚朝而共濟，慨一賢補郡之獨先。惟朕勉從，俾爾謹牧。越在外服，曷思自葉以流根；式是南邦，必圖厚下而立本。勿謂閩土之遠，亦若周畿之間。佇聞政聲，毋替猷告。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呂大圭特授秘閣修撰知漳州誥

敕具官某：朕擇選良吏而宅乃牧，嘉耆成人而遂其志，體臣子民之仁一也。爾學醇行粹，爲時宿儒。訪予落止，入説邇英，有涵養薰陶之益。司宗惟亞，典制典選，意新才壯，何求退之果也。漳浦价藩，爾居相邇，命爾懷二千石綬，以蓬閣論撰榮其歸。「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可。《四明文獻集》卷五。身處江湖之遠，名在奎壁之躔。《詩》云：

文天祥依前權工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江西安撫使特授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詰

敕：謀元帥、將中軍，簡在説禮崇詩之彦；分六卿、倡九牧，時維制治保邦之規。朕疚懷艱危，注意英雋。有嘉衛社之志，誕畀制閫之權。具官某碩大而光明，宏深而肅括。武文兼備，有經營四方之才；忠義自將，有奬率三軍之略。惟碩望冠龍甲之選，蓋皇祖爲燕翼之詒。討亂略以儆師，人百其勇；追殊遇而欲報，朕知乃心。資胸中甲兵之奇，付閫外弓鉞之任。若高皇命重臣宅牧，合江浙以專征；若孝廟詔常伯奪情，念邊疆之孔棘。總中權於方面，殿巨屏于吴門。内以護日畿之本根，外以復天塹之險阻。規模有素，勳業可期。噫！元戎十乘先行，共武服而國定；師中三錫承寵，以衆正而民從。聿成攘狄之功，丕闡用儒之效。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陸秀夫特授淮東提刑兼淮東制置使參議官詰

敕具官某：古者兵刑一致，猾夏奸宄皆士官所懲，獻馘獻囚皆魯泮之事。爾以通材敏議〔一〕，久

參閫畫。淮東祥刑使者缺，命爾受我嘉師。察獄以情，斯可一戰；乘軺飛檄，爾實兼之。審讞洗冤，籌邊決勝，所以拯黎元之命者在此。往欽哉！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一〕議：四庫本、清抄本作「識」。

咨萬壽特授復州團練使知嘉定府兼成都府路安撫副使誥〔一〕　咸淳七年

敕具官某：率寧人，有指疆土，尤重嘉師；謹侯度，修爾戎兵，其惟良將。懋簡折衝之績，誕敷進律之褒。爾挺志忠純，受才沈毅。壯謀定金城之略，雄稜憺玉門之關，統戎沔陽而威信孚，宅牧瀘水而保障固。肆疇咨于虓虎，俾易鎮於犍爲，正秩戎團，仍貳帥閫。惟嚴於備禦則江流靖，惟勤於撫綏則民心安。往奏膚公，祇若明訓。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一〕府：原闕，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全宋文卷八一九六

王應麟 五

張起巖依前武功大夫復州團練使特陞除帶御器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

敕具官某：朕睠蜀道以注懷，屬夔門之謀帥，敉寧武功于西土，迪簡安邊之良將。得猛士守四方，適求固圉之績。爾謀老事壯，知深勇沈。宅牧犍爲，暨暨扞城之略；參華方面，洸洸敵愾之忠。疇咨折衝，乃命改鎮。肆頒進律之渥，明陟扈帶之聯。其覽平沙八陣之圖，以護長江萬里之險。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特授沿江制置副使知江陰軍兼浙西策應使誥 德祐元年

敕：閫外制將軍，必有重弓之備；師中承天寵，趣頒三命之榮。朕植江表之藩籬，圖浙河之屏翰，

乃授西討之略，以先元戎之行。具官某志節忠純，才猷明果。帷幄決子房之勝，屢敵愾以獻功；草木知萬福之名，獨解紛而排難。義概倡勤王之勇，雄稜壯禦侮之威。憤妖壘之未平，慮狡謀之匪茹。烝楫電邁，有捕鹿掎角之形；虓旅颺馳，有擊蛇首尾之勢。洊騰月捷，大振天聲。予欲嚴守禦於澄江，以捍蔽近甸；予欲復疆理於京口，以進取列城。擢貳方面之權，兼綰郡符之寄，合漢將籌策之用，建唐使應援之名。運掉適宜，士氣百倍；奇正迭出，虜禋一清。豈止日畿之安，庶幾天塹之定。若昔臣俊，受任中興。天惟愍我民，朕念紹於前烈；師以順爲武，爾亟奏於膚公。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帶行樞密都承旨特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誥

敕：修甲兵與偕行，既懋幹方之略；聽鼓鼙而思帥，聿隆進律之褒。具官某果毅而尚謀，忠純而好義。勵擊楫清中原之志，首敵愾以獻功；膺推轂遣將軍之權，獨折衝而制勝。壯概爲勤王之倡，雄稜期殄虜之勳。朕方赫濯威聲，將攘除於戎醜；爾惟奬率義旅，庶清肅於江流。載攷中興之名臣，尤重厢部之陟典，内以嚴勾陳太微之衛，外以澄金陵北固之氛。噫！定王國、奏膚公，式倚良翰之重；在師中、承天寵，嗣頒懋賞之榮。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張起巖特授寧遠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依舊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

敕：艱危之際，恃節義爲金城；忠良之臣，植封疆爲砥柱。孝寬之保玉壁，真卿之守平原，今見其人，朕嘉乃績。具官某秉心純實，立志雄剛。草木知萬福之名，幃幄決子房之勝。慨虜氛之甚惡，歎蜀道之至難。細柳堅壁之威，鎮安夔路；勁草疾風之操，克復開江。誅僞使而焚其書，挫醜虜而奪之氣。奏封來上，大節可嘉。峻隮容宮之承流，班亞齊鉞；密聯厢部之分衛，職近周廬。式昭褒賞之思，用爲屏翰之勸。噫！當一面屬大事，朕不忘固圉之勤；獎三軍定中原，爾益勵折衝之略。適收隽捷，嗣對寵光。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許文德特授□州觀察使依舊知淮安州淮東安撫副使兼淮東策應副使誥

敕：戒戎旅率淮浦，適成却敵之隽功；承天寵在師中，載錫策勳之懋賞。有嘉敵愾，用勸戎昭。

具官某識明而志忠，謀老而氣壯。憺雄稜於閫外，如虎在山；殿重鎮於淮陰，若羆當道。賢於長城矣，豈憂匈奴哉！慨狡虜之亂常，挾叛臣而犯順，犬羊驅十萬之衆，蜩螗交四面之鋒。維我屏翰之良，悉心戰守之略。晝禦宵擊，保固金湯之疆；電掃風除，攘殄旂裘之醜。大奏《采薇》之捷，優獎前茅之勞。正使領於廉車，聳軍容於方面。既酹茂績，益勵英猷。念多壘之未清，凛東陲之孔棘。用師觀釁而動，乘勝氣以盪平；擊虜以滅爲期，趣勁兵而應援。式克耆定，尚有殊褒。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田謹賢特授親衛大夫福建觀察使依舊知恩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敕：國家多難，正遠臣敵愾之秋；節義大閑，喜良牧效忠之志。趣提師而入援，爰進律以示褒。具官某性行端純，器資果毅。附衆威敵而兼文武，如穰苴之善兵；衙訓嗣事以考度程，若宏正之濟美。奕世守封疆之固，一心堅忠孝之傳。憤玁狁之肆兇，率熊羆而奮勇。朕方馳羽檄以召勤王之士，爾乃飛驛書而勵報國之忱。擊楫誓清，纓冠往救。平原爲金城之倡，恨未識真卿之賢；河西布璽書之明，爾用錫寶融之寵。陟崇階于親衛，隮峻秩于廉車。汝捍我于艱，其亟授桴鼓而進；功多有厚賞，以須賜旄鉞之榮。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楊邦憲特授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依舊知播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敕：朕聽鼓鼙而思帥，孰濟時艱；修戈矛與同仇，載嘉義概。爰趣援師之至，誕揚褒律之榮。具官某植志忠純，秉心宏毅。臨機料敵，識明金版之六弢；御衆牧人，威儋玉關之萬里。奕世同封疆之守，一忱堅節義之閑。憤蛇豕之肆凶，合熊羆而奮勇。朕每食不忘於鉅鹿，爾惟志常馳於伊吾。奬率勁兵，捍衛多難。真卿未識，獨倡平原之盟；寶融來朝，宜錫河西之詔。思加增秩，檄召勤王。陟親衛之崇階，峻廉車之殊渥。天助者順，亟其戒戎乘之行；師克在和，□則有齊鉞之命。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姜才依前右武大夫特授□州防禦使依舊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敕：安邊境在良將，久宣敵愾之勞；共武服奏膚公，式厚策勳之寵。有嘉壯概，載錫褒章。具官某果鋭而好謀，忱恂而尚義。隱若敵國，差强人意，洸洸衛上之忠；率彼淮浦，以修我戎，暨暨冠軍

之勇。狡焉醜類，梗我要衝，逞蛇豕以薄城，驅犬羊而犯順。郊多壘辱也，獨被髮以纓冠；鼓三軍進之，乃雄心而鳴劍。先鋒鏖戰，入陣勦除，亟收破竹之勳，來獻《采薇》之捷。威稜大振，賞典趣放，陟使領於扞防，表戎昭之果毅。有功見知則説，用勸熊羆之臣；擊虜以滅爲期，盡清狐兔之穴。勉建殊績，嗣有茂恩。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楊立依前右武大夫特授□州觀察使依舊知涪州誥

敕：聽鼓鼙，思將臣，欲濟艱危之會；儆師徒，討亂略，盍優奬擢之恩。其錫明綸，以旌壯概。具官某忠誼根於天性，知略習於邊籌。砥柱蜀道之衝，賢長城遠矣；湯池涪川之險，曰將軍制之。獨堅細柳之屯，屢奏《采薇》之捷，士氣大振，虜膽爲寒。修兵與偕行，久徯勤王之旅；出車維其棘，趣收殄虜之勳。宣力既多，陟明可後？武爵峻隮于左廣，使名超進于廉車。賞不踰時，益勵熊羆之勇；師直爲壯，遂清蛇豕之氛。亟成隽功，嗣封褒律。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苗再成特授拱衛大夫依前和州防禦使除帶行御器械知真州誥　德祐元年

敕：王事多難維其棘，師克在和；我武維揚伐有辭，功有厚賞。某鳴劍伊吾之壯志，堅壁細柳之

英標。自守圉於儀真，克執醜于江滸。率勁兵而勇往，徑擣妖巢；燬列柵以無餘，連收隻捷。忠忱足以振士氣，義概足以懾戎心。賁褒律之殊榮，晉橫班之峻秩。用錫爾祉，益殫拱扈之勤；立定厥功，嗣有寵褒之典。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楊立特授翊衛大夫依前□州觀察使陞帶行御器械知涪州誥

敕：多難維其棘，緬思蜀道之艱；十乘以先行，式固涪江之守。慨蛇豕食上國之慘，恃熊羆不二心之臣。趣戒勤王之師，峻頒進律之寵。某雄姿果毅，義概魁閎。撫鳴劍馳伊吾，壯哉敵愾；飭戎車伐玁狁，偉矣折衝。玉關憺其威名，金城恃以屏翰。輯寧五郡，保障一方。天降割於我家，重以投鞭斷流之患；心罔不在王室，挺然纓冠救鬬之懷。遣將校而奉帛書，涉險阻而承羽檄。聞者興起，發於忠忱。念江淮之巢窟未清，而荆益之襟喉猶梗，欲霆擊而颺掃，盍卯命而辰行。是用升翊衛于橫班，隮扈帶于邇列。褒乃勁節，亟其疾驅。奬三軍，攘奸凶，以報先帝；辟四方，徹疆土，肇敏戎公。投袂而來，側席以俟。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劉師勇特授左武大夫依前濠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平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敕：戰功日多，莫難乎先鋒之勝；賞國之典，莫高乎横列之階。我有勁臣，時颺茂渥。具官某俶儻扶義，雄烈逸羣。統率戈船，既振威于海道；訓齊武旅，爰養鋭於毗陵。趨潛師而進吕城，欲乘勢而復京口。中權後勁，冒矢石以身先；彼竭我盈，讋旃裘而膽落。執訊獲醜，敵愾獻功。載嘉後亭橋之奇勳，峻隮東山閣之華秩。佇奏肅清之捷，嗣膺褒擢之恩。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謝方叔特贈少師誥　咸淳八年〔一〕

敕：舊人丕遠省，甫放休復之恩；一老不慭遺，亟攬餘忠之奏。聿懷耆彦，載錫愍章。具官某秉心純明，制行果毅。振直聲于言路，迪簡先帝之知；聳雅望于政途，遂登上相之任。裕於進退，介以壽臧。致爲臣而歸，從容知止；雖爾身在外，注想詢猷。念未踰衛武之年，曷弗瘉平津之疾。惟德爵齒昔所難兼，若耇成人今其餘幾。九京不可作已，亞師于以贈之。噫！就珍從以乞言，嗟清規之已

遠；及生存而加綍，慨榮命之不先。禮貌其隆，始終無媿。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一〕咸淳八年：原作「德祐元年」，據四庫本及《宋史》卷四六《度宗紀》改。

江萬里特贈太傅誥　德祐元年

敕：多難維其棘，方加璧以趣來；一老不憖遺，愴《懷沙》而永逝。哀哉殄瘁，聞者盡傷。慨念精忠，時颺愍册。具官某文起八代之陋，學貫六經之傳。休休其心有容，得宰相體；蹇蹇匪躬之故，先天下憂。九齡罹偃月之謀，諸梁深如歲之望。若涉淵冰求濟，尚明保予；猷詢黃髮罔愆，惟克邁訓。聿懷勸講之助，駭聞遺札之言。寇至盍去諸，弗易子思之守；人莫我知已，寧從彭咸之居。凜一節之不渝，雖百身其莫贖。貴以蘇軾之謚，襚以謝安之官。將興百世而立懦夫，用張四維而厲臣節。噫！仁必有勇，嗟予失納誨輔德之賢；義重於生，可以媿臨難苟免之士。英魂未昧，茂渥其歆。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江萬里特贈太師誥

敕：君子式黃髮，莫重乎德齒之尊；聖人有金城，莫難乎節義之守。嗟予大老，逢此鞠凶，用震悼于朕心，肆表章其芳烈。具官某浩氣剛直，德性高明。孤忠自持，屢墮林甫偃月之計；特立不倚，靡附賈充夕陽之奸。盍歸乎來，克邁乃訓。若金用礪，方咨汝説之賢；懷瑾握瑜，永慨靈均之恨。御事罔或耆壽，其天不弔慭遺。哀哉殲良，潸焉出涕。彼誤國不死，適以遺臭萬年；維殺身成仁，凛乎生氣千載。襚師垣之極品，賁哀斂之殊榮。噫！三公唯其人，悵失扶顛持危之助；九原如可作，尚興廉頑立懦之風。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印應雷特贈端明殿學士誥

敕：賜弓鉞以專征，夙懋幹方之績；聽鼓鼙而思帥，載頒追命之褒。其敷言綸，用勸臣節。具官某宏才任重，實學濟時。知仁勇之修身，文武爲憲；剛大直之養氣，精神折衝。戒我師以鋪淮濆，雖在外而心王室。有嚴有翼，制勝樽俎之間；惟簉惟征，守圉金湯之固。月捷方奏，星隕遽聞，悵召棠之餘思，想羊碑之下泣。彼忌功而阻善〔一〕，茲更化以懷賢。念國步多艱，朕安得頗、牧而用；若承明邃職，爾未膺光、鎮之榮。植錫寵於密章，俾眡恩於政路。九原可作，千載如生。噫！劉毅不爲三

公，每深撫几之歎；許穆加贈二等，尚歆襚衮之華。獎其忠勞，聞者興起。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一〕阻：四庫本、清抄本作「沮」。

唐震特贈華文閣待制詔

敕：事君能致身，封疆之寄爲重；自古皆有死，忠義之名長存。慨國步之斯頻，嗟臣節之未厲。載嘉砥柱之操，三歎磬聲之思。具官某剛毅近仁，質直好義。河北諸郡，獨有真卿；睢陽一城，莫救許遠。孤壘危於朝露，勁氣貫乎秋霜。壯矣結纓，白刃可蹈也；哀哉握節，犀軒三襚之。乃次對於松階，俾廟食於欒社。錫以令謚，録其遺孤。□□□□，若中興之褒唐重；九京可作，尚百世以祀番君。諒爾英魂，歆我愍典。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汪立信特贈正奉大夫誥

敕：名臣文武並盡，亦大惟艱；良士旅力既愆，不叩自恤。駭聞遺札，愍錫襚章。具官某謀猷川行，知略輳湊。賢長城遠矣，才兼牧御之能；曰閫外制之，身佩藩翰之寄。慨懷危難，倚任攘除，擊楫之志未

酬，聽聲之思何及！納書裘邑，躋三品之榮階；鳴劍伊吾，想九原之生氣。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趙與禡特贈朝請郎直華文閣誥

知寧國縣

敕具官某：王事多難，孰非全軀避禍患之臣；宗子維城，獨效捍敵死封疆之節。聽磬聲而嘅歎，錫綸命以寵褒。爾振振周公族之英，蹇蹇楚同姓之操。志堅即墨之守，躬蹈井督之危。方免胄以衛民，竟結纓而徇義。傷哉賢令，罹此鞠凶。增十秩以追崇，嗟百身以莫贖。仍躋延閣，並録孤兒。俾廟食以旌忠，尚毅魂之殄虞。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王柏特贈承事郎誥

敕某：朕惟正學不明，士習頹靡，人心陷溺，稔成艱危。是用崇奬宿儒，使聞風興起。爾祖爲淳熙名流，爾遠世其家〔一〕，文獻淵源，博以諸老之琢磨，養粹得深，卷道不試。從臣有請，追賁京秩。當孔棘之時，所以張四維、扶世教也。詔于幽扃，服享殊渥。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一〕遠世其家：四庫本作「家世其學」。

孫虎臣特贈太尉誥

敕：國家多難，慨無死封疆之臣；節義大閑，是爲衛社稷之本。嗟忠臣之玉折，錫愍册以哀褒。具官某英概雄深，壯懷卓犖。威謀制勝，早奏縛青宜結之功；忮勇冠軍，常有封狼居胥之志。虜方投鞭而闚我，意欲折箠而笞之。江湯湯，武洸洸，屬以討叛之任，陣堂堂，旂正正，誓以滅虜爲期。乃俾守符，乃授齊鉞。關羽待士卒之善〔一〕，尚忍負之；田布報君父之忠，惟有死耳。義重熊掌，身輕鴻毛。旃裘聞之寒心，營壘莫不流涕。朕拊几以歎，聽鼙而思，駭聞遺札之言，悵失名將之隽。蜜印紫綬，追封尉府之崇；直蓋犀軒，納書廒襚之飾。哀百身之莫贖，凛千載之如生。噫！存弗居絳侯勃之官，歿尚享段秀實之贈。諒爾毅魄，歆我恤章。可。

〔一〕關羽：原作「關某」，據清抄本改。

《四明文獻集》卷五。

夏松特贈保康軍節度使誥

敕：事君能致身，封疆之臣尤重；自古皆有死，忠義之譽長存。聿懷磬聲之思，載錫軒襚之典。

具官某威名濟于世嬀，兵略得於家傳。裕父功惟我有臣，之在本朝。慨醜虜之窺江，統師干而捍寇。搴旂者數矣，勇不顧身；纓冠而救之，志於殉國。嗟將星之遽殞，凛義氣之如生，授齊鉞以飾爾終，賜令謚以褒爾節。噫！加等而葬許穆，重惻我心；登壇而拜淮陰，莫追既往。英魂未昧，茂渥其歆。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尹玉特贈濠州團練使麻士龍特贈高州刺史誥

敕具官某：見危授命者義之先，致果殺敵者忠之大。邇者熊羆之士，進援毗陵，鼓三軍，倡勇敢，爾玉以贛水之師，爾士龍以淮濱之旅，攖鋒力戰，殞於行陣，而醜虜之殄殲甚衆。爾身雖没，可以媿怯懦退却者，是用贈玉戎團之秩，贈士龍刺史之綬。英魄如生，尚克厲此虜而翦滅之。仍録羽林之孤，俾忠義之臣咸勸。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資政殿大學士兩浙鎮撫使謝堂該明堂恩曾祖深甫特贈太師進封魯王誥

敕：肆祀有來雝雝，裒對宗祊之嘏；秉德其鄰翼翼，肅將使範之恭。維賢相之流光，施曾孫之濟美。式敷餕澤，申賁蜜章。具官某故曾祖某，德載鼎彝，功高廊廟。鄧太傅佐中天之業，實鍾長樂之祥；郭汾陽著貫日之功，丕衍具慶之祉。袞繡焜煌於三葉，旌繁炳燿於六符。助我明禋，錫以多祜。師垣王社，人爵之貴可加；贈策綸言，祖烈之傳無斁。可。深甫相寧宗。《四明文獻集》卷五。

謝堂祖渠伯特贈太師追封魏王誥

敕：多士對越在天，咨政途而相祀；烈祖有秩斯祜，懷世德以敷恩。眷言棠笏之傳，追賁松楹之享。具官某祖父，裳華文獻，喬木聲猷。高密之仁，至訓而報益大；汾陽之烈，在曖而慶彌長。維《思齊》之功，有開必先；維立政之輔，垂憲乃後。約軾錯衡之來假，和鈴鏘革之有光。告于文人，仍維師真王之秩；介以繁祉，綿重珪累袞之休。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謝堂父奕昌特贈太師追封魏王誥

敕：《我將》式文王之典，資時使領之賢；《崧高》褒申伯之功，溥予祭餕之惠。惟宗祀以教孝，用篤親而興仁。具官某故父某，大盈若沖，甚德而度。裳華有章矣，尚長君退讓之風；緇衣之宜兮，遵鄧侯法度之教。象賢聯輝於政路，駿奔陪祀於合宮。嘉乃義方，錫之愍册。更康叔國，仍異姓王之榮；胙畢萬封，衍後嗣人之慶。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謝堂母吴氏特贈齊魏國夫人誥

敕：《崧高》維翰之功，推本生賢之慶；《召南》積行之美，端由正始之風。朕命賢戚而鎮京師，秩禋祀而敷餕澤。異數密聯於政路，徽章申賁於母儀。具官某故母某氏，文獻名臣之家，柔嘉女士之德。禮共蘩沼，屏流水游龍之華；教屬芝庭，衍襲紫傳龜之祉。蟬嫣萬石之賚，鴻漸兩社之班。綏輯王畿，凝皇皇奠枕之績；肅祗使領，儼峨峨奉璋之容。睠義訓以有原，諒孝思之追遠。錦囊象軸，大國兼齊魏之封；翟茀魚軒，千載垂陶孟之範。告之禰廟，銘之鼎彝。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庭芝妻徐氏特封永國夫人誥

敕：朕稱宗祀，遹求敉功。《常武》之修我戎，式倚籌帷之彦；《殷雷》之勸以義，載嘉閫範之賢。其錫綸言，用敷餕惠。具官某妻某氏，迪内則之訓，藹女士之芳。《鵲巢》夫人起家，助《召南》分陝之化；燕喜令妻受祉，集魯邦膺狄之勳。《采薇》之捷既聞，《彤管》之褒可後？宜其家而有譽，貴於室而特封。翟茀魚軒，賜沐浯溪之國；鸞書象軸，增光衮路之榮。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隆興府靖安縣管下利澤昭應普安王特封利澤昭應普安清祐王誥 屈平

敕：古之烈士，精忠貫乎日星；没爲明神，靈光射乎牛斗。維三閭之姱節，凛千載其信芳。於民有功，以德詔爵。某神清白正直，博謇好修。仍羽人於丹丘，已曾舉太初之表；冠切雲之奇服，猶不忘南國之思。惠綏黎元，消禦菑沴。肆丕從於衆籲，式敷賁於號榮。瓊茅兮吉占，其歆兩美；蘭鞠兮終古，以續《九歌》。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荆門軍玉泉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特封忠壯義勇武安英烈王誥　關壯繆

敕：頗、牧爲將，豈憂匈奴，每懷雄俊；廉、藺雖死，常有生氣，未昧英靈。載錫之光，亦克用勸。某神才高三傑，勇敵萬人。蓋嘗乘漢水之溢而攻樊，幾於震曹瞞之奸而徙許。功雖靡竟，志則不磨。其餘威猶足寒戎心，非更封何以慰荆旅。用旌忠臣之節，丕顯烈士之風。二名孔嘉，永賁傳芭之祠楚；九京可作，尚能結草以抗秦。可。《四明文獻集》卷五。

全宋文卷八一九七

王應麟　六

代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表　詞科第二場，丙辰二月十三日〔一〕

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滿而不溢，高而不危。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居則致敬，養則致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臣某言〔二〕：伏蒙聖慈賜臣御書《孝經》十六句者。睿謀垂裕，夙承父訓之嚴；神畫疏恩，備舉聖經之要。因心立教，拭目知榮。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三〕。惟夫子之發微言，爲曾參而陳孝道。首述君親之事，謹始及終；復虞富貴之移，戒危與溢。身行口言之無失，天經地義之兼該。事可法，德可尊，表裏俱正；居致敬，養致樂，造次弗違。神明四海以交孚，進退一忱而非懈。有倬飛鸞

之翰，於昭詒燕之謀。二八句之特書，撮其樞要；千萬人之咸悅，始於家邦。仰仿邇英之屏，俯殊制旨之注。矧熙朝資善之學，肇祥符丙辰之春，詔儒臣而讀是經，錫宸章而刊諸石。洊觀洪藻，宏賁前猷。某德媿温文，性慚岐嶷。出有師，入有保，早齒虞庠；親則父，尊則君，恪趨周寢。曩者分封之渙號，誨之全孝以移忠。旨趣會於五經，未闚聖蘊；德教加於百姓，徒仰皇明。載觀河洛圖書之光，如親洙泗問答之語。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學稽古典，筆寓天常。祚嗣萬年，受祉而施於子；冠冕百行，得手而應於心。約漆簡千有餘言，灑驪珠六十四字。淳化秘邱之刻，祖武可繩；紹興方國之頒，人文增煥。臣敢不聿嚴琰寫，式廣家藏。仁孝製六章之詩，遠邁唐宮之賜札〔四〕；夙夜事一人之訓，緬思建邸之陳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五〕。《四明文獻集》卷三。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三〇三。

〔一〕十三：原作「十二」，據《玉海》改。

〔二〕臣某言：原脱，據右引補。

〔三〕「惶懼」以下八字原脱，據右引補。

〔四〕宫：原作「官」，據右引改。

〔五〕「感天」以下二十九字原脱，據右引補。

代侍講説書官爲經筵進講孟子終篇謝賜金帶牙簡同侍讀修注官謝賜秘書省御筵及鞍馬香茶進詩表〔一〕　詞科所業

臣某等言：伏蒙聖恩以經筵進講《孟子》終篇，賜臣等金帶牙簡，并賜秘書省御筵及鞍馬香茶者〔二〕。華光講藝，備觀亞聖之書；蓬省賜筵，並錫多儀之寵。感鴻恩而播詠，瞻丹扆以颺言〔三〕。臣某等惶懼惶懼、頓首頓首〔四〕。竊以漢帝論經，虎觀侈賜衣之渥；唐宗向學，瀛洲疏給饌之榮。意皆寓於隆儒，禮特豐於接下。矧輈書之耿旨〔五〕，傳孔道之正宗。由義居仁，七篇之言靡不載；垂憲貽後，百世之王莫能違。於穆熙朝，若稽丕訓，祖禹闡明於元祐，表臣敷繹於紹興。逮聖神尊德以有爲，於學問逢原而自得。細旃晝訪，聆責難陳善之規；峨弁星環，探知性盡心之蘊。華編甫徹，謏聞奚裨？酬侍言誦説之勞，暨著記纂修之職。鏐鐻鏗絢采，復頒象齒之珍；玉斝示慈，咸綴麟臺之席。上駟式調於沃轡，團龍交粲於奇芬。稽古所蒙，省躬莫稱；歸美以報，拜手載歌。贊智聖之大成，述君臣之相悦。詞陳約禮，遠晞「積翠」之篇；句寫賜牋，俯效集仙之飲。退慚斐墨〔六〕，曷對閎休？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居安資深，守約施博，存神過化，與天同流，明物察倫，取人爲善。覽大賢之論述，興盛治之雍熙。德醉從容，秩太清之華宴；幣將舄奕，邁崇政之儀文。臣等識媿寤疑，恩沾同樂。讀

古書而尚友，諒懷望道之思；頌《清廟》以致平，期盡正君之義。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各齋沐，撰成謝恩詩，隨表上進以聞。臣某等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七〕。《四明文獻集》卷三。

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九〇。

〔一〕侍讀：原作「侍講」，據《玉海》改。

〔二〕「伏蒙聖恩」以下原脱，據右引補。

〔三〕戾：原作「衮」，據右引改。

〔四〕「臣某等」以下十一字原脱，據右引補。

〔五〕眇：原作「渺」，據右引改。

〔六〕斐：原作「匪」，據右引改。

〔七〕「感天荷聖」以下原脱，據右引補。

代宰臣以下賀奉安光宗皇帝寧宗皇帝寶訓寧宗皇帝經武要略今上皇帝玉牒日曆會要禮成表〔一〕　詞科所業

臣某等言：恭覩奉安光宗皇帝、寧宗皇帝《寶訓》、《日曆》、《會要》禮成者〔二〕。文謨武烈，並揚二后之休；漢典唐經，參著一王之法。森寶儲而日揭，

粲縟禮以星陳。臣某等歡抃歡抃、頓首頓首〔三〕。竊以鑑先憲、求多聞，《商書》垂範；有常德、立武事，《周雅》紀功。迨開成標帝籍之名，暨魯史謹策書之體。至若觀會通而行禮，尤先撮紀要以舉綱〔四〕。茲萃進於一時，宜輯成於五典。允哲光皇之揖遜，於昭寧考之儉勤。燕翼詒謀，焜燿億萬年之訓；攘夷復古，堅凝三十載之規。有嚴論述於史筵，申命纂修於宥省。天啓離明之治，日新賁象之文，洽嫩化於登三，煥鴻猷于襲六。瑤編温潤，金鏤閎嚴。繫日繫時，裒嘉熙、淳祐之記注；有倫有要，粹寶、紹、端平之憲章。討裁分飭於羣儒，尊閣載差于穀旦。韶鈞燁煜，羽衛葳蕤，絢繅采以展儀，瞻冕旒而執讀。事該經緯，備清覽於邇英；瑞集圖書，肅秘藏於廣内。恭遇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懋緝熙。道德風烈之庶幾，適追來孝；制度紀綱之能永，勿替歷年。功光祖宗，政布方策，率彝章而由舊，據行事以鑑新。文武大略舉焉，聖而繼聖；禮樂庶事備矣，書不一書。臣等欽覿聖明，欣逢熙洽。始於勤而治内外，願駿惠於閎摹；祓厥文而作《春秋》，嗣鋪張於偉績。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歡抃歡抃、頓首頓首，謹言〔五〕。《四明文獻集》卷三。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略：原作「領」，據《玉海》改。

〔二〕「恭覩」以下原脱，據右引補。

〔三〕「臣某等」以下十一字原脱，據右引補。

〔四〕紀要：右引作「機要」。

〔五〕「瞻天望聖」以下原脱，據右引補。

宰臣以下賀明堂禮成表

明堂孔陽，秩九筵之盛典；聖人能饗，申億載之宏休。慶洽神人，歡騰宇宙。中賀。竊以接三才之奥，嚴將禮於季秋；宣二祖之光，協初郊於先甲。物備口有成之告，民和皆至治之馨。若昔燕詒，自今駿惠。恭唯剛健中正，悠久光明。更化而福禄來，迓續肇基之運；修政而境土復，恢宏再造之規。觀其會通，毖於上下。農扈奏屢豐之瑞，邊陲凝耆定之勳。精意以禋，裒時之對。在宫在廟，觀盥之薦有孚；於帝於宗，泰元之策復始。乂時暘若，德與氣游。前星重匕鬯之暉，華景粲璧珠之象。緝熙純嘏，安樂太平。永命而丕歷年，陳常於夏；敷言而錫保極，有澤如春。於赫漢儀，以篤周祜。臣等幸叨顯相，欣覩熙成。式典靖四方，願進夙夜畏威之戒；奉觴上曼壽，聿觀癸亥宗祀之祥。《四明文獻集》卷三。

宰臣以下請度宗聽政第一表　景定五年十月

四海遏音，遽□遺弓之慕；百官承式，有嚴嗣服之初。跂望清光，肅循大卞。恭唯聰明時敏，聖

知日躋。龍樓庶務之參聞，灼知政體；虎闈三善之兼得，允協人心。祇台德先，迪從子保。問安視膳，冀文考之復初；遺大投艱，痛周家之降割。未堪多難，永言孝思。然而色之戚、哭之哀，已孚輿望；朝以聽、夕以訪，難曠繁機。即位五始以體元，踐阼三日而端冕。惟哲作則，示民有尊。伏願遹駿先猷，勉遵中制。法宮親事，乾首物而萬國寧；司士詔儀，德如辰而衆星拱。《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二表

天眷命以爲君，誕膺傳序；王眡朝而聽治，艱執過哀。未拜詔俞，洊陳衆籲。若稽前聖之述作，莫盛有周之纘承。綴衣於庭，既延元子而入翼室；奉珪兼幣，乃告諸侯而出應門。豈於禮經以或違，蓋欲邦彝之早正。百篇軌範，萬世法程。恭惟位履剛中，體乾純粹。南陽辨牘，臣民知參決之機；東序隆儒，學問得修齊之要。繼文下武，戴舜同心。嗣德在初，靡替億萬年之敬；奉先思孝，必勤一二日之幾。黎元遂而徯應之志深，氛祲清而豫防之慮在。聆王言而稟令，瞻皇極以近光。詎以宅憂，稽於聽事。訪落率昭考之始，如見羹墻；輯瑞覲羣牧之儀，益嚴堂陛。《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三表　十一月〔一〕

《離》兩繼明，屢祈湁政；《巽》重申命，未忍行權。深知聖學之純，恪守禮經之正。再三有瀆，億兆同詞。於皇祖宗，丕紹基緒。内極哀恫于中禁，外臨聽斷于治朝。蓋孺慕發於中忱〔二〕，而觀瞻係於南面。仰惟先帝，奄棄羣臣。痛切烏號，愴道揚於審訓；謀詒燕翼，冀開釋於至情。亦念萬機之繁，用垂億載之裕。恭惟心舜、文之與合，躬曾、閔之所難。麻冕黼裳，思不忘於繼序；飭食疏服，敬欲盡於事親。顧肇允集蓼之初，有悠哉未艾之慮。臣下罔攸禀令，夙夜莫不遑寧。闢門達聰，無待畢三年之制；總綱明任，是惟迪前人之光〔三〕。

〔一〕十一月：原脱，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二〕孺：四庫本作「擢」，清抄本作「摧」。

〔三〕是惟：原闕，據四庫本補。

《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四表

萬邦仰照，如日之升；三請執謙，于帝其訓。放俞旨。惟元儲之御極，自至道之貽謀。□□□□制之從宜，念時幾之久曠〔一〕，哀未忘也，俯而就之。恭惟清明在躬，濬哲稽古。致敬光四海，不肅而成；初服念歷年〔二〕，克謹厥始。欲報之德，遠省若勤。矧修攘敷遺於丕謨，而繼述可淹於庶務。惟休惟恤，有節有權。伏望俯鑑輿情，仰循舊典。釋康王之冕，喪期無改於內庭；垂虞舜之裳，朝位聿新於南面。《四明文獻集》卷三。

〔一〕久曠：原闕，據四庫本補。

〔二〕念：四庫本、清抄本作「命」。

第五表

知臨大君之宜，羣心丕徯；孝思下土之式，四詔如初。非敢咸諫於王，亦曰節情以禮。竊惟倫制

在乎兼盡，經權可以並行。未有命戒而居廬，難遵滕國；繼猶判渙而謀廟，必監周詩。今敬通於神明，且哀發於言語。是亦爲政，顯若有孚。矧導訓受瑁之初，俾聽法服縗之後。考作室既底法，毖我成功；朝至昃用和民，所其無逸。克紹先烈，惟懷永圖。慈良于喪，倘未正路朝之位；陟降厥士，亟當循便殿之儀。伏願寅念燕詒，於昭龍造。即齋居而決事，新聖化以承休。福威惟辟之尊，四方來賀；公卿奉職以奏，庶績其凝。《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六表

眡朝周典，聿觀治化之新；易月漢儀，難執亮陰之舊。五下明詔，一哉聖心。仰思慕之無窮，由敷陳之未至。竊以喪與易寧戚，雖致其哀；禮因情爲文，必知所節。練冠而親機務，素幄而見臣鄰。古有行之，時則可矣。放諸四海而準，孝已感於元□；至於萬年惟王，本實關於初政。體《訪落》、《小毖》之意，躬《天保》、《采薇》之勤。豈必端憂，乃爲繼志？伏願卑於衆慼，稽若邦彝。昭德以照百官，副玉几遺音之託；正統而法五始，衍寶龜申命之休。《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七表

天作之君，飛龍利見；日致其孝，隙駟易流。若三年惟不言，則萬事懼有闕。謙沖已過，震越靡寧。竊以上聖每惜寸陰，治象皆觀挾日。嗣大歷服，無毖恤成功；受羣臣朝，乃考圖敷賁。此作新民之美化，亦付有家之初心。丕顯孝皇，祇承高廟，執喪固踰舊體，涖政靡越旬時。迪前人光，爲後世法。恭惟英姿繩武，粹學察倫。方裒集燕謀，敷言是彝是訓；念紹膺駿命，無疆惟休惟艱。遽臨舊貫之居，永懷罔極之感。哀難爲繼，德何以加？伏望益廣堯聰，少抑舜慕。人道自始，聽宜務於五先；生者常行，節願參乎四制。《四明文獻集》卷三。

請御正殿第一表

孝思維則，勉眡政於內朝；謙尊而光，未詔儀於南面。古有當陽之義，今逾易月之期。祇率彝章，肅陳忱籲。竊以聖作物覩，大明生東；廉遠堂高，衆星拱北。漢即位而坐前殿，周報誥而出應門。惟在德元，以爲民極。恭惟恪守堯喪之制，丕承舜典之傳，禮根於心，治指諸掌。璧帛之召，登崇譽髦；絲綸之言，拊勞邊戍。鑑《無逸》而却貢獻，體《訪落》而廣詢謀。得於問安視膳之時，形

爲繼志述事之美。猶且對羣臣於素幄，覽庶物於清箱。匪昭名分之嚴，曷聳華夷之望？伏願鼎新百度，臨照萬方。黼座衣裳，法《春秋》而居正；紫宸閶闔，參天地以宅中。《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二表

《小毖》求助，聖化維新，大昕視朝，邦儀由舊。未回聰聽，冒貢愚忠。竊聞當宁所以答陽，踐阼先乎謹始。若稽至道之要，洊更朔旦之期。蓋閫外之治，斷恩禮弗敢過；而天下之本，在國分有常尊。亦越淳熙，於昭達孝。謂德報罔極，靡行漢制之權宜；臣言屢陳，勉從周誥之彝訓。恭惟繩其祖武，察於人倫。保右命之，永惟堂構之託；陟降庭止，儼若羹墻之思。非但致哀於宮中，將以顯式於宇内。然布黄朱之乘，容衛必嚴；仿泰紫之居，等威攸繫。丕應徯志，於敉圖功。元首明、庶事康，有赫乾飛之造；清風發、羣陰伏，共瞻履正之光。《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三表

《豐》勿憂，宜日中，盍循禮節；《離》重明，化天下，丕顯君尊。再命未俞，一忱固請。竊以允文先帝，祗遹前猷；宅恤永懷，暫居便坐。奏章三上，亟御昕庭。嚴著定以訓官常，肅兼陛以隆國

勢。昔既勤止，無替歷年；今帥行之，克施有政。恭惟就將典學，聰哲冠倫。眡朝遵孝祖之謨，情所未忍；繼序篤成王之敬，思且不忘。儼素韠之過哀，豈黼依之爲樂。惟體元而立制，乃揚烈以覲光。三朝受圖，則必臨周之路寢；正月輯瑞，則必親舜之法宮。聳瞻穆穆之容，願釋皇皇之慕。仰承畀付，首庶物乘時龍；俯示表儀，使萬民覩治象。《四明文獻集》卷三。

請上乾會聖節名第一表

咸淳元年正月

天生上聖，丕昭震夙之符；月在正陽，允叶乾嘉之會。善治聿來於福禄，大德必得於壽名。宜新鳳紀之編，式表虹流之慶。竊以仁皇御極，如歲之春；炎祚融輝，發祥維夏。若稽資始之義，用彰命哲之初。昔以元長人，於穆不已；今以亨合禮，申錫無疆。恭惟剛健粹精，居行聚辨。儲英潛躍，肇乘時於六龍；膺運文明，期咸寧於萬國。闡河圖而毓瑞，承祖烈以重光。臣工奉觴，忻千載之一遇；侯衛執贄，浹四方之大和。輯《詩》雅歸美之忱，贊《易》象爲君之體。既多受祉，於永保民。臣等不勝大願，謹以四月初九日爲乾會節。伏望俯鑑輿情，仰遵徽典。南山獻祝，薰風載詠於舜絃；北闕臚歡，湛露普沾於周澤。著之令甲，副在有司。《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二表

德行以健，萬年惟王；禮覲其通，四時合序。瀆。竊以《書》陳《無逸》之壽，《詩》頌《長發》於乾明；隆興御圖，表昌辰於會慶。繼今述作，復旦光華。恭惟貽哲在初，體元立制。中正備太陽之粹，盡屏邪陰；亨嘉輯一氣之和，肇新治象。凡化原之謹始，皆《易》學之儲思。福欲錫民，名宜賓實。尊爲天子，舜其孝，申命用休；請祝聖人，堯曰辭，允恭克讓。然虹霓既昭于符瑞，而川嶽未効于貢珍。倘曠上儀，曷彰盛際？伏望丕從衆志，祗遹舊章。班百僚之玉觴，雖未展容於漢殿；録千秋之金鑑，庶幾伸諷於唐臣。《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三表

受命丕若歷年，自今初服；嘉會足以合禮，與時偕行。尚執一謙，敢陳三祝。竊以九重龍御，握乾符，稽帝文；億載燕詒，法仁祖，至天德。遹觀舊典，祗奉洪名。既粹毓以紹圖，必禮元而致治。恭惟緝熙聖學，駿惠先猷。立太平基，運神心于博生生之謂易，近取諸身；巍巍其成功，克昌厥後。

化；開衆正路，培善類于始亨。惟性得陽明之純，而政著日新之美。宜參至健，永保太和。匪介祉之溢詞，乃願忠之微悃。伏望式篤周祜，亟定漢儀。夏見曰宗，輯四方之來賀；皇建有極，衍萬壽之無疆。《四明文獻集》卷三。

第四表

堯辭三祝，未賜俞音；虎拜萬年，蓋循彝典。惟聖意達事親之本，在微臣伸報上之恭。謙尊而光，禮時爲大。竊以乾行四德，□□盛夏之亨；節紀千秋，非曰開元之舊。若稽隆古，丕顯宏休。必得壽名，《中庸》之稱舜孝；篤生保祐，《大雅》之詠嗣徽。億載繼承，二儀明察。恭惟有陟降率昭考之志，有怡愉奉太后之心。致永慕於諒陰，遠迪淳熙之訓；表誕彌于長樂，近參寶慶之規。所謂盡制而盡倫，斯可教敬而教愛。然念尊君之義，盍嚴即阼之初。始於家邦，備《訪落》、《思齊》之美；申以福禄，協《鳧鷖》、《既醉》之詩。矧嘉會之欣逢，新羣情之共戴。願符善頌，亟詔攸司。翼室興懷，徐展紫宸之賀；慈闈介祉，聿光金鑑之陳。從答是期，竭忱以請。是日兼攝翰苑，撰允批答。《四明文獻集》卷三。

理宗靈駕發引慰皇帝表

龜筮協祥，既飭因山之禮；龍輴整駕，難淹同軌之期。六紼天行，萬方雨泣。恭惟紹休靈緒，永言孝思。致敬致哀，放諸四海而準；盡倫盡制，定爲三年之喪。愴禹穴之將臨，儼堯墻之如見。願承先志，少抑至情。《四明文獻集》卷三。

慰皇太后表

仙鼎登天，烏號永慕，壽原卜日，龍馭遂行。四海攀摧，六宮哀慘。恭惟侔月久照，協坤無疆。周雅保右之功，敷遺燕翼；子唐室怡愉之奉〔一〕，用懌慈顏。願遵順變之言，少舒追遠之感。《四明文獻集》卷三。

〔一〕「子」字疑爲衍文。

慰皇后表

穀林卜吉，遠日俶臨；葆衛戒嚴，溥天胥慕。恭惟順承聖孝，式副婦儀。周寢問安，尚想龍樓之入；禹山再窆，愴聞鳳翌之行。柔衷諒切于哀恫，衆志願祈于寬釋。《四明文獻集》卷三。

靈駕至攢宮安寧慰皇帝表

仙馭在天，肅漢陵之仗衛；經涂如砥，届禹會之山川。靈旂燕寧，瑞氣葱鬱。恭惟緝熙于學，慈良于喪。翼翼厥德不回，孝思維則；皇皇如望弗至，明發有懷。四方來觀，萬年其永。湯沐歸沛，既安高寢之神；羹墻見堯，願釋舜心之慕。《四明文獻集》卷三。

慰皇太后表

羽翮有嚴，奉厥儀而肅若；川塗不聳，次靈域以安然。帝鄉之佳氣如初，鼎湖之仙游寖遠〔一〕。恭惟功參厚載，德茂《思齊》。近顧漢官，愴福寧之猶舊；隃瞻禹會，慨永穆之維新。願舒哀戚之悰，

式燕怡愉之養。《四明文獻集》卷三。

〔一〕寢：原作「寢」，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慰皇后表

珠邱蒼野，仙仗安行；玉座黃陵，神旂來燕。萬靈拱侍，七萃肅扶。恭惟篤棐民彝，明章婦順。輔佐聖皇之孝，諒極慕思；怡愉太母之顏，願言開釋。《四明文獻集》卷三。

謝賜御製牧民訓表

倬彼雲漢，懋昭彝教；爾惟天牧，誕保受民。一札星垂，四方風動。竊以舜典咨于上日，厚德允元；周政灼于庶常，有司是訓。此帝王攸行之慮，實造化好生之心。皇矣熙朝，率時丕範。紫雲樓宴，且發附養之片言〔一〕；化成殿書，不忘安樂之二字。戒石詩之簡切，守官箴之坦明。亦越先王，於穆永命。仁厚著論，春噓露濡；廉刑作銘，日揭霜凜。肆燕詒于奕葉，式駿惠于宏謨。恭惟躬禹儉勤，性堯文思。惟天既付疆土，至于萬年；御事越在甸侯，若茲多誥。凡曰之屏之翰，飭以如家如

身。聖人情見乎詞，對時茂育；邦伯念敬我衆，致告自今。臣分竹承休，求匊盡瘁。二千石謹養，勉爾稱職之良；五皇極近光，恪奉敷言之正。《四明文獻集》卷三。

〔一〕且：四庫本、清抄本作「具」。

謝賜御製牧民銘表

乾元長人，培億年之邦本；巽重申令，放一札之仁言。倬彼爲章，嚴惟丕式。臣聞大君宗子，以民爲天；有司牧民，于帝其訓。肅若舊典，光垂休銘。太宗述膏脂之規，著存戒石；理考著廉刑之儆，敷錫臣工。聖藻標乎日星，皇澤深乎雨露。凡在商畿周屏之列，恪遵湯盤武席之謨。一哉王心，鑑于先憲。謂戚忻之繫命，繄爾守臣；如痛癢之切身，時予德意。曰惠多詰，其勑懋和，昭回奎璧之躔，永久甸侯之範。恭惟文思稽古，清明在躬。廣虞舜元日之咨，遠邇無間；法藝祖紫雲之戒，撫養爲先。寵綏而作之師，教告而至于再。勉哉祗命，陋開元愛人之詩；共此惟良，軼本始夙德之詔。寫諸琬琰，佩若韋絃。臣敢不勤毖官常，欽承宸旨。山東布漢令，感知惻怛之忱；天下誦堯言，益謹寅流之職。《四明文獻集》卷三。

進御製石刻摹本表

堯仁天覆，煥乎文章；漢禮春温，詔於郡國。寫琰冒陳於乙覽。恭惟聰明寬裕，剛健輝光。相帝以綏四方，閔民而惠多誥。紫雲樓嚴藩侯之儆，率循藝祖之規；選德屏列守臣之名，聿駿孝皇之典。雨露至教，日月羣心。訓飭皇極之彝，銘參戒石之刻。越小大邦用勸，垂億萬年無疆。臣宣化罔功，承休有恪。念嘉師之保受，懋顯命之對揚。貫虹氣於山川，寅仰清光之近；盼龜書於奎璧，肅登副墨之藏。《四明文獻集》卷三。

全宋文卷八一九八

王應麟 七

賀皇太子賜名進封建國名表

多男授職，保命自天；貽命在初，封建厥福。宗祊景鑠，宇宙頌聲。恭惟學懋察倫，仁深垂裕。寬厚祇承於駿惠，覃訏有衍於燕謀。立愛而始於家，嚴惟丕式；受祉而施於子，錫以嘉名。謙沖循半子之規，震長迪中興之典。臣跡縻東土，心拱北辰，欣聆赤社之策書，阻豫彤庭之班賀。本支百世，載歌令聞之詩；祚延萬年，益邁太平之雅。《四明文獻集》卷三。

進功德疏謝奬諭表

堯封獻祝，恪共臣職之常；漢闕疏榮〔一〕，敷賁思言之奬。對揚焜耀，祗誦凌兢。竊以億載登太

平，與天齊壽；十行賜方國，細書成文。藐如微臣，欣際嘉會。伏念某久濡雨露，假守甸畿。寬詔屢頒，寅奉好生之訓；頌聲允洽，肅將歸美之忱。便蕃宸指之哀，曷奕侯邦之寵。誤承茂渥，曷稱隆私？茲蓋恭遇聖敬日躋，聰明時乂。華芝三萬歲，於昭昌熾之符；大椿八千秋，有衍怡愉之慶。聆忠規於金鑑，介繁祉於玉觴。既推育物之仁，復厚遇臣之禮。臣敢不益廑宣布，欽佩睠知。千里溪山，胥樂風薰之阜；九霄綸綍，仰瞻虹采之光。《四明文獻集》卷三。

〔一〕榮：原作「崇」，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代賀改元寶祐表

寶龜申命，延洪必世之休；鳳曆更元，迓續丕平之運。風雷鼓舞，日月光華。竊以漢武改元朔之名，適當癸亥之歲；孝宣頒地節之詔，越在壬子之年。或即舊而鑑新，或懼災而應變。孰如昭代，稽若先猷。恭惟睿知有臨，嚴恭自度。更化善治，三十年政教之清；燕翼詒謀，億萬年基圖之永。睠言歲紀，已浹星終，將順革以明時，爰體乾而首物。儉慈爲寶，永底蒸民之生；保右自天，庶幾二祖之烈。嘉名有儁，峻命惟凝。某幸際泰亨，聳聆孚號。法《春秋》而謹始，敢貢愚忠；與士夫而勵精，欽承德意。《四明文獻集》卷三。

代賀皇子忠王行冠禮表　寶祐二年

上聖貽謀，茂毓成人之德；初陽展采，肇稱冠阼之儀。華夏臚歡，宗祊錫美。竊以十五志于學，備體所以正容；萬億年之休，重本在于謹始。鋪觀舊典，莫盛祥符。元衮介圭，錫命甲寅之歲；華纓峨弁，筮辰令月之冬。適駿有聲，克開厥後。恭惟體元首物，立愛始親。慶垂萬世之基，教子必以禮樂；忠爲百行之冕，稽古建爾國家。睠言復七日之剛，卜協震洊雷之長。主於尊屬，酌開元太極之彝；賓以輔臣，軼五鳳孟春之詔。有儀可象，爰字孔嘉。重曜宣光，盼璧珠於紫極；三加薦醴，節金石於黃鍾。受周祉之無疆，卜漢儲之早定，天迪從保，邦永孚休。臣越在邇藩，頌聆億鑠。既冠而明有敬，奚煩賈誼之規；會邸而稱無雙，莫預黃香之列。《四明文獻集》卷三。

擬國史院進光宗寧宗寶訓表

盛帝重光，垂百王之丕式；大君繼序，輯二典之宏規。萃篇目而臚分，晉嚴□而露奏。竊以大禹貽孫之則，著在《夏書》；武王燕翼之謀，播于《周雅》。允鑠兩朝之懿，於昭載籍之傳。光宗皇帝適駿有聲，嚴恭自度。剛健以新其德，躬攬政機；精一而執厥中，心傳道統。寧宗皇帝始終典學，玄默

化民。無怠無荒，三十年之享國；曰慈曰儉，六五帝以匹休。作者聖，述者明；顯哉謨，承哉烈。豐功懋德，編之詩書；美政嘉言，布在方策。天開累洽，日闡大猷，抽金匱之缺遺，裒蘭臺之紀載。粤若紹熙之嗣服，施於嘉定之守文。任賢修己之遠謨，立武攘夷之要略，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主善爲師，恢至道，示軌範；有條不紊，揚洪烈，章緝熙。冠周史之寶書，軼楚臣之訓典。寅上西清之御，佇嚴東壁之儲。恭惟志篤昭功，治隆繩武。念兹皇祖，鑑成憲以無愆；迪惟前人，式歷年而勿替。聿追來孝，率父斆彝。法二后之不敢康，作一藝而摛罔極。用訓丕德，其永孚休。臣等載筆非長，總綱有媿。承明登進，又新天聖之盛儀；大清覽觀，願舉寶元之故事。《四明文獻集》卷三。

代先君謝賜御書竹林汲古傳忠六字表

淳祐十一年

晝日接三，承金華之殊渥；帝書策一，駭圭裔之榮觀。鳳函飛下於九霄，虹采絢流於六瑞。窺文有耀，拜賕祗承。竊以德星之題，嘉孝友之爲士法；飛白之賜，美忠節之贊皇猷。咸因書圃之娛，用錫儒纓之寵。矧聖學根原於六藝，而宸章冠冕於百王。若至和詞林之書，申褒邇列；昔淳熙石湖之翰，敷賁舊儒。詎圖螢爝之微，亦覩龍鸞之妙。伏念臣學慙《淇澳》，節慕秋芹。經術淺蕪，異綆泉之深汲；聖聰密勿，思牖約之納忠。將爲子張書紳之規，敢效劉洎登牀之請。銀鉤淡藻，寶軸舒華。燁然衮字之褒，粲若珠繩之麗。顧瞻榆景，猶夜燎之對朝陽；捧玩蓬簷，駭褐衣之被明月。仰佩隆儒

之睠，共夸稽古之榮。茲蓋恭遇淵懿冠倫，緝熙顯行。覽《盤銘》而敬德，日新又新；悟筆諫以飭躬，心正則正。堯文有煥，羲畫入神。循太清、羣玉之彝，編延義、邇英之彦。肆昭回之下飾，殆誦説之未陳。臣敢不紹衣德言，對揚休命。日月光華復旦，幸瞻卿藹之祥；山海時節來朝，永寶宸奎之秘。《四明文獻集》卷三。

代先君謝賜御製周易徹章詩表

淳祐十二年

寶跗揆藻，寫羲畫之粹精；翠琰垂芳，備虞廷之賡載。輝騰奎璧，榮被簪紳。若稽皇朝，深造《易》學，便殿集乾元之剛健，成均陳泰道之感通。祥符製三章而示儒臣，紹興書二卦而賜宰輔。洪惟上聖，允迪前猷。朋來益助之龜，日新其德；惠浹書夏之燕，情見乎詞。發陰陽闔闢之關，播日月光華之詠。穗書再刻，瑤軸俯頒。恭惟極深研幾，精義致用。蓄天在山中之德，學懋緝熙；渙風行水上之文，心潛經緯。聖蘊達忘筌之妙，宸章昭鏤玉之傳。於赫賁觀，敷同晉錫。臣胸無色綫，袖有驪珠。七言屬和於柏梁，莫陪俊彦；百詠輯成於離正，徒仰文明。《四明文獻集》卷三。

代進放生池御札摹本表

久道化成，配天其澤；好生德洽，與物爲春。煜燿十行，涵濡萬彙。於穆仁皇之盛治，聿嚴景祐之聖謨。《湛露》宴飲之儀，自奉有節；《行葦》忠厚之意，各得其宜。肫肫發育之仁，永永鴻長之福。恭惟命凝鼎正，德體乾元。瑞紀流虹，茂膺必得壽之祉；愛存避蟻，益普欲並生之恩。恐朋酒殺羔之傷和，景正旦放鳩之示惠，推此一念，宜於億年。臣祇覿奎光，肅登琰刻。廣充仁術，願探孟子之忠；摹寫宸章，敬上真卿之頌。《四明文獻集》卷三。

代賀皇子加兩鎮公主進封昇國表

寶祚申休，昭格乾坤之貺；濬源疏渥，式符震巽之亨。慶輯宗祊，光增簡册。竊以漢封帝子，兼國十城；周重王姬，下后一等。未有跗鄂聯輝之盛，誕膺絲綸並命之榮。雙節建旄，貽遠謀於燕翼；大邦徹土，協佳氣於龍蟠。彝章稽列聖之傳，美號取陪京之舊。非直親親而賢賢，用彰蠶蠶以繩繩。恭惟學粹察倫，德深垂裕。主器莫若長，早諭教以正名；立愛始於家，成肅雝而流詠。克昌厥後，載錫之光。百世本支，衍綿瓞穠華之祉；萬年祚嗣，軼猗蘭仙李之芳。臣幸玷觀風，忻聆渙號。宜民

《假樂》，願歌右命之章；占夢《斯干》，遂致中興之治。《四明文獻集》卷三。

代知舉謝賜御札表

三紀移風，丕闡文明之化；十行賜札，聿求經濟之才。天藻昭回，時髦興起。竊以熙朝稽古，進士設科。開寶宏規，親試否臧之下；慶曆盛際，通攷策論之長。無競維人，有常立武。萃强本折衝之彦，凝理内禦外之功。大哉王言，監於先憲。訓詞深厚，煥有三代之風；俊良登崇，庶幾二祖之烈。飭逌司而决擇，廣多士之蒐羅，祇聆絲綸〔一〕，咸知標準。茲蓋恭遇道行常久，德運乾元。《菁莪》之澤既深，《采薇》之治尤重。籌邊體國，將因言而察能；尊主庇民，俾由學而致用。明謨所迪，美習維新。臣敢不精以掄才，公而率屬。選士攷實行，復觀儒效之真；得賢立太平，益迓皇圖之永。《四明文獻集》卷三。

〔一〕聆：原闕，據四庫本補。清抄本作「知」。

擬賀郊祀禮成進詩表

萬年敬休，方茂成王之德；上日肆類，率循虞帝之初。乾端坤倪之燕娛，月御星驅之鴈吉。嘉氣

液洽，治象融明。昔孝祖乾道之元，行郊禮孟春之朔，斂柴而美光燭，奠胙而慈顏愉。維清文典，肇禋思皇多祜；於赫湯孫，奏假申錫無疆。恭惟聰明宅中，仁儉自度。恭默三祀，在宮在廟，不顯亦臨；兢業萬幾，治内治外，於神可告。乃殷薦於豫順，乃孝享於萃亨。多士駿奔走而仔從，四方大和會而來祭。蕭脂以興嗣歲，黼繡以歌青陽。作龜禰宮，登奉徽册。用辟太室，肆祼鬯圭。芳圻泰畤之觚壇，肹飾甘泉之鹵簿。氈欒皇邸，薤牲桂尊。爟火舉而澹高旂〔一〕，瑄玉奠而熙純嘏。翠鳳迴軫，金雞舒恩。簇仗正太極之朝，簪花介長樂之壽。宴時之對，惟聖爲能。臣幸扈屬車，肅展釐席。正月見祖，奏元和億載之詩；千春獻祥，續臣甫三禮之賦。《四明文獻集》卷三。

〔一〕澹高旂：原闕「澹」、「旂」二字，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代饒禮侍謝大中大夫表

自天有命，甫玷貳卿；累日爲功，亟躋四品。被絲綸之温厚，增筆橐之光華。維聖朝優法從之恩，同漢制易諍臣之秩，以德詔爵，建官維賢。如臣戇愚，奮跡塵俗。小宗伯之職，濫綴攝承；列大夫之官，退安留滯。會課雖逾於七載，計勞無補於萬分。忽末路之際逢，越常途而登進。若稽在昔，尤重此階。賈誼草儀，爰錫超遷之寵；申公議禮，乃膺即拜之榮。皆褒異於宏儒，俾討裁于鉅典。臣

何能者，心切愧焉。仰窺訓迪之猷，俯極滿盈之懼。恭惟聖神天運，剛健日新。煥帝堯之文章，百工熙績；明成周之黜陟，八柄馭臣。將磨礪於人才，用恢張於治具。肆放茂渥，非曰彝規。臣敢不精白承休，靖共好直。諷諭盡忠孝，勉企前修；典禮觀會通，願裨美化。《四明文獻集》卷三。

代玉牒洪兵書謝成轉通議大夫表

事書于策，效韓筆之鋪休；言出如綸，拜漢廷之增秩。三長無取，四品有榮。竊以史莫嚴於寫琰之藏，德莫盛於鏤玉之述。在祥符則安仁立精簡之例，在嘉定則章穎裁刪潤之規。凡懋賞於汗青，必服勤於副墨。如臣者學慙實用，世沐殊恩。承先人之舊聞，竊希遺直；奏從臣之薄技，敢與斯文。《春秋》一詞之未能，日月末光之難寫。傳言虎觀，仰帝學之緝熙；僊直鸞坡，聆聖謨之深厚。舉宏綱而紀實，申景鑠以告成。然總綱維碩輔之功，纂輯乃羣臣之助。臣何力之有，命錫紫泥；今稽古所蒙，階升黃散。寵光特異，駑鈍奚勝？恭惟剛健日新，聰明時乂。倬彼周王之壽考，敷貽燕謀；煥乎帝堯之文章，丕揚鴻烈。立心堅于金石，作政儷於璠璵。與史並驅，編詩書而無愧；奏篇稱善，示軌範而可行。登崇峻宇之儲，舄奕褒章之渥。臣敢不肩忱報上，佩訓教忠。近臣盡規，倘可通於末議；王度如玉，願無怠於太平。《四明文獻集》卷三。

代洪兵書謝表

武部躋班，屢自天而有命；文章率屬，未滿歲而爲真。揣分僥踰，承恩兢惕。竊以國有六職，司戎獨省文書；天生五材，明政必及閒暇。方《采薇》之治小愒，而徹桑之備有嚴。元祐息兵，用蘇軾詞章之彦；乾道復古，召黄中耆艾之儒。是以道德成乎安强，名實加於上下。如臣末學，敢跂前修！翰墨非長，叨世掌絲綸之美；弟昆迭進，愧才皆經緯之稱。粗守樸忠，蹤居華貫。俎豆之間未學軍旅，承攝無虞；甲兵之問不至廟堂，簡稽何補。久包羞於辰履，俄正秩於夏卿。帝有恩言，循墻靡獲；官皆民譽，竊位是慙。欽哉訓迪之明，凛若滿盈之懼。行周法度〔一〕，勅舜時幾。假有廟以除戎，益謹不虞之戒；尊上帝而籲俊，灼知常任之臣。攘夷先政事之修，强本多雋英之進。顧令迂懦，亦預褒升。臣敢不精白承休，靖共好直。既莫遂蔡謨之遜，再登納言；願恪勤程伯之官，復歌《常武》。《四明文獻集》卷三。

〔一〕「行周」上四庫本有「共惟」二字。清抄本空二格。

代謝華文學士知寧國表

夏卿曠職，甫從南畝之耕；虞閣通班，驟假左符之寵。霜露皆示人之教，乾坤本生物之心，全度

恩深，孤危分溢。伏念某才非濟美，仕適逢辰。叨世掌於絲綸，奚施潤色；積歲遷於曳履，無補論思。顧竊位以包羞，願推賢而報效。臣心如水，雖自信其靡他；考槃在阿，蓋久知於宜去。矧嬰衰疾，屢控忱詞。陳力不能，難逭《春秋》之責，奉身而退，幸回日月之光。念朝陪入説之聯，乃夕下出藩之詔。宛陵山水之郡，懷紱有榮；太微奎壁之躔，遺簪罔棄。詳試於外，式華其歸。省躬滋懼於異升，申命莫逾於頻巽。知人則哲〔一〕，聽德惟聰。設禮義遇其臣，隆褒盡下；無黨偏會有極，觀過知仁。睠累牘以祈閑，畀一麾而從欲。臣誓堅晚節，期報春暉。汲黯田園，弗任淮陽之治；子牟江海，敢忘魏闕之忠！《四明文獻集》卷三。

〔一〕「知人」上四庫本有「共惟」二字，清抄本空二格。

冬至賀表

陽剛七日復亨，見天地之心；聖壽億年泰元，增甲子之筴。祥開霄極，慶浹寰區。恭惟寅畏嚴恭，高明悠久。合八音於律吕，和以致和；齊七政於璧珠，旦矣復旦。對履長而有慶，行乾健以無疆。某欣際昌辰，敬裒嘉頌。光依漢殿，相百辟之奉觴；歡動唐宫，詠五紋之添綫。《四明文獻集》卷三。

冬至賀表　二

甲子上元，新漢儀之候景；天正長至，儼唐殿之受朝。瑞藹九霄，歡騰四海。恭惟躬行乾健，心玩復爻。俊乂登崇，見陽剛之懋長；慶垂靖謐，知陰慝之漸消。凾協氣於埏垓，等睿齡於箕翼。某叨躬麟定，肅篚鵷行。億載萬年，申祝後天之算；五紋六琯，共陶化日之和。景定五年、咸淳元年兼沂清忠王府教授。《四明文獻集》卷三。

論政疏

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蹙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强爲善，增修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下情必達，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

論修攘疏

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

攘計也。陛下勿以晏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

冬雷上疏

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邪並進，卑踰尊、外陵内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三，《續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繳駁留夢炎擢用徐囊黄萬石疏

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麤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携持而去。吴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又見《宋史新編》卷一六七。

乞罷疏

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咈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又見《宋史新編》卷一六七。

晉前鋒都督平兗青二州露布　詞科試擬進卷

尚書五兵臣玄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爲一，我伐用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届。迪上帝命，付中國民。徐方既同而來庭，宣王復古；齊地悉平而振旅，世祖重光。整我六師如雷霆，植十二部之旗鼓。不圖今日，載纘武功。恭惟皇帝陛下體乾粹精〔一〕，位履中正。凝江寧神璽之祚，至於萬年；開吴分歲星之祥，綏以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略，無晏安江沱之心。惟氐鞠凶，至堅孔熾。吞燕凉而薦食，介鱗易我衣裳；闖川益而長驅〔二〕，蠢賊荒我居圉。敢行稱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雖武騎無所用；天助者順，聞風鶴皆爲兵。一戰成淝水之勳，三捷取壽陽之境。匹馬觚輪無反，乃滅而亡；簞食壺漿以迎，曰徯予后。謳吟思漢，震動附周。臣安請乘破竹之機，分命《采薇》之率。復舊都在此行也，清四海可失時哉！臣等以先啓行，敷奏其勇。辟四方、徹我土，誕將天威；獎三軍、定

中原，翦此朝食。摧鋒而造渦潁，抗旌而次彭城。彗掃星流，席捲雲徹，欲快心於狼望，庶舉秦若鴻毛。虓虎濯征，困獸猶鬬，張崇守兗河而假息，苻明據書社以每生〔三〕。食椹靡懷，寢薪莫寤。矧河南城堡之皆附，寧山東德化之未孚。乃遣劉襲攻鄄城，崇棄甲而遠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壘而來降。穆如清風，丕冒出日。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載戢干戈；汶達於濟，濟達於河，底謹財賦。遂鼓行於司豫，汔盪戰於羌髦。時靡爭而心載寧，君之訓而臣何力？斯皆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鄆謹田，用儒無敵；揚文武烈，圖功攸終。於以正六龍御天之居，豈止保一馬渡江之緒？臣等共武之服，賴天之靈。洛邑朝諸侯，望翠華之回軫；營邱發嘉號，俟玉牒之修封。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奏露布。《四明文獻集》卷三。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皇帝陛下：原脱，據四庫本、清抄本、《玉海》補。

〔二〕川：《玉海》作「荆」。

〔三〕每：原脱，據清抄本、《玉海》補。《漢書·叙傳》：「每生作禍」，顔注：「每，貪也。」

唐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露布

尚書兵部臣皋等言〔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多

助之至，四極爰輳。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獘，曰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翔乎河源，武節憺乎月窟。率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啓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二〕，敉寧武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鴟、消祲沴，禀卬太和；翦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允塞，我武維揚。奇幹、善芳，各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瞰戎亭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蠢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壍敢於深入〔三〕，鑾蹕至於親屯。擯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畤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闖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祇金之禍；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爲讎，整居非茹。惟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并力；麋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於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粤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掎角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和之郛。盍竄匿於龍庳，復虔劉於麟塞，戕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矛與同仇，靡室家不遑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貙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一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顥之半，東勳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乘勝而定青海。僞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計窮，七擒七縱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四〕，有如破竹之立解。拂盧魚潰，甌脱兔奔。谷静山空，行就焉耆

之僇；區殫域滅，汔聞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揭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睹崑邱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五〕。《四明文獻集》卷三。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全蜀藝文志》卷四三。

〔一〕「尚書」句：原脱，據《玉海》補。

〔二〕皇帝陛下：原脱，據右引補。

〔三〕墻：原作「墻」，據四庫本、清抄本、《玉海》改。

〔四〕我：原缺，據右引補。

〔五〕「臣等無任」以下：原脱，據《玉海》補。

漢丞相諭告巴蜀檄

漢元年夏四月，丞相何諭告巴蜀郡縣：蓋聞天之所助者順，民罔常懷，懷於有仁。秦失其政，豪俊糜沸雲擾，摩牙而爭之。惟漢王先入關，扶義而西，爲百姓請命，秋毫無所害〔一〕，代虐以寬，若時雨降，民大悦。項王滅德作威，爲天下宰不平，反易天明思〔二〕，肆其罔極。義帝越在荆蠻，未有

攸底。漢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項王有背約之名，天下畔之，諸侯之兵四面而至。夫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三〕，地利也。昔秦西有漢中，南有巴蜀，謂之天府。沃野千里，餘糧栖畝，轉粟西嚮，方舟而下，天所以資漢也。秦三將亡尺寸功，鬻其國而王之，慈父孝子將接刃以復怨。及其鋒而用之，若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王已拜大將軍信，決策東伐，朱旗一麾，三秦必從風而靡。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乘利席勝，人人自爲戰。雖有智者，不知爲楚計矣。項王亢不衷奸〔四〕，齊盟不順，所過殘滅不仁，師曲爲老，其强易弱。《傳》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湯武是也。」漢取天下，可以萬全，巴蜀固多奇士，有從漢者尊顯之，雲從龍驤，維其時矣。爾父兄其率子弟，比善戮力，墾菑除害，毋陰拱以觀其孰勝。王之入關，悉除去秦法，舊染污俗，咸與維新。縞素爲資，珍物無所取，非富天下也，養其民以致賢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楚雖大，何畏焉？用歷告爾新造邦，尚永力畋爾田，寧爾居，毋蠢不靜，以自速辠。吏以仁誼教訓辨告，勿行苛政。明聽之，毋忽！

〔一〕所：原作「以」，據《玉海》改。

〔二〕「易」下原有「其」字，據右引删。

〔三〕動：原作「勤」，據四庫本、清抄本、《玉海》改。

〔四〕衷：《玉海》作「乘」。

《四明文獻集》卷三。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唐河東保寧等軍行營副元帥諭晉隰慈州檄

興元元年八月某日〔一〕，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北平郡王燧，檄告晉州要君廷珍、隰州毛君朝敭、慈州鄭君抗及將士吏民等：蓋聞率土莫非臣，盍念在三之訓；明王伐不敬，有嚴討貳之刑。義士不求生以害仁，智者能轉禍而爲福。其畢棄舊，咸與維新。我國家九葉繼明，億年凝命。《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內撫外綏，濮鉛於南，祝栗於北，德洋恩溥。神旌遞討，窫窳咸誅。堯治時雍，猶有青邱之梗；舜仁天幬，未除丹浦之凶。李懷光奮渤海之俘，授蒲津之節，始謂狙之作使，不虞鷹之易颺。奔命醴泉，粗展勤王之績；請朝行闕〔二〕，輒衷犯上之謀〔三〕。猶念前勳，屢縻好爵。張萌芽於霜雪，悖木水之本原。升鸞之諜肆行，梟父之使弗返，奪二軍而殲良將〔四〕，剽三邑而翦近畿。豕心莫悛，鴞音不革。已復漢京之日月，載揚周旅之雷霆。幕府承命齋壇，建牙列鎮。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莫我敢承〔五〕；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有征無戰。渾侍中率同陝之士，韓僕射統邠寧之師，唐節度虎視鄜坊，駱將軍熊峙鎮國。風雲助氣，草木爲兵。詔參伐以清氛，命招搖而繕怒，不俟前茅之邁，將成獨柳之誅。惟爾三州之士夫，夙被累朝之德澤。嶠從處仲，適受逆污；遵事隗囂，豈爲賊守？鼎魚假息，穴兔阽危〔六〕。犯大義者衆必携，作不善者神弗赦。歷數古今所紀，未聞叛逆獲全。惟岳阻兵，汔膏齊斧；朱泚竊號，亦梟槀街。矧茲狄孥，敢干天罰！犬馬猶有主，覆載不容；鯨鯢取

以封，脅從罔治。聖上禹湯治己，文武行仁。凡鳴狐假王之妖，首鼠觀釁之將，莫不匿瑕宥戾，磎垢滌郵。雖三子猶存蓬艾之間，豈太陽不回葵藿之照？尚式王命，共惟帝臣，勿相依於輔車，以俱焚於玉石。倘能洗心効順，解甲來歸，勣獻關東，疏封帶礪，融全河右，紀烈旂常。若迷復怙終，猶豫不斷，蹈於顯戮，諡爲至愚，豈惟敷虐多方，亦將遺臭千載！請擇二者，永肩一心。耆定爾功，復見弓冕而戈戢；式化厥訓，庶幾世變以風移。檄到如章，書不盡意。《四明文獻集》卷三。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元年：原作「八年」，據《玉海》改。按興元乃唐德宗年號，只一年。

〔二〕請：原作「詣」，據右引改。

〔三〕衷：原作「裒」，據右引改。

〔四〕二：原作「三」，據右引改。

〔五〕莫我敢承：原作「莫敢我承」，據右引乙。

〔六〕穴：原作「火」，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八一九九

王應麟　八

天禧編御集序　詞科第三場題目

宋受命於穆清，五緯集奎觀，人文化天下。維三葉重光，真宗章聖皇帝濬喆欽明，體堯蹈舜，游意藝圃，積思書林，睿藻天葩，轇轕元化，慶雲在上，萬物五色。宜刻玉版，藏金匱，垂訓姚遠，以三二典、七六經。天禧之元，月旅黄鐘，日躔庚子，臣虚己裒次御集百二十卷，爰即禁庭，俯示承弼。明年孟春，嚴儲於繼文殿。四年季夏甲午，列局崇文，分命注釋。仲冬庚申，出聖製七百二十二卷畀輔臣〔一〕。五年季春庚子，欽奉御集，尊閣天章，定著爲三百卷。仲秋庚午，藏之名山，以副墨肹焉。赫乎盛哉！集有序篇，實出御製。五年正月癸卯，偕聖政紀序，召邇列觀之。臣竣皋翰墨，衣被昭回之光，稽首書下方曰：帝王之文即天地自然之文，仰而觀則七政三辰之炳耀，俯而察則山川卉木之彪列。帝堯煥有文章，文王經緯天地，繇此其選，道心淵粹，發爲英華，聖學精微，寫爲謨訓，

豈有意於文哉！昔者黄帝丹書及銘，傳至周漢，聖文哀集，其昉此乎！高、文有傳，著在《七略》；武帝有集，始析二卷。貞觀、開元，成集並垂，理愧於辭，駁亡以議。惟我藝祖紹天覺民，贊述孔顔〔一〕，道統復續。太宗繼序，緝熙光明，皇文掞天，篇勺宇宙。臣文仲編爲三十卷，臣彭年編爲二百十四卷，燕謀詒翼，用敷遺於章聖。厥既北讋葷允，西縻靈夏，幅員清謐，威械戢藏，升中岱宗，展采汾陰，禮葉樂華，葳蕤蔥蒨。帝益思持盈制治，啓迪化原，乃增講員，乃御延閣，左右圖籍，鎔經鑄詞，緑字瓊章，璧明奎燦。歌有《念農》、《閱兵》、《奉先》、《爲政》、《豐年》、《觀麥》、《喜雨》、《崇儒》、《祥瑞》、《解疑》、《思政》、《敓器》、《瑞雪》之屬，斯元首薰風之雅咏也。論有《勤治》、《龍閣》有贊，《聖文》有頌，《元龜》有序，《泰《爲君難》、《寬財利》之屬，斯畫卦重爻之邃學也。《山》有銘，《庇民》有述，《修河》有碑，三記五箴之作，《清景》百篇之製，經史徧詠，明良載賡，肆筆而成，戛切韶濩。帝心謙鞏，未議彙輯。祥符四禩九月丙子，臣敏中請録宸章，襲藏渠觀。而文頌歌詩十五卷上於五年四月癸卯。號登天禧，遂金聲玉振，而集大成。臣竊從太史氏欽覿集目，凡頌、碑、銘、贊之卷一百十四，論、述、序、箴、條記、文書其卷四十，《正説》、《承華要略》、《静居》、《玉宸》、《法音集》其卷四十有五，《春秋要言》五卷，臚分試題、表詞卷別七十。芸籤鈿軸，數盈三百，視滋福殿所觀爲益備。雲漢之章、風行水上之文，作者不可及已！鴻生鉅學，屬詞摛藻，有三代風，非金玉追琢之功，鳶飛魚躍之化歟？抑臣管闚國史，祥符丙辰之春，開資善，訓元良，箴記歌吟，日賚月錫。天禧四禩仲冬甲戌，臣殊編摹賜東宫御製成五十

卷。育蒙泉之德，培豐水之仁，《帝範》、《金鏡》、《訓戒》等書，方斯蔑矣。文子文孫監先憲，酌祖道，至於萬年永保民，罔不自斯文始。臣謹表而出之。乾興初元八月辛亥，以是集錫該輔，併識於篇，以鋪敭我宋重規疊矩之盛美。臣謹序。《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七」上原空，按清抄本、《玉海》不空，今從之。

〔二〕述：原作「集」，據四庫本、清抄本、《玉海》改。

詩攷語略序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齊、魯《詩》亡久矣。諸儒説《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詞則取《儀禮》，「上帝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卹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詞》。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咏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

「《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傅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於斯。

《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韓魯齊三家詩考》卷首，《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經義考》卷一〇九，《南宋文範》卷五一，《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五。

易康成注序

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惟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兑》、《巽》，而《兑》、《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顗難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書根源□□。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詒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

廢先儒？今若宏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説間見于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録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考云。然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爲「彪」，「豶豕之牙」爲「互」，「包荒」讀爲「康」，「錫馬蕃庶」讀爲「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爲「解」，「一握爲笑」之「握」讀爲「屋」。其説近乎鑿，學者盍謹擇焉。厭常喜新，其不爲荄茲者幾希。浚儀王應麟識。《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經義考》卷三五，《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四，《皕宋樓藏書志》卷一，《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

詩地理考序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

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説，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據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説文》、《地志》、《水經》，網羅遺文古事，傅以諸儒之説，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甫自序。《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詩地理考》卷首，《經義考》卷一〇九，《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二〇，乾隆《鄞縣志》卷二一，《皕宋樓藏書志》卷五。

諸經通義序

《諸經通義》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維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鴻生傳業，支蕃葉滋，闡繹道真，探索聖蘊。決科射策，則有「通義」之目；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趙岐題詞，惙述大概。謹稽合史傳而爲之説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博而不詳説，無以發羣獻之眇指；説詳而不反約，無以折衆言之叙亂。故必□正學之源，而後能通乎聖人之海。粤自木鐸聲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奥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禄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

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孟氏斯謂之通矣。嫩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斯文之統紀以壹，多士之趣向以純，非徒綴訓詁、誦呫畢而已。若稽前載，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禩，通一藝者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復之。博士十四昉於建武，選受四經俶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誦説於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説。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褒傳《慶氏禮》，亦纂《通義》十二篇，觀其名可求其略矣。還觀有漢之盛，鉅儒名師開門授徒者，録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説，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祀綿邈，湮没居多。嘗即《詩》、《禮》訓注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之法；爵、德、齒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十一及函矢之説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無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兹始。否則繢以華藻，汩以韓侯，□□詭辨，稽古蔓詞，燕説郢書，吾道莠矣，焉得而通諸？雖然，經學至於通而止，漢儒之説何其紛紛也。《五經通義》，劉向輯之；《五經通論》，沛獻著之。洼丹《易通》，專己黨同，轍殊牖《易》，君子已不能無難。況課試之學以明經爲禄利之塗，則通義乃諸儒之筌蹄也，其不傳於今，有以夫！吁，師異道，人異論，漢儒之説猶得以考異同、析是非也。暨唐貞觀十三年，會釋章句爲《正義》百七十卷，由是舉天下宗一説，而無深造自得之切。若明經又變爲□誦，而口義、墨

義興焉。君子又惜通義之不傳於今也。《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漢制考序

漢制載於史者，先儒考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考也。嘗謂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於《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概有存者。義和秬鬯之賚，王官猶重也；祭仲論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衆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敝猶未遠也。泰山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臧僖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爲而作乎？宰咺歸賵，天衷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歟。於獻六羽，於稅畝，皆曰「初」；於丘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畤，臚於郊祀；魯惠公請郊禘，史角實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奏肆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殽烝，魯不知尚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夫講問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

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産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源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井地曰「大略」，言班爵禄曰「聞其略」，言諸侯喪禮曰「未學而嘗聞」。若其宏綱丕式，因略而致詳，推舊而爲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大復古，譏變古。井牧變而阡陌，畿服變而郡縣，車乘變而步騎，什一變而箕斂，佩玉變而帶劍，簟席變而杯案。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乎。是意惟太史公知之，於《夏》、《殷紀》舉孔子正夏時、善殷輅，卓然見損益之要指。於《高帝紀》曰「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蓋歎其襲秦也。漢之止於爲漢，自高帝之襲秦始。雖然，兩漢之制，文中子奚取焉？吁，三代遠矣，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於《書》之典誥也。郎衛執戟之用儒生，猶近於王宫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大事，猶近於外朝之詢衆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庶幾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庶幾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韻亦間見焉，是之取爾。君子尚論古之人，以爲漢去古未遠，諸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舊典，而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彝器之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某物。及唐儒爲疏義，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蓋自西晉板蕩之後，見聞放失，習俗流敗，漢世之名物稱謂知者鮮焉，況帝王制作之法象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於傳注者，不可忽不之考也。愚少嘗有聞，老弗敢墜，因紬次爲編，以俟後之君子。自流遡源，三

代之禮，庶乎其可識矣。辛巳夏五子王子序。《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九九，《南宋文録録》卷一六，《皕宋樓藏書志》卷三五。

辭學指南序

博學宏辭，唐制也。吏部選未滿者，試文三篇，賦、詩、論。中者即授官，韓退之謂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然名相如裴、陸，文人如劉、柳，皆繇此選。制舉又有博學通議、博通墳典、學兼流略、辭擅文場、辭殫文律、辭標文苑、手筆俊拔、下筆成章、文學優贍、文辭秀逸、辭藻宏麗、文辭清麗、文辭雅麗、藻思清華、文經邦國、文藝優長、文史兼優之名。皇朝紹聖初元，取士純用經術。五月，中書言唐有辭藻宏麗、文章秀異之科，皆以衆之所難勸率學者，於是始立宏辭科。二年正月，禮部立試格十條，章表、賦、頌、箴、銘、誡諭、露布、檄書、序、記。除詔誥赦敕不試。又再立試格九條，曰章表、露布、檄書，以上用四六。頌、箴、銘、誡諭、序、記。以上依古今體，亦許用四六。四題分兩場，歲一試之。大觀四年五月以立法未詳，改爲辭學兼茂科，除去檄書，增入制詔，仍以四題爲兩場。内二篇以歷代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蓋質之古以覘記覽之博，參之今以觀翰墨之華。宣和五年七月，職方員外郎陳磷奏歲試不無幸中，乃有省闈附試之詔，繇是三歲一試。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請别立一科。七月，詔以博學宏辭爲名，凡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

檄、箴、銘、記、贊、頌、序。古今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一古一今，三歲一試如舊制。先是，唯有科第者許試，至是不以有無出身皆許應詔。先以所業三卷每題二篇。納禮部，上之朝廷，下中書後省考其能者召試，其取人以三等。五年王壁、石延慶首與選。嘉熙二年，立辭學科，以今題四篇分兩場，行之三年而廢。景定二年，復辭學科，至四年而止。今唯存博宏一科。蓋是科之設，紹聖顓取華藻，大觀俶尚淹該，爰暨中興，程式始備，科目雖襲唐舊，而所試文則異矣。朱文公謂是科習諂諛夸大之辭，競駢儷刻雕之巧，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爲主。然則學者必涵泳六經之文，以培其本云。《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玉海》卷二〇一《辭學指南》。

小學紺珠序

古者蒙養豫教，罔不在初。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九年教之數日，十年請肄簡諒。循循有序，繇是有名數之學，陶靖節所以録聖賢羣輔也。君子恥一物不知，譏五穀不分，七穆之對以爲洽聞，束帛之誤謂之寡學，其可不素習乎？迺采掇載籍，擬錦帶書，始於三才，終於萬物，經以歷代，緯以庶事，分別部居，用訓童幼。夫小學者，大學之基也。見末知本，因略致詳，誦數以貫之，倫類以通之，博不雜，約不陋，可謂善學也已。浚儀王應麟伯厚甫自序。《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小學紺珠》卷首，《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三〇七，《皕宋樓藏書志》卷六〇。

戴氏桃源世譜序

昔聞之東澗湯公：自契敷五教而人倫始明，是以學問淵源在。商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曰仁曰誠曰學，皆自商始。箕子以之陳《洪範》，而聖王之傳恭可傳之正考父，校名頌以《那》爲首，而聖王之傳恭可見，至夫子而集大成。蓋湯氏本殷氏，故東澗之言云爾。戴氏出宋戴公，亦商後也。盈之、不勝見孟子書。譙國有逵，君於剡川，明之有戴，豈其苗裔與？余觀《桃源世譜》，第進士者六人，特科二人，名薦書上禮部者踵相躡也。詩書文獻之媺，孝友淳實之風，樓、袁、沈諸老先生稱述詳矣。若庸齋、大府卿塤，伯仲接武儒科，先後持節將漕，爲衣冠光韙。彼黍離離，故家與國升降。雖然，義理在人心，萬古不磨，綱常在宇宙，億世不泯。伏生、申公、高堂生之經學，士不以秦而賤；萬石君家之孝謹、魯兩生之節操，俗不以秦而薄。言良貴者不以人爵，言不朽者不以世禄，修其在我而已。世有升降，道有隆污，紹聞衣德言，各敬爾身，弗遏佚前人光。吕成公所謂素風存，則凛凛乎若奉槃水而涉春冰，晝誦夜思，無忝所生，可不懋哉！因書以遺戴倩泳，其纂乃祖考無斁。《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至正四明續志》卷一一，《四明文獻録》。

漢保傅傳序

《保傅傳》者，漢梁太傅誼所作也。漢朝之儒，惟賈生粹學淵識，通達治體。謂元良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若昔大猷保身傅德，罔匪正人，涵養薰陶，相觀而善，用勩遺後人休，迺乩往證今，參經訂史，總眇論以詔萬世。孝昭嗣服，鄉學崇儒。是傳與《孝經》、《論語》、《尚書》迭隃旃夏，大義之通見於始元五年六月之詔，煌虖休，茲毓德之淵原，典學之矩範也。庸鋪繹要指，而爲序曰：聖人觀涖雷之象，是以詒孫謀、燕翼子，蓋取諸《震》；觀山下出泉之象，是以選左右、蚤諭教，蓋取諸《蒙》。相古先民，丕若歷年，罔不在初，自貽哲命。禹戒湯訓，文謨武謀，啓迪後昆，茲率厥典。立之師保，謹輔道也；教之禮樂，頤德性也。抗法以聳其善，齒胄以孫其志，斆學之制，《文王世子》備矣。是傳尤正於始而謹於微，八歲入虎闈，束髮就太學，不待成人而教也。太子始生，舉必以禮，太師吹銅正聲，太宰持升正味，不待就傅而教也。有道有充，有弼有承，史司過，工誦諫，巾車有教，膳宰有規，不惟三公三少，孝仁禮義之道習也。始隃周秦之隆替，終論賢佐之得失，復以《詩》、《禮》、《易》、《春秋》明謹始敬終之義。曰《學禮》，曰《明堂之位》，曰《青史氏之記》，三代文獻，森然在目，如旦、佚之立前後，望、奭之翼左右。其末章曰「鏡所以察形，古所以知今」，誼之意深矣。傅亥匪人，嬴轍未遠，逸民翼惠，亦罔克壽。孝

文初載，肇立元子，越六年，誼孰數於前，曰選端士，曰去邪人；然智囊之進，刑名之習，以規爲瑱，聽之藐藐。後九十餘年，昭帝始誦習之，業隆於襁褓，德牟於成后，誼之書有助焉。迺若大夫進諫，《白虎通》述之；帝入五學，邕、宗元識之；鸞在衡，和在軾，穎達《詩疏》又稱之，勵與《王度記》、《太初篇》、《韓詩内傳》並言。班史本傳概而未詳，嘉言丕彝，千載眇覿。愚謂著翼善之記，不如監是書而德自進。青宫之紀博矣，讀是書，知其寡要也；摇山之則嫩矣，讀是書知其亡實也。輔翼之臣，有能采而獻之，可以衍幼海之潤，增前星之暉，萬年惟王永保民，蓋自兹始。敢著謏聞於篇端。按《新書》五十八篇，是傳分爲《傅職》、《保傅》、《容經》、《胎教》四篇。文穎謂在《禮大戴記》，今列于第四十八篇，凡二章，三千五百五十四字云。謹序。

《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唐西南備邊序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詔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維蜀西控戎索，南接蠻服，昔在中葉，武尅不剛，蟊賊内訌，蛇豨薦食，表撑裏拓，猶懼侵軼，未陰綢户，莫急二邊。於是先事候情，并謀合知，料敵勢，攬地險，討軍實，而《備邊録》作焉。即十三卷之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兹不可亡序。夫備敵于一方，其策易；備敵於多方，其謀艱。朔方既城，薄伐於

西，文王其勤也。獷狁既攘，鞠旅于南，宣王其武也。鍼芒寫氣，蟨穴潰隄，知慮不周，扞防不密，則疆場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玩。吁，可懼哉！然山川阸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書莫著。是故軍防有録，譔於天寶，《九州別録》上於貞元，《禦戎新録》奏於元和。元振述安邊之策，敬輿條備邊之失，前英後傑，帷籌幄畫，詳已然之變，忽未動之憂，寢薪爲安，折柳爲固，猷之不遠，寇將生心。德裕身佩西垂之任，得不爲南鄙慮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暢，北縻突厥，東憺遼海，窮髮反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蕃間釁，河隴失險，締從南詔，協以謀我，岷江飲馬，倚爲先鋒，井絡坤根，我圉孔棘。有守曰臯，鑿青谿道，要結蠻好，掎鹿效順，纂集事狀，爲卷十七。質幣結轍，閽户誨盜，戎膽雖讋，蠻禍始牙，采入成都，如升虛邑，唐之君臣且旰食矣。疇咨良翰，撟失刷恥，爰命德裕，抗旌秉鉞，葺殘奮怯，改紀其政。乃建籌邊之樓，凡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與戎密爾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餫靡不察。乃立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器械靡不飭。大度孰制城以杖義，榮經孰控城以禦侮，西山孰阸城以柔遠。復邛崍關，徙越巂治，而蠻之齒寒；怛謀納款，維川歸壁，而戎之氣奪。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病，輯爲一書。諸郡固實，外夷情狀，盱分縷析，粲如指掌。創立陴壘，咸以朱書，總會小圖，標之首卷，而第四卷叙維州本末尤悉。書成於太和六禩，迨會昌中秉國之均，始奏上之。觀諸文集，猶有可攷。二邊方騷而金湯之，二虜孔熾而雷霆之，匪石畫沈幾，曷克臻兹！藏之禁嚴，副在邊瑣，日戒夕惕，庶克有定。大中而後，慆憂好暇，懷燕安之毒，玩鷙擊之形，河湟歸疆，

西顧無騎墻矣。厲階之梗，惟蠻爲甚，餂糠及米，繇劍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虔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闡，以《南詔録》三卷獻於朝。吁，德裕之録以蜀備蠻，奚翅銖石之差與，據舊鑑新，不可不蚤患於微眇也。蠻，則闖然入户庭矣。憂先於事，事至而憂，無及已。《易》之《蹇》曰「利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按《唐藝文志》，是録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餘軼不傳。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方壺存稿序

文士以逸民特招，如老泉以歐公，後山以坡公，至於韓子蒼之流，皆不由科目進。柳塘居士遇文公於慶元，遇西山於嘉定，而上不遇，豈二公不能爲歐、蘇哉！余觀《西山帖》，欲居士俯屈以訪諸賢，則其自重難進之節，非招不往，豈時俗佻巧馳騖於名場利區，朵頤於爵標勢位者！斯文金玉，傳之不朽，居士之遇榮矣。慈湖樸實之訓，實允蹈之。掌書貴孫其猶子也，咀其華而踐其實，昔耕之而今穫矣。重光叶洽歲中秋月朔，浚儀王應麟伯厚父書於歙郡齋。《方壺存稿》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趙芏民遺文序

斯黄收純衣文製，大羹玄酒之味也。昔者子謂前輩爲文，明白磊落，指切事情，無瞗盱側媚之態，愚於芏民見之。《萬姓統譜》卷八三。

全宋文卷八二〇〇

王應麟　九

跋袁絜齋答舒和仲書

右，絜齋袁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和仲書，掇其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静所言專是尊德性，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不覽古今，務爲高言，蓋尊德性實根本於學問，未嘗失於一偏，是論，不在書策」者，箴末俗之膏肓，至深至切。所謂「古人多識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書紳銘几，晝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於因晚楊梅之餽，推之於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節或虧於晚學或倦於耄期，俛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此自儆。《書》不云乎：「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嗟爾後進，惟憲法是式，沈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内以崇德，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庶正學之不墜，尚前修之可及。王應

麟識。《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至正四明續志》卷一一，《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内外制跋

咸淳元年正月，臣應麟以著作佐郎暫攝。閏五月，兼翰林權直。二年正月，爲軍器少監，升學士院權直。三年三月，以將作監陞權直學士院。德祐元年三月，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四月入院。前後再入北門凡四年。咸淳元二間及德祐之元，多獨直云。臣應麟謹識。《四明文獻集》卷四。

掖垣誥命跋

咸淳三年十一月，臣應麟以起居舍人兼權書行吏右禮工房。七年七月，自徽州召爲秘書監，兼權。十月，供職書行吏右禮刑房。十一月，除起居郎，兼仍舊。八年七月，書行吏左户房。德祐元年三月，真除舍人。四月，供職書行吏左户兵刑房。七月，除禮部侍郎，兼權書行吏右。十一月，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辭西省兼組。凡三入掖垣，徧行上下房辭命。臣應麟謹識。《四明文獻集》卷五。

周易鄭氏注後序

康成注《易》九卷，多論互體，江左與王輔嗣學並立，荀崧謂其書根源〔一〕。顔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詒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之説〔二〕。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唐因之。今《鄭注》不傳，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合《彖》《象》於經，蓋自康成始，其説間見於鼎祚《集解》及《釋文》、《易》、《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應麟讀《易》之暇，輯爲此編，庶幾先儒象數之學猶有考焉。癸酉季夏哉生明，汲古堂書。《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周易鄭康成注》卷七，乾隆《鄞縣志》卷二一。

〔一〕「根源」下原有二空格，似有缺字，然實無缺字。《宋書》卷一四《禮志》一録荀崧上疏曰：「《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爲鄭《易》博士一人。」「根源」謂有根據。

〔二〕「百」字原脱，據《南齊書》卷三九《陸澄傳》補。

詩考後序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歎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于湯齊」讀爲「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揚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

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説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録之，伯厚甫後序。《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詩考》卷末，《經義考》卷一〇九，《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四二。

通鑑地理通釋後序

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囿於天者也，而言地理者難於言天。何爲其難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是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察，其用一也。《虞書》「九共」，先儒以爲九丘，其篇軼焉，傳于今者，《禹貢》、《職方》而止耳。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吕覽》之《有始》、《鴻烈》之《墜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然諸儒之傳注異，歷代之區寓殊。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在荆者未見，蔡在圻内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説異焉。還之爲營，禰之爲坭，以著爲齊地，以韓城爲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倭遲之爲郁夷，騶虞之爲梁鄒，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詩》

之説異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爲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爲雷。漳水之爲潞，吴山之爲嶽，五湖混於具區，潁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非鄢陵。穀、小穀之有别，父城、城父之不河北之地難考。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鄢，鄭邑，而非鄢陵。穀、小穀之有别，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葭、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爲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爲大名，失矣。「自廬振廩」爲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爲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皋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内之脩武，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戍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瑾赤壁非黄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郢都白雪誤於郢州，東海二疏誤於海州，以塗山爲會稽，以齧桑爲采桑，以大别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楚丘爲成武，以街亭爲南鄭。襲訛踵繆，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吴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酅於沛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顔師古誤邛都於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彊志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没，如濟絶于滎，碣石淪於海，昆明鑿而鎬京爲池，隋城立而漢都爲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爲秦郡，項城之爲秣陵，玉門之爲會稽，尋陽在蘄而

移柴桑，當塗在濠而寓姑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非，不可謂博識爲玩物而不之考也。余閒居觀《通鑑》，將箋釋其地名，舉綱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參以樂毅、王樸之崇論宏議，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叙歷代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鑑。大《易》設險守國，《春秋》書下陽、彭城、虎牢之義也。河湟復而唐衰，燕代割而遼熾，述其事終焉。若昔對白題羊腸，帝丘内黄，問松亭柳河者，以該洽見稱，今豈無其人乎？孤陋寡聞，未免闕誤，以俟博雅君子。山河不改，陵谷婁遷，亦以發攬古之一慨云。上章執徐歲橘壯之月，子王子書《通釋》後。

《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通鑑地理通釋》卷首，《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二〇，康熙《開封府志》卷三六，《南宋文録録》卷一六。

急就篇後序

《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見《考工記》注者，唯鞄、四學反。甯、人究反。柯、欘張玉反。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藝文類聚》者〔一〕，唯「黄潤纖美宜制禪」、「鍾磬竽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唯户、扈、鄠三字。其廑存者，《急就篇》而止耳。隋周《志》始謂《急就章》。崔浩寫以百數，劉蘭入小學書之，李鉉九歲入學書之月餘即通，李繪六歲亦通此章，是以

其學至唐猶傳。顔師古祖之推，嘗爲之注，淵源有自來矣。蓋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嘗觀衆仲對氏族，師服、申繻論名子。籍談忘司典之後，景王以爲譏；衛侯以辟疆爲名，周人不肯受。繫之以姓，著於《世本》；字而不名，貴於《春秋》。故始之以姓氏名字。學《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備録衣服飲食之制。陶宏景讀書萬卷，尤明醫術、《本草》，韓文公謂禮樂、名數、方藥之書，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致知在格物，觀物以觀我生，故次之以服器百物。《周書》言學古入官，子産云學而後入政，董仲舒以《春秋》斷獄，隻不疑以經術決事。若授之以政，不達宋泉之《孝經》、蘇威之五教，人到於今羞之，故終之以文學法理。器無非道，學無非事，其義不可須臾舍也，鴻生鉅儒，不敢以小書忽焉。輯州名，摭奇字，悉放其體。諸經義疏引之者五，《周禮·考工記》疏引「分別部居不雜厠」、「蒲蒻藺席」，《天官疏》引「司農少府國之淵」，《左傳正義》引「蕪荑鹽豉，頃町畎畝」。《後漢書》注引之者一，《張敏傳》注引「皋陶造獄法律存」。韻書亦援以言姓氏。班孟堅之用襍飾，潘安仁之用乘風，王禹玉之用奇觚，宋景文之用鞮鞻，朱文公之用老復丁。至於不借、籧篨、鳧翁、無等雙之語，臨川、山谷詩皆采掇之。博觀而約取，此難與耳學者言也。古者保氏教六書，外史達書名，漢猶有課試舉劾之法，故馬尾之書必謹。自篆而隸，自隸而藁，鍾、王之後，以意行書，先漢遺文古事，寖以晦昧。《急就》雖存，而曹壽、劉芳、豆盧氏、顔之推注解軼而不傳。昔以是爲童蒙之學，今有皓首未覩者。俗書溢於簡牘，訛音流於諷誦，襲浮踵陋，視名物數度若弁髦，而大學之基不立。迺因顔《注》補其遺闕，擇衆本之善，訂三寫之差，以經史諸子探其原，以《爾雅》、《方言》、《本

草》辨其物，以《詩傳》、《楚辭》協聲韻，以《說文》、《廣韻》正音詁。若「閎」「閣」之相混，得於《釋文》；楡棫之所出，取於《莊子》。稽極之誤，因《說文》、《通釋》而知；利親、勝客之類，因《史記》、《漢表》而見。「簧」當作，「篌」，「輮」當作「操」，「壘」當作「垒」。實事求是，不敢以臆說參焉，疑者闕之，以俟後之君子。李斯作《蒼頡篇》，後人附益末章，乃有漢兼天下。此篇《齊國》、《山陽》兩章亦然，略解其義，綴於下方。夫物有本末，理無小大，循序致精，學之始事也。雖然，耄學而爲童習，其能免玩物愛奇之失乎？

《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急就篇》卷末，《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三〇七，《小學考》卷九，《晁宋樓藏書志》卷一三。

〔一〕「將」字原缺，據天壤閣叢書本《急救篇》卷末王應麟後序補。

爾雅翼後序

《爾雅翼》三十有二卷，歙羅公願端良譔。草木皆有理，可以類推。卓爾先覺，即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水華庭草，玩生意以自怡。雞雛觀仁，乾坤具梅枝。鉅而苞萬彙乎《觀物》，纖而析衆芳乎《楚辭》。約不膚陋，博不支離，蓄德致用，一原同歸。彼謏聞者誤荔挺杜若，不識蟹蜞，騶牙重常徒語怪，而鷹鳩售欺。矧編絶簡脱之餘，

爲虎魚豕，柳卯荄茲，至於菉緑棣蕘，蘋蘋薺茨，蕙導導槀，夆蜂嚶鸚訓義之參差。芑有菜艸粟之別，杞有梓柳檵之殊。名之相混，獸則蛭蜩蝦蛤，艸則鼈蝤蠐雖。女摯之親與榛異，鳴垤之雚與鸛異，校諸經而多違。小大同稱，有鯤有麑。新雉之木以爲草，《類苑》紀鷺斯，《王會》茅莒，伊尹書盧橘，荒異物其誰咨？娵隅以音變，烏啄以字迷。堯韭舜榮，儷句爲嬉。豆逼莫解，荇蓴曰莧葵，問稻何草，而謂羊蹲鴟。候氣廢葭莩，議樂昧秬秠。或有能辨蒲盧，表枸杞，別象膽，與駁而問天雞，指不勉之善，取騶虞竊脂。然洽通之彦，猶蒟醬失對，謬剥棗於《爾雅》附於經，多識是資？諸儒箋釋，角立墨畦，歆、炎、樊、李，文學犍爲，景純之後，顧、謝、沈、施。陸音邢疏，分轡並馳。鮒演以《小》，叅矩疊規。揖《廣》、憲《博》，劉《續》、陸《埤》，斟酌羣言，嚌醇擩醨。理無窮，書有賾，未窺夫浩倉槃物，化育亡厓，益不殫名，隸首難徧。稽《山經》所有，恢詭譎奇；《地員》九十物，草十二衰；《考工記》「却行」、「紆行」之屬，《鴻烈》「庶鳥」、「庶魚」之類，萬耑千歧。物物而察，必研其幾。匪淹綜沈潛，貫璣組絲，鱻克鉤索功眇，甄剖是非。淵哉若人，如五總龜，筆爲鉏耒，迺芸迺苗，覽故考新，揆叙物宜，根極六藝，冰渙昔疑，囊括百家，抉廋擿玼。豈惟傳《騷》，説《詩》亦解頤。纂次有典，則班馬可追。爲《雅》忠臣，翼之以飛。本立言之志，欲率是佐時。陶冶旁薄，卬贊範圍，中和位育，與物春熙。匪衒豹鼠之辨，以貽蟲魚譏，入國問喬木，誦其文爲師。昔者，朱子稱經緯縝密，惜其先委，《小集》僅傳，如此者希。歲甲午書成，迨庚午九十七載，出若有期。自今

顯行，式永厥垂。繇是進大學之道，學者葆之。先是，公之從曾孫裳，録藏家楹；訪求得其書，則前太學博士方君回也；識卷後而刊于郡者，浚儀王應麟也。《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爾雅翼》卷首，《深川足徵録》序，《小學考》卷四。

史彌鞏獨善先生文集跋

司馬光《通鑑》，首論君子才德之辨，蓋國家治亂存亡之幾係焉。獨善先生史公以爲告君第一義，其知言哉！然公非苟知之。所謂君子者以厚道誼而薄勢利，重節行而輕富貴也。公在寶、紹，仕不過邑宰；在淳祐，官不過郎潛。素履行願，矻然不滓。視宗衮之翕赫，若將浼焉。其特立有如此者。立朝議論，忠愛鯁切，守於中者確，發於言也正。當時能用其言，豈不足以續天命於無窮乎？公之自立，固非蘄人之知，而世知公者蓋鮮。昔漢陳郡袁氏四世五公，紱冕之盛極矣，惟夏甫卓識清操，不以人爵爲榮。夏甫隱而不見，公出而無復處，其趨一也。應麟先君子吏部師事公，出處大概相似。應麟弱冠，拜公牀下，庶幾知公之心者。公諸孫示以奏議，於是乎書。《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踐阼篇跋

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於前。鄭康成所引、黄太史所書，考其文之異者，又采摭諸儒之説，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至於《虞箴》、《飫歌》，見《春秋》内外傳。夫以聖王治己養心，表裏交正如此，況學者可不勉與！有能左右觀省，朝夕習復，若衛武公日誦《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其寡過矣乎！因書以自儆。柔兆淹茂歲孟陬。《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一三，乾隆《鄞縣志》卷二一，《静嘉堂秘籍志》卷九。

姓氏急就篇跋

顓穹生民，肇叙彝倫，别生分類，譜牒繫世。姓以德建，氏以族命。君之宗之，一本萬支。宗法不明，姓氏靡分，知祖惟郷，忘先者談。篡者雖多，混殽舛訛。祓祝涓玄，宗宋使便，逢逢謬繆，載

戴處劇。戰但莫識，莞筦孰別？利黎旅盧，《史》《漢》亦殊。遐不攷證，前言往行。奇觚少學，史游所作。《頡篇》古字，姓名略記。昔歐陽子，州名是擬。韻屬句摹，輯爲此書。希鏡百帙，指掌可述。對息問董，若龜五總。姓複言重，餘皆彙從。尚友得師，諷誦自怡。稽經訂傳，蒙士用勸。浚儀遺民述。《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玉海跋

余幼好奇，耕獵詞圃，麗澤西山，詒我萬樀。北堂之鈔〔一〕，西齋之目，披華啓秀，歷歷載腹。竊吹六題〔二〕，叨榮兩制，汗顏前修，皓首曲藝。斲輪不傳，屠龍無用，緘之青箱，以詔洛誦。《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末。

〔一〕北堂：原作「北山」，據《玉海》改。

〔二〕六題：原作「六經」，據右引改。此指應博學宏辭科，三場共六題也（見《辭學指南》）。

困學紀聞跋〔一〕

幼承義方，晚遭艱屯〔二〕。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於下民。開卷有得，述爲《紀聞》。深寧叟識〔三〕。《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困學紀聞》（四部叢刊三編本）卷首。

〔一〕按此文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元刊本《困學紀聞》置于卷首目録之前，乃卷首題識，非跋也。

〔二〕遭：右引作「遇」。

〔三〕深寧叟識：原脱，據右引補。

書王庭秀磨衲集後

王公庭秀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謂蘇、黄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删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張、趙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一〕，邪詖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風俗移人可畏哉！《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一〕紹興：原作「紹聖」，據文意改。

鄭鍔周禮解義題辭

鄭剛中《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辨明，使有條理。《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書吴潛撰孫夢觀墓誌銘後

故吏部侍郎孫公既葬十有九年，嗣子從孫手故丞相吴公所纂銘，屬應麟識遺事。應麟幼游公伯仲間，孝友若萬石君家，心誠慕之。惟先君吏部爲嘉熙學官、淳祐尚書郎，與公同升者三，同補外亦三，出處偕，趨舍合。先君晚侍經幄，年不逮寶祐，公獨翔兩省，騫法從，而重名節如圭璧，輕人爵如芥屣。姦臣仇太學上書士，將一網斥之，公特立不阿，力辭大司成，振袂投紱，鴻飛冥冥，遠引乎建水之湄。先見勇决，公兼有之。吴公時有所避，大節鈌而未載，蓋有待也。公没後，鴞集鳳沼，正途蔽塞，遂稔開慶之變。《易》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茲不可不書。前修謂保初節易，保晚節

難，爲好官易，爲好人難。公持身玉雪，一志初終。楊文公富貴非所願，劉文定爲元祐全人，位不滿台鼎，奚憾焉？公兄囷文行競爽，仕至朝請大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於是奉直公贈太中大夫，陸令人贈碩人。從孫襁褓而孤，宮教君拊育誨飭如己子，以至成立，今爲承奉郎。二女，長適某官史吉卿，次適某官高晙。其嫁皆宮教君主之。華鄂相扶之誼，可爲鄉閭法。兄子獬孫趾世科，宰畿縣，終朝奉郎。一門第進士、入成均者踵武，殖德藝善固有自來，公暨伯氏追琢陶染之功爲多。清操素履，不改布韋，然遺子孫以安者在此。昔虞仲翔對王景興，鄞鄙句章有士六人，到今流芳簡册。應麟上論近世名卿，於慈溪得三賢焉，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公則見而知之。允矣君子，愛直之遺，德言不朽，千載之思。位雖詘，其道信矣；數雖短，其名長矣。識其大者，著之銘陰，以俟作宋一經者攷焉，亦以附河東先友記云。德祐初元，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王應麟記。《雪窗先生文集》附録，四明叢書本。

蘭皋集跋

晦翁言《詩》以三百五篇爲根本，翁詩爲中興冠冕，豈劇目鉢心有意於詩哉！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華榮，竹洲亦然。節行事業之外，詩文超軼絶塵，宜鳳毛之世美也。竹坡摘蘭皋五七言佳句，而以

竹洲吟詠妙處勉其進。審言之有子美，余既見之矣；滎陽之有東萊，豈直以詩鳴而已哉！嗣德有繼，將不一書。咸淳辛未仲秋，浚儀王應麟題卷後。《蘭皐集》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馬和之袁安卧雪圖跋

叔寧以大父所藏馬和之畫《卧雪圖》示予，展玩間儼然洛陽風景，令人仰其操行于千載之上。況叔寧爲子孫者乎！宜珍襲而藏之。厚齋王應麟書。《石渠寶笈》卷三二。

辨乾道四明圖經

唐盧潘作《盧江四辨》。余觀《四明志》首卷有疑，則辨以俟博雅君子擇焉。《志序》云：「大觀初置九域志局，令州縣各編纂以進。」余考《會要》、《實録》，景德四年二月庚辰，真宗因覽西京圖經有所未備，詔諸路州、府、軍、監以圖經校勘，編入古跡，選文學之官纂修校正，補其闕略。及諸路以圖經獻，詔知制誥孫僅、待制戚綸、直集賢院王隨、大理評事宋綬、邵煥校定。僅等以體制不一，遂重修，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知制誥王曾領其事。又增張知白、晏殊及李乘、韓熙等參其事。大中祥

符三年十二月丁巳書成，凡一千三百六十六卷，上之，命宗諤爲序。又詔重修大小圖經，令職方牒諸州謹其藏。嘗見《吳郡圖經》載李宗諤序，蓋景德、祥符所修。郡志以大觀爲據，時史學廢絶，其誤多矣。《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辨州郡

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命省分爲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分爲十五道。天寶元年，以州爲郡，刺史爲太守。至德二載，復以郡爲州，太守復爲刺史。今按：開元始置明州，則曰明州刺史。天寶以州爲郡，則曰餘姚郡太守。《志》云置州之時名郡曰奉化，以備封爵。一州豈有兩郡名哉？《圖經》謂開元郡名奉化，天寶元年改爲餘姚郡，未詳所據。《元豐九域志》始曰奉化郡，未知何時改。《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辨餘姚郡

《唐志》明州餘姚郡，以境有四明山爲名。《山海經》：瞿父山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郭璞注：山在餘姚南、句章北，二縣因以爲名，州曰明，郡曰餘姚，皆本於句餘山。虞氏餘姚人。《九域

志》：晉虞喜、虞荔墳在慈谿鳴鶴山。《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辨鄮

鄞縣東有鄮郭，古鄮縣城也。漢《地理志》會稽郡鄮縣。《姓苑》有鄮氏，蓋以邑爲氏。五代改鄮曰鄞。《圖經》云唐有鄞縣，非也。《地理志》無鄞。《陸雲集》：秦始皇南巡，登稽嶽，在鄮縣三十餘日。《圖經》云後漢改鄞爲鄮，居鄮山之陰，既而復爲鄞，非也，西漢已有鄮。《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辨鄞

《越語》：「句踐之地東至於鄞。」韋昭注：「今鄞縣是也。」《後漢書注》：鄞故城在鄮縣東南。《圖經》曰：白社里有鄞城山。《漢志》鄞有鮚埼亭，今在奉化；有天門山，今象山之東門山。然則奉化、象山二縣，漢之鄞也，鄞城山其古鄞城歟。今鄞縣有鄞塘鄉，接奉化，蓋鄞之境。四皓黃公，鄞大里人。《世説注》：孫興公性好山水，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邱靡不歷覽。《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七。

辨句章

句章，《九域志》云因山爲名。《戰國策》有句章昧，蓋以邑爲氏。漢伐東粵，遣橫海將軍韓説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史記正義》：句章故城在鄮縣西一百里。此張守節以開元之鄮言之。《元和郡志》：句章故城，在今州西一里。此李吉甫以元和之明州言之。《後漢注》與《史記正義》同。《圖經》：古句章城在鄞縣南六十里。此今之地理也。《虞翻傳注》句章董黯，則慈谿乃漢句章之地。晉劉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今鄞縣有句章鄉，蓋自此鄉及慈谿，皆句章境，古句章城在小溪鎮。

《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七。

辨甬東

《左傳》：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注：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吳語》云：甬句東。注：今句章東海外洲也。《越語注》云：甬，甬江。句，句章也。晉孫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通典》云：越徙夫差於甬東，韋昭曰即句章東浹口外洲，明州東北到大海浹口七十里。今按，甬東浹口即定海之浹港。《輿地廣記》：定海有大浹江。今以城東爲甬東，誤矣。浹口外洲即翁洲也。郡志以甬東爲昌

國，蓋本於《元和郡縣志》，昌國乃唐之翁山縣，乃熙寧六年析鄞縣置，豈亦句章地歟？《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

辨西湖

《唐志》：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暐置，民立祠祀之。按《九域志》，即它山堰也，今有善政侯王長官祠。郡志乃謂城中之小湖，誤矣。《圖經》云：小江湖在鄞縣南二十里，唐正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與《唐志》不同。《唐志》又云：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蓋今之錢湖也。南豐《記》云：鄞東鄉之田，錢湖溉之；西鄉之田，廣德湖注之。《唐志》鄞縣東有西湖，西有廣德湖，可以見西湖之爲錢湖矣。郡志以西湖爲今城中之西湖，亦誤。若廣德湖，則南豐謂興於齊梁之際。今考陸雲書：鄞西有大湖，廣縱千頃。晉已有湖矣。舊名罌脰湖。《元和郡縣志》所載里數，在州城未遷之前，《唐志》因之。長慶始徙今城，郡志乃以今城之遠近牽合《唐志》之里數，宜其差謬也。《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成化《寧波郡志》卷三。

全宋文卷八二〇一

王應麟 一〇

周山川圖記 詞科第一場，二月十二日

相古先民，有周德隆澤洽，用造區夏。章亥所步，莫不砥礪，建橐戢武，斧藻王度。四岳河海，咸秩無文，名頌曰《般》，哀時之對。鄭玄釋「允猶翕河」之語〔一〕，謂按《山川圖》次序祭之，孔氏《正義》謂其爲一圖。雖畿籍方志湮軼亡傳，謹專繹舊聞而爲記曰：太極肇分，有浮而清，有沈而奥。卷石之積，結爲巍巍，雲蒸雨霈，萬物育焉。勺水之積，融爲浩浩，源迤流衍，萬物潤焉。聖人有作，迺封迺濬，迺栞迺滌，肇稱明祀，爲民祈禬。若封禪於黄，望秩於虞，旅祭於禹，維見可觀〔二〕。然風后受圖，九州始布，山海有經，爲篇十三，圖牒猶未詳也。蒼姬開統，憲章稽古。以地圖知山川之數，職於司書；以地圖辨山川之名物，職於大司徒；以九州圖知山川之阻，職於司險。天下之圖，職方迪掌。其山鎮曰會稽、衡、華，曰沂岱嶽及醫無閭、霍、常、□〔三〕。其大川曰三江、

江、漢，曰滎、雒、淮、泗，曰河、沛、涇、洧，及漳、滹池、嘔夷。又有山師、川師掌其名，山虞、川衡掌其守。艮兼兑麗，目擊掌運，抑猶以爲略也。卑高大小，則其位殊，次主屏攝，則其數異，我是以有秩祭之圖。河先海後，辨源委也；九河合一，同等列也。嶽視三公，瀆視諸侯，禮文別也；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名分嚴也。按圖定序，因序蔵事，於是宗伯爲壇，典瑞奉璋，牧人毛牲，校人飾駒。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服毳冕而祀焉。上下有章，無越望之僭；祝史薦信，無矯舉之愧。山澤通氣，歆馨降嘏，百嘉岂楙，四極艾寧，盛哉鑠乎！邁觀《詩序》，祀於巡守，時邁其邦，爰及柴望。意者，土訓夾車道圖詔事，其在斯時歟。攷之傳記，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周國其在雍州，而立吴嶽爲西嶽；三代居河洛，而四瀆咸在山東。《公羊春秋》謂天子有方望之事，何休以爲望祭凡三十六所。若義之修而禮之蔵〔四〕，獨於《般》詩見之，夙夜毖祀作周，恭先丕天之大律也。下逮穆王，大朝黄山，披圖視典。《殷武》疏述鄭玄之言，亦參周漢之域〔五〕，驗山川之圖。孔安國爲漢博士，具見圖籍，山川所在，學者尚有稽焉。春官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注亦訓猶爲圖。仰觀俯察，兩盡其勢矣。雖然，德懋而山川寧，道公而百川理，懷柔河嶽，厥有本元。無設官爲極之意，則經野之圖不足以致治；無敬德祈天之忱，則卜洛之圖不足以永年。是圖之陳左右也，顧岐陽、豐水而念王業之孔艱，瞻洞庭、孟門而監地險之難恃，江漢思廣及之德，南山思疆理之功。清明在躬，與山川出雲同一運化，然後能靈承於旅，惟典神天，巽峨濛鴻，洋洋如在，玉帛云乎哉！兹圖外之眇指，敢正列其義，以昭萬世。謹記。《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玉海》卷二〇四

《辭學指南》。

〔一〕釋：原作「以」，據四庫本、《玉海》改。

〔二〕維：原作「雖」，據四庫本、清抄本、《玉海》改。

〔三〕《玉海》「常」作「恒」，無空圍，清抄本亦不空。

〔四〕蔵：原作「藏」，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五〕亦：原作「方」，據《玉海》改。

漢百官朝會殿記

皇漢稽古建官，立三公應台鼎，司徒爲丞相之任，贊元穆綷，位冠列辟。中興二葉，憲度鴻明，號等承平〔一〕。越十五載，更作司徒府於開陽門内，光觀壯麗，萬國具瞻。迪惟詢謀僉同，《虞書》垂訓；謀及卿士，禹《範》陳法。時有大政，政有大疑，必集羣臣議之，咨一相決之，乃於司徒府建朝會之殿，以繹師言、審國是，煥乎一代閎規也。棟宇修廣，史策無述，獨於《周禮》注、《漢官儀》、《律曆》、《百官志》注概見顛末，庸識其事，以裨史闕。太微中居，列宿環拱，聖王正表著之位，辨廉陛之等，法乎天也。蒼姬制禮，天子三朝：燕朝列路寢之庭，太僕掌之；治朝居路門之外，宰夫、司士職之。惟是外朝〔二〕，視内爲重。雉門外者，小司寇以詢萬民，三公州長暨羣吏叙進；皋

門内者，朝士掌建其法，孤卿大夫暨衆庶咸列。蓋建朝於外，則尊卑之分肅；咨謀於朝，則上下之情孚。公聽並觀，訏謨定命〔三〕，聚精會神之地，其可忽諸？漢鑑秦轍，達聰垂明，高皇肇基，下詔長樂，相國建議，實始權輿。或大議殿中，或會議温室，朝堂百僚之位，有蕭、曹、魏、邴之謀謨。公卿以下，朝會之坐，載於《成紀》建始元年之注，坐而論道，流風猶存。丞相府有四門，隨時聽事。坐未央廷中，單于拜謁，體貌非不嚴也，然問望之計策則遣中朝〔四〕，持單于之語則視中朝，具復廟之文則詔中朝〔五〕，臣議王嘉之事則下將軍中朝者，丞相以下爲外朝，顧不與焉。宫府體分，與周異矣。黄霸問郡國計吏，舉孝廉爲一輩，先上殿，説者謂丞相所坐外朝之制略而未詳。東都重熙，仰憲周典，德陽朝羣后，象魏旌舊章，上儀祲容，焜燿千古。睠瞻公府，輪奐未崇，經之營之，適新廣殿〔六〕，彤庭殖殖，左城右平，王侯更衣於殿之西，位宁森嚴，規橅璉敞，堯衢室、舜總章，何以侈兹。國有大議，車駕親幸其殿，則應劭之書可證；百官會府公殿下，則蔡邕之言可稽。《續志》追記，熹平四禩，臣光、臣晃傅奏曆元〔七〕，乙卯詔書會司徒府議。邕集所載在三月九日。其位校尉東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南面，議郎、博士北面，户曹、令史西面。中坐讀詔，臣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問難，朝章邦典，賁然明著。想夫三事在位，百辟在庭，周爰咨諏，知略輻輳。帝眸下矚，稱制臨決，衡石公論，蓍蔡羣疑，非徒會同有繹而已〔八〕。故鳳闕對峙〔九〕，榱題翬飛，人不以爲華；鈴鼓不設，扉闥洞闓，人不以爲簡。鳴玉峨冕，翼翼翔翔，吏治否臧，民生休戚，天聰四闢，無隱不隩。受計則計吏數百人拜於庭中，舉謡言則掾屬令史會於殿上，崇輔弼以尊國

體，意深遠哉！若乃論於白虎，朝於雲臺，見於宣明，問於崇德，隆寬盡下，史不絶書。兼聽廣謀，莫若斯殿。康成釋禮，兼述漢法，於《朝士》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外朝。於《稾人》曰：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劉昭謂干寶之説，殆未深攷。小宗伯「肄儀爲位」，康成謂「若今時肄司徒府」，又非止爲大會殿矣。蔡邕納書東觀，立《朝會志》未就，詳莫得聞。竊嘗攷之，周中朝聽治，漢前殿也；周内朝圖嘉事，漢宣室也。東都前殿爲路寢，嘉德爲燕息，見於張衡之賦；而《耿秉傳》云〔一〇〕，公卿會議，常上殿訪邊事〔一一〕；若袁安、班勇，皆於朝堂上書會議。又有召百官議朝堂，詔百官大會朝堂，亦外朝遺意。《通典》曰：周有四朝，而言三朝者，詢事非常朝也。是殿其詢事之朝歟？《聘禮》「君與卿圖事」，康成曰：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漢制蓋倣此云。謹記。《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號等承平：四庫本、清抄本「等」作「登」，《玉海》作「號登永平」。

〔二〕是：右三本作「時」。

〔三〕訂：原作「訂」，據《玉海》改。

〔四〕問：原作「閭」，據四庫本、《玉海》改。

〔五〕詔：原作「言」，據《玉海》改。

〔六〕新：原作「彰」，據右引改。

〔七〕傅：原作「傳」，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八〕徒：原作「同」，據《玉海》改。

〔九〕鳳：四庫本、清抄本、《玉海》均作「龍」。

〔一〇〕耿：原作「景」，此是避太宗嫌名改，今據《後漢書·耿秉傳》回改。

〔一一〕常：原作「當」，據右引改。

唐七學記

有唐觀人文，化天下，高祖、太宗戢兵耆武，尊右儒術，綴禮正樂，憲度著明，庠聲序音，鏘訇金石，稽古建學，厥制惟六。玄宗纘緒，復增其一。課試有法，訓迪有師，德藝兼該，總於胄監。譽髦斯士，雲合霧集，豐規茂矩，冠冕百王，宜被厥文，具詳登載。謹參合《百官》、《選舉志》、《儒學傳序》、《六典》、《會要》，而紀其略。夫教亦多術矣，開數路而翕受，皇極之化也；萃羣材而樂育，《菁莪》之仁也。帝治時雍，成均肇建；有虞養老，庠分上下。夏氏設教，序列東西；左右郊宮，商學殊制。作人造士，非一而足。蒼姬之盛，教典尤備，國學合子弟，太學食老更，四郊有庠，門闈有《祭義》攸述，爲學有四；《保傅》所紀，爲學有五。《學記》之注曰：內設師保，外有庠序。六學之制，於茲可攷。治古逾遠〔一〕，彝憲無傳。漢立

三雍，晉興兩學，元嘉四學之創，天監五館之開，名存實亡〔二〕，駁虐亡議。惟唐文治炳蔚，上軌成周，鋤類夷荒，鴻業甫定。生員之置，肇於武德元年五月；周孔之祠，建於二年六月；恢閎鄉學，敷遺後聖。爰暨貞觀，駿惠前猷，臨幸國庠，延籲儒彦。肄業之舍，廣爲千二百區；著録之生，益爲三千二百六十員。施於六葉，增闢學館，襲舊爲七。若三品以上子孫國子學教之，五品以上子孫太學教之。曰廣文以領國子生之業進士者，實惟天寶九載七月乙亥之制。曰四門以授七品之子及庶人之俊異者，實惟元魏太和二十年之制。律學昉於晉、梁，復於貞觀六年之二月，又復於龍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隸祥刑，而律令格式法例於是習焉。書學昉於晉、隋，復於貞觀二年之十二月，又復於龍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隸蘭臺，而石經、《説文》、《字林》於是習焉。算學沿隋之舊，置於貞觀二年，復於顯慶元年。越三年九月廢之，以隸太史；及龍朔二年復之，以隸秘書，而《九章》、《五曹》、《綴術》、《緝古》之屬於是習焉。訓導之職，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直講，孫其業也。選舉之科，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興其能也。業成則丞莅試，不率則簿舉法，嚴其訓也。國子有五經博士，廣文有知進士助教，重其選也。助教或十年始遷〔三〕，博士或十九年不易，專其任也。生徒之數，國子二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書律及算總百十人。元和六禩，申命更定，西京自八人至十人，東都自十人至十二人，而國子學有大成。上元二年初置二十人，開元二十年復省其半。若舍奠齒胄之儀，皆行於國子學，又本末先後之序也。想夫紆袂鼓笥，來游來歌，鴻生碩儒，論難衍衍，投紱懷璽〔四〕，濡化染學。玄武、飛騎，垂衿講習；新羅、百濟，挾策吟誦。《豐

芑》燕翼之澤，《棫樸》追琢之章，政嫩俗淳，作周匹休，猗歟懿哉！鋪觀唐史，立學闡教，蓋非一端。左省弘文，武德之制，東宮崇文，貞觀之規，並置生員，是爲二館。秘書小學，以誨皇族；内之學館，以訓宫掖。崇玄有學，以習老莊。郡縣諸生，差列二等。若崇化厲賢之原，則自七學始。以至龍朔改司成館，垂拱更成均監，司成、宣業，官名屢易，兹不備載。按《鄭虔傳》「廣文寓治國子館」，李庾《西都賦》曰「左立太學，前列廣文」，《選舉志》止言六學，《何蕃傳》亦云六館，意者二學合爲一歟？韓愈上表，有七館之稱。併書以識舊典。謹記。《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南宋文範》卷四六。

〔一〕治：原作「法」，據《玉海》改。

〔二〕名存實亡：原作「名實存亡」，據右引乙。

〔三〕始：原作「便」，據右引改。

〔四〕投：四庫本、清抄本作「拱」。

慶元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天子初郊見之歲，法駕視學，謁款先聖，隮曾子、子思侑享。建首善，風四方，罔不丕式彝訓。越再歲，吏部尚書洪公燾以敷文閣學士來牧四明。秋舍奠於學，顧瞻禮殿梁桷陊剥，喟然曰：「大

哉！聖人之道，於穆不已，惠我無疆。矧東漸於海，遠溯洙泗，簪紱之盛，擬於鄒魯。職在宣化，弗惟道原是崇，曷克稱明詔？」若稽郡乘，舊夫子廟肇自唐貞元四年，至今四百八十餘歲矣。元氣回復，理若有待。明年實咸淳紀號之六年，乃鳩工飭材而鼎新之，屬通判府事陳君寀、觀察推官汪君大有庀其事。二月庚寅經始，七月庚戌告成，穹棟碩楹，奐奕嚴敞，視昔有加焉。己未，虔妥用幣，衿佩雲集，相與端拜而議曰：「吾邦自慶曆諸老淑艾後進，乾淳大儒闡繹正學，孝弟修於家而仁遜興，德齒尚於鄉而風俗厚，理義明於心而賢才盛，善信充於己而事業顯。成我者夫子也。聖天子立教於上而夫子之道益尊，賢師帥迪教於下而夫子之道益彰。夫道者治之本，其功與天地並。世之言治者謂古道不可以御今，先政刑後教化，道寖微而俗滋薄。獨我公眇覿天衷民彝之統紀，急衆人之所緩，可謂知本矣。昔魯僖公能修泮宮，威德所被，至於海邦。夫子列□其詩於《頌》〔一〕，而先儒傳《春秋》，則曰『學校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故不與新作南門概書之策。今公茲舉合《詩》、《春秋》之義，蓋有魯侯文武之德，而本之寬儉，用能豐道扶教，作新數百年幾墜之緒。盛德至善，百世不忘也。」於是郡博士沈君德初、鄭君信甫請書成事於石。應麟世家於鄞，幸得從先生長者後，升堂而聞金石之音，入宮墻而見宗廟之美，惟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曷敢贊一詞？竊惟聞之，《論語》始之以君子，終之以君子，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也〔二〕。凡我同志，服膺聖訓，陟降庭止，昭格不違，上以承天子之休德，下以篤師帥之善教，罔俾克廣德心，專美魯之多士，尚其懋哉！公名燾，於潛人，端平文忠公之仲子，學問政事得於文獻之傳。宅牧期年，治理彬彬可紀，特書其大者以詔無斁。

八月望日，朝散郎、秘閣同修撰、知徽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王某撰。《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三，《敬止録》卷一五，《四明文獻録》，嘉靖《寧波府志》卷七。

〔一〕列□：四庫本、清抄本作「刊」，無闕字。

〔二〕學爲：原作「爲學」，據右引乙。

慶元路重建儒學記

此乃尊經閣記

四明自唐爲州，始有夫子廟，宋始建學。規模豐敞，棟宇穹崇，庠聲序音，冠於浙左，英俊之域，紱冕所興，文獻蓋彬彬矣。至元十九年春，學燬於融風〔一〕，教授潘夢桂、黄裳、吴宗彦、史復伯歷載繕葺經始，禮殿門廡齋舍寢以略具，講經有席，養蒙有堂，皆草創未就。二十八年冬，肅政廉訪副使陳公祥下車，謂博士、諸生曰：「化民成俗，勸學爲先。嘗聞疇昔輪奐之盛，意不止是，曷飭工掄材，以復舊觀？」顧儀門卑隘弗稱，從事容服弗嚴〔二〕。越明年夏，鼎新高閎，賁飾貌像，六旬而畢，二堂亦告成。又惟斯文與天地並，必華榱岑樓，式嵬厥藏，因重建尊經閣五楹。里士訢然競助。教授蘇君焱撙約學廩，續其不給。同知府事阮公麟翁提其綱，庶工丕作，居不知勞。幕掾韓君居仁叶畫展勤，不愆於素。秋九月閣成，巢峨壯偉，衿佩聳瞻，咸曰：「六經如日月，陟降庭止，惠我

光明，恢人文以迪化原，維賢使者之德。」且將以舊門及堂更立先賢祠，正録序，繚以垣墉，制度於焉大備。蘇君請識成事於石。某耄不能文，惟諸侯之學載於禮詳矣。在《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澤上有地，猶君子之近民也。近民則禮達而教行，建其牧，立其監，有師保之義，凡以存天理，正人心而已。矧是邦爲詩書之鄉，逸民之黄，純孝之董，文士之任，自漢以來爲美談。慶曆諸老，模範後進，淳熙大儒，闡明正學，惟聖賢是式，惟德性是尊。少而灑掃應對，大而格物致知，耳濡目染，充然有得。每歲孟春，衣冠濟濟，齒位秩秩，司徒之教倫，黨正之禮飲，流風遺澤，于今未墜〔三〕。南豐曾公、忠肅陳公繼爲守貳，表率薰陶，東諸侯莫逮焉。《春秋》大復，古學之復，道之泰也。夫不農不工，何以謂之士？非老非釋，何以謂之儒？行己有恥，尚志仁義，士之實也。爲君子儒，夙夜强學以待問，儒之實也。遊於斯，肄於斯，蓋亦踐其實、副其名乎！郡國有學昉於漢，二千石所察惟曰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曲，三代考行之意藹如也。升堂聞金石之音，入宫墻見宗廟之美，因作新之幾而日新其德業〔四〕。孝弟忠信爲根本，明誠敬義爲準的。始於離經辨志，終於知類通達，用仰承《菁莪》樂育之仁，不在兹時歟？昔魯僖公能修泮宫，教澤浹於海邦，其俗秉周禮，守經學，一變至道，聖人稱之。誰謂魯遠，道無古今，師友淵源，緒接洙泗。頌其詩，尚論古之人，罔俾克廣德心，專美魯之多士，凡我同志懋敬哉！歐陽子有言：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禮行俗淳，然後爲學之成。是用記其始成，以詔永久，俾無怠。是歲冬十月己亥，前進士王某記。《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三，《敬止録》卷一五，《四明文獻録》，成化《寧波郡志》卷六。

〔一〕學：原脱，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二〕事：右引作「祀」。
〔三〕于今：右引作「猶存」。
〔四〕日：原缺，據右引補。

慈湖書院記

古者鄉有庠，黨有序，閭有塾，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禮義明。書院之設，意猶近古，睢陽、白鹿爲稱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獻尤盛，天典民彝之統紀，賴以不墜。東海之濱有大儒曰慈湖先生文元楊公，立心以誠明篤敬爲主，立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躬行實踐，仁熟道凝，清風肅然，聞者興起，可謂百世之師矣。遺老見而知之，後進聞而知之。春木之茁矣，其人若存兮，此書院之所爲作也。古涪文公及翁紹其事，不幸厄於浮屠氏，鞠爲荒榛。天不喪斯文，繡衣使者侍其公行部，喟然歎息，選一鄉宿望曹君漢炎爲山長。乃倡率善士，合志叶力，舍舊而新是圖，相攸先生舊宅，熙光故址。爰啓我龜，鳩工庀材，經之營之。禮殿崇崇，祠宇奕奕，敷經之席，肄業之舍，規模視昔，不愆於素。佻佻衿佩，游於斯、習於斯，如詠舞雩之風，如升闕里之堂。聞金石絲竹之音，莫不油然而樂，躍如而悟，咸曰：「自堂徂基，輪奐新矣。陟降庭止，惠我光明。盍亦勉新德

而進新知？」於是曹君暨賓録長諭屬某著石，章以永教，思於無窮。某耄且病，辭弗獲，敢誦父師所聞，切磋究之。嘗謂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師言賢不言道，身即道也。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則清明虚靜，天地萬物爲一體。在《易》爲「不遠復」，在《大學》爲「毋自欺」，在《中庸》爲「至誠篤恭」。惟先生無意而自得之，齋莊嚴恪，非禮不動，言性必曰堯舜，論治必曰三代。道學之將廢也，則正色讜言不回於羣枉；道學之復行也，則見幾卷懷，不汩於榮勢。髦期稱道，若武公之作懿戒；名滿天下，若君實之在西洛。本心明而外物輕，行藏語默，參諸百聖無不合。於《易》見先生潔静精微焉，於《過庭訓》之言學見先生自强不息焉，於《講堂訓》之言孝見先生一貫之道焉。先生之文章，皆性與天道之形著，俯川流而仰高山，心之精神，昭乎江漢秋陽之皜皜也。居先生之居，學先生之學，則何以哉？由事親從兄而盡性至命，由灑掃應對而精義入神，由内省不疚而極無聲無臭之妙，下學上達，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庶幾識其大者，而無一言一行之有愧。可以欺其鄉不可以欺其家，可以欺其家不可以欺其心。無體之禮，此心之敬，無聲之樂，此心之和，訓詁章句云乎哉！先生之學，文安先生之學也。文安講《論語》於白鹿，先辨其志，聽者悚然動心，收其放而存其良者在此。朱文公亦云，陸子所言專於尊德性，學者多持守可觀。又謂先生之學有爲己之功。合而觀之，知入德之門矣。有能約之以省察克治，深之以薰陶涵濡，問津於辨志，尋源於尊德性，以達聖人之海，春融冰釋，默契道體，去先生之世若

此其未遠也，得心學之傳必有人焉。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凡我同志，懋敬哉！《四明文獻集》卷一。

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四，《慈湖遺書》附録，《四明文獻録》，雍正《慈溪縣志》卷一四。

廣平書院記

乾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吕子在婺，陸子在撫，學者宗之，如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爲名儒。於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於朱、吕，心融神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尚絅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楊、袁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爲洙泗，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天下。淳祐中賁以易名，先生有孫泌明經世其學〔一〕，與計偕，上春官，屢不偶，晚始對策集英，典教象山縣庠。德祐初元請於郡太守，謂年七十有一，願挂衣冠，歸老故里。留置閫幕，不就，退而抽楹書，啓迪後昆。惟昔先生嘗題户丹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講於斯，羣叟聚辨於斯。先生歿，門人敬事不怠，肖像祠於塾。乃適追先志，免飾堂序，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齒拜講説，冠履翼如，絃誦藹如。某聞而歎曰：古道庶幾復興乎！古者士有常心，家無殊俗，八歲入小學，十年就外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左右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左右師，坐兩塾。灑掃應對是謹，詩書禮樂是習，孝弟忠信是修，蒙養豫教，薰陶涵濡，是以人有士君子之行，士之子常爲士。漢唐之盛，流風猶存，經

生守家法，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多賢。然金籯之諺，城南之勸，識者謂誘以利禄，非天爵之貴。惟我國朝師道之立，上接鄒魯，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父兄訓詔必是焉先。其修於家者若睢陽戚氏，子孫世德之久，南豐曾氏稱之。若墨莊劉氏，自太宗時至中興，忠孝雍睦之風不墜，朱子纂次其家傳，概舉一二言之，可爲士族法。今文靖之孫亦服祖訓不違，若稽家有塾之誼，紹衣德言，弗佚前人光，用淑艾於家庭。我有喬木，殖德培之；我有嘉苗，種學槭之。侁侁胄子，在斯塾也，於墻於羹，如見先哲。昏定晨省，入孝出恭，無非教；受業講貫，習復計過，無非學。張子序《孟子》説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也。陸子講《魯論》義利之章曰：學者當辨其志，是訓是行，服膺勿失。因二先生之言，得文靖之心，百年如一日也。國人稱曰：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仁遜將自一家始。《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又曰：「維其有章兮，是以有慶兮。」文靖有焉。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後之人其懋哉！遂書以爲記。是歲乙亥夏四月初吉，鄞後學王某記。

《四明文獻集》卷一。

〔一〕有：原作「以」，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先賢祠堂記

古之有道德者教於鄉里，謂之鄉先生。在鄉而祠於學，猶在國之祭於瞽宗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大學》以爲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秉彝好德之良心，千載一日，況其邇者乎！明自唐爲州，文風寥寥。宋慶曆中始詔州縣立學，山林特起之士卓然爲一鄉師表。或受業鄉校，或講道閭塾，本之以孝弟忠信，維之以禮義廉恥，守古訓而不鑿，修天爵而無競。養成英才，純明篤厚。父兄師友，詔教琢磨，百年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淳熙大儒疏濶瀍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傳，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以顔、曾四勿三省爲準的，闡繹經訓，躬行踐履，致嚴於進退藏之際，致察於善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俯仰無所愧怍。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前後九賢，教行於一時，澤被於百世。郡學有祠舊矣，因鬱攸而廢。至元甲午冬十一月，洛陽狄公桂持廉問之節，行部至明。既即庠序見諸生，思所以啓迪斯文，俾多士知所矜式。有言墜典之未舉，公喟然曰：「茲立教善俗之原，其可緩？」乃屬郡博士戴君友復舊址祀。十二月丙子朔，公率守貳寮采，是妥是奉，以風厲士子丕遠，惟耆老成人，宅心知訓，庶幾紹聞衣德言，人有士君子之行。衿佩竦瞻，莫不忻忻曰：「善教得民心，明使君有焉。是祠之復，其作新士習之機歟？」覺有先後，道無古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徒慕

之，亦允蹈之，將有聞風興起者。惟昔沛、三輔有《耆舊》《節士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贊》，並采摭舊聞，述爲小傳，事有據依，詞無溢美，用諗鄉之善士。尚式時先哲之猷訓，永永無斁。是月甲午，後學王某記。《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舒文靖公類稿》附録卷下，《四明文獻録》，嘉靖《寧波府志》卷一九。

奉化社稷壇記

奉化社稷壇舊在縣南，令秦辨之徙置西南三百步。其後圮而復修，迨今百三十餘年，垓壝弗飭，鞠爲荆榛。邑劇事繁，自錢穀獄訟謂之不急，舊儀空存，嘉氣湮鬱，旱潦札瘥，民罔克乂。至元二十六年冬，襄賁丁侯濟爲尹，寅念民人社稷之寄，自古迪重，敢不祗肅，稽經諏禮，規制一新。社東稷西，崇廣如式，風雨雷師，鼎列其次，圭石有嚴，植木有儀，奠瘞之位、齋祓之廬，毖祠揭虔，勿替敬典。明年正月告成，乃率僚宰，潔牲醴，爲民迓續豐年之貺。雨暘時若，穡人成功，咸曰耿耿祉哉。於是耆老畯民屬應麟爲記以識。某耄矣無能，然俎豆之事嘗聞之。竊惟祀典行乎郡縣，惟先聖先師暨社稷，達天下，亘萬世，是尊是奉，實爲政教之本。古循吏之先務，而俗以爲緩。夫天生時，地生財，莫大乎土穀，而有神司之，后土后稷以妥以侑，明斯禮以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風散雨潤，箕畢主焉，《周官》之所以槱燎也；鼓以雷霆，庶物生焉，唐禮之所以同壇也。是皆天道之至教、神氣

之流形。春祈秋報，曰民力之普存，三時之不害，亦惟德馨香。祀清心正，躬對越無媿，吉圭薦信，洋洋如在。儲休錫羨，燕及黎庶，非知禮之原，其能急流俗之所緩歟？蓋庸敬在心，斯須之敬在祭本乎！地者親下，幽則有神，令於民最親，政有否臧，神應如響，神之格思，誠不可掩。昔者古靈陳公宰百里，每過社稷壇、孔子廟，必下而趨，化行習媺，興於禮義。今丁侯治邑三年，師法前猷，庠聲序音，絃誦詩書，以淑艾我士子，又能務農重穀，敬恭明神。政教兼善，藹然學道之遺風，可書也已。乃書以遺邑人，俾刻諸麗牲之石，用詔無怠。《四明文獻集》卷一。又見光緒《奉化縣志》卷一二。

德潤齋記

史景純，獨善先生之孫也，謂某曰：「范卿之幼也，大父命名曰潤，以德潤爲小字。衣言服訓不敢忘，乃以『德潤』扁讀書之室，朝夕瞻省，遹追祖武，念德不忘，庶幾無墜教成之意。願子爲之記。」余謂獨善先生名其孫，蓋取諸《大學》「詒燕後昆」，視范喬之硯、魏驀之笏，未若斯言之寶也。誠意之義，先儒闡繹既詳，曷敢贊一詞？昔嘗讀《易大傳》，至於三陳九卦，首以德言之，此涉難處變之法，聖人所以牖後覺也。九卦之中，《履》以澤爲德之基，《井》以水爲德之地。基者德之積，地者德之厚，惟其積則吾身之涵養爲淵泉之溥，惟其厚則吾身之和順爲時雨之化。世故紛紜，人以我爲子棊之槁木，吾方浩浩乎無悶；末俗混濁，人以我爲壺邱之波流，吾獨皦皦乎自潔。道腴可味，不以

脂膏自潤；仁宅可居，不以貴富爲潤。得時則澤潤生民，卷懷則玉在山而木潤，孰非是德之流行夫！河潤九千里，漸洳三百步，溝澮之盈，其涸可立待，有本之與無源也。閎之於安，潛之於侃，身雖否而嘗華之是似；彧之於淑，超之於鑑，身雖泰而析薪之弗荷。由今觀之，孰榮孰枯？景純永維承家之重，嗣守之難，兢兢乎奉槃水而執圭璧，於墻於羹，儼若著存，步繩規矩，率乃祖攸行，寧唯一身之潤，而百世之澤有衍弗替。《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大學》所謂盛德至善，將於獨善之門見之。顧名思義，景純其懋哉！《四明文獻集》卷一。

全宋文卷八二〇二

王應麟　一一

昌國州重建大成殿記

淳祐紀元之六年，聖上首善崇化，以四方風，緑字穗書，敷賁雝頖，庠聲序音，丕冒出日。昌國大夫沈嶷始至，謁校宫。時禮殿之建適六十禩矣，朽蠹弗葺。諸生進而言曰：「學肇基於縣治之東，淳熙間王令沅遷於芙蓉洲西。挹秀涵清，氣勢閎偉，俊人魁士，含章挺生，道原文脉，實繫兹殿。盍鼎新之，對敭《雲漢》作人之休德？」君曰：「承流宣化，職也，敢不祗若。」嗇用鳩工，士驩趨之。參預應公嘉其意，諗帥守顔公，佐以郡少府錢。經始於明年莫春，越季夏殿成，般爾獻公，枚枚奕奕，貌象惟肖，如臨沂泗。侑坐腶食，端章儼莽，降庭庭止，式禮莫愆。冠進衣逢，瞻儀興敬，觀摩麗習，文風藹如。明年，君入監左帑，相與祠於學。既十年，諸生思之，請著石章。應麟鄞末學也，辭弗獲。嘗讀《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夫澤上有地，猶君子之近民也，近民則教彌數，

故《周官》族閭之讀法，視州黨尤密。今之學郡修而邑弛，爲吏者政急而化緩，期會訟獄，日鰓鰓畏，百適慮不越几案，而夫子宮墻漫不省。健者舞知，怠者視蔭，弁髦武城、蒲、密之言，而諉曰難治。教化不明，醇澆樸散，治不愈難與？然非獨今日也，漢東京儒雅最盛，令長垂意學校者惟宋均、楊仁者著於傳，何其慨寂寥哉！沈君能急所緩，喟然興於學，可謂知本矣。昔孔子慨道不行，託興於浮海。是邦近天子之光，家詩書，人孝悌，吾道其行矣乎！縣大夫雖不得宿其業以候道化之成，後之君子勿替引之，率時髦士規聖矩賢，毋以小成自畫。學必正大，志必高明，言必仁義，行必篤敬，進而經綸天下之大經，退而居賢德善俗。俾耆老搢紳顧瞻楹楣，肅然改容，曰：「此賢令教思之德也。」將見立於朝者爲皋、稷，入其里者比鄒、魯，尚當墨筆以頌化民成俗之功云。《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三，《昌國州圖志》卷二，《四明文獻考》，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七。

重修鄞縣儒學記

鄞在漢爲鄮，屬會稽郡。唐屬明州，建夫子廟於縣東。五代改鄮爲鄞。宋始立學，王文公宰縣，因廟爲學，教養縣之子弟，風以詩書，衣冠鼎盛。後遷縣西南，兵燬久未復。主簿吕康年請於郡，相舊址，創禮殿，設跪像，堂曰「養正」，爲齋者四。至元十九年增二齋。二十六年郡城災，茲學鞠若魯靈光。斯文未墜，道其泰乎！二十八年，濟南陳公祥爲肅政廉訪副使，分治於明，崇庠序之教。明

年，新郡學，顧邑校風摧雨圮，榱檻將壓，殿雖更，坐像庳陋，未合古制，爰命撤舊宇而新是圖。夏六月，鳩工經始，規模崇閎，視昔增煥。縣尹張君孝安提其綱，丞王君閏捐禄米以助，主簿任君謙亦贊畫焉。多士競勸，佐厥費，事鉅用不給，檄縣以義役租續之。揭石爲門，六扇有伉；掄材爲殿，隆棟翬飛。清池泱泱，芹藻春意，自堂及序，以次繕修，實惟禮樂之使。居德善俗，啓迪化原，以恢宫墻之壯觀。逢掖來游，誦公教澤，永永無斁。始，教諭趙必燮庀役，未克就，嚴得桂繼之，出私橐帥先，吴應酉聯事協力。既成，請識石章。應麟居是邦，不敢以髦疾辭。惟古者百里有師，教以道藝孝弟仁義。斯民也三代所與共學也，閭爲左右塾，嘗以正齒位，時會於州序。去民愈近，施教愈密。自武城絃歌弗聞，急繭絲而緩教化，先政刑而後詩書，若密令舉善而教，新城長延聚生徒，何其寂寥哉，無以表倡之也。我思古人有行部先即學宫見諸生試論，有行縣學宫，處士執經對講，誰其嗣之？賢使者新斯學也，豈徒美宫室云爾，將新士以新民也。昔鄞有杜先生醇，學行望一鄉，縣大夫再書然後起。其書謂「斯道我先得之，必推餘於古人，願賜臨以爲之師」，其自重難致如此。師道立，善人多，淵源有自，爲師者盍以爲法乎？鄞士《漢書》僅一見，虞仲翔之言可考也。陸士龍稱鄞之俗禮節恭謹，蓋素履行願，修其天爵，是爲入德之基、進道之階。自學校之建，俊乂興起，鄉先生前後九人，其四出于鄞，皆以忠信爲本，踐履爲實，仰高蹈景，其人若存，爲士者不自勉乎？師知所以教，士知所以學，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復習，思無愧于儒之名。前哲有云：學所以學爲人，學爲君子，學爲忠與孝也。服膺三言，是訓是行，化海瀕爲洙泗，以一邑爲天下式，將自吾鄞始。謹書其

事，詒夫斆學者，式克用勸。三十年秋八月壬寅記〔一〕。《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三，成化《寧波郡志》卷六，嘉靖《寧波府志》卷七。

〔一〕三十：原作「十三」，據《延祐四明志》乙。

慶元路建醫學記

醫之興也，其于上古乎！巫彭初作醫，曷爲本于三皇？古三墳書倚相後無聞，《易》以筮傳，《本草》、《内經》，醫之原也，《易》何與於醫？坎離陰陽，《參同》、《納甲》發其緼，養生者宗焉。是以言醫必曰羲、農、黄帝云。成周醫有師，江左元嘉昉建學。唐州郡有學，助教掌之。宋崇觀間置學京師，在外附職侯類。自古昔方技爲王官之一守，今朝廷崇奬蠲復，悉與儒等，諸路設校立師教育之，將躋斯民壽域，德至渥也。惟四明學猶闕，至元二十八年冬，肅政廉訪副使陳公祥攬轡來臨，察民嚬呻，尤以醫爲重，顧講習無所，喟然思作新興起之。相攸胥宇，鳩工經始，毖祀三皇，禮儀肅，堂宇門廡奂奕。學成，屬予以記。余聞之前修，醫之爲道推本五行六氣、寒暑日星，考驗風土山川。其于人也，骨節經絡、揲荒腧穴，内則藏府焦鬲井谷，精微奥妙。雖國工高手弗能究，豈庸夫俗子可與知？世不輕試而苟得者鮮矣，此學醫者人費，可不謹乎？是

故醫不可無學，岐伯之師曰儲貸、季泰，越人之師曰長桑君，太倉公之師曰公孫光、陽慶。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誦言未明於心，讀古人之糟魄，斲輪猶議之，矧壽夭生死所繫乎？然則學孰爲要，一言蔽之曰仁。程子謂「醫書以痿痹爲不仁，最善名狀仁者」，又云「切脉可觀仁」。仁，人心也。天地生生之心，人得之以爲心，心仁則疾痛切身，若保赤子，萬物一體也。不仁則善不勝利，理汩於欲，肝膽楚越也。陟降庭止，前聖臨之在上，以仁存心，以心合天，如涪翁之不求報，宋清之不爲市，龐安常之好施，許叔微之陰功。精義入神，將得不傳之妙於筌蹄之表。惟貫道器德藝於一致者可以語此。其或專己臆決，乃曰醫者意也，是猶廢學古入官之訓，而曰何必讀書，其害不止誤注《本草》而已，殆非敷學師古之意。雖然，余言耄矣，儻以爲然，願以爲學者之箴石。是歲九月旦日記。

《深寧先生文抄摭遺編》卷一。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四明文獻考》，成化《寧波郡志》卷五，《南宋文範》卷四六。

義田莊先賢祠記

古者祠先賢於學，明之三賢何以祠於義田？莊田以義名，三賢爲鄉里立也。三賢者誰？忠定史越王、莊靖汪公、端憲沈公也。始，忠定里居篤於義，仕者勉以勵廉隅，學者勸以修文行，乃爲義田以濟婚葬。而汪、沈二公比善協心，聞者樂施。其規約密，其給授公，立義以爲的，一鄉莫不知義。自

紹熙庚戌迨今百有四年，而三賢有祠亦七十有七年矣，成畫猶存，初意寖失。濟南陳公祥擘畫咨諏，惟儒雅風教是崇是迪。嘉前修之尚義，慨實惠之未徧，謂職之冗員、子孫之繼廩，二弊不可不革。維之以鄉校，必守舊規；董之以鄉人，必選宿望。砥節首公，永保勿墜，傳之百世可也。於是屬郡博士蘇焱、前軍器監丞陳定孫總其綱，學録姜材之、前壽春推官史徽孫主出納。凡故家之裔、名儒之後，暨學校職生，有喪貧不能舉、孤女不能嫁者，采諸旦評，參諸輿論，覈實而助之。因時度宜，睠昔爲寬，所與寡而所及者衆，諸老之美意幾廢而復續。先是，祠堂陋，更爲三楹，助田於斯者列侑於旁，築垣浚池，粲然一新。應麟聞而歎曰：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大學》以是平天下，然而行之一鄉，愈近而愈不可欺。我思古人，禮俗相交，患難相卹。藍田吕氏之爲鄉約也，貧窮相救，婚喪相助。古靈陳公之教其民也，良心之存、善端之充，義不可勝用。比閭族黨保受賙救之法，千載一日也，是邦如昔義里前獻表率後進，忠厚廉恥之俗成，閔顛連無告，若己痌瘝，用敷遺無窮之澤。藍田之爲約，蓋不專美矣。創者本於義，既久而義之實不明，廉車之來，振飭扶植，居賢德善俗，於古靈有光焉，咸願識其事，詒永久。惟建莊始末宣獻樓公紀載已備，而祠未之述。義理在人心，萬古無弊，秉彝好德，誰無義心，是心可泯，則是義可廢。續古之人勿替引之，與者不爲私恩，得者不以他費，相勸以義，無愧於心，斯無愧於先賢。敢著之石章，以諗來者。《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四明文獻考》。

真逸閣記

子王子自柱下史免歸，爲句曲山祠官，夏日憩北窗，夢遊其處，一道士延入精舍。凝塵滿席，惟有《道德經》一卷。緡首章問焉，道士曰：「無者感而寂，未嘗無也。有者寂而感，未嘗有也。頤也晏也，以有無言道，而道隱矣。且子不聞華陽隱居之詩乎？架上取《梁書》傳讀之，至夷甫散誕、平叔談空之語，灑然悟曰列仙之儒，知道若隱居鮮矣。古之博大真人，尹、聃是也，而誕者非真；言中倫，行中慮，是曰逸民，而空者非逸。爲誕且空者謂萬有皆無，獨以埶利爲真有而身殉之，邪説波流，變華而夷，極於梁而後止。《易》曰『知幾其神乎』，隱居有焉。世以隱居比子房，蓋有經世之學者爲能遺世而立於獨，蟬脱滓濁，不以富貴嬰其心，寧學曳尾之龜而不覬驕餌。彼謂山中宰相者，陋哉！」言未既，蘧然覺，起至户外，有黄冠來謁，視其刺，壽聖觀石宗玉也。進而言曰：「觀在寶龜寺山，隱居傳云嘗詣鄧縣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是山蓋嘗游息焉。今新三層樓，放悉永元舊築。上曰真逸，以奉肖像，傲松在其中，伴雲在其下。儲清聯邃，軼埃風而凌倒景，怳如金陵、華陽之天，與三茅君拱揖，不知猶吾鄞也。嘗聞故老言，吾邦山遠水秀，神仙攸宅。鄞大里黄公茹芝肥遯者也，鄞之東有梅山，子真避世之地也。浮海至翁洲，安期生之遺跡可尋也。樓上松風謖謖，如聞吹笙聲，意者隱居乘飆車羽輪，從二三子期汗漫於九垓之外，其亦樂於斯乎。願紀其事，與山石無極。」子王

子謝不能，因語其夢，遂筆而爲記。《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四明文獻考》，《至正四明續志》卷一。

奉化重修縣治記

越之東境爲鄞，漢屬會稽，唐合鄞於鄮。開元中州以四明山名，始建縣曰奉化，其地則漢之鄞也，古鄞城在焉。鄞有大里黃公，列於四皓，卓乎千載人物之冠冕。先賢風流所被，其俗純如，其士邠如，在《九域志》是謂望縣〔一〕。迪簡墨綬，長吏保綏受命民，非才足以撥煩、廉足以砥俗、仁足以摩拊疲瘵，不輕以百里畀也。縣治燬於丙子，師旅饑饉相仍，遺黎嵩焉困頓〔二〕，令長迫期會，急繭絲，慮弗及遠。王君宗信僅克創聽事三楹，李尹天益纔繕吏舍。襄賁丁君濟宰茲邑，惟武城之室、單父之堂所以疏視瀹聽，清應物之原，若昔董安于治晉陽，一墻一柱猶不苟，匪賁輪奐以爲華，壯棟宇以自奉也。爰契我龜，經之營之。任城王君澤爲丞，比善協志，而新是謀。邑士大夫咸勸趨之，庶工丕作，民不知勞。始事辛卯之冬，考成壬辰之秋。丁君以書曰：「一日必葺，古有明訓；百堵皆興，詩人詠焉。聽事東西吾名以『節愛』、『清安』。兩廡翼焉，吾名以『一清』、『四畏』。堂曰『得物』，以息以燕；亭曰『清斯』，有沼有荷。挹爽西山，扁以高清。殖殖其楹，轔轔其門，胥吏攸處，下逮圜扉，粲然一新，曷敢視官舍如遽傳而怠厥事？願諗後之人，俾勿壞。」余病髦不能文，嘗謂君

子爲政，其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子程子之視民如傷，子張子之訓民善俗，以一邑爲天下之式，其本焉在？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巖谷深窈，欲其疾痛必聞，如接几席；胥徒囂悍，欲其隱微必察，如在户庭。堂上之一笑嘫，堂下之萬休戚係焉，若保赤子，心誠求之。推是心達於政，蒲、密、中牟之化可復也。《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然則居此室可不敬歟？聞丁君律己首公，愛民來吏，日涖庠序，惠訓不倦，多士訢訢，誦子産之誨我弟子，是能知本矣。耆壽俊民相與言曰：「兹不可不書。」乃不敢固辭，書其事詒永久，用勉夫字民者。至元二十九年八月，前進士王應麟記。《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延祐四明志》卷八，成化《寧波郡志》卷五，光緒《奉化縣志》卷二。

〔一〕「在九域志」句：原脱，據《延祐四明志》補。

〔二〕「遺黎」句：《延祐四明志》作「道馳嵩萊，黎民困頼」。

九先生祠堂記

古之鄉先生祭於社，近世祠於學。社所以養，學所以教，而教之功尤大。秉彝好學之良心，百世猶旦暮，況其邇者乎。誦其詩，讀其書，尚友古之人，非一鄉之望也，天下之望也。四明鄉先生有九

人焉：宋慶曆建學之初，楊、杜、二王、樓公以道德文行師表後進，或授業鄉校，或講道閭塾，衣冠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闡繹經訓，躬行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郡泮舊有祠，因鬱攸而廢〔一〕。至元甲午季冬朔旦，廉訪使者秋公桂屬郡博士戴君友始復毖祀，觀者興起。元貞丙申月正元日，廉訪使者完顏公貞至學宮，謂祠宇狹陋未稱，相攸尊經閣之右，規模一新。府牧月列公提其綱，帥屬協力庀事，以迄于成〔二〕，妥侑如禮，多士訢訢，周爰咨諏，章善扶教，以穀我子弟。惟二使者之賜，亦惟承流宣化之賢，立師道以美風俗，皆宜書。凡我同志，盍亦修孝弟忠信，尚禮義廉恥，學必正大，行必篤敬，式時前哲訓，用對作新盛德，可不懋歟！《舒文靖公類稿》附録卷下，《四明文獻考》。

〔一〕而：原作「之」，據《延祐四明志》改。

〔二〕于：原缺，據右引補。

赤城書堂記

台之寧海，其先賢曰赤城先生羅公，德業爲元祐名臣，道義爲一鄉師表。教思無窮，踰二百年，

清風肅然，聞者興起。舊祠於學，猶未特祀，邑之宿儒前進士胡君元叔倡率鄉人，倣古閭塾之制，即公游息之地創爲書堂，合鄉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諏諸鄉評，延篤學多聞之彦、前進士舒君岳祥爲之長，前進士孫君鈞、趙君孟禮、胡君三省、前太學陳君應嵩、劉君莊孫爲之録。訓之以孝弟敬遜，其規約如藍田、麗澤；而稽經訂史，種學積文，以爲有用之實。衿佩濟濟，絃誦洋洋，鄒魯之風藹如也。某聞而歎曰：美哉，教學之意乎！古者立教始於鄉，仕焉而已者歸教閭里，謂之鄉先生。上老、庶老朝夕坐於塾，是爲左右師。入而事親從兄，出而誦詩讀書，小而灑掃應對，大而明德新民。上帝之衷，蒸民之彝，師徒所教之倫，冢宰所降之德，少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以禮義興，風俗淳，成人小子皆士君子之行也。昔有正素戚先生，講道睢陽，始建學舍，文忠富公、文正范公皆游習於斯，爲一世偉人，家法之粹，延及後昆。正素子孫若維、綸，若舜賓、舜臣，世學相承，睢陽遂爲四書院之冠，簡策有光焉。今寧海耆德鴻生，咸克憲慕前哲，啓迪後進。俾之尊德性，求放心，以進於誠明，養其原而即理以應事，孝弟忠信培其根，而餘力以學，師道立，善人多，庶幾見睢陽之盛。《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羅公有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學子其懋哉！某病耄不能文，然居相邇。他日海瀕爲沂泗，門人若安定，孝友睦婣任恤如成周之時，家稷契而户曾閔也。行其野則冀缺之耨、茅容之耕。攸介攸止，日多髦士。推家之教爲天下法，將自兹始，故樂爲之書。《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一，《南宋文録録》卷一三，光緒《寧海縣志》卷二二。

天興廟記

句章漢縣也，隋省入鄞，唐以鄞爲明州，其後名鄉曰句章，鎮曰小溪。山水清遠，地靈旁薄，丞相文節魏公杞、國史吏部安公劉居焉。吏部之子松陽主簿庶謂余曰：「鎮之土神，自唐迄宋，分派它山，廟食朝陽里。耋老相傳，號爲天興，惠我嘉師，祥慶饗畜。建炎兵燬，祠宇闕存。嘉熙庚子，札瘥胥漸，迺禬迺禳，若有呵護，家用平康。咸淳甲戌旱暵，苗將槁，籲禱之，翌日雲油雨沛，甫田登成。明年盜弄鉏梃，津涂梗塞，闔境帖妥，緊神之休。其弭災禦患施及鄰壤，匪直福一方而已。庶先君子率鄉士民，控於郡守、部使者，轉聞於朝，下儀曹、奉常議，奏賜廟額曰『天興』。勅牒將頒，而世故紛縕，弗獲被成命，然舊績具在，願書以詔永久。」余昔者長春官，實與聞斯事，曷敢不諾？相古先民，有周命祀，達於鄉遂。水旱之不時，於黨鄙乎禜之，而正師涖焉；疾癘之弗蠲，於族鄭乎酺之，而師長涖焉。正辭薦信，義之修而禮之藏，惟以保艾受民。自里社廢，鄉里缺，越望非鬼之祭，雜糅貫瀆。是故有功於民則祀之，著於《祭法》，職在秩宗。教民祈報，勿替敬典，無從匪彝，無即慆淫，禮之大經也。惟茲有神，式克敷祐天甿，銷沴爲和，易歉爲豐，咸曰耿耿祉哉。夫神聰明正直，而壹依人而行，士競乎教，農力乎穡，修其孝弟忠信，爲德馨者愈加肅畏矣。《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乾隆《鄞縣志》卷七。

九里廟記

明自唐開元爲州，城西門外有祠，耆耋云大曆中州刺史吴侯廟也。侯諱謙，字德裕，官水部員外郎。史策軼其傳，郡乘缺其蹟，遺愛在民，歃血奉嘗，春秋薦蘭菊，悠久弗懈。余艤舟扶藜過廟下，式瞻貌像，問其故，則曰：侯守是邦，開西郊之湖，膏澤滲漉，甫田登成，其地爲九里堰，因以名廟。歷載綿邈，民猶曰吾使君也，召棠勿翦，韋碑未刻。王文公宰鄞，爲詩以識，山色湖光之句，遺黎誦之。余肅然欽歎，斯所謂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者乎！語鄉父老曰：古者建祀，以爲民也，民功曰庸，自稷以來是尊是奉。以水佐耕，豐稼於野，苟陂七門之祀芬至今未沫。惟明瀕海，厥土瀉鹵，歷選良守，溉田興利。孔内史之於句章隄，任刺史之於廣德湖，皆載在簡牘。今惟鄮令之王列在祀典，他無所紀。侯之牧我民也，不求焯焯之譽，而實德著於人心；不爲皦皦之政，而流澤被於後世。若昔河南守吴公治爲天下第一，而史無可書之事，言漢循吏爲稱首，侯豈其苗裔與？河南治聲止一時，侯自大曆迄今五百有餘載，民思無斁，於前修有光焉。《咸》以無心爲感，《兑》以無言爲説，此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越俗禨鬼，史巫紛若，邪詖妖誘，匪禮經攸迪。無知氓不蠲烝，亦罔能穀。於赫仁賢，食報兹土，正大昭明，允合先聖王之祭法。粢醴馨潔，永永毖享，豐年叶氣，惠我無疆，其孰曰不宜？父老曰：諶哉！盍鑱諸麗牲之石，時萬時億，承神嘉祉。余既書其事，又作迎送神詩，俾歌以

侑。其辭曰：

坎擊鼓兮鄞水滸，思仁侯兮昔召父。隄九里兮醲流爲雨，水泱泱兮芃芃麥黍。鴻隙陻兮謠荁芋，侯嘉蹟兮依其在渚。神之來兮飆輪下，蘭觴勺兮薦椒醑。民不忘侯兮歌且舞，侯不忘民兮俾屢豐穰兮除疾苦，年千世百兮保艾吾土。事侯如存兮寧宇。神之歸兮娭瑶圃，格顯穹兮降多祜。厲侯其福女，敬其承祀兮無怠終古。《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五，乾隆《鄞縣志》卷七。

濟南陳公修東津橋記

四明自唐長慶初遷州治於鄮城東門之外，瀕江，民病涉，刺史應彪始建浮橋。有虹景見雲表，即其地維舟，隨潮汐上下，故橋以靈名。其長爲丈五十有五，廣尋有六尺。宋更名橋曰「東津」，屢圮屢修，郡乘備焉。由長慶癸卯迨今四百六十有九載，橋之名雖存，舟漏木朽，鐵繩斷，竹索腐，行人肩摩趨葦杭以濟，迅飆駭浪，瞬息淪爲魚糜，莫或省憂。濟南陳公祥咨諏民瘼，聞之嗟戚慘怛，若己納之溝，更舊圖新，以身帥之。牧守掾屬，協力競助，士庶風動，不約而從。飭材庀工，治舟易木，鼓鐵爲纜，楗竹爲笮，規制鞏壯，民不知勞。昔之畏塗，今履康莊，波臣受職，罔有昏墊。漕艫琛舶，湊集城下，夸奢創見，仁人之利溥哉！公猶爲永久之慮，擇民户十有六家，蠲徭役科調，隸局任

橋事，未敝而修，費約工省，不止一時之謀，而貽無窮之利，仁心遠矣。邦人訢訢，謂惠行政舉，鄭子産有愧焉，百世之澤也。嘗讀《易》之《中孚》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蓋信發於中，誠感於物，上至誠以順於下，下有孚以從其上。惟悦而巽可以化邦，可以濟險。公之新斯橋也，其得《中孚》之義乎！造舟爲梁，岐周肇端；富平成橋，元凱垂績。曰渭曰河，非有江之險也。江與海接，至險不測，風濤震蕩，鯨奔蛟横，是以橋難立而易圮。君子敬保受民命，興利禦患，推惻隱之心，克施有政，作事於始，必將爲法於後。使繼者皆如始作之心，朝計夕思，日葺月繕，用惠我無疆，遺愛在民，與江不竭，若洛陽橋大書深刻，孰曰不宜？迺識其事，俾後人勿壞。《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又見《敬止録》卷一〇，成化《寧波郡志》卷四，乾隆《鄞縣志》卷二。

廣恩崇福寺記

浙河以東，山水名天下，四明爲最。出四明西門至林村，行六七里，曰桃源。循源而入，虬騰駟奔，氣勢奇峭，紫巖爲最。溪清谷窈，楸檟鬱茂，是爲太師袁衛公之阡。公篤厚好善，用昌大厥家。嗣子尹神京，遹承先志，奉大士像而《法華》手澤藏焉。請於朝，賜名「廣恩崇福」。秀概瓌觀，甲於諸方，奥殿穹堂，儼然寶地。林霏嵐翠，獻狀几席，松風澗泉，與鐘魚相答。創基鳩役，匠成於心，則住持僧可仁也。輪奐之嫿、田疇之闢，仁皆躬服其勞。雅

人勝士來遊而嘉歎之。惟古者禮貌大臣，推本德善之積，廟祀其祖禰，施於烝嘗彝鼎。近世又即緇廬寓《蓼莪》寒泉之思，於是錫命以寵靈之。蓋君子謹終追遠，無不用其極，而遇大臣之禮亦至矣哉！夫秉彝好德，人之良心，釋氏以空寂爲教，若外乎倫紀，然其書有《大報恩篇》，言孝與儒合，是故致嚴致慤而宮室之，以薦芯芬於九原。禮可以義起也，觀於斯者愛敬之心油然生矣。余謂善必有慶，如殖斯穫，非以徼福也。教子以食其報，可謂使爲善者勸，一宜書。仰飛雲而俯拱木，著存不忘，於以詔萬世子孫〔一〕，勿替引之，二宜書。披壞經營，用力勤，刻意專，南豐所爲稱學佛者將以勉吾儒也，三宜書。寺經始於紹定庚寅之孟秋，越淳祐乙巳季夏考成。是歲之秋，可仁請識歲月，詔永久，遂書其事於石。郡人王應麟記。《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七，《敬止録》卷三一，成化《寧波郡志》卷九，雍正《慈溪縣志》卷一四。

〔一〕世：原缺，據《延祐四明志》補。

寶慶寺記

鄞之北十里曰青林，面江背阜，夷曠閎敞。芯芻宗本始闢藂藿爲精藍，三傳至廣清，闢而大之。開禧丙寅，請於朝，遷舊院額，揭名「寶慶」。宣獻樓公大書其額，蔚爲叢林偉觀。廣淨繼之，輪奐

鼎新。祖采嗣事，賡續前緒。像以尊教，樓以名鐘，青林有亭，雨花有軒，捃拾銖累，日衍月盈，一旦化庳陋爲瓌麗。既成，采猶子智恭謁予書其事。余以學佛久而傳者心法也，嫩宫室末矣，明此心之妙，木下一宿、蓬藁而行可也。恭其語采之徒，俾歸而求之。《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成化《寧波郡志》卷九，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三〇，雍正《慈溪縣志》卷四一。

重浚後河記

聖上初元之三載，始詔郡國上賢能書，睠五緯聚奎、日下五色雲見之歲，若合符節，多士洋洋興起。毘陵爲股肱郡，文物彬蔚。太守四明史公以儒雅飾吏事，釜沸絲芬，不數月而清理。謂郡少城之南曰後河，實繫斯文氣脉，若佘若霍，魁天下士，皆鍾秀于是，道鄉鄒公書之爲一郡盛事。自淳熙間太守林公疏浚之後，積以填閼，爲郡者于錢穀期會，救過弗給，孰暇爲浚造計？昔爲尉時講聞利病甚悉，二十三年來守，亟欲酬初志。乃撙浮費以度工，而民不擾；率伍籍以賦役，而民不勞。濬源導流，無事壅塞。五閱月迄事，計功程七千八百有奇，費緡八千五百有奇。東西三百餘丈，睠舊深七尺，士民訢勸焉。時適賓興，冠進衣逢，躍然有趾嫩偷魁之意，以應麟同年進士也，屬記其成。或曰古者以水佐耕，鄭白渠是也；以水通漕，廣運潭是也，斯文其在兹乎。應麟曰：在《易》有之，山澤通氣。氣之通塞，文之盛衰也。地載坤氣，山川出雲，文武之德相流通，而賢才生焉。此川流厚化之

妙，至誠無息之功，未易以□□淺近闚也。昌黎記以汴水門，顧以襟抱虧疏、風氣宣洩爲慮，彼蓋壅之使固，今則導之使通，其功遠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有本如是。公之望多士者，豈徒致身科級而已哉！義理之學如水，浚而愈新，經綸之業如水，流而不窮，異日傳循吏者書曰「毘陵文風復興自公始」，豈不偉哉！抑公于是役也，將刻石通達，諗後之人，繼守成功，俾勿壞，且戒廛市之氓，無敢湮塞，如左內史之定水令、南陽守之作均水約束者，匪曰徼一時之譽也。夫育才之澤與造化同流，古之人下闕。康熙《武進縣志》卷三六下。又見《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四。

登台橋碑

寧海縣東七十五里，瀕巨海有黃公渡，是爲登陸之會。其北曰東倉，丞相信國葉公居焉；其東曰西洲，發運、尚書二鄭公居焉。發運公諱霖，壤名茂德，爲世津梁，所謂雪巖先生也。始爲太學生，慨然有濟人利物之志，常與其季傑涉是渡。時靈峰院浮屠元海適同舟，公中流謂曰：「津人操楫，冒風濤，危孰甚焉？去危即安，盍爲橋以濟？」元海曰：「是吾心也，前者築塘，正欲爲此。他日子策足要津，共成茲事，可乎？」公曰：「可哉，假以十年，何事不立？」咸哂其愚，謂浮天沃日之波，一卷石詎能閎？元海不顧，誓以必成，裒檀施，空儲橐，鳩工犍石。肇癸巳至甲辰，一星始終，成橋一洞。公方董餉淮右，捐俸餘佐其費，又爲洞者三。丁未歲，公起家持浙西常平使者節，輸廩給俾續

前緒，於是五洞就而元海逝。其徒繼志不懈，有清隱惠疇者協比其力，謂事有至難，吾師既爲之，若潮汐上下之，所力易易耳，盍敢潰於成？復往叩公，公戒惠疇謁諸公貴人求助，且割俸裨其不足，訖放鎊海爲梁二十四洞，時庚戌夏五月也。橋之東隙地百餘丈，爲隄接之，創庵廬于東僻山嶺，聚徒守焉。橋址藉蠣房爲固，慮嗜利民竊取，白巡司爲之禁。視泉之洛陽，功與齊而力倍之，行人嘖嘖詠歎遺愛。公之孫灊圖列事蹟，囑應麟著石章垂久遠，應麟於公門下士，不敢辭，乃爲之辭曰：

台爲古海，限與天際，澫彼黃津，坎險孰濟。濤湧□悍，一葦航之，鯨呿鮫□，嗟人慄危。有偉鄭公，懷仁斯□，身雖韋褐，心已禹稷。爰語苾芻，汝其維梁，一念之烈，填海匪難。昊穹實臨，成公之志，于淮于浙，公濡六轡。縮衣貶食，惠我鄉閭，厥施豐溥，我祿之餘。儒釋一心，同於濟物，謀不愆素，衛淇晉澳。如虹貫日，如黿浮江，登陸結轍，坦履康莊。溟波不揚，百靈朝夕，天吳紫鳳，貼妥受職。元凱富平，維何造舟，未若茲橋，鎮壓瀛陬。鄭公之德，巖巖無極，爾駟爾車，過者必式。光緒《寧海縣志》卷二一。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七。

全宋文卷八二〇三

王應麟　一二

漢典星箴

惟天不言，以象設教。惟聖時憲，以星爲紀。昔在顓帝，司天有職。堯命四子，爰考星中。蒼籙質隆，靈承乾則，保章志變，馮相會位。下逮列國，亦有司星，宿離步占，咸宿其業。炎劉闓統，顧諟明命，治星列於太史，候星設於靈臺，曆志逌紀，復有典星。太初之元，更造密度，時則姚崇、井畢等十二人言其法。厥初建官，將以欽曆象、在璣衡，非徒傳臯、唐、甘、石之術而已。夫星體生於地，精成於天，爲名百一十八，積數七百八十三。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此動彼應，上下同流，存於君心，著於祲象。伏見蚤晚，政治之候；飛流陵歷，踐履之符。宋有善言，星斯徙度；齊無穢德，彗乃可禳。以人占天，休咎景響。漢之星官，茂明斯道，必將述寅誦節儉之規，而泰階六符不待臣朔之陳矣；必將述

長之訓，而清燕指圖不待臣向之奏矣。若稽史籍，箴諫蔑聞，而元光星搖之異，僅載候星者之言，視虞人曆御寧無愧與？紬繹漢事，爲補亡之箴曰：

煌煌乾度，臨下有赫，百十八名，象載昭察。星官有書，肇自有熊，德隆晷星，清明在躬。舜察璣衡，敕天之命；周辨妖祥，以詔救政。我漢懋德，寅畏明威，步占列宿，臣敢不祇！衡正階平，維文節儉；民勞星搖，維武征伐。見道知治，以人占天；暗室修省，辰緯森然。心曰前星，建嗣必豫；畢爲天街，邊氛是懼。三能未齊，論相惟人；營室雖中，土功勿興。五緯珠連，填爲之主，心思先正，五事咸叙。女宫在後，次乎少微，賢賢易色，對越不違。監于永建，寵任左貂，彗茀垂異，適見招摇。下燭。監于永建，寵任左貂，彗茀垂異，適見招摇。鏡考已行，應不以文，滿讕誣天，匪臣攸聞。長星紀元，德星貢佞，顯穹仁愛，云何弗敬。毋汩緯候，謂菑可移；毋泥分野，謂國無危。朔陳階符，向指圖狀，矧臣庀職，敢忘諷上！欽若曆象，兢兢如堯，小臣司占，敢告内朝。《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漢柱下令箴

聖人法天建官，卬稽乾文。北極之東，一星彪列，柱下有史，是則是憲。在周曰聃，在秦曰蒼，以記言行，以掌方書。漢祖肇基，烝髦籲俊，官司諫争，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若昔恣

王，起居必欽，號令必臧，實賴左右之士，迪于丕彝。秉筆殿楹，如戎夫倚相之識，曷可不謹其選？維五年命山都侯王恬啓爲柱下令，所以司紀載、謹言動也。《百官表》兼述之，顔氏以爲主書之史。考諸傳記，法冠曰柱後，侍御史曰柱下尹。東都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有繩愆格非之責焉。夫衛武之聖，史不失書；魯莊之闇，書而不法。君德崇替，常必繇之。二漢舊章，世有注記，而孝武録於禁中，永平纂於宫掖，官失其守，豈識高皇帝閎遠之規與？敢儗揚雄之作而箴其闕。箴曰：

巍巍萬乘，天臨淵默，歷之《春秋》，言法動則。載筆有史，造耑帝鴻，我漢初基，山都是庸。表裏交修，身度聲律，臣節不回，方駕狐佚。嬖惡無隱，欽乃逌司，百九十篇，著記昭垂。監于周季，仇忠比佞，聃居是職，雖賢罔任。監于嫚秦，翳諫飾非，蒼備厥官，雖失不規。作而不記，匪德之盛，必遠其猶，訏謨定命。書而不法，俾後何觀，必謹其行，無敢遊盤。翦桐有諷，如棠有諫，毋味諂言，以直爲訕。倚几有訓，書楹有銘，毋邇宵人，以逸肆情。思古良史，左誦右頡，云何成憲，碌于中葉。内廷篡録，自親其文，諸儒雜定，直筆蔑聞。君舉必書，繩其祖武，史臣司過，敢告瞽御。《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堯衢室銘

衢室，堯所以采民言也。惟堯舍己稽衆，從諫弗咈。粤昔黄帝，睿喆遠覽，合宫有聽，明臺有議，并謀兼知，詒燕後昆。迺考室四達之衢，垂聽而問焉。邇而百揆四岳，逖而九州四表，聰明光被，嘉言罔伏。猗與嫩哉！善旌謗木，昭其明也；素題樸桷，昭其儉也。清問而鰥寡靡不達，疇咨而共吁不能蔽。先惠之意寓於衢尊，爾極之謡聞於康衢。仁天知神，隆寬博問，廣覽兼聽，八荒在闥，言布天下，誦聖至今。厥後訪以總章，觀以總街，復以靈臺，詢以外朝。揆元探耑，帝實肇之，炳諸典謨，卓蹤冠德。鋪觀方策，下聽於人，則管子紀其事；議盡天下之心，則文中子申其説；垂衣襞幅，邃如神明之居，則子華子詳其制。《魏文帝紀》亦曰：「廣詢於下，豐規淵指，歷歷維見。」或者有調元氣、治陰陽之言，以爲明堂異名，堯心未昭晰於億萬禩。禹之聽治，猶銘簨簴，矧惟帝世，必有銘詩，而黍書軼焉。皇皇箴諫之路，貳室尊賢，太室考庸，未足匹休。罔羅舊聞，補其辭曰：

於穆放勳，道泰朝清。光被四表，在予户庭。稽衆，聖而不矜。五達之衢，謗木求箴。康衢游童，洋洋頌聲。衢尊先惠，涵泳至仁。於焉築室，廣聰垂明，合宫之聽，率祖攸行。茅茨流化，頫數階莫。幅舄入覲，若星共辰。彤車黄收，巍乎天臨。

帝暉邇止，垂衣如神。上開言路，下達民情。何以來之，有鼓有旌。清問鰥寡，爾隱畢申。疇咨四岳，朕愆悉陳。側陋在下，罔閟予聞。象恭庸違，察其嚬呻。夏鐸徇路，規諫于春。湯有總街，觀誹于民。爰周質隆，外朝是詢。維昔盛帝，軌迹易遵。君聞無壅，天衢以亨。孰曰道謀，不潰於成？嘖室之議，陋彼齊人；宣室之問，卑哉漢文。堯在萬世，如見其心。敢告後王，貽此休銘。《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商玉磬銘

樂以玉振之，終條理也。惟商王受球膺命，作樂曰《濩》。《九招》、《晨露》，是修是歌，八音鈞諧，神人洽熙。垂裕後昆，明德恤祀，猗那有頌〔一〕，奏假烝嘗，鼓管和平，來依磬聲。先祖聽之，歆馨降嘏。微哉淵虙！若稽《毛傳》，磬象物成；《鄭箋》述之，指爲玉磬。蓋和聲依永，無相奪倫，非泗濱石所能致，必縝桌其璞，清越其音，始克爲衆樂之綱紀。昔者簴磬九成，鳴球在上，四代樂器，拊搏並陳。虞夏舊章，惟商時憲。想夫三朡之寶、空同之玉，迺磨迺琢，從律中度。虹氣孚達，煥乎崇牙，于廟于郊，翕純皦繹。眡叔之離磬、周之笙頌不侔矣。穎達《書疏》兼述《商頌》，且謂磬垂堂下，尊而進之，宜與湯盤俱列銘典。漢有璆磬，猶播雅詩，茲不可亡識。其銘曰：

瑟彼球玉，畀於武湯，維玉之聲，清越以長。思昔鳴球，合奏舜堂，后夔拊之，獸舞鳳翔。矧予湯孫，奉時烝嘗，豈無玉豆，肆享先王。亦有玉斝，清酤是將。奏假維何，猗那一章。曰鼓淵淵，曰管將將。衆音疇依，磬爲之綱。典寶之珍，烈祖所藏。載攻載錯，摩其耑旁。鋗鳴應律，崇牙高張。大《濩》始作，萬舞洋洋。集厥大成，雅韻清揚。聞樂知德，如圭如璋。王假有廟，申錫無疆。禹興《九招》，貢石徐梁。東笙西頌，周典有常。孰若英璞，鍾粹乾剛。神之聽之，自天降康。鬯圭並寶，僅見魯邦。紀齮偕賂，器存實亡。惟德其物，專嬀有商。制陋漢梢，瑞軼夏璜。勒銘于虛，德音孔彰。《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頌：原作「頒」，據《玉海》改。

周瑞節銘

維周王撫萬邦，征不庭，旁作迂衡，治定制禮。諭志以使，遣使以節，制節以瑞，重命令、昭德信也。若稽《周官》，掌節有職，行人攸達，厥制惟六：金有虎人龍之別，竹有旌符管之異。都鄙貨賄，曰角曰璽。臚分殊事，用各有宜。惟時邦節，琢以良玉，庸輔王命。珍圭召守，牙璋治兵。穀圭七寸，和難聘女用焉；琬圭、琰圭九寸，治德易行用焉。典瑞辨其名，玉人著其法。

康成釋經，兼述五者，謂之瑞節。想夫井里之璞，禺氏之珍，追琢其章，虹氣孚達。張旜濡轡，肅將明指，執而致命，拭而展幣，燀威彰信，風動霆行，文告義征，罔敢不率。覲圭贄寶，臚湊羣辟，欽我王度，如玉之純。十有一歲，則命廣行而達之；和難弗辟，則與調人而執之。遠揚邇昭，德鬯禮洽，皇虖嫩哉，其守邦國之大寶與！內史過曰「瑞節以結好」。《聘禮》「圭繅九寸」，康成亦以爲瑞節宜在銘典，匹休嘉量。敢爲補亡之辭，曰：

於皇時周，王度如玉。宣昭義問，函夏砥屬。節傳四馳，法式鼎新。侯角侯璽，或竹或金。皇皇者華，有嚴遣使。追琢虹璞，犆名曰瑞。守以掌節，達於廣行。玉人裁模，典瑞辨名。瑟彼珍圭，鎮安方國，召爾封守，惠爾艱阨。七寸鉏牙，起旅之璋，和聘有圭，穀文孔彰。羣辟承德，時聘歲覲，曰琬九寸，要結好命。彼不庭方，慝行未除，判規之琰，迺諭迺誅。咨爾玉人，所寶惟信，來旬來宣，圭璋其聞。寶不踰把，光溢周原，以瑞等邦，式禮莫愆。軼漢虎符，異魯龍輔。舜玉湯球，參媺前古。侯氏奉璧，蠻方獻琛，不令而行，佩我德音。瑞雖有五，王心惟一。欽哉膚使，眡此琢刻。

《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寶元紫微閣御篆贊

天駷下民，闓我宋離明之運，三聖傳序，文治彬蔚，睿謨宸藻，光摩璧奎。越我仁宗皇帝，

重暉襲明，日燭月霽，稽經典學，苞舉藝囿，穗書緑字，入神出天。顧瞻玉堂，爰稽秘閣。昔在淳化，龍牋虹管，躬灑飛白，霞舒鴻翥，昭揭霄漢。矧時右掖，發令代言，常、楊、高、崔，振纓交曜，儲清聯邃，宜闡宏規。寶元之元，律中夷則，日躔庚戌，渙發宸指，鳩工建閣，翬飛鳥革，穹麗豐璉，凌轢石渠、天禄、翔鸞、棲鳳。右迺御帝鴻之墨海，掞漢宮之寶跗，冠名紫微，載篆户册。金壺霏泚，鑪錘造化，如商盤周鼎之識，如羲畫禹銘之文。非烟祥風，緣飾萬象，丹青綸綍，益煥其章。開元集賢之題，莫能窺帝書萬分之一。臣竊惟仁皇多能天縱，邇英、延義，左右圖籍，羣玉、藥珠，優縣篇翰。景祐律準之字，皇祐明堂之顔，八體六書，神謨心造，韜軼頡籀，前無千古。斯閣之扁，文化恢焉，儒術崇焉。彼漢篆未央，晉書太極，奚異螢燿之儗龍燭與？於萬斯年，極天比峻，環宫列宿，是衛是翼，宜敭厲而顯詩之，爲無窮觀。臣竣皋書命，衣被昭回之光，拜手祗贊。贊曰：

乾緯宣精，紫微環極，維聖時憲，設官分職。開元名省，延譽鴻生，秉筆贊命，神化丹青。濬喆維宋，煟興文治，星旅奎鈎，麗離明賁。常楊接武，翔于鵷池，參盤襲典，潤色綸絲。允文仁皇，積思書圃，天葩聖藻，萬象咸覩。旂夏穆清，瑶管春容，被物咸飾，吉雲祥風。律準之畫，明堂之扁，河龍獻執，有赫奇篆。睠言西掖，英彦所躔，傑閣鼎新，上薄凌烟。錯寶之跗，元氣沕穆，錙銖斯冰，糠粃籥遴。金字特書，玉題揭名，雲漢昭回，粲爲列星。翠綏鳴佩，於焉游息，仰睇慶霄，斧藻失色。若宓戲畫，原於緑圖；若神禹碑，刻於螺書。虬騫鳳逸，超絶畦徑，八法森嚴，心正筆正。淳

化飛白，木天玉堂，維帝之書，祖武重光。祥符聖製，翔鸞鏤石，維帝之書，文典時式。毫耑膚寸，雨露羣生，訓謨渾噩，虞周比崇。追琢其章，辭尚體要，如篆之古，摛華演誥。鸞刀刻銘，寶奎題顏，邇英分錫，迎陽縱觀。天球閟臧，鏐繩鈿軸，頫陋唐宗，平雲芒玉。倬彼曾宇，虹彩屬天，詩以颺之，何千萬年！《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

周七律贊

律者音之本也，河圖授羲，粤有律法。含少比竹，昭華刻琯，立均出度，成於十二。黄虞迭造，聲數靡易。律之有七，其周之盛虐！武王燮伐，遹駿有聲，於鑠皇師，致天之届。惟十有三年，歲躔鶉火，月旅天駟，日紀析木，辰集斗柄，星次須女，是協天黿，五位三所，合而用之。繇張及房，其宿七列，繇午至子，其揆七同，數合聲龢，播之音律。二月癸亥畢陳，以夷則之上宫于牧之野，布戎以黄鐘之下宫。太簇下宫以布令，無射上宫以布憲。曰羽曰厲，曰宣曰贏，蕭勺陰陽，正變咸備。翕純皦繹，神人洽熙，勝殷遏劉，無競維烈。律之時用大矣哉！司樂典同，寂寥亡詔。景王二十三年問伶州鳩，意謂五聲及宫祉之變，州鳩鋪陳數度，外傳載之。鏗訇渾鍠，如聞《象武》宿夜之奏。《隋志》明舜樂之七始，杜預釋左氏之七音。琴爲七絃則《淮南》之注，律爲八十四則服虔之説，戊午至甲子七日則孔穎達之疏。《楚語》七事，《樂纂》七聲，或

云七宗，或爲七調、七均，咸自州鳩啓之。稽諸六弢，律可知敵。太師執律，爰聽軍聲。武王兵書，昭著丕式。史遷謂推春至冬，柳宗元謂大武律變，漢加應鍾〔一〕，唐終南吕。至有除黄鍾而首林鍾者，音官失傳久矣。周玉律有八，江左世葆之，兹律不以器傳，而武之七德寓焉。庸墨筆操牘，而作贊曰：

龍畫肇分，律繇數起，鳳鳴既聽，聲以月紀。於皇時周，燮伐戎商，廣文之聲，我武維揚。卬詹北維，頫察周埜，姬出天黿，稷緯辰馬。維鶉及駟，躔次有經，自午至子，會朝清明。位協於五，列揆以七，聲數自然，寫之玉律。大師載歛，下上其宫，羽以夷則，厲以黄鍾。大簇無射，布宣憲令，昭德柔民，徂維求定。陰陽遞代，宫爲之綱，既備乃奏，鍠鍠將將。矢于牧野，莫不震疊，振旅嬴内，愷歌鏗鞳。爰命司馬，執以獻功，功成作樂，龢鳴肅雝。琴增七絃，頌美七德，興文偃武，簫勺羣慝。往著再始，復綴六成，窮本知變，樂行倫清。七衡之響，紀於含少，侯今之制，威聲燀燿。七始之詠，颺於箾磬，侯今之制，德音孔昭。宿夜失傳，《象武》孰志，均調猶存，正五變二。一氣二體，八風九歌，終始相成，天地同龢。聲與政通，兹律維則，播以雅詩，時萬時億。《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三。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加：原作「如」，據《玉海》改。

越大夫贊〔一〕

吳夫椒之戰，《春秋》不書，以其復父讎也。越之報吳，不可謂義戰。雖然，古之善謀國者以弱爲强，以亡爲存，必有素定之畫。方勾踐之棲會稽也，大夫種實始獻謀，約辭行成，玩吳於股掌之上而受其燼，弛張闔闢，終以沼吳。《春秋外傳》載諸稽郢之辭命，鏗訇炳燿，似晉吕相、鄭子産，蓋種爲之，真奇偉之士哉！史軼其傳，未有言其州里者。余讀《吕覽》高氏注：大夫種，文氏，字會，鄞人。開卷訢然，知鄞之有人。勾踐之地，東至於鄞，鄞僻在海隅，自大里黄公以前，未聞達者，而大夫挺出特起，爲鄞人物之冠冕。三復屢歎，尚論其事，世多謂大夫不能從五湖游，異乎見幾而作，遂謂種不如蠡。吁！君子制行不必同，同於義而已。保身義也，致身亦義也，種、蠡俱逝，君誰與守？蠡楚人，可以去越；種也越人，斐斐遲遲，不忍去父母之邦，忠臣之志也。嘗以漢事喻之，蠡爲子房而僅免，種以鄧侯自處，鄧侯微王衛尉一言亦殆矣。功名之難居也若是。勾踐殄殲謀臣如弁髦土梗，彼鬻國之嗃不誅而復用之，君子是以知越之不爲盟主也。《詩》所謂「不承權輿」，其勾踐之謂乎！世不訾勾踐而□種，過矣。余閔種之不能擇君，而悼其不終。鄉使種也如吳之子游北學於中國，沐聖人之教，成之以禮樂，必將致其君於齊晉之上，用周禮易夷俗，自同於諸華，功烈不在管仲、咎犯下矣。若種者才智之士，未及道德也。昔

子蘇子論范增亦人傑，余於種亦云。夫齊人猶知管、晏，鄞不知種，可乎？迺爲之贊，以俟續郡乘者擇焉。《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三。

智哉大夫，鵬騫海瀕，淵謨石畫，爲越良臣。處女脱兔，神機翕張，澡會稽恥，於禹有光。吁嗟烏喙，殲良忘功，室既顛薁，梓匠弗庸。彼脂韋者，自詭明哲，謂不如蠢，謀身之拙。工於謀國，非曰爲身，論士賢愚，不以死生。出者難將，處者易持，卓矣黄公，巖居茹芝。犧樽溝中，木雁兩失，鄞水泱泱，我思奇傑。《四明文獻集》卷五。又見至正《四明續志》卷一一，《四明文獻録》。

〔一〕此篇《四明文獻集》只録贊文，《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則載其序，今合而爲一。

八賢贊

童判子

王介甫爲鄞令，奉行赦書，訪義夫節婦，得三人。其一人可采，曰童判子，爲人掌典庫。其家養疏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甥不爲家業，屢負人債，輒爲償之，而不以告姊。江鄰幾紀其事於《雜紀》。

賢哉若人，儒行塵蹟。悌友祥順，展也寔德。我興視世，口舜心跖，居市不市，前言匪激。

蔣　璯

學必以己，義榮道腴。博觀守約，胸吞石渠。良朋問疑，詡徑未蕪。誰其似之，子雲、林閭。

王茂剛

夢吞三畫，韞玉山棲。象外繫表，捐筌棄蹄。心學自得，犧文與稽。緒言不傳，林深草萋。

顧主簿

言行愷愷，白賁素履。忠信篤敬，行乎州里。其德如蘭，薰我晉鄙。漢之長者，周云吉士。

李宗質字文叔，濮人，文定公之裔。所生母展氏，罹靖康之亂，母子相失。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與俱詣行在所，至江州水南治遇展氏於廛中，物色良是。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爲孝感。別十餘年，而奉色養者二十年。文叔卜居鄞之石塘，攻媿樓公銘其阡，誠齋楊公爲傳而贊之曰：「非至孝奚而通神明，非通神明奚而得母？」

烝烝純孝，其感以天。昔朱今李，盛事光前。緑衣華髮，介以耆年。孰補南陔，章善旌賢。

李猷黄子游

信義之重，死生如一。求諸古人，欒布脂習。偉哉一士，卓行獨立。砥訓薄俗，百世時式。

陳之翰

貴義如璧，賤金如土。不億不信，莫余敢侮。誠於爲善，君子所予。彼晝攫者，羞愧汗雨。《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三。又見成化《寧波郡志》卷一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八。

至道朝元殿册皇太子頌

天以宋克堪用德，迪從子保，萬億年永孚休。太宗皇帝廣聲揚烈，燕及皇天，幼海玉潢，發祥流慶，壽街辨牘，虎闈齒胄，金聲玉裕，敷聞在下。帝惟有道之長，必蚤定豫建，翼我邦丕丕基。至道之元，仲秋壬辰，誕布明制，肇闓承華。丁酉，詔臣白贊禮儀，申敕有司曰：「上嗣主鬯，古有册命。百官會位，太極臨軒，則漢唐之典在。備物盛容，揚於大廷，丕天之懿鑠也。咨汝悉奏其儀，朕將御路朝行之。」繇是頌家儒官，稽經綴禮，範金爲寶，厥方二寸，龜紐朱綬；鏤瑑爲册，厥簡六十，錯以龍螭。展詩應律，厥名「正安」，奏以二曲。疇咨太史，歷吉季秋，

供張宿陳，容衛肸飾，黃麾設仗，鸞車充庭，葆佾旅階，鐘石在虡。萬官千品，駢璧交舄，中嚴外備，禮牟元會。銅扉洞啓，玉契載班。端士正人，前導後翼。丁卯之旦，皇帝被衮龍，下彫輦，御於朝元殿。皇太子冠遠游，服朱明。端士正人，前導後翼。丁卯之旦，皇帝被衮龍，下彫輦，御於朝元殿。天華爽霽，日宣重光。聖言温純，參盤襲誥，紫微令讀之，左庶子受之。穆穆儲儀，丕承顯命，上公羣辟，蹈舞稱賀，遂展慶於青宫。目銀牓之題，耳搖山之集，煥虖重離之光麗焉，赫虖洊震之響發焉。越三日庚午，金路羽衛，祇見世室，班輪回軫，都人具瞻。眉厖齒鮐，未覿鉅嫩，湛恩作解，靁動四域，光溢雲漢，榮鏡宇宙，猗與休哉！是殿爲周外朝，唐含元，實朝會册拜之地。雍熙元年七月壬子，改乾元爲今名。天禧行於天安，乾道藏於大慶，衣言繩武，永作彝憲。洋洋帝者之上儀，宣政、紫宸之禮比兹褊矣。宜命鴻生，弦次初詩，繼樂府四章之作。臣敢鋪藻而颺言曰：

古帝命宋，靈承於旅。葉萬億年，重規疊矩。皇矣太宗，盛德淵溥。文條武鬯，四方無侮。永錫祚胤，椒實蕃羽。鵜吉貳觴，有秩斯祜。於昭元良，賢能繼禹。朝夕寢門，春冬胄序。温文恭敬，川鬯是主。萬國以正，建立必豫。遹駿有聲，知子惟父。渙其大號，命爾儲副。刺經攄頌，自我作古。司空讀册，漢有憲度。暨唐太極，肇新儀注。予其時式，徽典備舉。範金琢珉，龜紐朱組，繅龍繪蟠，鶱其欲翥。昭時令日，禮展樂具。巍巍朝元，聖皇當宁。天臨日燭，龍卷繡黼。臚人虎士，擯相何扈？麾仗上黄，星隊雲布。巾車展軨，彪列鹵簿，四垂高張，鱗簨毛虡。正安八奏，鋗鳴律吕。翼翼皇儲，夙駕金輅。遠游朱明，命服有楚。雞戟鸞旌，

從以師傅。延登受册，陟降拜俯。是承是將，惟左中護。尉臣奏賀，萬官扑舞。扶光若英，重燿霄序。碧鏤啓扉，肅肅鵷鷺。移班展慶，聳觀玉裕。銅輦班輪，祗見烈祖。乾闔坤懌，神人樂胥。于時公卿，于時臣庶，于時夷貉，交相告語。上儀鴻明，曠古一遇。滌瑕肆眚，巽風解雨。少海之波，流澤率土。惟聖立聖，頌聲載路。長治久安，冠軼三五。燕詒世哲，蹈則繩武。天安大慶，禋容重覩。神孫承承，旗翼丕緒。暉潤作歌，贊述有賦。允鑠聖代，禮崇嫩鉅。下臣獻頌，式綴樂府。《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唐觀德殿飲至頌

唐太宗文皇帝天錫勇智，開闢乾坤，丕降霖雨，剗荼滌弗，仁聲義實，邇昭遠揚，羽族卉儀，面內稟朔。凌煙置酒，頡利就羈；未央高會，智戴入侍；玄武燕饗，酋長畢集。豐貂文駟，旅于象胥，榛履熊冠，圖於王會，際天接地，武焱旁魄。逖彼麴氏，長雄高昌，文泰猖狂，怛威赧德，狐裘納摯，扶伏入朝，鼠匿雉竮，不式王命，稱兵焉耆，西域遂梗。粵十三載季冬壬申，爰命驍將，濯征交河。驛騎龍旂，踰沙軼幕，虜渠怖駴，日照雪消，臨衝閑閑，應鼓如截。明年八月癸酉克之，智盛請降，衿甲鼓下，青海如鏡，欃槍不芒。遂砰轥轀，藉甌脫，灰罽帳，雲徹席卷，披置郡邑。九峻之植，植於蔥領，鐫功紀伐，卷旆而還。左律右鉞，軍容燀燿，振旅愷入

京師。十二月丁酉，龍駕帝服，御觀德殿。庭燎晰晰，羽衛葳蕤，鴻臚舌人，虎賁爪士，九賓四貉，咸造在庭。諸將戎服振振，奉俘馘以獻，天子臨軒受之，迺舍爵飲至，以數軍實，禮也。於是宗伯奏儀，司馬辨位。旌茷林植，供張星敷，金介緹衣，髦髦戴鶡，萬旅鳧藻，踴躍就列。鼎胥俎載，百籩千品，罍斝交錯，犧象靜嘉。房殺體節之羞，醑清鬱白之勺，橐飫于顏行。七德九功之舞，羽葆橫吹之音，燁煜於觀聽。《既醉》之歡洽，偃伯之頌興。執訊連連，解辮右衽，單于日逐，圜睠膽桌。金幣軫積，圭組繽紛，班勞策勳，周市宏溥。禮成畢賀，於廟薦功，皇澤賜酺，雲油雨霈。前而順天之獻捷，後而紫微之受俘，稱伐計功，莫此爲盛。拓地萬里，威震八荒，隨流而攘，鄉風馳義。芳蘭張飲，天成浮酒，上儀偉觀，史不絶書。施於開元，契丹授首，爰即酺宴，復行是禮。宸章賦詠，丕顯祖烈，於戲盛哉！殿在玄武門，因射立名，貞觀、永徽咸以上巳賜羣臣射。總章之元，遼東底平，即是宴百官。然武功文容，二嬀兼備，未有斯舉若者。是役也，有臣行本刊頌柳谷，布昭威靈，維茲茂典，鋪張猶軼。昔飲御諸友，《小雅》歌之，飲至大賞，《春秋》紀之，是用作詩，以鴻厥慶。頌曰：

燁燁太宗，陟禹之迹，天戈遞討，函夏清謐。劉陰披霧，燿以月日。明謨指授，將猛四七。纓厥緤軍，神扶電擊。陵海越障，蛾伏詘郄。聲暨德綏，條支祝栗。簫勺嗇頑，正心翊翊。狡焉麛戎，狼性隼質，雍閼琛賮，不庭不率。皇赫斯怒，翦此朝食，命率交河，成師而出。旦秣我馬，夕臨其國，長轂雷輷，機械蠭軼。酋渠灰釘，餘種冰釋，鏤體卉衣，係頸銜璧。州三縣五，如入吾室，坦步蔥

雪，疆宇載闢。葉護齒寒，不戰自屈。抗稷荒裔，銘功樂石。振旅于京，秉鉞執律。愷歌示喜，鼓吹轟激。執訊連連，象胥累譯。六師大獻，天容愉懌。序情閔勞，匪疚匪棘。展儀廣殿，時維觀德。校隊案部，羽林壘壁。削衽改襟，星共陛戟。衮龍臨幄，綵仗紛飾。纍纍其俘，厥角丹墀。百蠻破膽，墮玉失舄。逆予有誅，視彼攸戡。飲至大饗，乃數軍實，矛不折寸，鏃不遺一。悠悠旆旌，萬旅如植；矯矯虎臣，棘輪有奭。班馬無聲，顏行山則。干羽陳階，金匏在席。鞮鞻效技，僸離俱集。樂增十部，於粲葆佾。蒲筵紛純，黼帷藻帟。山豆瀲尊，左右有秩。酒車騰酌，鐐盎浮溢，殽烝房俎，羞鳧燔炙。一朝饗之，在師中吉。湛露晞陽，帝暉咫尺。舌人體委，惠浹夷貊。式燕以衎，率禮無失。都護奉觴，臚湊羣辟。舍爵策勳，皇有蕃錫。扶圭綴組，湛恩汹滴。熊羆鳧藻，賈勇奮力，肇開西昌，膺貢受籍。帝惟不矜，常武無逸。紫微獻捷，涇陽鳴鞮。祲容婁書，鴻烈赫奕。開元繼伐，耆定假狄。行於酺宴，播詠宸筆。乃武乃文，不昭帝式。宵雅歌周，勞率暨役。歸鎬飲御，吉甫紀績。於鑠唐兵，爰輯四極，鐃曲未奏，崖頌靡述，維以頌歌，震于殊域。《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漢華平頌

皇漢中興三葉，緝熙康乂，燕及皇天，惠露德風，坯冶泰穌，暢垓泝埏，炤景飲醴。瑞命總

集，嘉祥備致，仁及於木，効異吐奇，而華平生焉。平之義大矣哉！在天爲泰階，在地爲嘉木，世道夷陂，氣感類從。維木之祥，品彙匪一，賓連闊達，紫脱平露，《白虎》《禮緯》，彪列其名。而華平獨著於《孝經援神契》，謂德至地則是物盛。張衡作賦，敭厲東京之嫩，春圃是植，爰紀神異。薛綜注釋，指爲瑞木，謂天下平則其華平。《册府元龜》載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華平見郡國。《藝文類聚》述《東觀記》，以爲芝英華平，史官不可勝紀。沈約《宋志》亦曰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漢元和中生郡國，其當章帝之世，與帝也。左右藝文，斟酌律禮，道無偏陂，如砥如衡，根於正心，發於平治，有泰之吉，無否之傾。煌虖休哉，植物之敭器也！昔在孝武，奇木兆祥，胡粤冠帶；亦越永平，木枝内附，朝堂奉觴。矧時珍物，見象知治，應圖合牒，儆戒默寓。蘭臺諸彦，獻歌踵聞，景況洪褫，鋪藻猶蚩，敢稽《選》注，以頌以規。頌曰：

顯穹槃物，木神則仁。漢以仁興，木瑞爰輳。赤符膺統，丕闡坤珍。德豐澤罔，萬象一春。允文肅宗，豈弟宜民。仁及於木，匹休周成。支附葉著，函夏謐清。言觀於朝，賢庸儁登〔一〕。言觀於邊，檽靖燧沈。美發英華，治浹升平。泰穌融液，嘉卉挺生。植之春圃，吐葩颺榮。祥參平露，光掩芝英。五衢四照，未數山經。含章自天，絢耀槐宸。啓篇稽牒，咨爾儒臣。德至於地，緯書昭陳。乾元謙施，帝德之純。爆爆其華，元氣儲精。維平不猗，式如玉衡。太平有象，品物流形。其象維何，萬國咸寧。醴泉下滋，漘露上凝。匪棣之偏，匪葵斯傾。隨方表應，敭器在庭。考祥視履，毖於未萌。用人必公，淑别慝明。敷政必穌，直錯枉信。天壽平格，葆命日新。右我炎祚，木支蕃蓁。奇木

旁出，對述終軍。解編削衽，殊俗來賓。木枝内附，永平昌辰。壽觴敬舉，驩溢簪紳。於赫神物，夐軼前聞。辯章化洽，肴覈仁林。咸曰我后，能蒔堯蓂。俯陋後葉，并柯成文。瑞圖逌紀，政令之均。維德弱剛，低卬以分。木匪於祥，戒在持盈。無平不陂，保泰兢兢。顧名思義，有嬀有箴。文之雅詩，以繼逵駟。《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二。又見《玉海》卷二〇四《辭學指南》。

〔一〕賢：原缺，據《玉海》補。

全宋文卷八二〇四

王應麟　一三

大隱楊先生傳

楊先生適，字安道，慈谿人，隱居大隱山。爲人醇厚介特，議論辯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聞。爲學要行乎己，惟恐爲人所知。毀譽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疏。蓋自比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鄰盜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善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沔自諫官出按浙東西刑獄，欲見先生，先生不肯見。先生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聞之就見焉，輿致府中，澹焉無求，公益賢之。先生治經，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説，歌詩卓越超邁。容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錢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醇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京師。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柯以名

聞，賜以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致詔書袍笏，輿從迎之，先生辭不受，遁去。壽七十有六，遺令冢石壙前，曰「宋隱人之墓」。熙寧二年，滎陽張峋爲文表之。《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慈谿杜先生傳

杜先生醇，越之隱君子，居慈谿。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稱於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模楷。慶曆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先生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説以辭，再書强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柳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烏乎師哉？」先生始就焉。慈谿令林肇立學，又起先生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談詩書不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鄞江王先生傳

王先生致，鄞人。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文公安石復書曰：「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秉，子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其行。《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城南樓先生傳

樓先生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曆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於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清敏豐公稷、光禄袁公轂、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禄不及親，絶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於家。有遺集三十卷，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桃源王先生傳

王先生説，字應求，鄞人，鄞江王大隱先生之門人也。與弟設皆著名，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補州長史，無田以食，無桑麻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學，子珩宗正少卿；孫勳提舉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百萬緡爲賻，正己却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清白之傳實先生家訓。正己終太府卿。《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廣平舒先生傳

舒先生璘，字元質，奉化人。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入太學，師張宣公栻，又從陸文安公九淵，與朱文公及吕成公兄弟講磨，躬行愈力。嘗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第進士，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日詣學，寒暑不少懈，暮夜亦間往。築風雩亭，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未嘗忿疾，端吾矩矱，需其自新。作《詩禮講解》，啓迪諸生。徽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

也。」因祠於學。信道甚篤，利禄之念不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守。慈湖先生銘其墓，謂孝友忠實，道心融明。門人、國子博士李元白傳其經學。淳祐中特謚文靖。《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又見《舒文靖公類稿》附録卷中。

定州沈先生傳

沈先生煥，字叔晦。自定海徙鄞。偉儀觀，尊視瞻，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先生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晝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務本趨實，不自矜衒。每語人曰：「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悦服，師道益尊。爲大學録，修教養法，士争歸之。不肯詭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守。先生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吕成公問辨，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慈湖楊先生傳

楊先生簡，字敬仲，慈谿人。清明純一，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學以古聖爲的。入太學，第進士，主富陽簿。日諷詠《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而民自化。陸文安公來富陽，長先生二歲，指以心學之要，遂北面師事焉。調紹興府理掾，朱文公持庾節，首薦之，每稱先生學有爲己功夫。宰饒之樂平，謂教養茲邑，欲使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爲《講堂訓》，曰：「學者孝而已矣。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聞者興起。以國子博士召，講《易·乾卦》，發人心固有之妙。趙忠定公汝愚免相，祭酒李祥抗辨之，先生上書，亦以學黨斥，閒居十三年。以秘書召，遷著作、將作少監，守温州。訪賢者禮致之，崇孝養，明宗族相卹之令，首行鄉□，效《周官》敬敏任卹之類，書善不書惡。除工部郎、將作監，告老奉祠。召不起，終於敷文閣直學士。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壽八十有六，謚曰文元。有《詩》、《易》、《春秋》、《論語》、《古文孝經傳》、《孔子閒居解》，又著《己易》，輯先聖大訓。先生至誠篤敬，期功之戚，下洎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高遠自不可及。北境傳誦其文，曰：此江南楊夫子也。《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絜齋袁先生傳

袁先生燮，字和叔，鄞人。少以名節自期，入太學，見陸先生九齡德容睟盎，親炙之。同里沈、楊、舒三公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切磨。第進士，爲太學正。時朱文公諸名儒已去，先生知不爲時所容，尋以學黨更歷外服。入朝，至太常丞，兼考功郎、知江州，提舉江西常平。以都官郎召，遷司封，又遷國子司業、祭酒。延見諸生，迪以切己之學。嘗病世學者襲先儒緒言，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自得。以秘書監兼崇政殿説書，遷禮部侍郎、侍講，猶兼祭酒。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深寓規儆之意。列國變《風》有關君德治道者，亦託其義以諷。立朝守正不阿，時好議者指爲好名，遂奉祠以歸。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也。」終於顯謨閣學士，謚曰正獻。先生嘗曰：「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官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説尤詳，成就後學甚衆。子甫，進士第一，爲兵部尚書、國子祭酒，亦稱名儒。

《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李猷傳

李猷，字嘉仲，一字獻夫，鄞人。建炎初以婦翁没王事，自京師詣南都行在所，見友人陳東少陽。從容謂曰：「東被召未有館舍，子爲我圖之。」猷曰：「太僕陳寺丞正彙，嘗相邀，猷未敢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少陽再上書，不報，有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猷知爲少陽設也，録示少陽，勉以歸。曰：「東以召來，不敢私還。」太僕丞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報赴應天府矣。」猷曰：「少陽其不免乎！」及暮，乃知少陽已死於市。猷哭於館所，爲位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陽，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之，具棺衾焉。又一日得其元，面如生，合而斂之。欲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柩，猷服其義，併以行李付之，猷亦不暇詢婦翁事，遂還京師。猷之私識云爾。猷以婦翁恩補官，終肇慶府節推。《深寧先生文抄摭餘編》卷一。

故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史宇之墓誌銘

《詩》、《書》所稱世臣之美盛矣，惟宋豐芑涵育之仁逾三百年，父子爲相者三家，鄞史氏與焉。燕及後昆，弗禄昌衍，蓋世德之積也厚，而承德用譽，亦在其子孫。故觀文殿學士正奉公，其淳德有

常者歟。越在内服，靖共厥位；越在外服，惠政施于民。涉世變，守素履，耄耋弗更，其操近古，所謂吉人長者。公既葬，前進士黄君翔龍纂次行事，子嘉卿等請著石章。應麟嘗執事太史，竊觀先朝盛際，上以禮義遇其臣，下以忠厚世其家，於法宜書。瞻彼喬木，巋然故國，纂乃祖、乃考，銘於烝彝鼎，其可使遺老無傳？兹後死者之責，不敢辭。公諱宇之，字子發，世爲明之鄞人。高大父詔，以八行舉於鄉，贈太師越國公。曾大父師仲，贈太師越國公。大父浩，相孝宗，爲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越王，謚忠定，侑享廟廷。父彌遠，相寧宗、理宗，爲太師、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封衛王，謚忠獻。母潘氏，齊魯國夫人。公忠獻季子也。粹温端慤，忠獻以福艾期之，謂他日亢吾宗。初命承事郎，紹定五年中吏部銓。自寶章閣至右文殿修撰，奉佑神祠，除將作少監，賜同進士出身，遷樞密副都承旨。忠獻薨，服闋，除司農太府少卿、集英殿修撰，仍畀佑神祠。即家授沿海制置使參議官，進寶章閣待制，賜金帶。陞華文閣，知處、嚴、温三州，皆力辭。理宗睠受遺定策之勳，日篤不忘，公兄忠清公宅之既踐歷中外，入式樞機，公怡默自持，淡于榮進。上欲試之治民，乃以敷文閣待制守婺，時淳祐八年也。婺比歲旱饑，出橐裝糴浙右米三萬石往賑貸，民罔捐瘠。易守處州，始至，獄多淹繫，閱實，上部使者讞決，圜扉一清。賦税三年，民苦之，公倚閣其一年。版部期會苛迫，以己俸代民輸。未幾督趣如故，公以累年之逋一朝求足，民必重困，奏以三十年最高者爲數，疲甿感悦。忠清之喪，以在原急難謁告奔赴，得請遂行，耄稚遮道攀留。召爲兵部侍郎，辭不拜，進待制寶文閣，提舉佑神觀。擢工部侍郎，權尚書。願就散秩，陟寶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寶祐二年，召

爲兵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惟祖惟兄，遺愛在越，公來鎮棠陰，耆老驩迎。念紹先哲，壹以寬和，撫柔此民。初，忠定作牧，創義田，爲士大夫賢而貧者喪嫁之助。歲久實惠不沾，至是柅弊櫛蠹，始復舊規。越爲南陽鄉，公寬而有制，無所回撓。郡大閱，一夫徑造廳事，乃卒伍怙王邸勢者，公曰：「犯階級有常刑。」執而黥流之，軍民懾服，咸曰仁者之勇。甫期，治最轉聞，璽書褒美，陞徽猷閣學士，因任。尋除工部尚書，五年進長兵部，兼工部。宗祀明堂，爲橋道頓遞使。禮成，拜端明殿學士。御章批答曰：「卿繼忠孝，謹牧養，予維寵嘉之。祖孫父子昆弟先後列政涂，惟吕氏暨卿門，式克欽承，以爲邦家光。」景定二年，進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寧府。承葉公夢鼎、陳公昉之後，廉明勤儉，遵其成規。南方多嵐霧，日高乃視事，公常夙興見吏民，不以素貴少懈。夏潦，崇安松溪水汎濫，民懲壬子災厄，携扶入郛，公盛服露禱，爲民請命，移時澍霽。橋梁岌焉幾墜，民凛凛沈墊，亟募舟栰拯之，有阻渡剽攘者罰無貸。黎明水退，民以更生胥慶。建俗襪鬼，惡少身殉淫祠，愚氓神事之，公捕爲首者正其罪。溪流湍悍，競渡鬬争多覆溺，嚴爲科禁，俗遂革。閱歲再召，進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居生母齊韓國夫人林氏憂，哀毁過禮。咸淳二年終制，以舊職知寧國府。郡上供米隸淮東、西兩餉，俾其屬受委輸。淮西使者治建康地，追符尤峻，或轉餽江北，跋涉耗失，綱欠數十萬計，而郡官兵餼廩常不繼。公控籲於朝，始得專隸淮東，郡以稍紓。明年祈閒，提舉洞霄宮，優游里第垂十載。自是閎光弢華，若未始有軒冕。晚歲闔門養疾，一榻蕭然，人希識其面。至元三十年，病革却藥，遂不起，春二月十三日也，

年七十有九。階自初命至正奉大夫，爵自鄞縣開國至奉化郡公，食邑四千六百，實封户六百。娶洪氏，再娶高平郡主趙氏，皆先卒。子男五：吉卿，承議郎，太府寺丞，知武岡軍，先一年卒。沂卿，承事郎，爲兄待制後。嘉卿、彭卿，並承事郎。韋卿幼。女子六。孫男六：辰孫、觀孫、景孫、慶孫、增孫、滿孫。孫女四。曾孫男一，公頤。曾孫女二。是年四月丁酉，葬於鄞縣陽堂鄉金嶴，與高平合兆。公性孝友，敬保先緒，粥粥如弗勝，佩訓言罔敢墜。忠獻冢木已拱，隧碑未立，論撰先德，屬吴公淵狀其行，進徹乙覽，理宗用至道、熙寧銘兩忠獻故事，親製文，題其額曰「公忠翊運定策元勳之碑」，奎藻漢章，賁耀松檟。孝子揚父之美，公有焉。別墅在錢唐西湖，密邇枋臣私第，欲得之，怵以榮利，公以先人舊業，終不與。姊適故户部侍郎趙公汝楳，早卒，窆奉化，鄰山有訟，公割田易之，爭者遂息。樂善不倦，故家流風猶存，名譽以謙，亦允蹈之。處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與人交，臧否不出諸口，而胸中有涇渭。自奉菲薄，服用如臞儒。治五郡，護根本，緩繭絲，雖無赫赫名，一念愛民，隱然膏澤之潤，純終領聞，集享備福，克對前人光。於戲賢哉！銘曰：

史以官氏，相肇於唐。迨宋昌大，台衮相望。有若甘盤，有若伊陟。奕葉鈞衡，太常紀績。象賢維公，胙乃舊勳。用彰厥善，不專爲恩。佩玉徐趨，翔於常伯。處貴無驕，在豐能約。迪簡睠知，職聯輔臣。素有世舊，豈伊異人。公拜稽首，對揚明命。紹聞衣言，秉心無競。始政於婺，終政於宣。振乏平賦，民瘼以蠲。禹會佽藩，維祖賜履。憩棠勿翦，二季涖止。愛民厚俗，漢吏之循。安靜悃愊，善不近名。巖居川觀，殊庭燕佚。仁者之壽，秀眉華髮。時行則止，脱屣

浮雲。一其初終，駒皎鴻冥。嗣守維艱，前修所歎。允矣君子，歸飛無憾。曰晉遺老，曰殷故家，胡不百年，鄉閭之嗟。古碣蒼蒼，睨此銘誄。忠定之孫，忠獻之子。《四明文獻集》卷五。

史鄂州墓誌銘

鄂州君史育之，字子報，贈少師彌鞏公之子。補國學生，以父任知婺州該遇明堂恩，補通仕郎。銓中，授從事郎、峽州遠安縣尉。仕至添差通判太平州，改通州、鄂州，轉朝散郎，卒于官。居官廉，所至有遺愛。淳祐初余始第進士，侍先君子吏部倅婺州，明年少師公來守郡，君侍焉，兩家子弟相好也，君二季皆余同年交。耄矣懷舊，重有感焉。銘曰：

一邑之政天下式，澗瀍有訓爲世則。君材恢恢優治劇，佩玉長裾進匪棘。井渫不食心靡惻，值豐履歉志弗詘。巖邑嘉庸得目擊，我銘表善貽千億。《四明文獻集》卷五。

故承務郎鄔君墓誌銘

余昔以奉常簿出佐臨海郡，過寧海，聞紫溪義塾講習之盛，欲款門而不暇，時宋景定壬戌也。後三十有四年，紫溪老人之子濟民見余衡茅下，泣且言曰：「先子潛光不試，敢請銘以掩諸幽。」余耄

矣，文不足以不朽，辭弗獲，乃即其家乘所述譔次行義，著之石章。鄔以邑氏，出于晉大夫，居台寧者自奉化始焉。君諱詠仁，字安叔，老人其自號也。曾大父友直；大父仕遜，迪功郎、臨安府司户參軍；父大圭。君早孤，奉母孝養不懈，敬順無間言。昆弟之子視如己子，通財有無。治家綜理有繩矩，居家肅潔，祭祖禰率禮恭恪。里閈患難救之，札荒賙之，積而能散。尤篤於教子，志以詩書光大其門。初，君之大父謀創義塾，未克就，君與其季父承先志，築舍數楹。歲大比，旁郡士雲集，延聘鴻儒碩師訓迪之，文風大振，名薦鄉書、成進士、入膠庠者前後幾二百人，子孫漸濡，彬彬興於學。子濟民登甲戌第，鄉人頌嘆曰：「義方之教也。」君益懋以學力。丞相信國葉公帥鄞，檄置幕府，事必咨焉。晚歲自樂林泉，淡然無營進意，愛雲月，玩卉木，脱屣世故，與溟鴻俱遠。家當孔道，無驛舍，爲建樓館，匾以「山海奇觀」。名勝宦游，禮意周浹，其樂善不倦若此。晚以子貴，贈承務郎。始，濟民自瑞安令授餘杭郡博士，再轉剡川尹，迎君就養縣治，士民酌酒爲壽，喜令尹之及親也。至元壬辰十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三歲。娶吴氏，繼陳氏，皆先卒。子男二：長濟民，承務郎、杭州路於潛縣尹；次怡，縣教授。女一，適里士應誠翁。孫男一，述翁，同知。孫女二：長適越士王元實，次尚幼。元貞乙未十一月丙申日，葬君石柱山之原。惟君孝友不施於政而教行於鄉，學不貢其躬而澤在其子，所謂善人長者，是宜銘。銘曰：

若古立教門有塾，茂育良才成善俗。允義鄔君復古躅，陶冶鄉英迨似續。墨綬銅章介壽穀，積學博大如藝木。紫洞巖巖雲出谷，德人之藏瞻者肅。光緒《寧海縣志》卷一八，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祭濟王文

皇帝遣具位王應麟致祭於皇伯祖、故少保、保靜鎮潼軍節度使、濟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鎮昭肅王之墓。惟我理祖，因心則友，則友惟兄。惟王令德孝恭，爲宋泰伯。權臣專政，追蹙王于淮南之冤，九原鬱憤，踰五十載。理宗篤叙天倫，哀念不忘，端平更化，亟命復爵。維繼絶崇贈之典，以待後人。度考踐阼，首放追復之詔。肆予沖人，繼志有恪。今逆虜犯順，國步孔棘，氛祲迫於霅川，夙夜兢兢，思所以回上天悔禍之意，用仰成祖宗厚睦之心。贈王師垣端揆，進封大國，錫以令謚，命大宗正選宗屬爲王後，賜田萬畝，俾奉烝嘗。仍戒有司，修崇王墓。英魂如在，歆我卹章，默相陰祐，亟殄醜虜，扶持宗社，保乂生民。祖宗在天，實寵嘉之，王之春秋享祀，亦永永無斁。《四明文獻集》卷四。

九虞祭

第一虞　至六虞太常卿行禮

相攸禹會，穆卜漢陵。弓劍既藏，羹墻如見。祭初易奠，永極哀號。

第二虞

靡瞻非父，莫親柏隧之臨；速反而虞，無復菆輴之見。妥于仍几，申以貳觴。

第三虞

仙馭藐然，如望弗至；神旆歸止，不顯亦臨。罔極一哀，有嚴三祭。

第四虞

虞几安行，愴駒陰之信宿；容衣如在，杳龍駕之空濛。薦禮四陳，哀悰九折。

第五虞

濤江東邁，永懷復土之哀；翌衛西歸，五展寧神之祭。未緣躬薦，深切心摧。

第六虞

穆陵告備，相先烈之如存；清廟揭虔，佇靈旂之來衍。將親几奠，永切弓號。

第七虞　至九虞皇帝親行禮

因山既備，心如慕以如疑；作主是依，神來寧而來宴。始親薦奠，罔極哀摧。

第八虞

率時昭考，尚思憑几之言；瞻彼昊天，如見虞觴之奉。薦儀將畢，哀愫無窮。

第九虞

千秋永穆之陵，歐儀已閟；萬世理宗之廟，祔禮將行。奄迨終虞，曷勝追慕？《四明文獻集》卷四。

遣守臣奏告南嶽

巖巖喬嶽，奠於南邦，仁氣所鍾，佑民儲祉。醜虜不道，逆天犯順，江漢之域，荼毒横流，爰及長沙，氛祲益熾。兵民堅守，保障不搖。助順惟天，降福維神。潔忱精祈，庶克耆定。威靈有赫，電掃凶醜。師直爲壯，急奏膚公。萬里長江，咸復舊宇。湘水清謐，用乂我民，於萬斯年，永錫純嘏。

奏告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神御

皇祖造邦，以仁興武。清流丕績，駿命造基。揚虔妥靈，輝赫萬世。韃爲蛇豕，薦食無厭。維此滁城，式固封守。威神在上，實佑綏之。虜梗饟道，疆圉孔棘。分命籲告，徼福烈祖〔一〕，爲民請命，殄殲凶醜。汛掃賊壘，耆定武功，江漢謐清，永乂區夏。《四明文獻集》卷四。

〔一〕烈祖：四庫本、清抄本作「祖烈」。

仲秋潮汛吴山忠清廟設醮

神甸襟江，萃民居之浩穰；潮靈從月，應秋望以奔騰。維金隄楗石之方增，慮銀屋駕濤之莫禦。非依洪覆，曷仰救功？祓飾真祥，吉圭芳薦，願賜穆清之鑑，申飭鴻濛之祇。海不波揚，誕登年而汔濟；天無風烈，究安宅以咸寧。《四明文獻集》卷四。（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〇五

王應鳳

王應鳳（一二二三——？），字仲儀，號默齋，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應麟弟，與其兄同日生。兄弟二人講學不少怠，至忘寢食，爲文本于左氏、班、馬。寶祐四年登進士第，監通州狼山稅，改儀真文學掾。開慶四年中博學宏辭科，由架閣遷主管淮南機宜文字，遷浙西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召爲太常博士，入朝即卒。著有《默齋稿》及訂正《三輔黄圖》諸書。見《寶祐四年登科録》，《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宋史新編》卷一六七，《宋元學案》卷八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三、一二八，《宋史翼》卷一六，《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五。

昌國縣大夫劉君生祠記　寶祐五年閏四月

上臨御之三十三載，妙簡銅墨，以字民訓風示宇縣。劉君謙孫縣元祐故家宰明之昌國，於是適再期矣。廉平簡靖，民便安之。越明年政成，邑士纍君之化，相與言曰，令君幸惠吾邑，勤亦至矣，今

將造朝，微以寓攀截借留之意。維昔庚桑治畏壘，社而祝之，厥有舊比，迺肖像于學而祠焉。踵余門請識其事，余謝之曰：「劉君，余伯氏之同寮也，子諒肫實，裹襮一如，温乎柔木之絲，澹乎衣錦之絅，豈與世健令求赫赫名者班乎，而奚以象爲？且邑有生祠非古也，昉於漢之于公，厥後韋廣都義、杜池陽軫、陸浚儀雲，史不絶書，然繩之以召棠勿翦之義，猶曰變之正者。夫令去民最近，是邑雖海陬，去天爲尤近，近天則聲聞易徹，近民則恩信難孚。毋怪乎推謝摩肩而誦僑絶響也。劉君何以得此於邑人哉！」問之庠塾之士，則曰：「言政不及化，吏皆然，令爲甚。君甫下車，垂意誨育，縮費廩士，以歲之正飲酒于序，燕毛以齒，禮遜興焉。學宫水環如帶，鄉老以爲文字之祥，迺疏迺滌，玦縈鏡澄，而又捐奉入以養之，涖校比以勸之。是歲賓興，有鴈行聯璧，而監學亦多中鵠，擢第者有人。興廢葺圮，去之日如始至，復築室以奉先聖舊像，扁以燕居。膏火之中教雨浹焉，弓張之急，弦歌奏焉。斯乃蒲密之所以垂芳也。子以爲何如？」余曰：「一鄉善士，令君教養之所及也。必如子羽之未嘗至偃室，然後其言情而信，姑徐之，爲我問政於余者曰：「維茲鶖行，舊多叨憤，自君之來，民不識吏，庭少諍辭。維茲萌黎近監之貧，訖君之去，海無怪風，人厭魚蟹。」余聞之舍然，曰：「士之言華，民之言質，是足以俎豆前脩矣。于、韋、杜、陸不專美於漢晉矣。」維先忠肅公以冀之南宫縣譜推而爲滑臺郡譜，又推而爲元祐相譜，文獻所漸，裳華是似。清惠維祖，朔齊維兄，其政不棘於期會，而以善俗爲先，厥有本哉。君家自朔而蜀，又自蜀而吴，余常稱其爲宰，蓋所謂安靜吏悃愊無華者，故不敢相蒙而溢美云。寶祐五禩龍集丁巳閏四月既

望，儀真郡文學掾王應鳳記并書。《延祐四明志》卷一九。又見光緒《定海廳志》卷二七。

續僉廳壁記〔一〕　景定二年五月

幕府昉於漢，碩畫之臣繇此其選。今連帥之賓佐惟浙右爲盛，畿内八郡兵民皆統焉，率其屬爲羣牧倡。列職惟四，多君子僚，罔敢自介用逸，曰：「文書省何詣曹爲？亦幸遇其時，皇皇奠枕，無征謀檄筆之勞，厥惟事從其長，觀所爲主，優繇長育，不相吏也。」或問：「自紹興乙卯復置使，謹簡厥修，若陳鵬飛之倫，致之幕下。則前乎文元楊公，豈無顯者來，可悉數乎？」曰：有司失其傳矣。惟賢者能使所居官大，故首書楊公，尚賢也。古之仕曰策名，唐以來官無小，咸有壁記，不贊一辭，淑慝自見，其嚴乎？矧邇在天咫，聲實易以章徹，而名氏莫或嗣書，懼久而軼也。迺請於前尹小司徒洪公，願伐石志之，以諗來者。待制趙公始建閫，問工焉取，復給其費。既成，應鳳以末至，辱授簡焉，不敢辭。竊謂獲乎上有道，惟克靖共，毋圖利於大夫，毋以望空爲高仵，嚮即有僚，惟助尹人祇辟，懋之哉！敢正列其義，庶幾相規若古僚友。置官本末，具於前記者，皆不書。景定辛酉夏五癸未。《咸淳臨安志》卷五三。

〔一〕此文似爲節略，文義多不連貫，或有脱誤。

廣嚴院重建寺記

杭之寶山有仁祠焉，其初曰瑞隆，後唐清泰二年所建也，逮治平更號廣嚴。熙寧間蘇文忠公游而樂之，爲賦《雙竹》、《湛師房》及《新開徑》諸詩。林間煙雨，清坐忘憂，固已形在江湖，而身超衹鷲矣。自六飛駐蹕，析其地十之八爲內饗胥徒之居，則履綦轍迹略無可考。其在淳熙，有僧善資者復葺之，發地得鐘焉，有銘在欒，則寺故物也。既燬於辛卯，而俗以銅鐘名其寺。或笑曰：「是亦鐵爐步之比耶。且佛之道大且尊，宮而居之必曠如也。茲近市而湫隘則非廣，近市則非嚴，幾於名與實戾。」惟伽藍劫爐而不滅，古井冽寒而如新，草創庳陋，僅蔽風雨，無復仙人碧玉壺之勝概。豈以法界爲室宇，以戒慧爲墉户，此中空洞，自有廣居，不待七寶莊嚴而實相常在乎？一日過市，見壞衣不飾，皇皇有求者，問之則寺之主首惟一也，則又曰：「昔有雲闍黎，不出十五秋，師曷與雲異？」一曰：「不然，出處雖殊致，喧靜兩皆禪。使一當雲之時，則不出矣；雲居一之地，則有求矣。住山出山，本無二法。自吾師祖慶居是山，謀撤而新之，尚方、長秋皆有賜，惠順妃亦如之。時太傅大丞相魯公閫東淮，施加厚，亦既建閣五楹，以奉圓通。功垂成而飛錫下竺，足不越户限者六年而終。惟一嗣之，丕勤誘掖，欲成吾師之志，累積銖黍，經始尋尺，庶幾先賢勝踐，彷彿猶存。倘亦嗒然如雲，則功廢矣。」余聞而歎曰：化人之居，與累塊積蘇，非有非空；維摩丈室與師子坐，無小無大，顧宅

心何如耳。世固有身郊而心市者，真離誕勝，士羞稱之。慶與一師弟子，身市而心郊，不緇囂塵，以鳩衆力，巧於用狹，興於久廢。於閣之下爲殿，像設位置，咸與地稱。摩竭之室、法音之樓，爰及庫藏庖湢器用悉備。蓋堅忍精進，皆有過人之材。吾徒之飽食安步者，或愧焉。且自謂與雲不異，又知動靜之爲一源。夫鐘之未撞本無聲也，無聲之聲不依形而存，則銅鐘之名非贅也。湛師與二竹君今皆安在？回視介然之徑，亦已茅塞，所遇孰非夢？豈獨雲哉，湛也、雲也、慶也，心與竹俱空，即空皆實相，無作之作，可無記也。一來請益勤，曰：「蘇公能無言而不能無詩，子又奚辭？」遂書以遺之。《咸淳臨安志》卷七六。又見《西湖志》卷一三。

通州貢院記

古者諸侯三歲一貢士，大國三人，其試之於澤、於射宮，匪直以言揚也。國朝倣漢唐之制，專以文字取士。通爲淮左望郡，三歲大比，登名者三，僅如古大國之所貢。政和二年，以渾化增十人，至今夸詡，號利市州。中興以來，貢額纔及所增之數，密邇圻輔，陶化染學，文物益彬彬矣。咸淳四年六月辛巳，郡守馮侯弼新作貢院成，以圖來請記，應鳳不敢辭，則以問於侯曰：「昔嘗讀程文簡公《三賢堂記》，則知通之有貢院久矣，不知廢於何時。今日之創因舊而新之邪，抑改作邪？且其地焉在？」「昔州治之東有水四周，自風雲路而入者，淳熙中蔣侯雛所建也，其遺址今在壯武營中。逮於

嘉定，文惠喬公來守是邦，病其湫隘，遂遷於州治之西溪紫薇舊宅，光孝塔嶢然表於東南，因以爲文筆峰，題其額者魏樓公也。嘉熙戊戌南宮名第，郡士得其五，時喬公實押敕，視政和爲尤盛。淳熙壬寅，疆吏不戒，幾不爲郡。越九年，賈公以衮鉞來，旬始克往，城以有寧宇。先是，舉場附於南徐，或寓海陵，其復試於鄉，自寶祐乙卯，始即類宮布几席，從權制也，士不以爲便。兵部尚書李公建閫之九年，海冥淮清。弼得以暇日，固保障，備械用，文事武功不可偏廢。昔歲之秋控於大閫，更試於總制之虛廨，蓋嘉定貢闈之舊。然終非久遠計，洒相攸高爽地，得郡之蔬圃焉，東北枕海山樓，可以開雲梯之武，南則浮圖屹立，可以繼慈恩之題。重門羅棘，有堂、有廳、有廡，糊名易書，次舍嚴密，爲間者八十有八，民不知役，踰月而成。鵠袍鼎來，文氣自百，皷行事雄，何止一助。是非弼之能也，亦惟怙冒天朝之福，稟承統府之命，訖就前人之所未爲。而弼且將去矣，子其爲我書之。」於是作而歎曰：今之吏，凡簿書所不責者謂之不急，況剖符於並邊者乎！侯於是賢遠於人。惟通瀕江枕海，帶連吳會，蓋陳忠肅、任忠敏之所嘗居，王文惠、趙康靖之所嘗治也，遊於斯則鄭毅夫，仕於斯則劉偉明，文采風流，衣被到今。若時先達，直館吳公以諫諍顯，京曹張公以清節聞，客曹俞公以詞科進，而二崔爲文宗，受知孝宗，肇以鑾坡攝僊直之任，其兩鳳聯飛，續聞趾媺，爲時名卿者，不可一二數。夫人與天地相通也，文與氣相發也。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言士者心舊而嘗一也；「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言造士者新而不窮也。且今之新長桂叢者，非向之畦而茹者乎？向也汗陋，今也高明，地不改辟而氣象異焉。學者志於上達，蓋知所取舍矣。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以致遠自

期，以務實自勵，夫是之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力行以待取。通之士其尚懋哉，以無忘侯懷。侯世家匡廬，厚齋先生之子，學有源委，故爲政知所先後云。萬曆《通州志》卷五，影印天一閣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康熙《通州志》卷一三，乾隆《直隸通州志》卷一九，《江蘇金石記》卷一八。

通州儒學記

通之有學，志不載所始。考文惠王公之記，自太平興國中肇建先聖廟於城西南，乾興初徙而東之，前齋廬而後講舍，其即廟爲學歟？大觀四年，朱侯彦又植庠門，建射亭，學子便之，由是擢名第者視他郡最盛。紹興初，草創於州治之西，其後即舊址更建，至淳祐壬寅燬於兵。粤壬子秋，今太傅平章賈公董師於淮俶，授方略而溝封之，通民怙冒威德，以有寧宇，寢寢如承平。惟時學宮未復其舊，僅有禮殿、倫堂，而生徒肄業無所，供養亦廢。官授於斯者，寧不知倚席不講爲可愧哉，蓋力弗既而將有待也。咸淳之元，兵部尚書漢東李公制閫六年矣，樽俎舒暇，左詩右書，淮海澄清，纍化禔福。是歲春，會稽黃君燾將往教於通，公語之曰：「古者閭巷黨術罔曰寡約，必立之師，世之夸毘者，待人狹而自待亦涼，世罔攸勸。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課試外教養當並行。子其勉之。」黃君奉命惟謹，於是序列八齋，日行二膳，昔所缺者今乃有之〔一〕。又以張、陳、任三賢舊有祠，曠而不舉者有年矣，乃植久仆

之碑，繪像於堂，瞻儀者肅如也。列戟有嚴，兩廡孔修，墻甓外周，庖廩畢具。鳩僦於丙寅夏，越明年夏而就緒。適郡守馮侯弼至，頗佐其塗塈之費。既而邦人來觀，或嘆或愕，謂是舉也，不役一兵，不煩衆力，惟黄君率諸生之長，協比經始。又以其餘力具祭器，且募監書而庋藏之，其於學者信有勞矣。孰知所以有成者，乃尚書公之教澤也。前通之李萬程、李勉之、郎君玉等以書來請識其事，鳳以《春秋》不書修泮宫之義辭，乃又請曰：「夫子於《春秋》雖有所不書，然子産不毁鄉校，則亟稱之。夫事難成而易圮，願求一言以詔來者。」應鳳不敢固辭，而竊有感焉。郡有校官，自漢江都相發之，施及建武之興，如任延、伏恭，逖左竝邊，皆能以學爲先務，流風餘化，隱然有厭難銷萌之功。先儒謂執干戈者聽於明理義者，而後大業定，信哉斯言也。學莫先義利之辨，居官者不辨乎此，則事非其事，爲士者不辨乎此，則志非其志。義者心之所同，然庠序之教因而申飭之耳。惟通密邇帝畿，名卿輩出，文物蓋彬彬矣，視有邦厥鄰，則安定體用之學可師。若時先達，忠直如吴，友順如姚，皆循乎天理之正。俞之異科，崔之聯第，亦素履而往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豈以利禄先入其心哉！遊於鄉校而拜三賢之祠，景高晞驥，其必有所發矣。夫張公當新法嚴急之秋，而尊禮邵、程〔二〕，不阿世好，忠肅、忠敏二公言人之所不敢，居人之所不堪，非有爲而爲之，惟得乎義理之安而已。義理之心人皆有之，尚何成敗之足慮乎？子産遠矣，有賢太守猶可以爲任延、伏恭也。萬曆《通州志》卷三。又見康熙《通州志》卷一三，乾隆《直隸通州志》卷一九，《江蘇金石記》卷一八。（以上李文澤校點）

〔一〕「有之」句下，乾隆《直隸通州志》有「觀摩麗習，續絃誦于沈寥之後」。

〔二〕尊：原作「遵」，據右引書改。

鄭　羽

鄭羽，吴縣（今江蘇蘇州）人。寶祐六年自户部左曹郎中除淮西總領兼江東運判。丁大全知羽富甲吴門，欲結姻，不從，遂諷臺官彈之，籍其家。景定中以直寶章閣爲淮東提舉。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六六制詞，《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宋史》卷四七四《丁大全傳》。

重刊蘇詩跋　景定三年七月

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浄端楷，爲有識所賞。羽承乏於兹，暇日偶取觀，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他時板浸古，漫字浸多，後之人好事，必有賢於羽者矣。景定壬戌中元，吴門鄭羽題。清馮應榴《蘇文忠詩合注》卷首，乾隆六十年踵息齋刻本。（王曉波校點）

鍾有大

鍾有大，景定中爲零陵令。

題名 景定三年二月

景定壬戌春正月晦，零陵令鍾有大以迓繡使俞計院，宿此巖寺。二月望，再侍判府邱秘丞劭農，題石以紀事云。光緒《零陵縣志》卷一四，光緒二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錢寅翁

錢寅翁，景定間泉州（治今福建泉州）人。

含暉巖題名 景定三年閏九月

景定壬戌閏月三日，清源錢寅翁、臨川李聲伯、衡陽羅夢文，來訪濂翁留題，物色劉賓客舊迹，

將復薛亭，以識詞牧欽賢之思。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九。（王曉波校點）

張　樫

張樫，成紀（今甘肅天水）人，寓杭州。俊裔孫，鎡孫。景定間爲承信郎、閤門看班祗候。

廣壽慧雲禪寺碑跋　景定三年九月

先大父少卿捨宅一區以築梵宮，割田六百畝有奇以給僧飯，獨力營創，不假它緣。蓋思忠報之不已，而植香火於無窮也。時丞相留公奏請賜額，太師、越王史公作記，攻媿大參樓公書丹，及先大父所著《發願文》，雄碑對峙，叢林逮今傳誦。紹定厄於劫火，寺雖重建，而記文皆不存。蜀人許居士所藏《發願文》舊刻，即先大父手筆，慨然捐金鼜石，併寺記重勒以補山中之闕典。請跋於余，追慕感歎，非唯敬承先志，以詔後人，且使緇流知安居暇食之源，而聞者亦足以戒云。景定壬戌重陽後一日，孫承信郎、閤門看班祗候張樫百拜謹書。《武林金石記》卷九。又見《廣壽慧雲寺志》卷三，《兩浙金石志》卷一〇。（祝尚書校點）

趙必棣

趙必棣，宗室，景定間知丹陽縣。見《宋史·宗室世系表》、《至順鎮江志》卷七。

修復練湖議〔一〕　景定三年

流民已去六十餘户，止有高卬處成田八百餘畝，又被上湖水通淹浸。但見西埂蔡陂函月壩湖岸怯薄，計四百二十丈。喚集湖司鄉都隅保親到地頭周迴看視，見得練湖有三斗門，六石磋，一十三口函。于内三函，風水洗渲損壞，泥塞不通水流。比之二年之前，上金斗門之閘又被風水併岸埂衝倒三十五丈，及横埂南石基七丈。舊年湖水滿而欲決，今上湖則褰裳可涉，下湖則如履平地。舊年管函淹没，不見形迹，今一一呈露。舊年流民土田爲水浸而去者大半，今因旱乾而復來。推原弊病，斟酌事宜，而爲之説曰：去弊以漸，而不可急；處事以時，而不可緩。水利久以湮塞，似宜急於開通也。然上湖李編修迪所侵築，可以理化；而下湖流民所侵，已十之七八，則雖多敷人工，而亦無用，雖多費官錢，而必不辦。管函正以備蓄洩，當急于關防也。然湖水必須滿溢，則可資以泄。今水既無矣，乃區區從事于未有用之物，則非徒無益也，侵耕有妨水道，似可急于區處也。然流民扶老携幼而來，敢

于冒然違法，始以苟延殘喘，既多歷年，而盤結根固于其間。如未有道以處之，徐爲陰消潛弭之術可也。此所謂去弊以漸，不可急也。今歲八九月之間旱而湖水涸，加以京倉取運甚急，本府不得已，放水通濟運米，未見快便，而湖中之水已淺，寧不益滋流民之姦計乎？將不特流民之侵耕也，而鄉民之頑者又寧不流涎乎？舊年傾頹去處，上于下湖四埂四百二十丈而已。未及兩三月，而上湖橫埂七處三百六十丈，又爲水所齧。前此，上金斗門側倒三十五丈，至今南石磕基七丈又爲水所衝，官吏仍前悠悠不恤，則東傾西頹，非惟内無可蓄之水，而流民、頑民侵耕互相倣傚，其來者踵相接矣。霜降水涸，正好用功修築，百姓樂于應募，官司易于收功。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則民役而怨生，力勞而效寡。舊年之所以築埂爲蓄水之計者，正爲此也。此所謂處事以時，而不可緩也。且乞量支錢米，顧募保夫，趁此乾時，搬運高處之泥，築補闕處之埂。繼此或可植松插柳，候措置到或木或石，陸續椿砌。此時一失，後悔無及。《至順鎮江志》卷七。又見《三吴水考》卷一三，《吴中水利通志》卷九，《吴中水利全書》卷二二。（祝尚書校點）

〔一〕此文作者原題「趙必□」，無標題，今據《三吴水考》等定爲趙必棣，題亦從之。按《宋史·宗室世系表》所載宗室，名「必棣」者有四人，未知此文爲何人所作。

解南翔

解南翔，景定、咸淳間爲紹興府嵊縣縣學主事。

校官記　咸淳二年七月

理宗皇帝之三十六年，改元景定，越三年，縣立之師曰主學。壬戌之秋，南翔昉由部選，調縣學掾。嵊，古邑也，今豐沛邑也。山川人物之秀異，爲天下最。南翔不敢不職其職，以對揚休命。三年滿將代，進諸生，語之曰：「《春秋》法，始事必書，可無以告來者？」諸生曰：「何居？」曰：「在學言學，吾明告之：古者大道爲公，自王宮國都以至比閭，莫不有學。春秋以前，縣大郡小，當時一縣不知幾閭也，姑以一閭言之，二十五家之中，坐左右塾，有兩師焉，則是一縣又不知有幾師也。戰國而後，郡大縣小，塾教法廢而兼并起。漢、唐舉法密，教法疏，郡國之貢不存，閭塾之教不復，思古君子未嘗不痛恨也。國朝跨漢軼唐，追三代而從之。郡國之學，自慶曆始。縣置主學，自景定始。嗚呼盛哉！我仁祖四十二年之治，先皇帝四十一年之治，與三代同風，其以是夫。南翔忝創員之首，深懼曠瘝，上以負天子，下以負所學，汲汲然不敢怠。講説惟精，考課惟公，非周孔顔孟之説

不敢言。以薰以陶，駸駸鄒魯。規模立矣，廓宇創矣，講會説矣，先賢之祠宇建矣，繼廩繼庖，亦足以養廉矣。由此而菁莪以育之，采芑以新之，棫樸以官之，人才其不三代乎。今天子聰明仁聖，師道立而善人多，三代之盛，諸生身親見之。」咸淳二年丙寅七月記。民國《嶓縣志》卷二六，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吴洪澤校點）

郭　囷

郭囷，鄱陽（今江西波陽）人，師事史繩祖。

學齋佔畢跋　景定三年十一月

學齋先生無書不讀，讀而有所疑則思，思而有所得則録，名之曰《佔畢》，所以惠後學者至矣。然豈先生自爲之説哉？曰土王於季夏，曰無極而太極，曰逸《詩》句，曰孟、荀、揚言性，曰飲食衣服變古，曰屈原《橘頌》，曰日隨天左旋，曰三數乘四，曰《中庸》心性，曰不徹薑食，曰守令愛民，一以紫陽夫子之書爲證。先生學紫陽者也，紫陽之誨人曰：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先生此書，其學問思辨而窮理者歟？學者其即是書而求先生之心，因先生而求紫陽之心。景定壬戌冬至，

門生鄱陽郭囧拜手謹跋。《學齋佔畢》卷末。（黃錦君校點）

杜幼存

杜幼存，東陽（今浙江東陽）人。淳祐十二年進士，官至淮安簽判。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

桂山義塾記

淳祐十二年七月

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三代盛時，無地不學也。然塾曰家塾，所以□吾子弟也。今名以義，來者不拒焉，具黨庠術序之充廣者歟！曩歲辛丑，錢塘宰丞章公鑄，國博先生鑑之長子也，嘗命予主義塾矣。塾曰南塾，衿佩四集，相與講貫者略時尚而浚源委。既而章公伯仲以憂居，朝夕其間，師友之益，不特同志之幸，幼存自亦幸焉，惜幸未及再耳。壬子詔歲，友人石維翰來語予曰：「平壺陳氏義塾，踵石溪之遺躅也。」桂山陳君雷克紹先世，去歲鄉以旱告，粒米珠慳，尋欲執卷而來者，陳君略無難色，且屬予爲文盟主。予作而與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世偷俗瀝，淺中狹量者皆是也。語之以道義，交際顏赭，□□□□挺然流俗中，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幼存辭不可，自視欿然。一日，桂山語予曰：「肩摩踵接，似非舊比朋從。盍簪必內繩尺，實地工夫，視昔則有加焉。」

余應之曰：「果爾，則向時余之所欲然者可以釋然。所稱章氏南塾之未及再幸者，又於今日幸之矣。」則桂山之所以闢是塾也，余之所以玷是塾者，而豈徒哉！淳祐十二年壬子孟秋朔，太學進士杜幼存誌。萬曆《新昌縣志》卷六。（楊世文校點）

季　苾

季苾，號菊巖，理宗時人。見元蔣正子《山房隨筆》。

祭吴履齋文

潞公不能不疏，温公不能不毁，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福，豈天奪之？我士無禄，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元蔣正子《山房隨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三。（郭齊校點）

楊夢斗

楊夢斗，本貫安慶府宿松（今安徽宿松），寄居江州瑞昌（今江西瑞昌）。咸淳中禮部待省進士。

地券

維皇宋咸淳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貫淮南西路安慶府宿松縣，今寄居江南西路江州瑞昌縣金城鄉三村社接泥中保禮部待省進士楊夢斗，以妻室歿，故龜筮叶從，相地惟吉，宜於江州瑞昌縣金城鄉二十九都，地名劉師坑之原爲宅兆安厝。謹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文，兼五采信幣，買地一□，東止青龍，西止白虎，南止朱雀，北止玄武。內方勾陳分掌西域，丘丞墓伯謹肅界封，道路將軍齊整阡陌。若輒干犯，詢禁將軍亭長收付河伯。今以牲牢酒飯共爲信誓，財地交相分付工匠修營，永保無咎。若違此約，地府□吏自當其禍，主人內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主者女青律令。《考古》，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〇六

文及翁　一

文及翁，字時學，號本心，綿州巴西（今四川綿陽）人，徙居吴興。寶祐元年進士，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歷官太學録、秘書省正字。咸淳中權知嘉興府，權尚書户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德祐元年初，自吏部侍郎除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逼臨安，亟出關遁。宋亡，隱居著書，累徵不起。有集二十卷。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三、七〇、七一，《南宋館閣續録》卷七、八、九，《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二一，《宋史翼》卷三五本傳及所撰文。

雪坡姚舍人文集序　景定五年六月

寶祐元年歲在癸丑，上臨軒賜進士第，予與姚成一適相後先，聯鑣入期集所，一見傾蓋，懽若生平，握手論心，知其慷慨有大志。越明年，予遊清江碧嶂間，距瑞陽三舍，竹輿山行，入境問俗，知其倜儻有義氣。爾後渭北江東，末由再晤。四方傳誦，累疏囊封，憤世嫉邪，排奸指佞，又知磊磊落

落有奇節。夫以成一之志與氣節，奮乎百世上下，而官僅校黃本書，備青宮采，年僅四十有六，遽修文白玉樓，騎鯨白雲鄉去，豈不可悲也夫。不幸之幸，成一有從子龍起得陞天子之學，有一子元夫已受天子之命，振家聲而接文脉，不在茲乎？龍起彙編成一文藁五十卷，予讀之，悲不自勝。烏乎，此特成一之文而已，其志與氣節固自有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止者。昔龍川陳同父亦癸丑掄魁也，嘗伏闕三上書，孝廟覽之驚異，俾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晚得一第，未及大用而歿。又嘗自作長短句四卷，酒酣，浩歌一章，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抑亦可悲也夫。時東萊吕成公退居金華，同父數造焉，成公深期之曰：「未可以爲世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予於成公何能爲役，而所以深期成一與成公同。撫遺編而欷歔，悼吾黨之零落，敢以期成一者期其子若姪。景定五年夏六月甲子，古涪文及翁書于道山堂之直舍。《雪坡姚舍人文集》卷首，豫章叢書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韓魯齊三家詩考序

景定五年八月

《易》有三《易》，《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易》，是爲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玄》倣《連山》，《潛虛》倣《歸藏》。余嘗參考三《易》筮筮法，纂成一篇矣。三《禮》則朱子嘗輯《儀禮》爲經，二《禮》爲傳。《春秋》則《左

氏》、《公羊》、《穀梁》並行於世。《詩》則齊、魯、韓三家之説不傳，今所傳惟毛氏耳。予官中秘書，授詩藩邸，春容道山群玉間，與秘書郎王伯厚尚論古《詩》，伯厚出示《詩考》一卷。韓、齊、魯《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爲一，存十一於千百，然四《詩》異同，互備參考。昔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詩》並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齊、魯《詩》繼廢，韓《詩》雖存而寖微，唯毛《詩》獨行，以至於今。此四家《詩》興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淵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以博學鴻詞名世。伯厚謂真鴻博者不在是，方將刊華就實，盡洗時粧，顓意古學，予深嘉而力贊之。予亦有嗜古癖，敬題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誼。景定五年甲子八月之望，古涪文及翁時學甫序。《詩考》卷首，元刊玉海本。

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咸淳元年五月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爲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

巘羽衣褚伯秀身近尺五之天，而神游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己見，筆之書，以爲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不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兔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予之臆説，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於道山堂。《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道統圖後跋

余曩游太學，留中都，有作《道統圖》上徼宸覽者。其圖以藝祖皇帝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以濂溪周元公續周、孔、顔、曾、思、孟之傳，猗歟休哉！洞開殿門數語，真得帝王傳心之妙；《太極》、《易通》等作，真發前聖未發之蘊。其圖已刻石久矣，項君瞍父聞而知之乎否也？若天下三聖賢贊，則有御制奎畫在，鳴道諸儒贊，則有紫陽格言在，瞍父必見而知之矣。然而曰圖與贊，前乎此未有統而一之者。瞍父蟬蜕俗學之卑，春融天理之妙，泝源沿流，建圖係贊，既又自叙所爲作者之意。其於事，嗣往聖，開來哲，淑人心，扶世教，豈曰小補之哉！《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李西臺書跋

予近得《華山圖》，題曰「崧高惟嶽」，歐陽公所記神清之洞及李西臺隱居之地在焉。軸尾載西臺卜築始末甚詳。此帖出於西臺逸筆，無可疑者。前史官文及翁書。《續書畫題跋記》卷六。又見《珊瑚網》卷三，《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文帝道德仁義如何論

論曰：人主天資之厚者，天理之所由充也，天厚也，則見於躬行，形於日用，寓於制事度宜之間，何莫非天理之流行，亦何莫非天資之發見。一或反是，則天理油然而生之機，必將錮於天資之薄，尚安有道德深長之味、義理制裁之妙也哉！夫仁也者，曰道、曰德、曰義之所由充者也。世之人主惟患其天資之不本於仁且厚也，夫苟一本於仁且厚，則由是而之之謂道，足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事合乎宜之謂義，孰謂不自夫天資之仁厚者基之。三代而下，論人主之天資極其仁厚者莫若文帝也。人見其道全德備而義亦盡焉，不知其天資仁厚蓋有爲之本者。然則帝之仁，其道德與義之所由充與？文帝道德仁義如何，東方朔舉此而告武帝，愚請以仁而論

文帝。「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何？仁是也。極天下萬物之衆無以加於乾，合天下萬善之粹無以加於元，故聖人於《文言》曰「元者善之長」，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乾惟有此仁以爲之元，故變化之道、正中之德、利物之義皆由是而生。君惟有仁以爲之資，故曰道而道、曰德而德、曰義而義，皆由是而出。《易》言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獨不言仁，非不言也，蓋仁爲四德之元、萬善之長，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合《易·繫》與《文言》而觀之，則仁之爲元可見矣。文帝之所謂仁，固不敢以乾元之仁望之也，然甘受和、白受采，其天資仁厚可與入道，可與進德，可與由義，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自居代時，其仁已聞於天下，即位以後今年賜田租，明年除肉刑，開妖言之禁，去收孥之令。至於春和議貸一詔，至今讀之如祥風和氣之襲人，油雲膏雨之着物，何其仁且厚耶！一露臺之作，若未害也，帝則寧惜百金之費，毋寧使民之無廬以傷吾仁；一服御之增，若未過也，帝則寧衣弋綈之衣，毋寧使民之無褐以病吾仁。君子長者之風，慈祥惻怛之意，其天資之仁厚如此。是以躬修玄嘿，仁之靜也，而清淨之道由是而得；專務化民，仁之實也，而恭儉之德由是而著。薄昭之誅非忍也，斷以義者所以濟吾仁之偏；魏尚之罰非苛也，裁以義者所以輔吾仁之不及。使帝之天資不本於仁厚，則道其所道，德其所德，焉知其不溺於黃老之虛無，發於義者又安保其不流於申、韓之慘刻也哉。是則道而非仁不足以爲道，德而非仁不足以爲德，義而非仁不足以爲義，散吾仁於道德與義之中，此一本之所以萬殊，斂道德與義於吾仁之內，此萬殊之所以一本，天理之發達豈不自天資之仁厚者充之耶。故班孟堅稱其海內興義，必贊之曰「嗚呼仁哉」，而誇大其詞、美之以道純德厚

如鼂錯者，反不若太史公「必世後仁」之論爲知本也。雖然，東方朔道德仁義之對，蓋舉文帝之家法爲武帝告也。武帝天資亦可謂高矣美矣，觀其初年之策賢良，未嘗不欲承休德也，而未始云獲，道德淵源之妙，終不若文帝之意味深遠者，則以徒慕仁義之虛名，而不能充仁義於實踐也。土木之興，神仙之好，其誠不可揜也如此。東方朔謂道德爲麗，仁義爲準，是僅足以規帝之失，而未足以中帝之膏肓。然則中帝之膏肓誰歟？善乎汲黯之言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愚故曰：黯之戇，朔不如。謹論。《論學繩尺》卷三。

傳貽書院記

有宋受命，肇基立極，藝祖皇帝一日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識者謂得三聖傳心之妙。又一日，問世間何物最大，時元臣對以道理最大，識者謂開萬世理學之原。猗歟盛哉！自時厥後，天下凡四書院，通今學古之士彬彬輩出。慶曆間詔州縣皆立學，道化大明，儒風丕振。至濂溪周子建圖著書，微顯闡幽，明道、伊川二程子實得其傳，程門高弟如楊、如游、如尹、如謝，皆天下英才。中原板蕩，載道而南，楊、游、尹、謝數子實大有力焉。龜山楊文靖公一傳而羅仲素，再傳而李延平，朱文公受學于延平，見之《師友問答》可考也。文公門人遍天下，中更僞禁，歲寒松栢，疾風勁草，磨涅而不磷緇者絶無而僅有。於時潛庵輔公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自祠官報罷，

歸隱語溪，題讀書之堂曰「傳貽」，蓋將以傳之先儒、貽之後學爲己任。著書滿家，《易》、《書》、《詩》、《春秋》、《禮記》有注釋，《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有問答，《通鑑》有説，師訓有編，日新有録，雜著有稾，襲藏于家。至今語溪之人薰其德而善良不知其幾，祠而奉之，尸而祝之宜也。嘗謂太極一而陰陽分，有陽則有陰，有善則有惡，有君子則有小人。以孔孟大聖大賢不免叔孫、臧倉之毁，元祐諸賢而指爲姦，元符上書而指爲邪，慶元道學而指爲僞。嗚呼，此未定之天也。乃天者定，人者泯，元祐諸賢、元符上書、慶元道學，至今光明碩大，照耀汗青，一時愴壬，萬世遺臭。剥爛復反，否極泰亨，君子小人之界限，事久論定，此潛庵褒贈之典，日星垂而河漢流也。崇德縣大夫家之柄，以元祐同門、元符上書故家，習聞詩禮，及見典刑。洋洋輿誦，挺挺祖風，於簿書期會整暇之餘，思所以彰善癉惡，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傳貽書堂所繇建也。堂成，移書謁記，敢拜手稽首，對揚我朝道學源流之盛以諗同志，庶學者于善惡之幾、正邪之别、義利之判、人心道心之危微、天理人欲之消長，知決擇而定趨向焉，不至爲君子之棄、小人之歸，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曰小補之哉！若夫講習堂規、書糧工築、創造歲月，詳記備載，則有司存。《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賢者識其大者而已。咸淳五年陽生十日，朝請郎、直華文閣、權知嘉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事、節制澉浦金山水軍文及翁記。《至元嘉禾志》卷二五，道光十九年刻本。又見萬曆《崇德縣志》卷七，《南宋文録録》卷一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慈湖書院記

慈湖楊文元公之學，心學也。學孰爲大，心爲大。心之精神是謂聖，不至於聖，曲學也，不大於心，淺學也。一心虛靈，其大無對，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管攝於心，若不識心，何以爲學？自有天地以後，未有經籍以前，闡道之秘，惟圖與書。河圖中虛，洛書五位，心之本體也。太極此心也，皇極此心也，堯兢兢此心也，舜業業此心也，禹孜孜此心也，湯慄慄此心也，文王翼翼此心也，武王無貳此心也，周公無逸此心也，孔子、孟子操則存此心也，曾子、子思謹其獨此心也。《易》説心，《書》傳心，《禮》制心，《樂》治心，《詩》聲心，《春秋》誅心。故其帝所以爲帝，王所以爲王，聖賢所以爲聖賢，焉有心外之學乎？慈湖先生昔在太學，肄業循理齋，足不踰閾者累年。一日冠帶揖謝同舍郎曰：「某悟道，晏坐反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此先生知至至之始事也。及見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對，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守永嘉日，謁先聖，又謂自幼而學，長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此先生知終終之終事也。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衷，信而有證。其註《孝經》、述《已易》、解

《春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六、次急者八，遺文訓語，皆先生精神流動。常肅觀先生手筆，齋莊中正，本古篆籀，心字必象心，學字教字皆從孝，又心畫之發揮。先生家于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灑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今玉牒侍讀文昌劉公嘗執筆于太史氏，爲先生作傳，及開閫府于四明，奏請于朝，乞爲先生延賞于世，即先生舊宅，創書院于慈湖之濱，規模軒豁，衿佩鏘鳴。其景行前修，風厲後學，懇懇切切之心，即先生昭昭靈靈之心也。相其事者縣宰王君愉、提管陳君允平。秉彝好德，誰無此心，開創於前，正望增益於其後。劉公爲永嘉知名士，又嘗爲太學循理齋長，習聞先生前言往行爲詳。而及翁平生讀書，以「本心」名齋，於先生片言隻字收拾殆盡，知之、好之、樂之，又若心交而神遇者。噫，俗流失，世敗壞，學士大夫童習白紛，謾不知心爲何物，驅血氣而角功名，決性命而饕富貴，喪精神以失虛靈者總總也。藏山之卷九千，插架之軸三萬，手不停披，口不絶吟，以是爲學，亦祇以釣聲譽、梯利禄、膏脣吻、飾竿牘而已矣。出入口耳之學，各是其是，反以心學爲非，至有疵先生之學爲禪學者，何異衆人皆醉，執獨醒者以爲狂？此先生所以太息復太息也。書院有規，廩稍有籍，《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敢書其大者，以諗同志。咸淳九年良月吉日，朝奉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文及翁記。端明殿學士、朝請郎、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瑞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實封一百户陳宜中書。寶謨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慶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沿海制置使、龍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陳存題蓋。《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又見嘉靖《寧波府志》

卷一六。

敕賜協順廣靈陸侯廟記〔一〕

嘗讀《禮記·祭法》，有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且終之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神者妙萬物而爲言，生爲名臣，死爲名神，皆精神心術之所攸聚，不可以形迹窺。夫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夫豈區區土木偶人云乎哉！吳興多淫祀，率聽命巫覡，假神之靈，以愚黔首，靡然從之，風俗由是大壞。倘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其可列之祀典乎？神姓陸，諱圭，世爲昭慶軍人，生於熙甯，以祖澤補右爵，兩調爲泗州、真州兵馬都監。宣和中大歉，發粟賑饑，存活百萬計。適值方臘弄兵，東南大震，軍帥調公引兵駐浙江，進嚴瀨，與賊鏖戰數十合，賊敗績而遁。暨師還錢塘而卒，遂爲潮神。紹興間海濤衝激江岸，民不遑安，神役陰兵治之，潮勢遂平。嘉定夏，飛蝗蔽天，神見雲端而驅之，是歲蝗不爲害。淳祐間，錢塘江復大決，有司隨築隨圮，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以顯其靈，隄賴以成。迄今都人奠枕，神之力也。浙西帥臣徐鹿卿實董斯役，以其事聞于朝，乃賜其額曰「協順廟」，封其爵曰「廣靈侯」，及封妻姚氏爲花錦夫人，三女爲顯、通、永三濟，皆夫人，立廟是邦，地曰石家。生英没靈，昭不可掩。環千里之地，家祝而鄉祠，不敢妥安於草莽，奚啻若子孫之於

祖禰。一念之烈實臨之，視唐巡、遠無以異。其所以蓋覆斯民，歷千載猶一日，木本水源之思，鑿乎不可忘，炳乎不可誣也。侯之生也，治軍旅之事靡憚勞苦，屯戍兩郡，隱如長城，豈非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乎？睦寇披猖，誓不與俱生，竟殄王事，豈非以死勤事乎？及其歿也，又能於冥冥中驅蝗障潮，以庇生靈，豈非禦大災、捍大患乎？朝廷頒爵命，崇廟貌，於禮實宜。繼自今靈響益著，凡民水旱疾疫有禱輒應，赫聲濯靈，洋洋乎如在其上也。余寓苕川之日久，且仕於朝爲春官宗伯，實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職兼翰墨。咸淳甲戌夏，神之曾孫陸子宣與鄉父老楊彌堅、張友諒備述本末，謁記於余，誼不獲辭，遂作祀神樂章刻諸麗牲之石，春秋祭祀，俾白叟黃童，吳歈越吟，式歌且舞，以妥侯靈，以徵神貺，永永無斁。辭曰：

神妙萬物，無感不通。妥靈吳興，毓德軍中。侯之生也，蹇蹇匪躬。侯之歿也，耿耿孤忠。潛驅飛蝗，見於虛空。力障奔潮，陰兵翕從。都民奠枕，伊誰之功。尸而祝之，廟貌聿從〔二〕。龍光赫弈，侯社啓封。恩及小君，三女攸同。載在祀典，敢不敬恭。牲牷既肥，粢盛亦豐。春烝秋嘗，崇極明宮。伐鼓坎坎，懽呼兒童。神來游兮，風馬雲龍。與國匹休兮，祚吾民之無窮。

《吳興金石記》卷一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一〕題下原署：「奉直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兼侍讀文及翁撰。」

〔二〕從：似當作「崇」。

馬洲山谷祠記

大江以西，山水之秀甲於天下，洪州分寧縣鍾秀居多。縣有勝地曰馬洲，與鹿洞、象山、鵝湖、鷺洲相頡頏。梅、樊二峰東西相望，道山屹其南，鳳山蹲其北。修江泓澄，秀水縈帶，可方可舟，可泳可游。萬竹篩青，一槐擺緑，洵此方之佳境也。闡英發奇，蓋有所待矣。縣大夫吴君家學淵源，惠愛淪浹，三年之間，懇懇惻惻，以育人才、求民瘼、崇風化爲急先務，修縣校，創存惠倉〔一〕，築馬洲精舍，祀黄太史於其中。先是，太史公附祀縣校，專祠未立，無以副邑人高山仰止之心。秩滿祠成，不遠數千里馳一介謁予記，予曷敢辭。抑嘗聞公之風，而竊有感焉。人知公詩險句雅，而不知公天機之動而天籟之鳴也〔二〕；知公筆精墨妙，而不知公心聲之正而心畫之勁也〔三〕；知公初謫起于史館實録「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之語，而不知「勿令上知」、白發奸狀，其直筆凛如也；知公再謫起于《承天塔記》「蝗旱疾疫」，指爲幸災謗國，而不知公默不辯，其氣浩然也。其定交蘇文忠公也，先之以《江梅》、《青松》二詩以寄意，至謂「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師友之所以相規儆者，非植黨也。其評論周元公也，有「光風霽月」之喻，至謂「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形容有道之氣象，非溢美也。「鑪香隱几，靈臺空明」，養心莫善於寡欲之意也；「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克己復禮歸仁之學也。孝友睦婣，根於天禀，清修恬淡，出於性真，又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嗚呼！章惇、蔡卞諸人腐鼠，仰嚇鵷鸞。其家之乃子若孫有誣其祖而別其族者，有諱其惡而徙他鄉者。唯我元祐諸賢修名姱節，昭然若揭日月，而深山窮谷村夫野叟、兒童婦女亦莫不知有黄太史，況居是邦之縉紳縫掖乎？此祠之所由有也。是祠也，始於今年春三月，至夏六月告成。緡錢六百有奇，工役百二十日。梓人成功而民不知，青衿來歌而士胥悦。以嗣以續〔四〕，迺理迺基，迺增迺築，尚有待于後之宰是邑者。吴君將騰政最，行踐世官〔五〕，太史公未有謚，馬洲未有之奏嗣陳也。吴君名觀，字賓夫，直院侍講文肅公之從子云。民國《綿陽縣志》卷七，民國二十二年刻本。又見同治《義寧州志》卷三一。

〔一〕倉：原作「創」，據《義寧州志》改。

〔二〕公：原缺，據右引補。

〔三〕知：原脱，據右引補。

〔四〕嗣：原作「祠」，據右引改。

〔五〕官：原作「宜」，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八二〇七

文及翁 二

慈應塔銘

台山蒼蒼，佛國相鄉。萬八十丈，鍾秀發祥。挺生晦巖，巍巍堂堂。禪宗教旨，律檢精詳。總歸一乘，純挈衆芳。游戲三昧，舌吐廣長。法嗣北峰，此一瓣香。洋洋覺海，我爲津梁。及其示寂，破鉢空囊。是幻是滅，非幻不忘。慈應之塔，玉立東岡。山君川后，擁護塔旁。經百千劫，古佛放光。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八。

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　至元三十年二月

公諱逢辰，字君錫，其先河南人。遠祖紘官吴中，避新室亂，因家於丹陽郡歙之東鄉，今淳安縣

是也。孫儲，漢和帝時賢良方正，對策第一，仕至太常、洛陽令、黟侯。忭竇憲，棄官去，或見其皓鶴自隨，呼爲仙翁。遠孫曰上貴府君，唐僖、昭時隱德弗仕，教授鄉里，其徒號曰靜樂先生。越十一世生參謀公，力學篤行，記問該博，鄉人尊敬之，號耐軒先生。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稟卓絶，自幼刻苦務學，夜誦徹旦。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會歸于周、程、朱子之學。其所爲文家傳人誦，士林素以魁彦期之。淳祐九年己酉，鄉舉以夢魁名預首選，明年中省試第一等，理宗臨軒策士，以公所答敷陳鯁亮，擢爲進士第一，御筆改今名，昭異渥也。公感激上恩，方在期集所，聞二豸冠忭宰相鄭清之，相繼去國，善類搖動。適遇雷變，遂叩閽上書，其略曰：「伏覩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中外傳聞以廟堂爲監謗之穽。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屢疏丐閒，而未可其請，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乃所以爲大臣甚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奏，上優容之。初補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公莅事勤恪，提刑潘公以臬事咨決，知其遠到，深器之。吳中有和靖書堂，郡請公領學事，初講太極，將《圖説》分作五節，發明濂洛蘊奥。寶祐元年甲寅，以秘書省正字召入。時海州喪師，淮閫以捷聞，物論沸騰，公叩閽上書，有曰：「伏覩御筆以海州之捷降詔奬諭，道路疑之，得以謗陛下以曲行賞矣。海州之敗，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徒以一去恐朝廷，直欲以敗爲勝，道路傳播，莫不羞之。今曲狥其請，又詔奬諭，豈陛下不知而受其欺耶？彼國忠

之欺其君，爲固寵也，天下國家之安危彼不恤也。今富貴操柄，陛下自有而自欺，欲何爲耶？爲陛下謀者，何不降詔以督勵之，曰『朝廷好官爵，汝爲之；天下大富貴，汝享之。今四郊多壘，汝欲以敵遺君父，將安之乎？』此詔一下，彼敢于言去，臣不信也。陽城有言，脱以延齡爲相，臣必取白麻壞之。學士院果降此詔，則祖宗三百年涵養，縉紳中豈無陽城乎？臣甚爲天下國家羞，輒痛哭流涕之。臣願陛下急收回御筆，猶可解萬世之議，揜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則四鄰笑我，何以立國乎？」公此疏爲制閫賈似道發也。二年乙卯春，除校書郎。時上總攬權綱，威福有竊弄者，儲君尚幼，公懷隱憂，上疏有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蜉蝣之撼。甫、節之燄燄，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黄之窟宅不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於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於陛下之宫中有承受焉，於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以伺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陛下得之於左右之游揚者，曰某人能也，某人廉也，然後出自聖斷而用之，或畀以麾，或授以節，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價固有從旁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國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脉，此天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脉也，豈願其撥本根、戕命脉以便吾之私哉！邇年之爲是官者，失其設官之本意，不過爲闇竪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親密之地，惟恐浸潤之易行；嚴邃如天，誰敢執拗以取禍？仇士良之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生，又納諫，智深慮遠，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以財

貨聲色盡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遑遑汲汲爲陛下經度，前之藻棁未休，後之丹臒又起，陛下方以其小心辦事動適吾志，而不知此正仇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之不給，帑庫赤立，廩如垂罄，職此之由。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陛下何所趨辦，何所倚仗乎？是可不急救兩司之貧乎？如將救之，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剗刷兩司不急應辦之空名悉停罷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掃除盡冗，先自此始，然後可以責兩司之培護根本，愛養命脉，以爲緩急之備也。」三年丙辰夏，上疏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不可以激，尤不可以媮。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此所謂暇，豈真暇哉？當爲皇皇之急，不當爲悠悠之媮，然後可以暴白於天下，曰：『吾所以示不迫之暇者，非愚天下也，不敢震天下也。』古之謀人國於江左有爲之者矣。莫窘於淮淝，而談笑於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於就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外示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指授之略，而收轟雷破柱之功；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其壁後之謀，而折其飄風怪雨之勢。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安則曰安，危則曰危，迫則曰迫，紓則曰紓，何爲翕張闔闢哉？世變日激，天下之事不可以直遂，故處急則必以暇，處暇則必以急。不然，吾能爲晉人之急，則天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者使吾有以自謀可也，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以鄰之存亡爲安危則病於依，以敵之緩急爲喜懼則病於制。善爲謀者不依於人，善爲備者不制於人。苟不以我之未及謀、未及備者爲第一義，而遽以彼之存者爲安，緩者爲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

道，臍可噬乎？胡不赫然一怒，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進退伸縮無不由我，固不必以鄰國之存亡覘敵國之緩急也。」時閹宦導上以土木湖山，工役大興，公疏又云：「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之所築者土妖血山；彼之所築者奪我之地爲之，我之所築者奪民之地爲之。」又極言：「備邊之事，以必争之規模而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而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大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猶有一綫河也，今乃涉河而築浮光。光乃吾户内，若其屯於斯，耕於斯，生聚教訓於斯，則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壁，而坐爲禁制，不得動矣。爲吾之計，當勉諭淮閫，盡力以争浮光，毋使彼得以久其耕而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而巢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爲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之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以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争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公此疏真救國之活劑也，奈何不見聽用，以至於亡，人邪！天邪！時内竪縱横，日以滋熾，御史洪天錫劾之不行而去，公即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又抗疏援膏上盲下二竪爲喻曰：「臺臣劾二竪，欲爲國家早去厲鬼，非有膏上盲下之難也，而陛下不行其言，豈陛下自愛其國，反不如愛二竪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閹竪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争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以屠之。」又曰：「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内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此曹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

則無君之惡動矣。」言極激烈，上不悅，公遂稱疾求去。是時丁大全以臺長用事，欲鈎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丞相董公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董果罷斥。四年丁巳，除著作佐郎，臺論以公不合擅出關，寢新命。訥齋程公元鳳拜相，首以公薦，上曰，姑與外庸。未幾除知寧國府，臺臣以交游學舍論罷。公自乙卯棄官歸，杜門却掃，潛心於《易》，召之不赴。開慶元年己未，大全罷逐，相位無肯當者，內地洶洶，上以海閫彊起履齋吳公潛，踰月入相，收召善類。以著作郎召，明年權尚左郎官。是時丁黨雖黜，六賊尚存，國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六賊以謝天下。時上外迫邊警，內蔽六賊，宣諭吳相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吳相榻前抗疏，其略有曰：「强敵入我堂奧，奸黨猶在衽席，外庭紛紛，蓋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傾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潛作相始。」上爲之斂容，隙由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上以問宰相，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兵權併聽似道節制。時上與賈密往復，外廷不得預聞，以宰相不知邊報爲潛罪，夜半片紙，忽從中出，吳潛除職與郡，中外惴惴，謂必有後命。公上疏，略曰：「臣聞聖人之好惡是非與天下爲公，不宜與天下立異。好惡是非者心也，聖人之心本與人同，豈有與天下異者。然一人雖至眇，而九重至尊也，萬鈞至重也，天下雖至衆，實則至微也，至賤也。以至微至賤之好惡是非，而反有時與聖人異焉，以常情觀之，萬鈞之重，九重之尊，豈不能與之立異，而自爲好惡是非以與天下角一勝哉。而聖人則曰，不敢咈百民以從己之欲。明目達聰，詢謀咨岳，進

善有旌，敢諫有鼓，誹謗有木，衢室有問，總章有訪，謀之卿士、庶民，謀之邦君，御事盤庚之懇惻，多方多士之委曲，凡一政一事之取舍，斷斷焉不敢自決，必需民之肯而後爲之。聖人豈畏天下而徇之者？蓋天下之所同好而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而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其好惡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孤。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天下之畏己。」又曰：「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上問爲誰，公捧疏敷奏，言辭懇惻。又奏：「臣疏不敢直指，惟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首肯至再。下殿納副，縉紳六館莫不傳送〔一〕，而榻前欵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嗚呼，曲江公不留而天寶之亂起，司馬公不存而元祐之治衰，正人君子之出處，國家社稷之存亡繫焉。公此疏蓋有見於此矣。未幾，似道入相，臺臣希旨論公，罷職。徐國博以書來招公開講於婺之書堂，生徒從游者數百人。景定辛酉除知婺州，林光世希權臣意，以外臺劾寢新命，公遂即家創塾以私淑其徒，屢年而後成。尋除知嘉興府，以論罷改知瑞州。及考，又以論罷，去之日，一郡如失慈母。咸淳元年乙丑，度宗登極，以司封郎官召，辭不允。上在東宮，久聞公名，一見甚喜，將大用之，除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上疏乞舉行天聖、紹興之詔，命朝臣爲知縣，重其事權，當如胡安國之言，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旨從所奏，後沮不行。尋除秘書少監，再除起居舍人。三年丁卯，信州軍亂，以措置軍糧失宜，録事參軍遭其凌辱，亂卒白晝持軍器，一城洶懼。上除公秘閣脩撰、江東提刑。公聞命就道，及境，或者來言城中近

事，勸公勿入城，偃旌寂鼓而過，公付之一笑。到城下，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於是密戒能事者館于信州，盡得亂卒姓名，密調諸寨銳卒，擒其渠魁，及其餘黨，悉置之法，而叛卒平。上褒嘉之詞曰：「仁宗朝有若韓琦，進士第二人，平日循循，逮帥真定，悍驕挺亂，琦獨凝然不動，舉士卒而殲焉。謂儒者不知兵，可乎？爾以倫魁司臬，會上饒有脱巾之變，乃能密伺奸謀，卒草薙而禽獮之，可謂儒效章章矣。」公斷獄如神，兩造在庭，戒吏勿挾持，雖田夫樵豎必引至案前曲盡其情，每事如此，行之不倦，故一路無冤民，盜賊屏迹。公治事少暇，必至鄱江書堂與多士講書，延見朋友問政，問政堂乃公所建也。公以教化爲急務，曰教化行則獄訟簡矣。撥田養士，招集生徒，教人以進學下手處從躬行上起，從人倫日用上起，悉以朱子之學推廣之。明年，除江西轉運副使，有獻策於堂者，請以銅錢一當十行之天下，似道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議遂寢。市糴翔湧，公發米平糶，賑濟饑民。江西民苦和糴之害，申朝省蠲免。郡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鄰境數州之民十百成羣踵門徼福者不絶，積有年矣，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治事之暇，必至東湖、宗濂二書院及府庠，與士友講論明辯而篤行之。漕廨後有蓮池數畝，公築屋其上，扁曰「君子堂」，取濂溪愛蓮之意。公所至以講學爲急務，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五年己巳，郊禮成，列爵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除權兵部侍郎、同脩國史、實録院脩撰、兼侍讀。上日御經筵，虚心問道，公每事啓沃，所以格君心者多矣。上眷隆渥，問公讀書聚徒之所，奎畫昭回，賜名石峽書院，贊書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創家塾，以程朱之學淑其徒，朕甚嘉之。」七年辛未，典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

母令人憂去國，哀毀至。服闋，除左侍郎，辭不就。賈相國十六年，而公屏居十餘年。德祐初元，除公荆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以父命辭，遂顓侍湯劑，絶意仕途。尋除權户部尚書，改禮部尚書，皆不拜。是年夏，丁父憂，公力疾負土營葬，惟恐不及。未幾鄉寇不靖，焚蕩官舍民居，公居室雖毁，而書塾巋然，劫火之外，避地來歸。命子梁等洒掃文廟，脩葺書院，廊宇齋序，日與生徒講明脩己治人之道，若將終身焉。蓋公嗣往聖、開來哲爲己任。考之年譜，公生於嘉定辛巳九月二十九日午時，卒於至元辛卯正月初三日申時。遺言以深衣殮，不尚異教。晚年隱居之日多，著《孝經解》、《易外傳》、《尚書傳》、《中庸》、《大學》註釋凡若干卷，刊於家塾。公平生得力以格物爲窮理之本，以篤行爲脩己之要。故其教人也，讀書有法，勸戒有條，凡登公之門者皆有用之學。時士風不振，所至頹靡，惟公之鄉黨衣冠如故，皆公之力也。公性和而介，胸中無物，磊落如青天白日，天地元氣聚於公之身，渾淪醇厚，不見涯涘。其接物也，不事察察而自不可欺。人物魁岸，聲如洪鐘。至老觀書，夜分不寐，視世之富貴利達、紛華盛麗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悉皆如一，待親戚鄰黨皆盡其情，一以至誠及物，所以人皆心悦而誠服也。曾祖汝翼，贈宣教郎；妣任氏。祖謙，贈朝散郎；妣童氏。父鎔，累封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大使司參謀官；妣邵氏，封太令人。公娶邵氏，太令之姪女也，累贈令人，理家處己、待族御下皆有法，公遂得以專意於學。男子三人，長梁，前太學率履齋生；次棟、次杰，習儒業。女子三人：長德純，適前脩職郎、無爲軍無爲縣主簿徐敏中；次德恭，適前武學貴謀齋内舍生項雄飛；幼德温。孫男二人：合孫、德孫。謹卜以至元癸巳三月二十九日乙酉安厝於淳安縣南之安

溪。於虖！昔司馬文正公曰：「吾與范景仁兄弟也，特姓不同耳。」撫今懷昔，豈忍使伐木之音寥寥亡聞，迺按事狀而繫以銘。銘曰：

猗歟先朝，以儒立國。道理最大，繼天立極。於穆理皇，道久化成。觀乎人文，理學大明。上章撙茂，如日正中。九賓臚唱，魁首擢公。廷策萬言，具在國史。屹立朝端，凜凜奏疏。排奸指佞，責難謂恭。堯仁如天，黯直亦容。麾節所臨，仁聲義氣。經濟之才，公輔之器。天步孔艱，歸歟石峽。著書滿家，經傳史册。馳旌之招，循墻以避。臣心惟一，帝臨無二。我之於公，志合道同。熙明啓沃，相勉報忠。公之云亡，孰不流涕？千里而遥，編示狀志。不泯其實，迺繫以銘。刻之金石，炳若丹青。《蛟峰外集》卷三。

〔一〕送：似當作「誦」。

朱吉甫墓誌銘

吉甫字邦憲。祖應祥，官朝請大夫；父爚，隱德勿耀。吉甫歷汀州軍事推官，監行在文思院。一夕翛然而逝，若羽化者，年六十有一，誥授通直郎。辦公事。葬於安吉縣移風鄉六部之原。銘曰：娶王氏，繼漏氏。子一，穎達，太平州節制司幹

煌煌天京，翼翼文思。玉佩來遊，金鑰是司。到五雲班，僅一跬步。胡爲倏然，齎志以逝。有書滿堂，有子傳家。夙負隽聲，蔚爲國華。千載佳城，既安且吉。勒此銘章，垂於罔極。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三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以上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〇八

林　泳

林泳，字太淵，自號艮齋，又號弓寮，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希逸子。舉寶祐元年進士，嘗爲安溪令。多才藝，善畫工詩，尤長四六文。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三、《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七、《歷代詩話續編·梅磵詩話》。

戲代竹夫人謝表

丙枕恩洽，則任股肱；甲帳侍宸，則置左右。長生殿無人之夜，睡曾見於海棠；摩訶池避暑之時，曲亦聞於花蕊。衮衮濫登於尚寢，空空且退於幽閨。《歷代詩話續編》第五七〇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刁忠民校點）

蔡公亮

蔡公亮，字子明，號仁齋，建寧府建陽（今福建建陽）人，蔡杭次子。寶祐元年進士，嘗官大理司直。見《閩中金石志》卷一〇、《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七。

群書類聚序

凡一千五百餘門。字字編珠，聯聯合璧。世間無書則已，有則必見於此書；無對則已，有則必萃於其類。經史之格言，文章之精語，包羅鋪叙，無一遺棄。《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存目一提要。

武夷山題名　寶祐二年

宋五甲寅夏閏乙未，后山翁泳、蔡公亮、瑶田詹復同遊九曲，邂逅園田詹然於大隱屏下，相拉觀一字天之勝。然之弟照載酒來會，引觴命醻，誦紫陽夫子神斧之章，慨然有感，援筆賦詩而歸。公亮書，然鐫石，在武夷樓閣巖。《閩中金石志》卷一〇。（以上劉琳校點）

許　自

許自（一二二三——？），字資道，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年三十四登寶祐四年進士第。官至侍郎。見《寶祐四年登科録》、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五。

重修譙樓記

今之邑令，古之子男諸侯也，子男視大國雖有差，然宫室制度體莫不具。古公之治岐也，地不過百里，俾立室家，臯門有伉，制視大國，不敢自小焉。箋者曰：「諸侯之宫外門曰臯門，伉者高也。」今儀門之外譙樓巍然以高爲貴者，其臯門之遺制歟。新城爲邑，晉咸和間置，梁開平改爲新登，我朝太平興國三年復新登爲新城。邑在叢山石齒間，規制陋如。建炎駕幸，杭升爲臨安府，新城遂爲天府支邑，非令壯麗不宜，然歷年多沿簡習陋自若也。前後令補罅苴漏，姑以寧其居，若譙樓則幸其未壓，漫弗察省。咸淳六年夏，陳侯來宰斯邑，以儒爲政，一意撫字，民間服習其意向，謹趨其唯諾。暇日登譙樓，環顧曰：「廳事庫堂寢狹皆可緩，惟譙樓所以尊儀制而肅觀瞻，視刻漏以警昏昕，爲一邦之耳目，可固陋耶？」爰謀改造。或曰：令之能稱者猶懼朝夕奉期會且不暇，安有餘財可治不急

乎？侯曰：「財止此數，安得餘，苦節而已，不可勤民也。」於是簡絀百度，縣有經費之贏，舊以給令私費者，侯悉錙積銖計別貯之，以備工費。巨室喜義者聞之，亦願飭財以相其役焉。經始於咸淳七年十一月壬申，就農隙也。時冬曦晴盎，寒不凝沍，役者忘勞，將攻成而雪始作。是役也，若天相之。樓故三間，今翼而五，厚基博礎，增楹豐桷，規模顯敞，比舊倍差。諸山如屏，筆峰前峙，朝暉夕霏，皆獻狀而入指顧者。侯移書屬予記，予謂今之長吏喜趨辦者不顧乎根本之傷，樂因循者不愧乎規模之陋，趨辦而傷民力者非仁，因循而憚改作者非智，二者胥失之。善爲政者劑量緩急，無偏而不舉之處。侯自下車以來，常有視民如傷之心，疏櫛其鬱結，搔摩其痛癢，迨夫物和洽而民伸紓也，始以其積二年之勤而營度之。侯之爲人，聲色不暴而命令不煩，故役之興也，田里不知，千室晏如，而樓突兀雲漢矣。雖然，樓之魁傑麗偉既足以壯一邑之觀，令之起居勤怠亦一邑之休戚係焉，後之爲令者其將聽鼕鼕之鼓而擁黃綢耶？抑將焚香晏坐數通夕之漏耶？賢者必知擇矣。侯名君寶，三山人。咸淳八年八月日記。民國《新登縣志》卷七，民國十一年鉛印本。又見道光《新城縣志》卷二一，民國《杭州府志》卷一九。（黃錦君校點）

唐　震

唐震，字景實，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寶祐元年進士。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六年擢知信

州。又擢浙西提刑，以忤賈似道免官。十年起知饒州。德祐元年，元兵略饒，被執不屈，與兄椿及家人俱死節。謚忠介，廟號褒忠。見《宋史》卷四五〇本傳、《會稽續志》卷六。

答黃東發　論陸象山荆公祠堂記

象山《記》初無難看，若論其回護，何異告子之仁義。此等議論若不别白言之，他日爲人心之害不小。既以三代之道與半山，乃以佛老異端之學貶諸老，至以「依違取必」四字斷曲直。最其甚者，謂導崇寧之奸，實元祐三館之儲，幾於無是非之心矣。若其執拗相類，尚可諉氣禀之偏，或故爲此回護之論，豈不可怪？《黃氏日抄》卷四二。

胡廷桂贊

和而有制，淡而無求。知必有言，允爲好修。弘治《徽州府志》卷九。（以上黃錦君校點）

李志道

李志道，字立翁，廣州番禺（今廣東廣州）人，昴英子。寶祐元年進士，除京邸教授。次年改浙江僉憲。咸淳間爲朝散大夫、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節制兵馬兼屯田使、工部侍郎。賈似道專政，屢疏乞歸。元兵南侵，志道糾集鄉勇，督戰于潮州。宋亡，憤郁而死。見《廣東文徵》附作者小傳。

敕授文林郎鍾三陽墓誌銘　德祐元年

予友三陽鍾君以丙午從先君子遊，得與同業，因悉其家世。癸酉卒於故里，未葬，今得吉壤而納窆，詞猶未備。適予致政東歸，令嗣存義扶服詣予請銘，予奚敢辭？按鍾諱開泰，字啓運，號三陽。其先世本汴梁人，紹興間自曾大父永和公始遷於番禺之三珠岡焉。公性醇謹，有長者風，不妄交一人，亦不毀譽人一語，同業諸公慕公寬厚，莫不交相引重之。弱冠列諸生，景定二年以貢起家，授福建莆田令。治有地丁錢糧徭役，民多積逋流亡，公下車，力請上免，困賴以蘇。凡兩蒞厥土，去之日民攀轅臥轍，如失父母者，亦想見其政治之淪洽矣。咸淳三年乞養致仕歸，越七年九月十三日卒，距於嘉定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生。娶孺人南河林氏，少公一歲，十月初六日生。懿行徽音，能佐夫子，黨

族稱其可與桓孟相伯仲焉。先公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卒。舉一子存義。今季冬合葬於南河白花地辛向。嗚呼！余與君交匪朝夕，惟君知余，亦惟余知君，每恨以南北參辰，不得一相聚首。今一旦捐管而爲君誌墓，其能勿泫然而隕涕也乎！吾因之有感矣。方今國步艱難，疆圉孔棘，吾輩求死未遑，未卜死所，而君得乘宋家日月以終，葬於宋土，椁槨殮以宋冠裳，碑碣書以宋官職，其果孰榮而孰辱哉，君其生順而没甯哉！傷心者久之，因爲之銘曰：

君之生兮志從龍，君之没兮永譽終。造化毓兮神秀鍾，如賓友兮悶幽宮。天祚德兮禄靡窮，貽子孫兮寵命隆。表其墓兮大其封。

宋德祐元年，朝散大夫、直寶謨閣、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提點刑獄、節制兵馬、兼屯田使、尚書工部侍郎李志道頓首拜撰並書。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三三，宣統三年刻民國二十年重印本。又見《廣東文徵》卷六五。（向以鮮校點）

丁應奎

丁應奎，字圭叟（《湖南通志》作潢溪），潭州（今湖南長沙）人。寶祐元年登進士第。景定四年以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召試館職，除正字，遷秘書郎。咸淳元年爲著作佐郎。官至禮部尚書。見《南宋館閣續録》卷八、九，光緒《湖南通志》卷一六二。

太宗文武德功如何論

君心之天者定，則所以運天下者隨用隨著矣。見，理之本於心者難純。心有一息之未定，則天理之妙，必不能實有諸己；根之稟賦者弗充，驗之躬行者弗至，乃欲顯設以爲文，勘定以爲武，吾知其事難而功邈矣。抑豈知帝王平治天下之功，雖出於文武並行而不相悖，而德也者，乃文武之所自出歟？彼其一心之中，天理具足，物慾不參，所以酬酢萬變者源源也，豈曰理與事判而爲二乎？太宗之造唐，始吾懼其天理人慾之雜也，然帝之德終於仁義乎有取，此其天之定也，宜乎可文可武，卒有造唐之功。陸宣公舉四者錯言互見，而論德於中，曰躬行仁義，此其本也。惜乎太宗所以爲唐者，猶未純乎天，而德宗且不太宗若也。太宗文武德功如何，請廣其説。昔者嘗觀聖人之繫《易》也，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蓋並言之而不可離也。夫闔闢變化，輔相裁成，盈乎天地之間，民得其爲民，物得其爲物，斯可謂大業也已。《易》之爲道也，皆陰陽剛柔仁義之爲也，其文明之懿而神武之妙也。君人者有焉，皆天德也。聖人不名其所以爲文武者，而惟名之曰盛德焉。然則，吾身之德非天下之業，而天下之業孰非吾身之德哉？帝之德惟其廣運也，是以乃武乃文而不可掩，蕩蕩乎無能名也，而巍巍乎其有成功焉。其所以爲盛且大者若是，後之君不揣其本，徒喜其功，不以表章六經爲文，則以窮兵稔禍爲武，反求諸其身，多慾之與

仁義方交戰於中而靡定也。噫！亦可退而念德矣。秦漢以還，若太宗之造唐，其殆庶幾乎。太宗之爲德也，純與駁與，或者資稟雖高，學問未至，而血氣之私、功利之習不能不爲之累也。矧言刑言利之徒，布列先後，而誘之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者接迹焉，理慾之境，帝將奚從？夫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其全體大用之不可易者。性之者固由之而行，身之者以之得天下，以之制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太宗本然之天，亦豈與帝王異哉？蓋自魏徵仁義之一言，有以迎其善端而充廣之，由是篤信力行，四年既效，而天者定矣。經營運量而時出之，豈特開儒館、備樂舞以爲文，凡其致治之美，庶幾成、康，乃其文之大也。豈特御鞍馬、兼將事以爲武，凡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乃其武之大也。二者隨著，功在其中，八代之後乃有貞觀，天地爲之再造，生民復見隆平，不其盛哉！事本於理，德推於業，陸宣公雖列四者言之，味其躬行仁義一語，則自本自根之地在是矣。噫！其亦幸而太宗之天終定也，其亦不幸而太宗之天未純也。慙德内多，本原何在，一鑑既失，初心且移。牽愛而復立浮屠，文之隳也；好大而勤兵於遠，武之黷也。由是唐之功不能三代矣。豈惟不三代哉，垂統如此，繼體象之，一再傳而唐事愈異。蓋以太宗一身所以詒厥孫謀者且若是，於德宗乎何有？陸贄之頌太宗也，似溢美矣，而歸於從諫改過，則有味之言也。夫知諫之爲善也而從焉，知過之不善也而改焉，此君心之天所由定也，其諸魏徵之力歟？德宗天姿不逮其祖遠甚，而猜忌愎諫，視仁義爲何物？前有徵約而爲一言，後有贄豐而爲數百諫，此其源委也，一悟一迷，治亂判矣。固嘗謂使太宗能廣仁義之言，以學問充天資，自夜讀《周禮》之後，益求《關雎》、《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

法度，則貞觀之治雖泰和不是過也。使德宗能從仁義之諫，以禮義揉氣質，動遵禮法，一如即位之初，則建中之政終始如一日，何貞觀之不可逮哉？噫！太宗之不能爲成周，是可憾也；德宗之不能爲太宗，抑其次耳。君子上下有唐一代之世變，於魏徵仁義之言、陸贄仁義之諫，每有感焉。謹論。

《論學繩尺》卷三。

靈山縣儒學記

靈山有學以來，遷徙凡再，始自邑治石六場之東南遷于邑東，今復遷東南，乃攝尹趙君采輿議而還舊址也。昔治平紀元之次年，邑治與學並建，人文勃興，士由科甲奮者踵接。以瀕海遐邑，有官至朝秩者，科第固不足論，亦可見化民成俗之驗。學更而東，寖不齒舊，歲月蔑所登載，陋孰甚焉。長民者間欲扶植之，卒莫可措其力，議者卒咎遷徙地之攸致也。吁！地靈人傑，世固有此語矣，然古之所貴乎學校者，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縱有偏齒，將藉是以轉移，曾謂學校之興廢，反視地之輕重邪？不于其地，于其人可也。趙君以安遠報政，來攝邑事，撫摩彫敝，首務斯文。不費于官，不役于民，悉捐己俸爲之，粟以石計者百餘，金以緡計者千餘。由是立夫子之宮墻，十哲之繪像，六先生之列祠，弟子員之齋舍。祭器有庫，習射有圃，浴沂有亭，泮水有池，扁其橋曰「化龍」。不日而竣事，則爲之職員，爲之課試，教養有法。余乃聞其風而壯之。邑士以其本末來謁記，趙君莫得而遏，余莫

得而辭，則復之曰：予欲紀其因革之實而已耶，此非建學者之本意也；抑將求諸學之所以爲學耶，則南軒嘗記欽學，其拳拳於忠信，所以成就者備矣。靈山，欽之支邑也，學豈有異道，余豈有異言哉？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質也。先生之所謂成就，則又在乎人耳。建此學者上之人也，不負此學者下之人也。六經言學，自《堯典》「稽古」始，而「欽明」一語，綱領挈焉。我朝諸儒演而伸之，主一之義愈明，循是而進，忠信在我矣。郡以欽名，諸君反而思之，有餘師。趙君名崇商，字天民，天潢派也。始至佐郡幙，建議創庫收息，以惠計偕士。及垂滿，又捧帥檄，團結諸縣山水屯巖，皆有可書者。嘉靖《欽州志》卷五，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黃巖孫

黃巖孫，字景傅，泉州惠安（今福建惠安）人。登寶祐四年進士第，授仙游縣尉，改潮陽教授。咸淳元年知尤溪縣，遷福州通判兼西外宗正丞。所在以義理之學爲政，修水利，興學校，有惠績。嘗撰《太極》、《通書》、《西銘輯解》，刊於書院，又纂《仙溪志》（今存）。見寶祐《仙溪志》卷二，嘉靖《惠安縣志》卷一二、一三，嘉靖《尤溪縣志》卷五，乾隆《福建通志》卷三五。

思賢堂記

寶祐四年十月

僊溪尉廳在縣西南數十步，屋壽且數百年。廣不至奢，狹不至陋，規模位置，整整可觀。樓曰「大隱」，可以面溪山；軒曰「梅竹」，可以羅賓客；亭曰「環秀」，可以娛觴詠。有堂介乎其閒，粗完潔可喜。書册橫陳，花木羣揖，公餘藏修必於是。前此未有名之者，意必有所待，余因榜之曰「思賢」。有客來，詰所以，曰：「尉職，警捕耳，事至俗，官至卑。以至卑且俗之官，而馳志於至高且遠之域，得微欺我歟？敢問子之所謂思賢者何居？」予且愧且笑，對曰：「客何言之陋！士方脱民畝，齒吏行，俛首就一尉，誠卑且俗。然事俗而不自爲俗者，學克於事也；官卑而不自爲卑者，人大其官也。故有都三公而飄忽如煙埃者，亦有屈一尉而震耀隨日月者，顧樹立何如耳。客亦嘗聞昔之尉茲邑者有二賢乎？邑舊有學，日就圮，士失其所業。咸平中，段全易東南隙地，新而大之，作孔子廟，按《三禮圖》爲七十二子像。役既畢，率縣令備三獻告成，且碑之，侈其事。士讙曰：『官乎此者未有是。』用大勸，始盛，有儒雅，有名第，至今論所起，曰段尉云。蔡君謨弟兄生農家，幼未知學，凌公景陽一日拔之郡髦，延之公廨，鞭辟與子弟齒。弟兄日進學不已。去之日，復以囑之守，置于學，督課之。後接踵登上第，而君謨卒爲慶曆名臣，繫一尉教誨之力。夫尉以警捕爲職，止爲警捕而已，今也立學以教民，挈民以就學，切切然若不逮，可謂不局於其職者矣。彼局於其職者，以擊捕

爲威，以發擿爲神，以一切治理爲功。至於興學化民之事，則曰非吾職。二公不局於其職之中，而行其志於其職之外，可不謂賢乎哉，殆不可與卑且俗者概論也。昔常袞使閩，以文辭進郡縣小民，而首得歐陽詹；文翁治蜀，修學宫，而人爭爲弟子員。予謂段、凌二公之舉實似之，特位有崇卑，故所施有廣狹耳。然二公初筮之所施已晶熒照耀如此，使推之一州一路，其功豈在常袞、文翁下哉？予職警于此，視二公無能爲役。深恐先賢之名，久遂就湮没，故以名堂之意，俾刻焉，既醫予之俗，且洗客之陋，又以詔後之官于此者。寶祐四年十月三日。乾隆《仙游縣志》卷一〇。又見《清源文獻》卷一二，弘治《興化府志》卷二七。

仙溪志跋

寶祐五年三月

圖諜之傳尚矣，今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紀録焉。仙遊號莆望縣，綿歷幾歲禩，更迭幾令佐，曾無隻字以詔，非闕典歟？官長趙侯與泌慨然，俞邑士之清〔一〕，屬筆於巖孫。遂摭之前聞，質之故老，參之學職二蘇君國台、攀龍、黄君堯俞，訂郡志之失紀載者，訪碑刻之未流傳者，博觀約取，誕去實存，而筆諸小序，尤深著致其意〔二〕。論財賦必以惜民力爲本，論山川必以産人傑爲重。人物取其前言往行，否則爵雖穹，弗載焉。詩文取其義理法度，否則辭雖工，弗録焉。按是非於故實之中，寓勸戒於微言之表，匪亶爲紀事設也。越半載而書成，累政之因襲一旦而洗，數百年之欠闕一

旦而補，千萬古之山川人物一旦而發越呈露。不惟是也，官乎此者覩前人之政績，庶幾有所矜式；生乎此者聞慶曆、元祐諸先生之高風，庶幾知所興起乎。寶祐丁巳季春中澣，温陵黄巖孫謹識。寶祐《仙溪志》卷末，清抄本。又見乾隆《仙游縣志》卷首。（以上劉琳校點）

〔一〕清：似當作「請」。

〔二〕另一抄本無「著」字。

王鴻孫

王鴻孫，本貫東萊（今山東掖縣），景定間爲祁陽縣令。

浯溪題名　景定四年八月

景定癸亥中秋日，邑令東萊王鴻孫，佐官富水何端方、耒江曾應元，敬循舊典，延至父老，酌以金罍，勉之□麥。因□閑步，徧觀溪山。約而不至者，宜春施浩也。住山宗紹上石。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七。（李文澤校點）

李景初

李景初，祖籍懷州（治今河南沁陽），邦獻四世孫，景定間知連州。

省心雜言跋　一　景定三年十月

景初四世祖提刑敷文乃丞相文和公之介弟，生長太平中，更憂患，稟賦厚而神氣正，識見遠而界限明，抱負偉而發舒奇，經涉多而酬應定，人不知其爲貴人也。是以仕建、紹間，歷事三朝，險夷一節，疊被玉音褒寵，曰「朕知卿所至有愛民之譽」，又曰「卿平素愛民」，一時縉紳歆羨。年踰耳順，力上掛冠之請，人以比洛中諸老。晚年書所見於坐右，凡數十條，以訓子孫，名曰《省心雜言》。明白洞達，沉著痛快，雜之語録中莫辨。刊行已久，景初王父通守古邵，亦嘗鋟梓，不自意萬里流落之餘，往蹇來連。連山水郡，唐韓昌黎、劉賓客，我宋濂溪周元公、南軒張宣公，或宦遊，或客寄，轍跡猶香，膏馥沾匄，士皆希古，則是編又且鋟梓。昔五峰胡先生論《通書》之指，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見其言之澹而不知其味之長。《雜言》以之。東坡蘇先生作《王氏三槐堂記》，嘉其四世孫鞏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景初

愧焉。敷文公名與字及出處大槩見諸太史氏書墓，今併刻之，省心乃其道號。文和公名邦彦，擢進士第一，實政和宰相云。景定三年太歲壬戌良月朔旦，四世孫、朝散郎、知連州軍州事、節制屯戍軍馬、提舉民兵、借紫李景初拜手謹跋。《省心雜言》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省心雜言跋　二

《雜言》共二百二十八條，小子曾㪚復之熟之，旦夕筮仕蒼梧，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猶以六經佐三尺法。下元日，景初又識。《省心雜言》卷末。（以上李文澤校點）

滕巽真

滕巽真，景定中累官迪功郎，爲道州濂溪書院山長。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〇。

判府提刑高峰先生壽祠記

古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以教國人。至於内睦九族，崇一姓，則有家塾之教焉。三代之

盛，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庶人子弟，皆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有五歲，始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或小或大，猶階而升，不可踰也。自利禄之塗開，本末之莫究，古道之不可復其本，蓋已先失之矣。扶世立教之君子，安得不重有感於斯？判府提刑高峰先生，淳祐丙午以舍選高第典教道州。越十二年，又以國子博士剖符竹於兹郡。踰年政成化洽，謂道爲元公闕里，既請御扁于朝，因徹城西書院而鼎新之。凡可教國人者，規制畢備。重念元公百世之師，禮當有後。一日謁濂溪舊宅，頹垣壞壁，歲久弗葺，且元公之父諫議祠堂列寘他所，即語同列曰：「父子異席，恐非所以明有敬。」命邑宰錢寅翁徹而新之，合諫議、元公，俾祠于正堂，就立儒學齋於其右。求周氏之族齠齔以上者，得二十餘人，選族之長主祠，提其綱，專教諭之責。創掌膳之員，月給錢糧，日足供膳，俾可□子佩於此焉□養，於此焉就師。教養分而職任專，課程嚴而工效速，曾未期月，習句讀□辨偶者，皆嶄然見頭角，小學之有功於作人蓋如此。凡異姓之子弟願附齋就學者，亦聽焉。因奏請濂溪書院宸奎，皆已聞之于朝，斯盛舉也。昔我朝元祐盛際，諸君子聚朝，尊崇孔氏之後，賜田百頃，置教官一員，仍令本州舉有行義人充教諭，孔氏子弟入學者，優與供給。夫元公倡道，上接洙泗，周氏之有後，猶孔氏之有後。顧曩之尊崇出於朝廷，其規畫也易；今之舉行出於州□，其建置也難。顧高峰先生所以惓惓周氏者，不忘元公也。爲元公之後者，其能忘高峰乎？於是闔周之族，議立祠肖像於小學，昕夕敬仰，以無忘高峰之德，將與元公祠宇相爲無窮。祠成，□然而謁予求其顛末。

巽真□爲一日之長，實有董教之責，誼不得辭。於是諗于衆曰：故居之建小學，非私周氏也；小學之建壽祠，非相容悦也。志元公之志，學元公之學，由小學門户而造大學之閫奥，庸非高峰先生之所望乎？昔元公年十二三，志趣高遠，釣游溪上，吟弄風月，灑落光霽之胸次，已備見于此時。年二十則行義名稱之有聞，三十則爲二程師矣。又聞二程之受學於南安也，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師友授受，實千古理學之源。妙齡志尚，超卓如此。今來游小學者，必以是立志，則□望元公之睟容，目想二程之穎悟，日拜高峰之壽像，斯可無愧。不然，匪惟二三子之憂，亦龍山豸嶺之羞。先生姓楊，大名允恭，字謙仲，長沙人，道號高峰先生云。時景定癸亥良月望日，門生迪功郎、道州濂溪書院山長滕巽真記。門生宣教郎、知道州州學教授蕭□□書丹。門生宣教郎、知道州營道縣錢寅翁篆蓋。學生前衡州學諭充教諭費□慶，居士充郴州□縣□□□前□州學諭元鼎孫、胡世昌、夢龍宗、周從龍，附齋前州學直學□之孫、歐陽應圓、應成，學生周利、萬日清、天然、天祺、天錫、天澤、復春、元春、天感、天應、天福、天益、天祥、天□才□龍□□□□□□元隆、元迪□□□□□□□□□應月、應宗、應喜□□訓□□□□□閏安餘富、安發、應餘、伯秀、文慶，書院齋長周正雷，書院主祠、前宗學講書周不比百拜同立石。《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五，光緒《道州志》卷七。（吴洪澤校點）

又見道光《濂溪志》卷四，光緒《湖南通志》卷七二〇。

姚　巖

姚巖，蜀人。咸淳中由主管尚書六部架閣文字爲臨安府通判。德祐初知瑞州。二年，元兵至瑞州，巖棄城遁走。見《咸淳臨安志》卷五〇、《宋史》卷四七《瀛國公紀》。

臨安府東廳壁續記

熙寧七年，東坡先生守密，嘗爲通守趙君成伯記題名於廳壁，美其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不但紀其名，蓋紀其實也。前一年，先生以奉常博士倅杭，於時民醇事簡，猶有朝推囚、暮決獄之詩。其勤於王事如此，是先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中興駐蹕，杭升天府。今距先生百九十年。巖，蜀人也，由掌故負丞於茲，獲踵華躅，大懼弗稱。恪守家訓「公廉勤」三字，無作先生羞。一日，摩挲壁記，石已盡，迺鑱石續之，以遺來者。併記先生語，致其景慕之心云。《咸淳臨安志》卷五〇。（吴洪澤校點）

程揚祖

程揚祖，徽州歙（今安徽歙縣）人，程元鳳從侄。登景定四年進士第，官至贛州通判。見弘治《徽州府志》卷六、七，《深川足徵録·先達》。

羅蘄倅傳

羅蘄倅頎，汝楫第六子。以蔭入官，至朝散大夫、蘄州通判。與兄西外宗正臣判福籲者政事齊名。贈中散大夫。初議娶將作監丞汪若容女，驟纏痼疾，監丞請别議，君不可，曰：「如此將安歸耶？」卒成禮，夙恙亦愈，人咸高之。子永臣，昭慶簽幕。從孫隆興通判鼐，予從父吉國公壻。故傳其夫婦之厚義，以詔來者。《深川足徵録·先達》。（李文澤校點）

吕文德

吕文德（？——一二六九），安豐軍（今安徽壽縣南）人。微時鬻薪于市，爲淮西帥趙葵招致麾下。淳

祐三年二月爲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捍禦邊陲。四年六月兼淮西招撫使、知濠州。寶祐三年七月知鄂州，節制鼎、澧、辰、沅、靖五州。五年四月知靖州。開慶元年三月爲保康軍節度使、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景定二年四月兼湖廣總領財賦。咸淳五年十二月卒。見《宋史》卷四二至四五《理宗紀》二至五、卷四六《度宗紀》，《新元史》卷一七七《吕文煥傳》有附傳。

辭少傅表

咸淳五年十月

臣叨承聖恩，分閫十載，力綿任重，福過災生，一病七月。顧惟上流保障之重，調度方殷，實非可以卧理。所合罄瀝忱悃，仰干天聽，乞賜終惠時髦，俾臣俯遂休致，使便醫藥，以畢餘生，實拜天地隆厚之賜。《咸淳遺事》卷下，粤雅堂叢書本。（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〇九

林宜高

林宜高，福州連江（今福建連江）人。登淳祐四年進士第，淳祐間知漳浦縣。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四、三五。

龍興觀記

青牛度關之後，白馬馱經以來，道與釋常並馳。冠而黃，衣而緇，談空説妙，各師其師，真庭梵宇，各棲其棲。白石不可以供煮，松花不可以療饑，故齋鐘粥魚之需，惟大檀那、大信善是崇是依。締約連邑，圖牒佛寺百，道官無一員，爲無常産故也。鑪峰七十二福地，竹鑪仙跡之遺，金龍玉簡之秘，支派演迤，實爲東觀。始創於紹興，經營於慶元，産不過二百，羽士不出四五，寥如也。一日，主守施唯中曰：「備員洒掃於此，不翼而張，不闢而增，可乎？聞邑有廢寺曰龍興，墨突不黔，闍黎不飯，尊搥不臼久矣，綴彼興此，何如？」一今侍讀尚書常公曰：「李聃氏以清浄治身，莊蕢子以寂然

見性，小道俱有可觀。而觀有聖祖香火瓜花之奉，其事尤嚴。同一利濟法，同結喜歡緣，與其以廢寺之利旁落他手，無寧惠茲。綴寺而觀，夫何病？」迺聞於朝，發寺田九百餘産入宫門，改扁額曰「龍興觀」，實景定癸亥仲秋朔也。雲堂斯開，氈毹斯列，饘粥斯給，誦《黄庭》、講《道德》者藹如也。唯中與其徒感一飯恩，揭坐堂以祀公，貂蟬服佩，生瞻仰心，瓣香晨夕，祝以百福，而求文以爲記。予謂公出藩入輔，力行好事，福天下、澤生民多矣，而是舉也，有給田贍衆之仁，有崇真禮佛之敬，敢不記其實而系之以歌！歌曰：文昌之位兮密邇薇垣，祖庭改觀兮崇奉帝尊。羽流述以事公兮，願正泰符之台纏。民國《連江縣志》卷七，民國二十二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李　濤

李濤，郡望成紀（今甘肅秦安北），景定中爲廣州清遠縣令。

覺華寺記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大道之全體也；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大道之妙用也。體用兼該，事理互闡，豈非大雄氏之所謂道乎！老子所謂强名，名此者也；孔子所謂朝聞，聞此者也；如來初日之所

悟，悟此者也；中日之所成，成此者也；後日之所傳，傳此者也。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諸佛世界，猶如空華。覺爲佛因，華爲佛果；覺爲佛理，華爲佛事。依佛理以求佛事，則全體見前；以佛理而作佛事，則妙用無礙。佛因爲本，佛果爲效。不得其本者佛因不明，不見其效者佛果不著。得之者必須親證，見之者必得一如。不證則全體不能見前，非如則妙用不能無礙。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非親證者不能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非一如者不能到。一證一切證，一如一切如，如如不動，則諸法皆如，而名如來矣。如則不無，以何爲證？紹興初，廣州東莞縣文順鄉歸化里春堂村徐邦彦得觀音像於江流，堂以奉之。紹興三年，邑令張君勳命僧宗鑑爲之主。明年請於州，乞舊覺華寺額之，州可其請。宗鑑經營創始，未成而歿。妙曇繼焉，故者新之，少者大之，無者有之，猶未備也。至祥慶乃大備，凡殿閣之屬，曰寶殿，曰法堂，曰後堂，曰寶閣三成，曰經閣，曰東西廊，曰鐘樓；凡像之屬，曰釋迦如來、文殊、師利、普賢、觀音菩薩、摩訶迦葉、大阿難陀、大梵天王、大天帝釋、金剛密跡、應真五百尊、定光巖主；凡植曰梅、曰竹、曰茶、曰水松、曰雜木花草；凡器寶華、玉座、銅風鈴、鐵燈籠、鐘鼓鐃鉦、螺鈴杵磬、爐鉢；凡用無不備，若塔若井，若池若隄，若渡舟，若放生橋，大備。既備矣，乃介其師叔鑑清求記於予。予告鑑清曰：彼所住寺名曰覺華，凡彼所作種種佛事，皆以佛理而得成就。佛理爲覺，佛事爲華。此覺此華，人所共有。若以世法，觀此常住，宮殿樓閣，堂寢廊廡，皆屬土木；鐘磬鈴杵，鉦鐃爐鏤，皆屬於金；池塘屬水，庖炊屬火。何者爲覺，何者爲華，何名佛理，何名佛事？祥慶汝爲住持，汝以本覺成汝本華，故以佛理而作佛事；彼爲施主，以彼本覺成

彼本華，故作佛事以求佛理。惟親證者即覺即華，即事即理，即因即果，即體即用；惟一如者非覺非華，非事非理，非因非果，非體非用。此爲正觀，亦無一切，亦無衆生，亦無諸佛，亦無世界，亦無圓覺，亦無虚華。此覺此華了不可得，本覺本華亦不可得，住此寺者亦不可得，施此寺者亦不可得，求記寺者亦不可得，不可得者亦不可得。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以此爲證，應如是住。鑑清曰：善哉善哉，應如是説。君居永安，見無盡説，亦復如是；我居資福，見東坡説，亦復如是。老子亦如是，孔子亦如是，佛亦如是，衆生亦如是，彼亦如是，此亦如是，古亦如是，今亦如是，如是如是。鑑清東莞人，蓋痴鈍師穎之諸孫，大夢德因之法子，祥慶其師姪云。景定四年四月，從政郎、廣州清遠縣令成紀李濤記。民國《東莞縣志》卷九〇，民國十六年刊本。（刁忠民校點）

青陽夢炎

青陽夢炎，字梓卿，石泉軍（今四川北川西北）人，寓居京口。世治《春秋》，宋末以太學生登進士第，累遷淮東、湖北提刑，知澧州、常德府。咸淳中，忤賈似道，去官。德祐元年爲京西湖北提刑，元兵攻江陵，夢炎等以城降。徙於大都，甚爲元世祖所重，官至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見《至順鎮江志》卷一，《元史》卷八《世祖紀》五，《大明一統志》卷一一。

春秋經筌序

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于山林，唯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于自衒，而人莫之知。書之藏于家者，又以狄難而燬，良可嘅嘆。麟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謫于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于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毀，後有僞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所著《詩故》、《經筌》二書，有功于聖經甚大。《詩故》湮没不傳，唯《經筌》獨存。其爲説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于原情，不爲傳註所拘。至于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書以淑後學，豈爲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爲案，經爲斷，其説尚矣。然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説，猶未免于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惡是非之私，不徇夫牽合傅會之失，先原情以爲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于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余所以深有味于是書也。余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于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于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説，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而歸于至

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爲心，以撥亂反正爲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先生明經之明。咸淳壬申陽月朔，後學石泉青陽夢炎序。《春秋經筌》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一九一，《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曾棗莊校點）

郭守正

郭守正，字正己，自號紫雲山民。紹定中廬陵歐陽德隆著《押韻釋疑》，景定中守正取其書，參以諸本，爲删削增益，成《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今存。

增修校正押韻釋疑序

景定五年正月

歐陽先生《押韻釋疑》一書，惠後學至矣。書肆板行，漫者凡幾，一漫則一新，必增數註釋，易一標題，以快先覩，是非可否不暇計焉，遂使先生是書爲有瑕之玉。字畫差訛，引事重複，音註脱漏，所以重形先生之三歎也。僕不揆膚學，輒因暇日取先生元本與書肆本三復參校，先推字畫之本原，次明監註之無有，至於釋文之詳略，援引之是非，則又加考訂焉。誤者正之，疑者辨之，其不倫者次序之。筆者千餘條，削者亦如之，雖未盡善，視舊本稍精密焉，可以助場屋之一得，可以續先生

之前志。索居討論，倏焉三載，豈無違闕，改而正諸，實有望於當世歐先生云。景定甲子上元日，紫雲山民郭守正正己書於寓軒。《增修校正押韻釋疑》卷首。又見《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卷首，《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九，《小學考》卷三三，《皕宋樓藏書志》卷一六。（黄錦君校點）

文復之

文復之，字廷實，合州（治今四川合川）人。寶慶二年以四川類試第一名及進士第，授閬州掌書記。寶祐、開慶間累官至湖北提刑。景定中乞祠禄，授朝散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留寓建康。咸淳九年，除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入元不仕，以經史自娱終其身。見《鶴山集》卷二四《薦三省元奏》、《洞霄圖志》卷六、《宋史》卷四四《理宗紀》、《至大金陵新志》卷一四。

復洞神宮記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以渺然之軀並列爲三，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曰誠而已。誠也者，寔然之理，匪初匪終，匪狂匪聖，不可以聰慧求，不可以聲臭接，而須臾不容離，此知愚之所同得也。天維高明，日月星辰運行無息，萬物覆焉。地體博厚，嶽瀆河海，洪纖小大，萬物載焉。上際下蟠，無一

隙不到，古往今來，無一息間斷。所以主張綱維，其間微是理之寔然者，其何所取證？人與天地同厥有初，聽聰視明即此理之高目下耳者也，是非決擇即此理之賞善罰惡者也。萬象不能匹，形氣不能礙，昭昭靈靈，毫末有欺，而陟降左右，已毛髮森豎于大譴大呵之域。維皇上帝，陰隲下民，風雨霜露，無非至教，神祇上下，昭布森列，消息盈虛之易處，禨祥禍福之異宜，豈有心其間哉。惟天蒼蒼，以萬物之心爲心，而自無心；惟天無私，以萬物之感應爲感應，而自無感應。不然，何其形聲影響不失錙銖，如是可考不誣哉。衆人昧上天本然之知而爲人，上天以衆人同然之體而爲天，其降衷不異，而源委本末遂有毫釐千里之差，可嘆也。後世不推源其自于天人之際，岐而爲二，所以事天者始屋而居之，像而崇之，曾謂昭格之誠果在是乎？雖然，收其放心于主一不二之地，則其本然不失者固非牛羊，斧斤可以盡皆斲喪。官宇之設，其來已非一日矣。建業舊有洞神宮，久廢不治。景定辛酉，東川姚公希得來司留鑰，其政以敬事而信、節用則愛人爲本，既明年，化行惠孚，乃卜青溪之勝以祠蜀三大神。又明年，因洞神之扁，築琳宮于左，命黄冠主其香火。蓋亦謂世俗耳目未可頓躋之本然之地，其攝齊而入，肅容而登，則其心未始不如捧盤水、如承大祭，不待驅迫而天理見前，斯亦入德之方也已。宮後告成，公俾復之記其行事，復之嘉公之本心有在乎是，于是乎書。景定五年二月日，朝散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合陽文復之譔。朝散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嚴灘黄蜕書丹，朝散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謀官天台趙時橐題蓋。《景定建康志》卷四五。又見《金陵玄觀志》卷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別山智禪師塔銘

慶元之景德招提甲于東南，自宏智覺據丈室，唱洞山之道，行解孤絶，户外履滿，至無容跡。覺乃因其舊而宏敞之，層樓複閣，幻出佛境，僧坊寶所，架迴凌虚。由是一新來者之耳目，盡著四方之包笠，勤亦至矣，歲丙辰，不幸燬于火，蕩無一存，瓦礫眯目，一方稘耋每對之相歎息咨嗟，惜其舊而難其新也。或有曰：智天王乃無準範嫡子，直知密行，四衆推服，且心念真實，屢試名刹，植仆起僵，有成效矣，倘得此人主持，庶幾可復舊觀。于是本州帥守吴公潛以輿議聞于朝，有旨召師主其山，師聞命毅然曰：經始用力，獨匪人歟，吾其可不逮其志？則一囊一缽亟前無難色。始至，埽灰燼，除瓦礫，縛數椽，與斯役雜處，欲以歲月遲其成。會鄞閔雨，請師禱焉，師默祝于心曰，此寺若有緣再造，當隨禱爲霖，以起衆志。登座舉揚，雲作雨施，盡三日，田疇告足。朝家聞其事，以僧牒五十賜之，由是人情大和會，士夫耆舊從臾出力惟恐後。殿宇像設，三年落成，金碧輝映，輪奐斬新，智天王之名愈播衆口，而師自視欿然，如未始著力者。名山勝地雖廢興有時，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天童始于興師，宏智、應菴載造于師，前後千百年如出一人，機緣匝币，豈其默有司人者，不可以智慮籌量耶？師諱祖智，俗楊氏，蜀之順慶人，母滿娠，夢一僧龐然，形狀瑰偉，遽來求寄宿地，已而孕師。生而頎然，稍長，性不好弄。甫七歲，有僧紹印訪其家，見其相與常兒異，試出言求爲行

童。師忻然隨往其廬，印授以《圭峰圓覺序》，一脫口即成誦，如宿習者。十四歲祝髮，十九歲往成都昭覺依包牛全，始學出世法。後出峽抵公安，聞僧誦六巖語，喜之，徑往蘇之穹窿謁巖，巖著之堂中。因閱《華嚴法界品》善財見彌勒樓閣因緣，入已還閉之語，恍然如夢而覺，遂頌靈雲見桃花機緣云：「萬緑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嗔。」巖頷之。隨衆二年，往見浙翁琰、無際派、高原泉、淳菴淨、妙峰善，皆有頭角之譽。最後見無準範于雪竇，範知其爲法器，以峻絶門庭待之，棒喝俱下，一語不假貸。師擬賡對，輒噤不發諸口，由是知解俱喪，而服膺焉。久之，或作而曰：「吾平生伎倆皆死法，今見無準範，始行活路矣。」準被命住育王，令師歸藏司，未幾移徑山，請分座。嘉熙戊戌，洞庭天王虛席，郡守趙公遴選于衆，以師爲請。師至，百廢具舉，規式一新。夙叅如西巖慧、高峰密、兀菴寧、別菴甄，皆同志者，住後互擊扣焉。時癡絶冲住靈隱，衲子往來，道師提唱，稱賞不容口，由是名聲籍甚。丞相游公似以西余招之，金陵留守王公埜以蔣山招之，師皆任緣次往。鉢袋隨身，或久或近，俱無適莫，而學徒從之不舍，所至叢林，名播遠近。會寶祐丙辰天童之景德罹火，而師以宿緣受請，事事赤立，無以妥衆，人不堪其憂，師以忍力宿願，皆不介意。風饕霧宿，糲食不充，始始終終，曾不告勞。會機緣成就，而僧牒至焉，幾何，梵宮巍然，如神力變現，突出目前。人無智愚，普指贊歎，驚詫未有，而師之精力亦疲于是矣。師本無宿疾，領衆如常，歲庚申九月旦，忽示衆云：「雲淡月華新，木脱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於是老叅宿衲始疑師有出末後句者，自是不復出丈室矣。有省問者，遽曰：「不及相見，各宜努力。」後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

無一語，珍重大衆，叉手長寂，壽六十一，臘四十七。師常日囑其徒，曰令從火浴。已而寺衆謂師于本山有大功，寧忍，遂塔全身于中峰密菴之右。送者填塞，皆掩袖飲泣，如喪至戚。浮圖氏有殿宇坊居，皆像季法，然化緣安衆，于是乎在。世有肯爲衆服勞而知解不足服人者，有眼明白而不屑于從事力役者，有念慮及此而機緣不偶者，有一于此，皆不潰于成。師知見踐履皆絶人，爲衆一念出于真實，故其成就如此。四處住山皆名刹，道號別山，而衲子乃以智天王目之，耳根習熟故也。平生爲衆激揚語言三昧，其徒録之別楮。吁！師以真正眼目名播江湖，爲龍天推出辦如上事，學者願其年登上壽，爲本山住一二十年主人，以臨濟興化之傳成就學徒，續佛慧命。而緣法止此，此可深痛也。復之素不識師，而知其名。師之叅學永言、會徹狀師平生，求刻諸銘，於是不推其請而繫之以辭，曰：

少林一脉，法以心傳。心本無心，言那可詮。後來夸毘，謄説紛喧。師于雪竇，得魚忘筌。事事活路，著著機先。匪傳匪授，匪法匪禪。寶坊載締，克還其前。匪師之故，孰相其緣。惟山太白，高高矗天。惟寺景德，久久福田。智天王之名，維千萬年。《天童寺志》卷七。又見同治《鄞縣志》卷五九，《兩浙金石志》卷一三。（以上黄錦君校點）

徐直諒

徐直諒，字端友，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人，元杰子。景定中知興化軍。德祐元年爲廣東經略使、

知廣州。元兵破臨安，以所部十四州降於元。及聞宋益王昰立，反拒元兵，不敵，棄城而遁。見所撰《楳埜集跋》，《庸齋集》卷五，《宋史》卷四七《二王紀》。

梅埜集跋

先君梅埜先生工部侍郎徐公文集，凡二十五卷。直諒誤恩分壘，始充聚俸餘錢梓，敬寘郡齋，訪求闕遺，尚嗣刻之。先君未第時，爲文未嘗有藁。既第，中外僅歷四考，餘皆端憂幽疾之日。戊戌立朝，直諒兄弟尚幼。且先君單騎往，文字亦復散失，故家集視近世諸老獨不爲多。今集中多甲辰、乙巳在宗廟朝廷之言，然經幄詞垣，初不爲久，姦賊蟊射，遽死國矣。庸齋趙先生爲集序，慨之爲長。先君蚤從克齋陳先生、西山真先生游，孜孜焉以聖賢問學爲事。文章氣節，其餘也。直諒兄弟不肖，何足以知之，謹書識集後。景定二年臘月二十四日，孤宣義郎、權發遣興化軍兼管内勸農事、借緋、男直諒百拜敬書。《梅埜集》卷一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吴洪澤校點）

段景安

段景安，桂陽軍臨武（今湖南臨武）人。理宗時人。

全宋文卷八二〇九　徐直諒　段景安

枕流漱石碑記

武水譚君衡環緑書堂之東，築園爲藏游修息地，有亭枕流。介景安謁題扁於郴陽王侯，侯貽書曰：「是有徽國朱文公遺墨在，藏之久矣。」遂以四大字命景安致諸譚，且爲之跋。景安拜首聳觀，顧謂譚君曰：「此非晦翁先生守南康，淑諸生，大書于白鹿洞溪石者乎？而子之居俯清流，水鋪如羅文，宛相似也。皎皎仁智心，侯默而識之，今自郴陽而致于子，與晦翁嘉惠後學意，其揆一也。游是亭者目先儒之心畫，齒是溪之水石而樂之，則風乎舞雩，詠而歸，必有油然心會者。」譚君具識其歲月而壽之石，時景定甲子夏五月吉旦。同治《臨武縣志》卷四一，同治六年刻本。（吴洪澤校點）

李安詩

李安詩，字伯之，號克齋，會稽（今浙江紹興）人。理宗、度宗時在世。見《咸宋樓藏書志》卷一九。

嘉祐刊本新唐書跋　一〔一〕

景定甲子夏五下七，點抹終卷。會稽李安詩識于克齋。《咸宋樓藏書志》卷一九。又見《静嘉堂秘籍志》

卷四。

〔一〕據《皕宋樓藏書志》陸心源按語，此本每卷末皆有李安詩題識，此只録其二則。

嘉祐刊本新唐書跋 二

咸淳丁卯四月戊寅，據點終抹。但其間或有一二字誤，無佳本對證，不敢輒下雌黄，姑俟善本，當更是正。會稽李安詩謹識。是日陰雨，書于六友堂。（以上李文澤校點）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九。又見《静嘉堂秘籍志》卷四。

李夢庚

李夢庚，景定間澧州存志觀住持道士。

存志觀鐘款

皇宋澧州石門縣臨澧鄉小瓊村善溪保王家谷，土地分居，奉真秘籙嗣法弟子功德主王惟慶，同妻

向氏七娘，男子俊、子卿，新婦張氏、度氏，孫安國、安泰、安智、安喜、安尚等，謹施家財壹佰貫，鑄造洪鐘一所，捨入本觀燒香，祝延聖壽。上祈祖禰孤魂，同齊利樂，鄉閭肅静，物阜時康。太歲甲子景定伍年正月上元吉日，本觀開山住持道士李夢庚謹題。

勸緣存志觀住持道士、兼管内道正羅德明施錢叁貫足。王子卿施錢三貫足。鑄匠蕭興同母彭氏九娘施錢伍貫足。皇帝萬歲，重臣千秋，文武官僚，常居禄位。《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〇。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八五。（李文澤校點）

齊　庶

齊庶，字充甫，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人。咸淳初與張洪合編《朱子讀書法》（存）。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二《朱子讀書法》條。

朱子讀書法序　咸淳元年八月

《讀書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門人輔公漢卿之所編集也，嘉惠後學，可謂至矣。巴川度侍郎正屬遂寧于和之校而刻之，外舅雙澗張先生家藏刊本，庶因得借觀。天球琳琅，不足喻斯寶也，

但其間疏略未盡、雜亂無倫者間亦有之，則恐學者未能見之瞭然，何以使其守之確然哉！故竊疑此漢卿草定而未脩改之本，厬僭於暇日，與鄉親友龍山張君伯大因其舊文，及取文公之言此而漢卿之未録者，相與搜集附益，更易次第，先定綱領，以載書之所當讀之故，與讀之所當務之説。復於中撮其樞要，釐爲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説於每條之下。於是綱領條目粲然明白。爲上下兩卷。蓋將按爲定式，確遵謹守，尚企及文公之萬一，凡我同志皆當從事於斯也。竊嘗論之，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莫不有要，得其要而遵守之，則爲其事者雖與人同，所以爲其事者實與人異，他日所就，必有卓然非儕流之所及者。末藝且然，而況讀書爲吾儒之大業乎？秦漢以來，知讀書者衆矣，然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務外者爲誇多鬬靡，其厭煩者爲獨觀大略，其平凡暗懿者不過尋行數墨爲蠹魚、爲書肆，其邪僻者聖讀而庸行，其詭佞者則借聖言以文姦而已。求其下帷潛心如仲舒者已寥寥間見，况望其如濂溪關洛諸老先生明聖道之蘊奥、傳聖心之精微乎？是則彼非不讀書也，讀書而不得其法也。惟我文公稟命世之才，負離倫之識，而尤篤志於聖人之學。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貫之以敬。其窮理則以讀書爲本，其讀書則以六者爲法。平日之所自務與其所以教人，每切切乎此；雖致之聖君、言之賢相，亦必欲其急先乎此。此所以卓然能承道統之傳，啓道學之秘，盡發聖經賢傳之蘊，大開天下萬世之蒙也。嗚呼盛矣！豈非文公之讀書與人同，而所以讀書與人異固若是耶？六者之法，有前賢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賢之所未及而出於文公之獨見者，誠能確遵謹守，罔有踰越，則窮理盡性、脩身齊家，以至得時行

道，而極於堯舜其君民，莫不自是基之，其功用豈淺哉！抑愚謂從古聖賢非不言讀書也，而每教人讀書以窮理，則至文公而愈切；關洛大儒亦非不言讀書之法也，而及於循序致精，與先看易曉者之云，則自先生而始見。其愈切者，正如孔子多説仁字之意，其始見者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龍山君孝謹清修，自幼用心於聖賢之所謂學。十五年前，相與編類此書，咸淳乙丑，㟢適留會稽，而張君職教四明，郵傳如織，因得益加是正而更定之，於是無復遺恨。張君且欲刊之鄞泮，以惠多士，是豈徒此書之幸，學者遵是法而力行之，斯道其幸乎？其年秋仲，番陽齊㟢充甫謹序于越之蓬萊閣。《朱子讀書法》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一〇

余謙一

余謙一，字子同，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徐明叔門人。咸淳元年登進士，調泉州石井書院山長，召爲國子監書庫官，除太學博士，改宗正寺簿，差知化州。宋亡不仕。好爲古學，名文章家。著述數十稿，兵後多散佚，明代尚存《文安余氏家集》。見《萬姓統譜》卷八、《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三、《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謝牲餼表

代亭山爲安晚作

六蓬紀日，生無補於明時；一劄自天，賚特加於邇日。巽辭弗獲，渙渥難勝。臣少本簞瓢，老猶鼎鼐。駒徒言秣，以病見容；蝸僅自濡，升高已悔。政爾抱素餐之愧，無以分昃食之憂。乃且記西崦之頹齡，錫上方之珍品。輕盈屑玉，風傳餅餌之香；錯落量珠，秋飽稻粳之味。宴俎旁蒐於周典，賜尊兼舉於漢儀。疊此寵榮，慰其衰暮。故必有生由之美，方稱隆褒；然既厘蓄汲之恩，敢不重拜。陛

下仁先養老，禮謹待賢。謂明主顰笑之間，靡輕賜予；而執政股肱之美，要使康强。異數鼎來，孤生有耀。臣銜恩一飽，誓報萬分。軫念由饑，竊自期於禹稷；興懷當饋，願他致於蕭曹。《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二。

辭生餼表

不避斧誅，仰干宸聽。伏念臣早緣遭遇，晚樂安閑。老禿不見疏，猥玷中書之務；任薄而厚饗，深慙圬者之言。謂宜得謝於衰齡，而乃欲華其初度。餽加犬馬，牢待鶵鶵。與其回渙汗於既出之餘，孰若戒鼎餗於未傾之始？退循愚分，願抑眷私。《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二。

再辭生餼表

爲股肱而喜，垂記初生；憐膂力之愆，特加善養。亦既預陳於去餼，蓋將自逭於空餐。謂屠説無功，久冒楚旌之位；而蓄伋有禮，難當魯鼎之恩。顧天聽之未回，輒露忱而申禱。願終輟餼牲之禮，毋重貽老鳳之羞。厚味實毒，高位實顛，俱不容於踰分；晚食當肉，無罪當貴，嗣當請於投閑。《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二。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夢筆記後跋

咸淳十年

夢筆之事，王元琳、江文通、紀少瑜、李太白輩也，史不絶書。異哉！四如之夢是筆也，實授於孔子，覺而診之曰：「夫子之筆既絶於獲麟矣，而又予以示僕。惟君平素講明於麟筆，後有感於二千年間世運之變，嘗欲粹會温公之《通鑑》、康節之《經世》、晦翁之《綱目》、南軒之《紀年》、東萊之《事記》之極，通于神明，君之夢孔子，猶孔子之夢周公，皆其思之所存也。夫《春秋》編年之書，年必書王者，所以明其大一統之義。然二百四十年一周正也。王綱缺裂，世道分綸，泮合禪仍，班班見《史》、《漢》。唐得國近正，猶可以統書。外乎是，有以勢力而帝天下者，秦、隋之類是也；有以虚名而帝天下者，漢少帝、孺子嬰之類是也；有以女主、篡臣、盜賊、夷狄而帝天下者，如吕、武、莽、懿、後梁、後唐之類是也。其事皆《春秋》之所未有，使吾夫子見之，將誅絶屏黜之不暇，是區區者，奚足以言統？而諸儒論載，有所不容庶焉。大抵則以年相次以統相承，統之者不能皆漢唐也，雖各持一説，求以通之，率不免於扞格。切謂秉《春秋》之筆難，續《春秋》之編尤難，必也用《春秋》經世之法，變《春秋》編年之體，庶幾其可通乎。皇皇先聖，夢寐臨之，亦既覺悟君之心矣。何當成書，僕願自附於餘，無黨於君，用意深處而爲之注釋焉。咸淳甲戌年，宗簿余謙一譔〔一〕。《黄四如集》卷

末，四部叢刊三編本。又見《静嘉堂秘籍志》卷三八。

〔一〕謙一：原作「一謙」，據《静嘉堂秘籍志》、《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四改。

徐擇齋文集序〔一〕

往歲，莆有後村劉公，福有竹溪林公，泉南有擇齋徐公、陽巖洪公，皆吾閩文章宗匠。竹溪、後村集既板行，家藏而人誦之矣。陽巖、擇齋後卒，不幸與壞劫會，嗣子門生，伏匿奔踣不暇，遺集久之莫克會粹，有志於斯文者歎息焉。一日，擇齋之子籌老奉先集以授門人余謙一，俾爲之序。開編伏讀，則公年耆老、官顯榮之日所作。蓋公平生藁就輒棄，嗣子少長，始從旁抄録得之，兹特太山之毫芒耳。謙一既喜於成編，而又懼不敢當序筆，辭不獲，乃稽首而言曰：昔之人論著多矣，少壯之氣銳，而老則衰；窮苦之辭工，而貴則墮。吕紫薇、周平園猶未免此病，而公年益老，官益高，作爲文章，略無一毫頹墮衰竭之態。此其故何哉？蓋不以老壯窮達爲進退者，氣實爲之。天地間有所謂至剛至大者，是爲浩然之氣。故孟氏之學，以養氣爲先。是氣也，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卞，良、平失其智。眉山蘇氏，亦以是稱昌黎公，然後知孟子、韓子之文純粹明白，汪洋而大肆者，氣之所充也。豈特韓、孟爲然，蘇氏之文亦然。故欲論公之文者，不于其文而于其氣。公爲人剛方嚴峻，一介

不以取予人，意所不可，雖當路有權勢者，不肯以辭色假借之。開口論時事，若不知有諱忌，以故憚黯疾固者多，入輒斥，召輒寢，所謂諫書、講卷、綸言、史筆，皆公所宜擅，曾不得一出其所長。山林歲月之外，麾節弓鈇，竟展轉外服以老。德祐初元，嘗以第一人起之，而公老且病矣。昔人之言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今觀公之論著，詩則聲之高下者也，文則言之長短者也。文與詩，大抵尚妥律不尚奇怪，尚典雅不尚纖巧。陽邑每稱仲晦之文，最宜臺閣，人以爲知言。公於書無所不讀，料飽而思敏，每下筆，娓娓千百語不能休。視之若不經意，實則槩生墨客冥搜苦索，有所不能加。西山真公之守泉也，公以翰墨受知，遂付以斯文之事，淵源所漸，有本固如是夫！因竊嘆西山爲南渡歐、蘇，門人經指授者多以文名于世，四十年來凋零殆盡，巋然靈光，獨東澗與公耳。二公歿，文章之統紀遂絶，而奎運終焉。烏乎！斯文興廢，豈非天邪？讀斯編者，將必掩卷而流涕矣。

《莆陽文獻》卷九，萬曆刻本。又見《莆陽文輯》卷三。

〔一〕題下原注：「擇齋名明叔，字仲晦。」

文安公帖跋

右，先文安公遺墨一紙，於里巷學童剪截故紙中得之，雖不甚完，猶得五十八字。蓋宦游他鄉，

與母家延陵氏所作也。方承平時，公之真蹟懸金莫能致，況兵火後乎？冷笏舊氈，誠吾家至寶。此紙爲家書内幅，不過候問彝恭爾。然篤實忠厚，藹然見於情文，自其本求之，孝之所推也；端方嚴重，凜然見於翰墨，由其内觀之，敬之所形也。書法，心法也；心法，家法也。艾軒先生論公父子，嘗媲之萬石君家。一言以蔽之，亦曰孝謹而已。烏乎，後之人其勿替之哉！《莆陽文獻》卷七。

跋蘇東坡松江風字韻詩

吴松，天下之絶景也，前之歲，公與子野、公擇六人飲焉，自杭守密時也。今之歲，與太虚、參寥四客又飲焉，由徐移霅時也。垂虹亭上，落日酒酣，分韻賦詩，立如雙壁，人與境俱勝矣。蜀牋厚如皮，顔楷大如掌，想見揮毫落筆時，所謂吞五湖三江者，山谷不得爲虚語。《永樂大典》卷九〇七。

跋竹溪書艾軒綱山詩後

艾軒、綱山講道水南，城山清湖，乃暇日登臨賦詠之地，求之孔門，與沂上之春風詠歸同一趣也。所賦詩僅存一二篇，竹溪翁嘗追書之，刻石于城山祠下，愛其詩者每以他作不傳爲恨。余曰：天光野色，禽語花香，柳之風，蓉之月，凡在湖山境界中，皆先生詩也。豈惟詩哉，默而識之，先生之

道固在是矣。翁真蹟舊藏艾軒諸孫清湖林氏，今得一寓目焉，乃書而歸之。《永樂大典》卷九〇九。

跋朱松巖墨梅

梅爲天下白，太素之初正色也。爾後爲紅，爲蠟，爲萼緑，窮造化之工，而爲之設色，止於此耳。花光逃禪，始寄之墨妙，則又化工所不能爲者。光暗而味長，貌質而神澤。蓋嘗評之，如拾煤高弟，如吞炭義士，如墨池老儒，如烏衣年少，如塵埃中建隆宰相，如瘴嶺外元祐流人。緇塵素衣之喻，無住老禪，疑未盡也。凡繪事於花，未有不借色於丹粉，惟梅也，於墨本爲最宜。是當以標致觀，不當以色相求。世有黑牡丹之説，假使洛花真着黑色，然亦奚足貴哉！花光輩人，不傳者死，松巖朱君作爲大軸，亹亹逼人。予與巖俱生谷城下三家村裏，不知此筆何處得來。《永樂大典》卷二八一二。

寄軒記

文章宗師曰歐、蘇氏。歐自瀧岡竣事，一迹不至家林，守潁，樂其風土，遂爲終焉之計。蘇亦出蜀不復歸，既欲歸嵩洛，又欲居廬山，甚者以蒜山房客自詭，末年竟歸陽羨以死。委先廬，樂僑寓，

捨故卿，留他國，詎非通人一蔽歟？丁丑寇作，吾族之人往往流徙奔竄。近稍還集。顯伯弟於故居一牛鳴地得三間墾屋，携妻子以居。一軒明快，遂以「寄」名。蓋曰吾先人之廬，吾力未能復，而心未嘗忘，寄於此，非敢安於此。昔重耳以晉難故奔於狄者五年，一朝至齊，即懷其安，不復以反國爲意。向微子犯，悔其可追乎？茲名所以識也。夫不更宅，左氏所書，能復宇，周公所頌，予聞其言而有取焉。莊、列之論，以身世爲逆旅，以宅居爲傳舍。此論行能使人厭撿束而事猖狂，舍真實而崇幻妄。余又慮夫末流之弊，寄而至於媮也。故君子於此，不敢一日廢吾學。伯鸞之於吳，貧而寄者也，舂廡之下，禮敬行焉。臺卿之於北海，急而寄者也，複壁之中，訓義出焉。乃若遭世亂離，少陵翁于夔于襄、于成都，所寄無定。在詩，自夔州以後，鏗鍧蹈厲，端可上媲風雅。循其所寄之跡，攷其歲月而論其爲人，學問功夫，誠有不可誣者。今顯伯之寄於斯，非他州異縣也，非傍人籬落也，其視二三子之困厄窮，亦足以爲安矣。人之情當厭亂之餘，則喜聞於達之論，處幸安之境，則易忘兢畏之心。顯伯勉諸。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顯伯爲余言，將求扁顏二大字於石巖方子，予恐未悉其所以名，故爲之記如此，以著其心，而又使覽觀自省焉。《莆陽文獻》卷一一。

吳氏二子冠辭

同年吳翔父冠其二子，而命以字：長曰德馨，本諸《書》；次曰德進，本諸《易》。既爲之

說，而又徵予言。東萊吕氏嘗爲潘自厚冠辭，潘亦同年子也，於是援吕氏例繹翔父説，爲辭以申之。

男子始冠，禮有冠辭。余爲父執，爰致祝規。周書孔翼，大訓元龜。父命爾字，言茲出茲。維德馨甫，熏祓自持。藹然而馨，如春樹菲。不馨即臭，共器薰移。維德進甫，策厲自期。奮然而進，如鼓晨師。不進即退，潢潦夕虧。馨乎進乎，具聽予咨。成人有德，二子其勉之。《永樂大典》卷一六二一八。

城山三先生祠堂告艾軒文

我有師儒，號南夫子。非國非鄉，實天下士。道在太虚，書留天地。考亭東萊，之所嚴事。《艾軒集》卷一〇。（以上王曉波校點）

鍾英叔

鍾英叔，號一峰，贛州（治今江西贛州）人。景定前後在世。

全宋文卷八二一〇　余謙一　鍾英叔

龍虎巖題名

郡人一峰鍾英叔、吴用之、鍾芳叔、廖中達、謝伯泰，釋一滴、無涯，以景定甲子小春遊。侍父師來者鍾辰應。刊者鄧文昌。《贛石録》卷一。（王曉波校點）

鄭　至

鄭至，景定間通判興化軍。

書黄學正請士友東湖續講後　景定五年十二月

古之教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鄉校之設，於傳有之。東湖之祠，蓋尊先師以表儒學之宗，淑後人以爲講學之地，亦古之遺意也。復齋、瓜山二先生師承考亭，其所以紬繹而講明之者，見於仰止堂規約。先生没而祠之，宜也。先君登二先生之門，祠之始創實與焉。至曩侍先君如莆，瓣香祠下，冠屨雲集；再至三至焉，則昔之從遊者無幾矣。冒來貳郡，首展祠敬，先及典刑，惟黄學正、

柯學録在。慨前修之益遠，覩成規之尚存，暇日，因與學正言祠不可廢，相與維持者，其在人乎！學正周玉、郡侯徐東岡，於是延請士友，預斯集者十有五人，月有會，講習其間，續仰止舊約，以温二先生之微言。莆之東湖，亦猶三山之鰲峰，祠黄勉齋。各尊其師而祠成。或謂鰲峰規模太寬，而東湖加密，然斯則隨寓而隨見也。致知力行之方，謹思明辨之目，更相與訂正，油然有得，將進而爲復齋之名節議論，退而爲瓜山之學問操修，豈無所自來哉！學正俾書其後，不敢辭。景定甲子臘月上浣，鄭至記。弘治《大明興化府志》卷三一，同治十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李簡易

李簡易，號玉谿子，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幼習儒業，志不遂。於佛道經典、星算醫卜靡不究心，尤酷意於金丹之訣。參訪江湖，得遇至人。著有《玉谿子丹經指要》三卷（存）。

玉谿子丹經指要序　景定五年四月

僕家宜春郡城之東，遠祖朝議觀休官學道，自號玉谿叟，今大族不稱郡望，皆止稱玉谿。兩遇純陽真人而不悟，一於嶽山松樹下，再於岳陽樓月夜聞苗聲。後再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

具者，謂公曰：「公非李某乎？往嶽山見養素乎？」公曰：「然。」「如此則煩公寄一信於藍，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遂長揖而去。公行數里，悒怏不快，因思此人既知余姓名，又知余心事，且言不類俗，因詢求之，不復得矣。暨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得無白痣乎？」曰：「有。」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成聖胎，若非此人，不能證果，公更爲我言之。」公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撫掌大笑，惟聞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沖霄，而藍已逝矣。公焚香嘆息而退。今嶽山長笑先生是也。見本家《奇遇傳》及《宜春志》。公歸，取神仙傳記、道書、諸子，閉門不通賓客，盡日披玩，未幾亦無疾而逝。有《顯親集》行于世。僕其嗣孫也，幼習儒業，雖不遂志，其於道佛經典、星筭醫卜，靡不究心，獨於金丹一訣，尤酷意焉。於是參訪江湖，奔馳川陸，雖乞丐者亦拜而問焉。以夙志不回，天誘其衷，得遇至人於桂仙坊王子廟內，繼而再遇於江陵府，一言點化，頓悟七返九還之旨。嘗寄跡武當，襄漢江淮莫不經遊，其間鮮有明達圓機之士，遂絶口不談一玄字。迨景定癸亥，自荆襄而星沙，鄉關不遠矣。時逢故里之人，話間詢及親舊，而壯者老、老者逝，不覺流涕。因此念曰：紫陽真人有云：自爲計則得矣，靳固天道，罪莫大焉。即啓心禱天，開金關玉鑰，集而爲《悟真篇指要》、《長生久視之書》，及《辯惑論》、《或問》、《法語》；尤慮法象未盡，又述《羲皇作用》，以明符火進退，可謂洩天機矣。有志於道者，當自珍惜，所冀人人修鍊，箇箇圓成，功滿德就，同證仙果。或生輕慢，殃禍立彰。其中語句鄙質，無過入室中實事，好道君子宜細味之，儻有所悟，乃天所賜，不在僕區區之口傳也。時景定五年歲次甲子四月圓

望，宜春玉谿子李簡易自序。《玉谿子丹經指要》卷首，正統道藏本。

規中圖十二字訣序

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十家，率皆旁門，無非曲徑。且如服氣鼓虛腹，肘後飛金晶，吸搐運河車，閉息爲火候，納清吐濁，接境泝流，引龜轉轆轤，鑑形希超脱，存頂頤，守眉心。盡是頭上安頭，無事起事，顛倒失序，乖於至真。遂使百脉沸騰，三田潰亂，本期永壽，反爾傷生，良由逆天地之和，不合自然之旨。故簡易閱歷《參同》僅三十載，頗得其奥，伸諸丹經，以其緒餘作《規中圖》十二字訣，用傳學道君子，以正心誠意爲主，爲中心柱子，處中以制外，以八字爲輔，調御四時，由外以應中。上合天心，中稽人事，默符造化，順軌陰陽，外法五行，内理五藏，以爲日用，循環無端也。不施爲也，不存想也，晏然大定，以總元機。但要絶嗜慾，定心氣，省思慮，節飲食，調鼻息，警昏睡，慳視聽，養天和於四威儀中，胎合自然，别無繁難也。已立鄞鄂者以是契符火養聖胎，未立鄞鄂者以是益元氣養精神，爲立鄞鄂之漸。至於虛耗損失，病疾交攻，則以是驅疾固元，爲補益延年養命之術。可謂簡易之門矣。《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下。

解純陽真人沁園春序

咸淳五年三月

純陽妙道真人《沁園春》一詞訣，盡還丹至理，天下播傳。註釋雖多，不免迂闊，豈知此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如是則當以心會心，以意會意。可謂要道不繁，工夫容易，離諸疑網，入衆妙門。某輒成七言四句，通甯真人詩一絶，共一十六首，按二十斤之數直下註脚，用發玄機。覽者幸詳味之，舉一隅則頭頭俱是。咸淳丙寅脩禊，宜春晚學玉谿子序。

《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下。

讚純陽仙像

至德難名，元功不宰，偈誦何勞稱讚；皇天無私，惟德是輔，聖師因不遠焉。仙姿鳳質，命世之真儒；月相虬髯，大唐之宦裔。秖因驚覺黄粱夢，截斷輪迴生死關。丹成只要度人，位重每來援溺。下南州則金鉛木汞，游汴京則玉液蘇迦。流一派爲全真，則億兆蒼生賴其休；垂三劍爲箴規，則百千弟子蒙其愛。有時白蘋紅蓼，有時紫府清都。放下般般見太虚，依舊立侍通明殿。率土想其丰度，寰區昭著靈蹤。郭上竈久欲歸來，彭道人尚希點化。《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下。（以上向以鮮校點）

方　洪

方洪，宋末人，與万俟紹之、葉茵交游。

郢莊吟稿序

洪幼侍先君子側，一時隽秀多相與游。郢人万俟子紹，相家子也，力學好修，先君子敬愛之。寓居琴川，嘗登抑齋先生節惠王公門，見聞卓犖，故其文閎以肆；負西北鯁亮氣，不隨衆靡，故其詩清以嚴。兩上春官，人期之與自期不薄也。居亡何，疾而卒。臨革，以平生所爲詩屬其友順適葉君，俾錄之梓。葉君耽于詩，篤于誼，不負所託。一日携詩示洪曰：「子紹予友也，亦君友也，其詩不可以不傳。予既成其志，君盍序之？」嗚呼！一死一生，迺見交情，吾是以知子紹之不獨能爲文、能爲詩，且能取友也，何敢以固陋辭。子紹名紹之，郢莊其自號云。《江湖後集》卷一一。又見《虞邑遺文録》卷三。（黄錦君校點）

任忠益

任忠益，閬州閬中（今四川閬中）人。景定五年知昭州。見所撰《劉仙巖題名》。

劉仙巖題名　景定五年

景定初，南山朱公帥粤，閬中任忠益、眉山朱景行、安溪楊巳千、番易舒文英、河南王公及、邵武黄必泰皆從遊，館於湘南道院。暇日，屢登劉仙巖。五年，忠益攝昭潭，景行添簉九江，巳千赴班，文英、必泰試南宫。慨然雲萍，刻石以識。公之子臯、甥羅景宏同來。《金石續編》卷一九。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七。（郭齊校點）

婁真卿

婁真卿，景定間人。

德勝聞神君碑　景定五年二月

顯應德勝聞神君廟，崇寧初年本邑王子明所建，禾興之西深葉里。昔立于邊塘，忽一夕，颱雨雷轟，鏗然移址，神兵千萬，陰助靈顯，主災主福，有禱必靈。一方之民，在在加敬。陰受神賜，顯迹凜然。老宿相傳，百餘年矣。端平乙未，徐道慧等重修，榱橑棟折，年深久弛。景定癸亥秋七月，道慧再捐囊資，募求檀施，建造廟門、殿室、東西廊廡、廟軒庵廬，凡一十有餘間。捨置田地，以贍道衆。錢穀役工，用磚灰瓦木，費緡一萬有奇。道信、道勤寒暑不倦，頹圮罅補，粲然一新。道勤守庵，惟香火之流傳，贍衆得田，於獲饘粥之繼，感悦一誠之心，幽顯以之。仰蒙權府德清趙慨然據執從請之，美事也。道信作禮，因其請識顛末若書。盍爲紀述數語，堅珉以永其傳。景定甲子仲春望日。光緒《嘉興府志》卷一〇，光緒四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楊　輝

楊輝，字謙光，宋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著名數學家。著有《詳解九章算法》一卷及《纂類》一卷、《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二卷、《算法通變本末》一卷、《乘除通變算寶》一卷、《法算取用本末》一卷、

《續古摘奇算法》一卷，今並存。

詳解九章算法序　景定二年正月

夫習算者以乘法爲主，凡布置法者欲其得宜，定位呼數欲其不錯。除不盡者，以法爲分母，實爲分子，繁者約之，復通分而還源，此乘除之規繩也。題有分者，隨母通之；母不同者，齊子併之；田不匠者，折併直之；數皆求者，互乘換之；差等除實，別而衰之；疊壘積者，以形測之；數隱互者，維乘併之爲問，正負入之；勾股旁要，開方求之；節題匿積；演段取之。此算法之盡理也。《黄帝九章》，備全奥妙，包括羣情，謂非聖賢之書不可也。靖康以來，古本浸失，後人補續，不得其真。致有題重法闕，使學者難入其門，好者不得其旨。輝雖慕此書，未能貫理，妄以淺也，聊爲編述。擇八十題以爲矜式，自餘一百六十六問，無出前意。不敢廢先賢之文，删留題次，習者可以聞一知十。恐問隱而添題解，見法隱而續釋註，刊大小字以明法草，僭比類題以通俗務。凡題法解白不明者，別圖之章末。總十有二卷，雖不足補前賢之萬一，恐亦可備後來之觀覽云爾。景定二年辛酉歲，正月十七己卯日，錢塘楊輝謹序。《詳解九章算法》卷首，宜稼堂叢書本。

詳解九章算法纂類序

《黄帝九章》古序云：「國家嘗設算科取士，選《九章》以爲算經之首，蓋猶儒者之六經，醫家之《難》、《素》，兵法之《孫子》歟。」昔聖宋紹興戊辰，算士榮棨謂靖康以來，罕有舊本，間有存者，狃於末習。向獲善本，得其全經，復起于學。以魏景元元年劉徽等、唐朝義大夫行太史令上輕車都尉李淳風等註釋，聖宋右班直賈憲譔草。輝嘗聞學者謂《九章》題問頗隱，法理難明，不得其門而入，於是以答參問，用草考法，因法推類，然後知斯文非古之全經也。將後賢補贅之文，修前代已廢之法，删立題術，又纂法問，詳著於後。儻得賢者改而正諸，是所願也。《詳解九章算法類纂》卷首，宜稼堂叢書本《詳解九章算法》附。

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序

德祐元年六月

爲田畝算法者，蓋萬物之體變段終歸於田勢，諸題用術變折皆歸於乘除。中山劉先生作《議古根源》，序曰：「入則諸門，出則直田」，蓋此義也，譔成直田演段百問。信知田體變化無窮，引用帶從開方正負損益之法，前古之所未聞也。作術逾遠，罔究本源，非探賾索隱，而莫能知之。輝擇可作關鍵題問者，重爲詳悉著述，推廣劉君垂訓之意。《五曹算法》題術有未切當者，僭爲删改，以便後學

君子。目之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庶少裨汲引之梯徑云爾。時歲在乙亥，德祐改元小暑節，錢塘楊輝謹序。《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卷首，宜稼堂叢書本。（以上劉琳校點）

續古摘奇算法序

德祐元年十一月

夫六藝之設，數學居其一焉。昔黃帝時，大夫隸首創此藝，繼得周公署《九章》。戰國則有魏劉徽譔《海島》〔一〕，至漢甄鸞註《周髀五經》，唐李淳風校正諸家算法。自昔歷代名賢皆以此藝爲重。迄于我宋，設科取士，亦以《九章》爲算經之首。輝所以尊尚此書，留意詳解。或者有云無啓蒙之術，初學病之，又以乘除加爲法，稱斗尺田爲問，目之曰《日用算法》。而學者粗知加減歸借之法，而不知變通之用，遂易代乘代除之術，增續新條目，曰《乘除通變本末》。及見中山劉先生益譔《議古根源》，演段鎖積，有超古入神之妙，其可不爲發揚，以裨後學？遂集爲《田畝算法》。通前共刊四集，自謂斯願滿矣。一日，忽劉碧澗、丘虛谷携諸家算法奇題及舊列遺忘之文，求成爲集，願助工板刊行，遂添摭諸家奇題，與夫繕本，及可以續古法草，總爲一集，目之曰《續古摘奇算法》，與好事者共之，觀者幸勿罪其僭。時德祐改元冬至壬辰日，錢塘楊輝謹識。《續古摘奇算法》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劉文剛校點）

〔一〕戰國：疑當作「三國」。

鄭仲饒

鄭仲饒，咸淳前後任太醫院監局兼翰林院提舉。

女科濟陰要語萬金方序

余得滎陽公秘書《萬金方》書一卷，是家傳至寶，不可輕玩。大是快心坎井之識，以治婦科之症，纖悉備矣。嘗記其要語，領略其精微，據其成方，慎用其新機，覺秦鏡在握，楚珍在手，隨用隨效。濟物利己，盡在於斯，以奇矣神矣。凡爲吾後之子孫，若拱璧視之，勿弁髦忽之，而輕借與人，輕售與人。有誓在前，余不更贅。咸淳元年臘月，太醫院監局兼翰林院提舉鄭仲饒記。《宋以前醫籍考》第三二三頁。（王曉波校點）

吴　泰

吴泰，景定中爲從政郎、全州録事參軍。

湘春樓記　景定五年

全臨江而城，其南門之樓曰湘春，山川之勝，盡在目中。癸亥端午，郡守彭公與客飲於此，坐不橫肱，輿皂無所駐，因拂舊題，知前牧蔣侯所建，歲未久，風楹雨壁，勢且隳矣。既而曰：「侯於規理荒殘，幸有餘力及此，可責以宏麗乎？繼之者其奚辭！」是年冬，譙樓先成，輪奐突兀，人咸期可與雄藩巨鎮相伯仲，惜前卑隘，弗稱是。公聞之，曰：「吾有志久矣！」因循未果。迨甲子之夏，乃撤而新之。卑者崇，隘者廣，譙樓對峙，丹堊交映，易其扁曰「鎮湘」。乃以重午宴賓佐於上，八窗虚明，恍非人境。邦人咸謂視昔有光。公兩年之間，郡政具舉，城壁廬舍，靡廢不興，譙與是樓之役最鉅。其所以爲國之慮者甚至，是可書也。抑費用盡出節縮，廉也；工役不及旅伍，仁也；堅榦築以其可久，智也；不動聲色以迨於成，材也。叠是四美，尤不可不書。昔僖公治魯十年，作新南門之役，《春秋》義之。公今不歲月間，兩樓巍然，千載不朽，此吾夫子之所喜而書者也。泰爲公門下士，

既不能竭吾力以任畚鍤，則紀述之責奚逐，是用誌之。門生從政郎、全州録事參軍吴泰記。修職郎、全州州學教授趙與泓書。宣教郎、通判全州軍州兼管内勸營田事趙崇楷題蓋〔一〕。《粤西文載》卷三一。又見洪武《永州府志》卷六，《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四〇四，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四。（刁忠民校點）

〔一〕「門生」以下文字原脱，據《永州府志》補。